

夢筆
生花
文章遊戲

上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揮

序

予家向藏文章游戲一帙，以書名不雅馴束之高閣不屑一讀。今秋大達圖書社囑加標識，始展開一過，瞿然而起曰：「有是哉！何予見之淺陋也！」予意經史有用之書，未遑熟誦，何有於滑稽之文？竊以初見之而不願把玩，今讀之，方知其不然。按是書爲武林繆蓮仙所輯，兼附己作詩賦銘贊，各體俱備，皆嘉慶時粵郡浙省名士之文翰。如傳記書序，悉有事實，並非游戲。惟中以戲筆爲多，故謙而名之也。不知者必有疑焉，夫不知其人，物之清超，藻采之紛披，詩詞歌賦，莫不沈鬱頓挫，感慨淋漓，微顯闡幽，發揚蹈厲，纏綿排闥，寄託遙深，蓋有爲而出之，豈真游戲而已哉？集中周櫟園奇緣記，行室記，師說，墨葵說，四凶論，龜名說，滄母傳，順孃傳，爲叔止嬌妒記，妝樓記，錢生傳，醫稱小道論，望聞問切說，烈女辨諸作，予最愛誦。其他妙撰，足以怡情悅目者尙多，未能枚舉。東生傳，謂篤於伉儷，死後牽情，可愧今之輕於離異者。遇蠱患記，謂課富貴家頑童，不啻遇蠱，謂之章蠱，此名殊奇，以學堂通弊記所言，不識視今日學堂何如？可知此種頹風，不自今日始，弊而曰通，豈互古今而言之歟？其天疣子，何許人，雲遊道人三傳，乃其自寫照也。閨秀之作，則有朱文娟之述懷，陳雲貞之寄外書，黃瓊蘭之寄陳郎書，皆妙人，但知不倒翁之爲幼童玩物，而不知創造者，原用於酒席，作爲酒令，是雅物，非玩物。閱此不倒翁歌，方知其典故，人可不廣覽乎？繆氏名良，字兼山，仁和籍，生於杭州，幼慕太白，故名蓮仙。年十四，就賈客長安，寓沈古堂姑丈處，始致力墳籍。廿三入庠，古學爲朱文正公所稱，然棘闈屢躓，遂淡於進取。愛才特甚，與湯雨生、吳毅人、趙古農、蘭修諸人相識，性喜遊，自撰雲遊道人傳以見意。歷遊澳門、惠州、閩魯各省，交其賢士大夫，迄無所遇，以訓蒙終。著有破涕新談、書畫管窺、南樓夢話、塗說、自訂年譜、藕花齋詩集、藕花齋詞、自悅集、綵紅吟、一蝶吟。

紳花齋藏書總目，四書文鈔，蘭臭集，贈言心佩，集閨秀詩三百首，是貧於黃白，而富於縹緲者耶？其酬應之作，題曰「爾爾集」，謂是筆墨之苦海，旨哉！慨乎其言之也。曩有友人詢花齋詞選爲何人作，予不能應。今知繆氏擅四六工詞曲，允爲此老所輯無疑。文章游戲，不知何人易名爲夢筆生花，雖不甚切合，比舊名自佳。今行世者，尙有嚶求尺牘，以此三書爲廣，餘不少概見。是書自序云：「仙，吾知其游戲神通，佛，吾知其游戲三昧，吾儒獨無所游戲乎？雖然，吾儒則不得以游戲著也，可游戲者，其惟文章而已。」予夙惡文章游戲，尤深惡文章而以游戲稱者，夫文章，何可游戲也？然至今思之，每見一機關，一公司，一學校，一家庭之腐劣者，莫不似游戲而度日，人於事尙游戲，文章何不可游戲之有？且今人事事好游戲，自以爲躬行實踐於事，未嘗游戲文章，而予仍目爲游戲，則今見古人游戲於文章者，安得不以爲空谷足音，而轉加心誠悅服也哉？是故古人而游戲於文章，所謂未能免俗，予輒藐之惡之。今人而肯游戲於文章，便是韻事，予輒敬之重之。若言近旨遠，小題大做，如此而肯逢場作戲，游戲於文章，古人且畏之，正患其不能游戲，予安敢薄之詈之之有？予之終日埋頭，東塗西抹，自以爲不游戲，而文體蕪弱，詞意質直，古人視之，必以爲是乃游戲文章之未似者，烏足道？若今之喜弄語體文，亦自謂不游戲，而實近於游戲者，古人視之，又謂之何？是以自稱文章游戲，及肯游戲文章者，方見文章之價值，筆花之燦爛焉耳。嗚乎！繆氏不得志於世，而獨見憐於陳順娘沈秀英二女子，彼花鈿粉頰者之目光，反高出於峨冠博帶者所視之上，大是奇事！而其遺書又得屢災梨棗，以致訛字錯簡，不可諱正，是亦不幸中之幸，幸中之不幸也。舊有曹仙擘序，及崔陶士跋，今皆未見。他日安得覓原刊而補定之，以贖予藐視此書之罪，與夫淺陋之譏，嗟夫！無怪人生遭遇之艱，竟若彼，而書之見賞於人，遲早之不可定也，又竟若此！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上澣南匯朱太忙夢筆生花之游戲文章序

序

繆子蓮仙，才人也，而愛才特甚；余初交蓮仙，讀所編夢筆生花，奇其才。迨久與之處，見其瀟灑出塵，虛懷善下，一言投契，久要不忘，益重其爲人。首尾五年，相得懽然無間。今年又有夢筆生花四編之刻，屬余爲之序。余戲之曰：『筆花燦爛如許，江郎之才猶未盡耶？』蓮仙曰：『不然，余之爲此，亦自有故。余性耽翰墨，遇事有一節之奇，人有一言之善，靡不手錄而心好之。雖羈人怨女，黃冠釋子，以至依草附木者，流往往求其軼事遺文，以自怡悅。結習既久，紙墨日多，而四方才士，以余有嗜痴之癖，投贈者亦自遠而至，篋衍旣滿，懼其久而散也，因復以災棗梨。夫山雞對鏡而舞，或至照水而溺，謂自愛其文也可，謂愛人之才也亦無不可。今附此刻，此物此志也，而又何嫌數見爲？』甚矣蓮仙之愛才也，以落魄一青衿，挾鉛槧走四方，求一枝棲息之安而不可得，而采訪之勤，至於如此。使蓮仙得所藉手，操人倫鑑，其倒屣當何如耶？抑使登承明著作之庭，其闡幽表微，不沒人善，又當何如耶？奈何老不得志，僅託夢話，至再至三哉？然是書雖貞淫美刺，雜然而陳，而大旨歸於諷諭，能令讀者眉飛色舞，風行海內，幾於家置一編，其信今如是，其傳後可知，嗚呼！亦足以自豪矣，夢云乎哉？

華
筆
生
花
序

寶
江
李
世
芳
潤
庵
氏
拜
序

四

新式
標點
夢筆生花目次

前集

杭州里巷名賦	一
新妝賦	二
嘅貧賦	三
由吾賦	四
西湖秋夜玩月賦	五
余翁傳	五
夜顛傳	六
琴書傳	七
雙女傳	九
花仙傳	九
鬼谷先生傳	一一
盲女王三姑小傳	一二
泥美人小傳	一三

夢筆生花 目次

東生傳	一四
烏有子虛列傳	一四
周樾園奇緣記	一五
西泠夢記	一七
七夕夜游記	一八
仙遊偶記	二〇
遇蠱患記	二一
羽士游街記	二二
行室記	二二
白雲鄉記	二三
南樓夢記	二三
泛湖偶記	二四
學堂通弊述	二六
四氣說	二七
師說	二八

墨葵說	二九
中元接祖說	三〇
四凶論	三一
申王論	三一
史評	三二
賀沈郎合卷詩序	三二
述懷小序	三三
南樓夢話序	三四
寄外書	三四
與某書	三八
寄亡友馮元駿書	三八
莫小榮疏	三九
賣字小引	四〇
齊人嘲嚴嵩文	四〇
乞巧文	四一

祛鬼文	四二
弔犬文	四三
賣癡獸文	四三
擬孔子思陳蔡諸賢人	四四
擬淳于焚投南柯郡制輩爲	四四
謝春溶	四四
討蚤檄	四五
雙緹判	四五
權內供狀	四六
蟲對	四七
餅齋生答客問	四八
行驅鬪贊	四九
妓樓銘	四九
香奩韻語	五〇
僕嘲	五〇
書生願	五一
眞實受用	五二
四十二願	五三

師卦	五三
朋卦	五四
筆卦	五四
賭卦	五五
鬚卦	五五
困卦	五六
酒卦	五七
烏官紀	五七
館話	五八
山中月令	五九
書齋月令	五九
元帥會	六〇
其二	六一
鄉試	六二
放生	六四
求雨	六五
由吾	六六
怕老婆的都元帥	六七

扶小娘兒過橋	六八
其二	六九
鍾馗着鬼迷	七〇
癩痢頭上放毫光	七一
肚疼埋怨灶君	七二
急來抱佛脚	七三
和尚拜丈母第一遭	七四
師姑養兒子衆神着力	七五
糊猴帶帽兒學爲人	七六
老虎吞蝶翅兒	七六
鄉試詩	七七
紅樓夢歌	七八
奴婢歌	七九
新安洪坑主人勸人深埋嬰	八〇
兒歌	八〇
無不歌	八一
九無吟	八一
新年詞	八二

消夏詞	八二
閩中竹枝詞	八三
集俗語竹枝詞	八三
四蟲樂府	八五
司嘲	八六
司慰	八七
詠畫炎涼圖便面	八八
過靜碧堂志感	八九
閩中十二曲	九〇
自述	九一
賦歸	九二
輓施菜村	九三
自悼	九四
鄉試黃鶯兒	九五
詠錢黃鶯兒	九六
酒色財氣黃鶯兒	九七
嫖賭吃着駐雲飛	九七
四書對	九八

俗語對	一〇二
牆東賦	一〇六
煙草賦	一〇七
貢院賦	一〇九
自述詩	一一〇
反乞巧詩	一一一
其二	一一二
浙江鄉場十事詩	一一二
秋元寓夜讀書	一一三
嘲京署長隨詩	一一四
綉鞋詩	一一四
其二	一一四
前題	一一五
前題	一一五
豬頭詩	一一五
其二	一一五
其三	一一六
其四	一一六

前題	一一六
其二	一一六
豬肉詩	一一七
浙江鄉園詩	一一七
贈葉雙鳳校書詩	一一七
揚州教場茶社詩	一一九
集杭州俗語詩	一一九
其二	一二〇
其三	一二〇
其四	一二〇
其五	一二〇
前題	一二〇
其二	一二一
廣東省城花林竹枝詞	一二一
集杭州俗語竹枝詞	一二二
其二	一二三
禽言詞	一二四

鏡中見白髮一莖歌	一二四
鍾半人傳	一二五
忠厚先生傳	一二六
不忠厚先生	一二七
白投楚廷望傳	一二八
陳清烈先生傳	一二九
虞美人傳	一三〇
白日鬼傳	一三一
葉子先生傳	一三四
瓜龍記	一三四
鬪野蜂記	一三五
狐狗相筆說	一三七
塗說自序	一三九
贈言心佩自序	一三九
策士家詩自序	一四〇
南樓夢話後自序	一四一
鈕醉墨兩重綠彈詞序	一四二
集閣秀詞自序	一四二

昏夜宴勾欄院序	一四四
繆蓮仙集閣秀詩序	一四四
繆蓮仙破涕新談序	一四五
夏楓江陸判記傳奇序	一四五
髡髮記傳奇自序	一四七
贈葉雙鳳校書詩小序	一四八
贈張蘭香校書詩小序	一四八
二樓非行二辨	一四九
勸人敬惜字紙論	一五〇
夏閣晚景瑣說	一五一
龜名說	一五一
嗅說	一五二
山香銘	一五二
茶室銘	一五二
醉鍾仙畫像贊	一五三
鐵拐李仙畫像贊	一五三
洪幢浦剔脚小影贊	一五四
青氍歎	一五四

詰愁文	一五四
自嘲文	一五五
自壽文	一五六
自祭文	一五八
寄葉雙鳳校書書	一六〇
代馬面寄牛頭書	一六一
寄郁小呂書	一六一
寄示三兒允元書	一六一
懼內嘲	一六二
十八四六	一六三
隨卦	一六四
大壯卦	一六四
大畜卦	一六五
解卦	一六五
小畜卦	一六六
師話	一六六
嘲某入學	一六七
由吾	一六七

窮	一六九
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一六九
秀才人情紙半張	一七一
老虎拖蓑衣沒人氣	一七三
鎗手	一七三
蘇州王三鬍子有兩姪焉其	
阿二秀才來則飯之阿三	
童生來則不飯也	一七四
男負女約判	一七五
女負男約判	一七五
老夫少妻判	一七六
少夫老妻判	一七六
兄私弟僕判	一七六
僕妾爭寵判	一七七
朋友相與茲判	一七七
宿娼客財判	一七七
代江西新城縣禁止鬧房告	
示	一七八

粵游訪周又伯紀事曲	一七八
無題曲	一七九
登坑曲	一八〇
前題	一八〇
前題	一八〇
集杭州俗語絃索樂府	一八〇
路馬行	一八二
燈謎	一八四
衍齋餞口名請	一八五
衍齋餞口歎孤	一九〇
四書集對	一九二
杭州地名集對	一九九
杭州俗語集對	二〇〇
昆弋戲齣名集對	二〇九
雜類集對	二一〇
爲叔止嬌妒記	二一一
村居夢記	二二三
梅夢記	二二三

巢阿小記	二一四
恨恨生奇緣記	二一五
擬趙師雄重到羅浮梅花村	
訪美人記	二一七
妝樓記	二一八
珠江梅柳記	二一九
鬼方記	二二一
才魂記	二二三
杭州府署祀臯陶神記	二二三
同安署西榮記	二二四
過古寺記	二二四
公治長審鳥音記	二二五
放畫眉記	二二六
畫眉止於學署記	二二七
署齋芙蓉記	二二八
擬演連珠	二二九
程香翰嗜洋烟百詠詩序	二二九
錢數峯水中梅影詩序	二三〇

壽蓮詩自序	二二二
豔體詩自序	二二二
貞女降乩詩自序	二二二
葬花小序	二二三
城東三友序	二三四
繆蓮仙南樓夢譜序	二三五
繆蓮仙年譜序	二三六
繆蓮仙尺牘偶存序	二三六
繆君蓮仙雜俎序	二三七
繆蓮仙詩集序	二三八
繆蓮仙自悅集詩序	二三八
繆蓮仙詩序	二三九
繆蓮仙藕花盦詩集序	二四〇
繆蓮仙四十壽序	二四一
王笠生詩集序	二四二
俞湖隱憐我集詩序	二四二
郁小呂詩序	二四三
吳省香詩序	二四三

吳省香詩後序	二四四
馬狎鷗無題詩序	二四四
汪醉侯詩序	二四五
趙巢阿抱影吟草詩集序	二四六
破涕新談自序	二四六
藕花盦藏書總目自序	二四六
草堂紀事詞小序	二四七
蘭臭集自序	二四八
書畫管窺自序	二四八
爾爾集自序	二四八
自悅集自序	二四九
摘錄自悅集詩自序	二四九
一螺吟草自序	二四九
文章游戲自序	二五〇
蘇鏡飄畫桃竹跋	二五一
孫秋水清溪雜吟跋	二五一
九華山人游記跋	二五一
汪我泉鋤月種梅室跋	二五二

周季侯寄巢跋	二五二
沈香白黃庭經摹本跋	二五二
沈香白阿彌陀經本跋	二五三
孔生憲淳時藝跋	二五三
湯雨生劍人緣傳奇跋	二五四
康若洲家藏花卉冊頁跋	二五四
葵扇銘	二五五
蠟石自然瓶銘	二五五
煙室銘	二五五
錢室銘	二五六
書室銘	二五六
湯雨生瘞齒銘	二五六
東方朔偷桃圖贊	二五七
東坡先生笠屐圖贊	二五七
自題荷鋤小影贊	二五七
自題行看子贊	二五八
蜉魚燈贊	二五八
石櫟贊	二五九

嘲鏡……………二五九
 酒解……………二六〇
 七夕辨……………二六一
 送窮辨……………二六一
 李林甫論……………二六二
 文字比諸貴論……………二六三

後集

醫稱小道論……………一
 匠醫餘論……………一
 名說……………二
 時節因緣說……………三
 醫家望聞問切說……………四
 撲滿說……………四
 紙帳說……………五
 迎貓制鼠說……………五
 愛石說……………六

夢筆生花 目次

題葉小鸞眉子硯墨榻傷……………七
 飯牛對……………七
 告蚊疏……………八
 欽差崇文門監督戶部文選
 司司理朱文批……………九
 除夕祀錢神疏……………九
 情考……………一〇
 梨棗告哀狀……………一〇
 着棋爭勝判……………一一
 歲旦賀門神新任啓……………一二
 賀梁醒吾再婚書……………一二
 擬趙師雄寄梅美人書……………一三
 鵬貽鷹書……………一三
 鷹報鵬書……………一四
 下第與景叔弟訂游海幢寺
 書……………一四
 與羅柳湖書……………一五
 與繆蓮仙論南樓夢話書……………一五

寄陳郎書……………一六
 寄王萃鳳校書書……………一六
 錢卦……………一七
 旅筮……………一八
 齊昌都尉湯君雨生神光山
 瘞齒塚誌……………一八
 神語……………一九
 鬼呵……………二一
 山澗魚……………二二
 艾人賦……………二三
 石櫛賦……………二三
 秋菊有佳色賦……………二四
 寒烟筒賦……………二五
 烟牀賦……………二六
 心字香賦……………二七
 花會賦……………二八
 古劍賦……………二九
 覩見風賦……………三〇

新南王上騎驢賦	三〇
五湖傳賦	三一
珠軒賦	三二
雙轆賦	三三
樂夜讀賦	三三
石海聖金魚賦	三四
江觀湖賦	三五
江采芙蓉賦	三五
針賦	三七
綠賦	三八
雪賦	三八
交賦	四〇
賦	四〇
雁賦	四一
湯雨生祭齒詩	四二
石磯紀游詩	四二
元洞紀游詩	四三
浮前紀游詩	四三

羅浮後紀游詩	四四
湯雨生瘞齒詩	四五
程鄉徐又白青能骨節作聲	四五
珊然可聽疑卽所謂鎖子	四五
骨也戲贈以詩	四五
題繆蓮仙雞豚展孝圖詩	四六
前題	四六
吳山瑞石古洞紀游詩	四七
游端州七星巖詩	四七
今離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七
九十言	八四
新翻子夜歌	四八
妒花詞	四九
不倒翁歌	四九
其二	五〇
桃花歌	五〇
重五日放歌	五一
七夕坐雨歌	五二

水晶簾下看梳頭歌	五三
揚州登梵覺寺萬佛樓歌	五三
登江西從姑山放歌	五四
度羊蹄嶺放歌	五四
傷犬行	五五
城東行	五五
大風渡江行	五六
狂歌行呈繆蓮仙李淡畦	五六
大鱸行示楊景堂張益之	五六
徐又白	五七
苦熱行	五八
錯疊牙牌闋怨詞	五八
薄命歌	五九
潮州澄海四時竹枝詞元旦	五九
至除夕	六一
題桃花扇傳奇詩	六二
降乩疊韻詩	六三
降乩和鄭漁帆近事詩	六四

降胤和陵江卽事詩原韻	六七
凌善齋先生降胤卽事聯句	六九
詩	六九
洋烟詩	七〇
本事詩	七二
詠柳詩爲亞柳校書作	七三
閨情五絕十首	七三
閨情六言四首	七四
閨情七絕四首	七四
鬪體一半兒詞十六首	七四
羊城候補曲	七五
懺淫文	七六
貞撲滿文	七七
修齋意文	七七
祭齒文	七八
買癡跋文	七九
嘻嘻格格傳	八〇
何許人傳	八〇

恨恨先生傳	八一
俞三姑傳	八二
虬仙傳	八三
鑼鼓三傳	八五
黃竹子傳	八六
蟬徒子傳	八七
繆蓮仙小傳	八七
戴笠琴傳	八八
張雲岩傳	八八
鏡生傳	八九
施少春傳	九一
釋小石傳	九三
釋心澄傳	九四
澣母傳	九五
李順孃校書傳	九六
天疣子傳	九七
雲游道人傳	九八
汗卮賦	一〇〇

唐花賦	一〇〇
八夕賦	一〇一
曝書賦	一〇一
紅杏尙書賦	一〇二
詩味賦	一〇三
美人賦	一〇四
笑賦	一〇五
含笑花賦	一〇五
東墻乞食賦	一〇六
鳳巢賦	一〇七
楚豔賦	一〇八
蜃樓賦	一〇九
羅浮跨蝶圖賦	一一〇
孟蘭會賦	一一〇
夢道遙賦	一一二
生地獄賦	一一四
阿芙蓉賦	一一五
逐鼠賦	一一六

逐鬼賦	一一七
春夢賦	一一八
觀鬪蟻賦	一一九
罵蚊賦	一一九
蚊自解賦	一二〇
倪義夫詩	一二一
展重陽會詩	一二一
上方寺紀游詩	一二二
頂湖山紀游詩	一二三
游山卽事詩	一二四
海天分唱詩	一二五
和嵇是軒見寄原韻詩	一二五
赤鼻詩	一二六
自題老惜分陰圖詩	一二七
題張仙槎泛槎圖詩	一二八
游七星岩詩	一二八
鑿生紀事詩	一二九
海天分唱詩	一二九

語石詩	一三〇
老年新婚詩	一三〇
集社自題行看子詩	一三一
壬子元旦自觀小影詩	一三一
蓉賓遺草詩	一三二
海天分唱詩	一三三
鞋杯詩	一三四
贈女小玉校書詩	一三四
落葉詩	一三五
贈蓮英女史詩	一三五
戲詠烟筒詩	一三六
竹夫人詩	一三六
煎堆詩	一三七
感舊詩	一三八
無題詩	一三八
月夜攜姬人賞菊詩	一三九
春游戲仿迴文體詩	一三九
秋情詩	一四〇

天香女史七律詩	一四〇
遣悶戲爲宋人體詩	一四一
蔡烈婦詩	一四二
讀天香集感懷詩	一四二
天香女史七絕詩	一四三
冬夜倩竹夫人侑酒詩	一四四
贈鳳采女校書詩	一四五
水南本事詩	一四五
贈愛鳳女史詩	一四七
沙面妓樓火災詩	一四八
書團扇詩	一四九
瞎子賣卜圖詩	一五〇
迴文詩	一五〇
鴉片八詠詩	一五一
集千家詩	一五一
子夜歌	一五三
醉仙圖歌	一五三
李秋田羅浮偕隱跨蝶圖	一五三

歌	一五四
採蓮歌	一五四
飼犬行	一五五
壁虎鳴行	一五五
罨窮鬼行	一五六
老態吟	一五六
合歡吟	一五七
僕嘲	一五八
潮州謠	一五八
佛山竹枝詞	一五九
柳枝詞	一五九
花渡竹枝詞	一六〇
鏡花水月圖詞	一六〇
江瀛濤游戲三昧圖詞	一六〇
瘞鶴詞	一六一
七夕寄內詞	一六一
潮陽行	一六二
豔歌行	一六三

圖傳麻	一六三
先孝子傳	一六三
飛山虎傳	一六四
釋竹香傳	一六五
老狡傳	一六六
吳容齋傳	一六八
錢滄洲傳	一六九
王晚蘭女史傳	一七〇
天游子傳	一七〇
閩秀吳氏傳	一七一
貞烈婢黃翠花傳	一七二
珠江文采校書小傳	一七三
珠江大柔校書小傳	一七四
珠江亞柳校書小傳	一七四
珠江鳳采校書小傳	一七五
珠江新嬌校書小傳	一七六
珠江瑞蓮校書小傳	一七七
珠江細妹校書小傳	一七七

珠江阿鳳校書小傳	一七八
婕卿校書小傳	一七九
沈秀英傳	一八〇
六烟詞館四友傳	一八一
何先生傳	一八二
紫衣郎傳	一八三
十八孃傳	一八四
珠江阿富校書小傳	一八五
珠江綉翠校書小傳	一八六
素心蘭記	一八六
方外交竹香記	一八七
東游重生記	一八八
抱影吟軒記	一九〇
游白雲山記	一九〇
談天偶記	一九二
珠江觀劇記	一九三
珠江奇遇記	一九四
狐媒記	一九五

鬪蟋蟀記	一九六
溫柔鄉記	二〇一
烏有鄉記	二〇六
徐娘自述詩記	二〇七
余齋前炎暄直照以舊被單 改作天篷戲仿五經體紀	二〇七
訂夜宴梨園序	二〇八
荷香館觀甘露序	二〇八
亂書小述自序	二〇九
繆蓮仙藕花盃詞鈔序	二一一
觀竹樓詩序	二一三
劉同村詩序	二一三
送吳春颿北游序	二一四
張介石納姬贈桃花圖序	二一五
珠江記事序	二一五
四書文鈔自序	二一六
代諭罰銀修城引	二一八

代勸捐貲修城引	二一九
程香翰指書小引	二二〇
曾鶴齡先生詩集跋	二二〇
秀玉峯秋詩冊子跋	二二一
繆蓮仙游羅浮詩集跋	二二一
自題游浮羅行看子跋	二二二
藕花盃詞鈔自跋	二二四
代作虬龍軒跋	二二四
繆蓮仙綏江吟草跋	二二五
書雙鴛祠傳奇後	二二五
書張麗人圖後	二二六
石敢當論	二二六
螳螂捕蟬論	二二七
畏貧不畏鬼論	二二八
寄居螺論	二二八
蚶不得為廉論	二三〇
女子纏足論	二三〇
防寇畏鬼論	二三一

尤家元帥文	二三二
祭花神文	二三二
弔夢文	二三三
擬玉芙蓉彈醉芙蓉文	二三四
庚辰除夕自祭文	二三五
弔花狸文	二三六
蒙館文	二三七
答杜芳洲索蓮葉作碧筒 杯書	二四一
寄繆蓮仙書	二四一
答南海諸同事書	二四二
貽澄秋女史書	二四四
答校書金七姑書	二四五
寄鳳青校書書	二四六
寄女校書書	二四七
寄麥大安書	二四七
寄吳郎書	二四八
漢太子徵四皓書	二四九

王嬙謝毛延壽書	二四九
寄新興劉大令索荔支啓	二五〇
寄朱閑泉索畫啓	二五〇
爲某乞助資婚娶啓	二五一
代勸助送蕭廣文歸田啓	二五一
邀沈遜亭看十姊妹花啓	二五二
財帛星君贊	二五二
告月下老人贊	二五三
題二仙對語圖贊	二五三
題孟七萃亭小影贊	二五三
武林繆敬齋小影贊	二五四
題繆蓮仙幽篁鼓琴小影	二五四

馬小秋煉丹圖贊	二五四
程香翰指揮如意圖贊	二五五
高底鞋贊	二五六
葉通守文塚誌銘	二五六
求雨解	二五七
烈女辨	二五八
牛女辨	二五八
贗玉辨	二五九
虎佞說	二六〇
蠶魚說	二六〇
籠鳥對	二六一
王嬙罪毛延壽表	二六二

王嬙請赦毛延壽表	二六三
討鼠檄	二六四
告偷花狀	二六五
偷花判	二六六
附德清沈師讓遜亭判	二六六
偷花供狀	二六七
偷花判	二六七
僧尼還俗判	二六八
七躍	二六八
黃郎曲	二七〇
幕歎曲	二七一
僧生卦	二七二

新式標點 夢筆生花前集 一 遊戲文章

杭城里巷名賦

紀武林之勝地，依鳳山以爲城，積善民風，無非助聖，太平景運，莫不忠清。耀文星而三元不顯，臻仁壽而百歲光榮。高冠履養以娛親，恩承皇誥，五老鍾靈而毓秀，兆卜清平。十字箴規，無假四條之法，八街洞達，爭看五福之迎。於是天官法官，司馬威儀，方伯無鬪富之風，行同高士，六官佈惠民之政，化被孩兒。寬以濟猛，則金剛弩目，猛以濟寬，則鐵佛低眉。張御史之繡衣，伊可懷也，包龍圖之冷面，如將見之。爾乃入太廟，由義門，千載兮功穿硯瓦，三年兮跡避花園。映瑤月以吟哦，爲惜韶華，冉冉對金雞而研究，居然文錦軒軒。望重奎烜，日與賢士勳隆，弼教合報師恩，保佑無私。咸應廣興之運，福緣有自，莫非忠孝之敦。至其捍禦乎千步之坦，運籌乎三撥之勝，後營齊肅，氣象彌增，軍督森嚴，威風俱稱。問米山於何處，倉開則餉步豐盈，指旗纛而長新，鎖健則都司寧靜。仰皇清之澤，萬國平安，樂太和之風，四方延定。時維淑氣，氤氳和光蕩漾，梅東月出，儼然如扇子團圓，燕子風斜，恰爾似剪刀上下。斷河送客，柳絮方新，夾道尋芳，桃花漸放。夜慶春兮蠟燭紅搖，晝熙春兮琵琶音暢，或靈運之登山兮，木屐來遊，或陶氏之雲居兮，草鞋資養。偶逢鬧市之青帘，盡醉東園之白釀。乃若酷暑生，炎威逼，竹竿蠶蠶以凌霄，荷花亭亭而淨植，窗環翠樹之濃陰，池湧金蟾之皓色，涼生竹椅，道院勝秋，風定水溝，碧波如拭。枝頭蟬噪而輕揚，葉面螢飛而欲熄，甘澤降兮跳隋珠，青雲覆兮垂鵬翼。更觀九曲隄邊舞葉，南園戶下鳴蛩，瑞石仙遊，仙去誰招？寶鷲錢塘夜泊，夜深聽打銅鐘，小粉牆西，方舒桂粟，十三灣上，已茁芙蓉。遠山明兮，淺漾螺獅之色，霜髯易兮，空嗟頭髮之容。望江柳之鬢髭，長驅白馬，候潮頭之滾滾，怒捲青龍。泊夫柏枝秀自三冬，灰塵飛於六管，風高鐵

嶺，舞雪旋空，霜淡小橋，征人緩步。三橋址畔，見梅影之橫斜，一畝田間，聽雁聲之宛轉。灰團熾兮，時擁寶極之鑪，燈心燃兮，獨坐山人之館。則夫望紫陽而思舊迹，登艮山而溯遺風，功涵大井兮，利澤早推夫郭璞，城懸雙井兮，精忠遙憶乎五公。射怒潮而三枝晏息，建瑞塔而七寶玲瓏，入桃園兮，風流頓易，弔楚妃兮，往事成空。弗以前人而眷眷，試看今日之隆隆，他如吉祥之可徵也，則金枝九莖，豐禾雙熟，獅子攜擎，麒麟率服。豐寧之有象也，則珠寶輝煌，絲綢攢簇，洋灞交通，牛羊繁牧。井名義井，知清井之澄鮮，河號中河，協河清而淳蓄。清泰者名物之亨嘉，清寧者乾坤之化育，此蓋天地之大福清也，亦無往而非大清之福也夫！

繆蓮仙曰：「冠冕堂皇，而我對精工，自然合拍，可謂人巧極而天工錯；雖曰遊戲，已臻文章之極軌矣。用冠斯集，誰曰不宜？」

新妝賦

曉漏徹銅龍，宿火含金獸，微微曙色窺，暗暗雲屏透。一枕游仙畫未成，半牀紅玉衾斜覆，沉吟殘夢，生憎鸚鵡頻催，猶怯餘寒，先問海棠開否？惟茲宿暈將銷，早是新妝時候。於是鎖闌開，紗窗掩，理薰籠，吹蘭焰，日麗深閨，晴添小院，香奩初起，斜欹楊柳之腰，菱鏡方張，整理芙蓉之面。蓬鬆雲鬢，隱隱堆鴉，錯落金釵，雙雙飛燕。碧纓朱華，明瑞細鈿，既珠絡兮寶裝，復象掃兮玉填。衫飛百蝶，翡翠爭明，裙畫三湘，猩紅奪豔。澄澄兮秋水清提，曲曲兮春山婉安，窗迎早旭，嫣然秀色堪餐，簾捲東風，朗若髮光可鑑。裝照方成，端詳未已，衣香拂拂，知鳳履之將移，珮響珊珊，識富腰之較細，翠翹斜正兮，問自何人眉嫵淺深兮，詢之奴婢。生生兮碧玉裝成，冉冉兮彩雲飛去，立花苔兮，蛺蝶迷，臨曲檻兮，金鱗起，面質天生兮，南國無雙，冶容絕世兮，北方有幾？相逢兮羣玉山頭，歸去兮蕊珠宮裏，眞仙子兮，是也，非耶？生菩薩兮，天乎帝矣，乃爲歌曰：「自是風流迴絕倫，生來雅稱掌中身，分明收罷尋芳去，行

入桃花不見人。」

繆蓮仙曰：「顧影徘徊，風流自賞，閨中情態，描寫入神。一生愛好是天然，讀此令人神往！」

慨貧賦

以酒色烟賭
入煩大爲韻

盈則必虧，盛則正入，運逢其泰，前人創業而成家，數值其衰，後輩出乖而露醜。惟破落戶之子孫，實衣冠中之飛走，首表一長，先旤三西，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惟有。那得管公雄辨，朝朝每屢二升，絕無太白仙才，夜夜恆酣一斗。惜花春起早，不用烹茶，愛月夜眠遲，祇宜釀酒。塵雖生釜，得青蚨且付壚頭，婦可無禪，沾綠蟻聊餬子口。麴蘖可嗜，溫柔尤癡，何必登徒子始有淫行，縱非齊宣王也知好色。田姬野嫗，乍邂逅胡帝胡天，丐婦村姑，久綢繆傾城傾國。雲鬢高聳，愛他色比鵝黃，玉體橫陳，羨煞膚如黑漆。齒期早約，半夜三更，草鋪籐床，千金一刻，爾乃花晨月夕，飯後茶前，相思草最同臭味，淡芭菰獨有姻緣。寧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烟。始也未盡黃金，鬱帶銀筒，腰間繫矣，既而全無白物，猴頭竹管袖裏藏焉。幾件藍縷衣裳，遍身油污，一室腌臢地土，盡是痰涎。本非瘰癧之鄉，突待消煩而解悶，並少酸鹹之味，徒然耗血而損年。更有一奇，專攻於賭，豈無智慧，不用夫文學之中，別有肺腸，獨踞於擲蒲之府。非必紅爐暖閣，燒殘銀燭三條，不過破屋低簷，坐盡黠樓五鼓。雪花似掌，未覺嚴寒，蚊嘴如錐，彈忘薄茗。杖頭盡矣，不免舊田而賠房，囊內蕭然，尙可貨柱而賣礎。若夫愚不可及，癡更難挨，弄巧成拙，似乖實貽。誤打算盤，豈盡呼盧浮白，錯尋門路，非徒柳巷花街，置瘠薄而棄台腴，且詭便宜之占，賣田園而修房屋。自誇興造之才，天筒可開，當器皿而賠酒食，雄寓既戴，拿過巧而墊錢財。賣爆竹放而倩別人，不知其非矣，翻芝蕨膽而刮糖餅，亦何所取哉？又若楮不勝書，言不可殫，既負人間徹底癡，伏成天下無雙懶。有人賜顧，忙答拜已過三朝，無事貪眠，急披衣又將半晚，燈油瓶於地下，伸手難扶，落巢見於樹頭，開口便咲。當門而蛛網成簾，入戶

而塵灰作穢，覓硯水而不得，輒用吐津，索酒杯而未來，何妨茶盞？至若趾高氣揚，心雄言大，屢誇自己當日家私，常表先人昔年聲價，胸中全無知識，評時賢學問淺深，門第亦止平常，談親戚無稽語把。張公雖壽高八秩，五服外我是尊親，李文雖列位三公，百年前他爲鄰舍。記得舊時同席，某先生在首坐而不辭，難忘路上相逢，那長者騎牲口而不下之人，也遇事生噴，逢人便罵，一任千人恨而萬人恨，他只天不怕而地不怕。噫！此溝渠之所以有餓葷，而街市之所以聽化也哉？

繆蓮仙曰：『文奇韻奇，可以警世，可以醒世。』

由吾賦

以較短習長惟利是圖爲韻

惟吾性之所樂去，每留意以常數，集知己兮門葉，須尅期而會鈔。輸贏認真，錙銖必較，藏籌馬而鼠竊，應偷探珠盤而蜂喧蝶鬧。縱至一貧如洗，未必心回，而憐舉國皆狂，誰其夢覺？騷由吾牌之爲物也，新試者恆善其光，善藏者惟取其短，貴不可言，相其背而紋似龜形，勝莫能必，入吾手而危如雀卵。初發則輕若雲飛，已落而飄然，樽散，下聖朝之明禁，啓人心之虛誕者也。各自矜奇，互相比絮，有文武之分，有皮綿之別。廿一種種種六張，三四家家一轍，既爾詐而我虞，愿此優而彼劣。忘冬日之嚴寒，消炎天之毒熱，其抹牌也，不亂其行，周而復始兮，若水碓之下池塘，其發牌也，必極其詳，精而且密兮，若輕梭之織縑，細心思活潑，意氣飛揚，打影而備夫酒食，扣管則出其銀洋，既兼收夫衆美，自可取夫一長，賢者而後樂此，衆人何莫由斯？四筵圍坐，蛙步不離，左宜右有，制勝出奇，椿前逆料，事後思維，心灰者慨其嘆矣，手旺者求則得之。此固謬以千里，實則差之毫釐，事稍優於武局，品實遜於博戲，不假馳名，惟求獲利，絲張兼將，誠則奠之與京，搯子開招，所謂出乎其類，第亦偶然，何能屢試，望挑客之管來，有囊家之足試，當局而決其勝負，旁觀亦飽其旨，甘然而忽富忽貧，時憂時喜，視親如仇，用錢如水，何人

心之熾熾，而一至於甚，則蘭台夜焚，惹起鬱攸爲祟，男女雜坐，頻來奸盜之圖。誰爲智士盡屬愚夫，倘其有利而無害，多贏而少輸，斯爲美矣，不亦樂乎？

繆蓮仙曰：『崇戲嘲笑，隱風勸戒，兼而有之。』（或作游和卽葉子戲）

西湖秋夜玩月賦

梧桐葉落，天下皆秋，寒來暑往，歲月如流。人生行樂，富貴何求。維日不足，秉燭夜遊，或命巾車，或駕扁舟。或登峻嶺，或上高樓，無風落帽，有月當頭。鏡懸可鑑，弦上如鉤，光涵雲漢，色滿山陬。忽驚宿鳥，忽起眠鷗，得不開懷痛飲，昂首長驅，况乃長天一色，萬籟無聲，遠山淡淡，近水盈盈。宵漏初動，暮烟欲平，一輪在望，西湖同明。素琴三弄，圍棋半稱，前憑曲檻，小坐前楹。設以几席，徹以燈檠，棹歌齊發，漁唱相迎。遊戲及此，足暢幽情，但見枯楊遍岸，衰草連湖。頓開屏幃，旋列畫圖，霞光漸淡，星影橫鋪。如飛玉盤，如浸冰壺，牀前如霜，波心如珠。於斯時也，不亦樂乎？不禁舉頭而歌曰：『秋光爽氣溢寥沉，夜正長兮情不竭，伊人宛在水一方，隔千里兮共明月。』又歌曰：『秋水蒼茫秋月孤，一天涼影入平蕪，幾回席向嫦娥問，照見伊人住處無。』（曹良）

丁未中秋前一夜，同人泛湖，酒酣耳熱，分閱各製雜文一首，予拈得是題小賦，信筆成此，時漏下三鼓矣。（自記）無卮言賸語，篇幅恰好，逸趣盎然。（曹僊耨先生）情景如畫（仰高翁儼）

余爲傳

爲字必爲，一字莫爲，姓余氏，先世山東曲阜太原琅琊，乃其別派。南渡居杭城西北隅，遙遙華胄，代有傳人。曾祖諱之才，號人望，以學優司鐸管城有聲，世所稱老實先生者是也。才舉四子，聰明睿智，生能，能生爲，咸以學

業世其家。爲自幼力學，博覽羣書，有大志，與茗溪穎君，端溪石君，爲莫逆交，時時不離左右。穎君頗厭之，謝曰：「石君堅重可友，子老而秃，無能爲也。」爲終不釋手，與荆川太守得意疾書，終日不厭，有歙田數頃，雖種不肥，窘甚，環堵蕭然。爲讀史、慕宗元、幹祖士雅之爲人，時擊節稱道，又不急於自見，世亦未許其自見者。有山水癖，嘗欲邀穎石諸君卜築湖上，攜琴弄鶴，追和靖高風，繪戴笠圖，并作瓶罍生答客問，以見志，俱見爲文集。中年近強仕，尙冷一甌，以母老失明，仍以此餽其口，以養其親，非爲志也。經歷東西踰千里餘，性狷介，所如輒不合，然亦未嘗忤物，賦詩自遣而已。詩曠達，無艱澀不吐之病，寓東城時，作尤富，近自離爲八卷名目，夫須草堂稿錄而未鐫。寓西溪，有感懷數十篇，杭州竹枝詞百首，後有秋心館雜詠，其里居姓氏俱不載，不知爲何時下帷，於是味其詩旨，切而哀，嗚呼！亦可見爲之遇矣。後爲年漸老，或遇成不遇，均不能詳，或曰爲遠遊京洛，或曰隱在兩瀾之間，予遇穎石諸君問之所不知云。

咄咄道人曰：「浩浩乎其氣，飄飄乎其神，世第見其形，而終不知其心超然特立，卓爾不羣，不類夷惠之行，寧甘原憲之貧，千載而下，可想見其爲人。」繆蓮仙曰：「笠生有才不遇，而著作等身，天殆嗇其遇，以奢其名乎？讀此輒仰天而呼！」

夜顛傳

夜顛杭人，不樂姓名，傳故不載姓，古怪往往露奇氣，世謂爲狂爲癡，家人以顛目之。乃曰：「狂太高，癡太淺，顛之目甚當。」因號夜顛。其稱夜者何？蓋好讀書，嘗焚膏繼晷耳。狀貌之羸瘠，亦職是故。初好酒，致病，老母憂之，漸廢飲，飲亦不放也。又好色，然不近女子，有怪之者。夜顛曰：「花有色，人好之，子之好色，猶人之好花，然使近女子是好淫，非好色矣。」人由是奇之。喜剛直，遇委曲而數之，謝過乃已，少文節，竟絕交。所作事悉陳於廣屋中，無諱。

二三后交，以故多相重。家貧，僅從不律，糊口賣字得錢，薪水外輒買書閱。喜人談鬼神怪事，曰：「排我牢愁。」平生好吟詠，興至卽成，否則無隻字，亦不強作也。因於儒思棄去，以親命故不果，至今猶碌碌塵世間。

繆蓮仙曰：「醒香少負奇氣，此特自爲寫照。」

琴書傳

琴書者何？非琴與書也，乃琴而兼書者也。知琴其琴書也，乃似乎琴與書者也。夫琴以怡情，書以娛目，愛琴與書者，常抱之而眠，枕之而臥，不啻如名姝，如密友。然琴之無異於書，猶書之無異於琴，可以永朝而永夕者，此也。然琴則吾指之爲琴，書則吾指之爲書，琴則不能爲書，猶書之不能爲琴也。琴而兼書者，孰謂謂知心青衣也。知心青衣，曷爲謂之琴書？曰：「此章子劍華枕之而眠，抱之而臥，而樂而消憂者也。蓋其命名時，意有托矣。」琴書姓吳氏，本名士賢，淮陰人，少失恃，父老而窮，備於人。士賢寄食於舅氏，舅亦生計拙，薪水不能支，士賢乃擇主覓食。適章子客，淮南郡守署，購小奚給使，令有介紹士賢來者。章子一見悅焉。士賢不逮中人，顧恂恂然如不勝衣，聞之許差慳，殊可憐，髮多而長，體雖羸，不足掩骨，聲作態。章子默然喜曰：「吾寂處，此一物足消我憂矣。」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值，歲四金。章子勉力許之，更名曰琴書。琴書在僑伍中，少而柔，羣思染指焉，以言挑之，伴不解終不答。不逞者思強魚肉之，輒擊手而去。主人徵伺焉，謂其介，未敢犯，恐遭茲後拒爲恥，追隨數月矣。同起居一室中，惟心憐之，恆爲之下帷覆被，以將其愛。琴書防外侮，自扞甚嚴，雖暑後不解禪而寢。一夕月色入牖，光照四壁，琴書寒帷熟睡，體與月映，玉潤瑩然。章子自外入，見之不勝情，微撫之，琴書自夢中驚耀，章即抱持之，接以唇，嘔嘔有聲。琴書正色曰：「相公何爲者？請自重，無爲旁人窺。琴書何足惜，得不爲相公聲名累乎？」章子踞而請曰：「自子來，吾卽有心憐子久矣，今發乎情，子忍漠然相抑耶？」曰：「相公起，人非草木，豈意無知自某侍左右相。」

公未嘗以疾言遽色加我。豈置我善事主人，不遭譴責哉？特相公姑息含容之耳。且某有時無禮，語不巽，相公若不聞，平日加惠於琴書者甚渥。相公家，某稔知貧素，書記之祿又薄，日用費尋常，雖一錢不輕使，願琴書有所請，必勉強以徇。匪獨相公念琴書，琴書亦爲相公心死矣。思有以報主恩，而未得當也。卑賤陋惡之軀，胡足酬德？寧敢自惜，特恐爲相公累耳。章子曰：「子真可見哉！聆子言，兩情默契足矣。第此中怍悸動，何慰我調轡耶？」琴書低頭不語，主人抱而接之。從此寢處在一榻，其所以固結主心，曲盡綢繆者，章子不忍言，余亦不得而知也。無何，章子之妻死，踉蹌奔喪歸，勢有不可挈以偕行者。因與約一月爲期，給之費。時郡守方入覲，就銓部候別補，瓜時尙有待。琴書計曰：「相公殆不來矣。」而琴書之父若舅，又皆不能存。琴書不獲已，委身商家，商故大滑，以貨自維，囊篋追隨，日不暇給。未幾，章至，聞琴書別有主，神魂黯然，寢食交廢。或解之，章曰：「吾素知琴書，此不得已而去，我負若，若不負我也。」日造新主所訪之，不遇，遇諸塗，主人在焉，不得交一語。章遣人致殷勤，琴書凄然對使者曰：「君爲我好語相公，相公不言，某寧置之。且主人枉駕臨我，我反不一顧，天下有此禮乎？我所不得去者，迫於戚也，吾必以計出。某日請無他適，以待我，此一刻千金時也。」屆期果至，耳目衆，難深言，相率往蕭寺中，筱契闕。章子贈以貂領一，手記二，佩幌之屬，種種曰：「吾今與子已矣，惟縮來世緣耳。視此領與手記，庶幾念吾交頸攜手時乎？善事後人，從此永訣。」琴書嗚咽不能言，旋自解其髮，且解且泣，遂拔所佩刀，截一縷以贈曰：「平素相公愛吾髮，今無以爲別，惟此爲父母所遺，聊表吾意，相公請自寶。某此心惟天可表，雖海枯石爛，必不相負。倘得機緣，寸札相招，我立至，覩物思人，永訂後期。」言迄，淚如雨下。古人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誰謂男子之情異乎？章子歸而惆悵失次者，無虛日。蓋始而戀戀，中而皇皇，終而惓惓，恆托之歌詠以見志，每一句之中，三致意焉。會其不篤，哀其屯也，因其請爲之傳。嗟夫，琴書有樂以消憂者也，今反以滋憂乎？吾未知抱之而臥，枕之而眠，以永朝永夕者，又在何日哉？

繆蓮仙曰：「有情有景，有色，青衣得此，烏可不曲曲傳之！」

■雙女傳

先女者，寧邑富家婢也。富家婦早寡，以貲依族人，設藥肆市中。武林潘七郎家貧，少美姿容，乾隆間遊至寧。富家俱知精韓康之術，因留佐會計，狀頗醇謹，內外事悉委之，得縱出入無所問。二女者，年長且麗，見潘心動，潘亦乘間相挑，因有盟約。然富家之法嚴，二女懼事敗受禍，各以私財贈潘，令反杭謀生產，且爲自贖計。適事機已露，富家立召媒媾，以長女歸賣漿者爲婦，而留次女待潘來贖。潘聞殊無悲喜，日挾金遊妓家，縱飲博爲樂。次女催督既迫，則以財匿辭，女益倒餒相與。潘利其貲，佯許諾，買舟滿載歸，不復以前事爲念，令人就旁舍訂姻，欣欣語富翁矣。女久不得報，乃覓人寄書召潘，凡十餘反，潘卒無片詞相答。最後富家之老僕，以事至杭，因見潘慷慨語曰：「彼女子猶如是不二，君男子，獨無信乎？且君必以婢爲賤，曩昔固不當狎之，狎之而又誑其財。今其囊無一錢，日望君至，晝則屏絕飲食，宵則嗚咽達旦，君不至，有卽死耳！吾輩固不忍坐視，然卽再至，彼亦非錢樹子，借貸已絕，又寧能籍郎君爲贖身符耶？愿得一言往復，毋薄吹人泉下怨吾輩也。」潘遂大書一簡，令疾賫去。女得簡，熟視，密詢老僕，歸房一哭，解紅巾以自縊死。長者來，號呼小妹，不置，向以鬱鬱染疾，瘡甚，歸未幾亦死。潘與富家往來，遂絕。客有告余者曰：「方二女贈潘時，金指環蓋累數十，他珠翠衣飾稱是。」又聞長者臨嫁時泣告曰：「妾已不幸一誤，毋使再誤。天若見憐，此身未卽就木，終當與若聚首。」潘後竟皆背之。余嘗謂古今男子多負義，若潘者亦其一已。

繆蓮仙曰：「二女以色故而喪財亡身，至戈誤而死，猶戀戀一無賴之潘七，噫！良可惜已！」

■花仙傳

花仙姓郎名玉娟，小字國香，行五。其祖本旗人，國朝勳田之裔，以防禦出鎮浙江，世襲至乃父，由甲科歷官江左。乾隆癸未，奉詔出旗籍，遂居杭州。其母于夫人，佞大士虔甚。一日謁天竺，至湖上花神祠，華花玉立，西廊一紅衣仙子執蘭者，媚豔無比。夫人凝視不忍去，因戲曰：『何修得如是女？』郎當偶以絕代才培。既歸，遂孕。是時夫人已四子四女矣。甲申中秋夕，坐月下，不覺漏深，恍惚於嬋娟玉闕之中，復見紅蘭女子，而不知爲夢也。次日子夜，花仙生，有宿慧，弱齡就女傳數年，書無不覽，尤熟昭明文選，故文字無不能之。小楷學靈飛麻姑，端秀上麗。善花卉，或以鍼代穎，亦如天成。諸兄悉雅善歌吹，花仙娉母和以笛，兼及朱絲紅牙，不惟合拍，迥異凡响。風前鐵馬聲，真怨感人，而花仙自幼喜聞之。父兄繼宦江淮，閒居不一處，然必樓而雨鈴風鐸，與橫竹焦桐相答應。故所在彩雲明月，皆爲變容。花仙亦淒絕也。既長，失怙，隨母兄出知沛縣，江南諸顯族多求聘者，夫人皆揮塵却之。無何，夫人病彌留時，諭諸子曰：『五妹非人，前人相欲宜慎選快婿，雖死何憾，否則非孝子也。』仲子蠡湖泣受命，奉母喪歸，設奠西湖之上。錢江內戚相弔者，見花仙素妝哀豔，如白衣大士，拈出浴新蓮，莫敢迫視。許桐柏孝廉之配，亦在座中。歸而語桐柏曰：『適舟中欲爲小詩，狀其美，覺飛燕瘦而玉環肥，皆不足比，僅得坐立如圖畫五字而已。』桐柏躍然曰：『衢州太守之弟舒香郎者，少負異才，難其偶，予曾見所著文字，驚嘆納交，儀表又復俊偉，如玉山寶劍，與花仙殆雙絕乎！』遂檢行僕，得香郎白書鐵馬詞一曲，爲之媒。蠡湖讀之喜，因爲給花仙，爲往昔才人所作。花仙喟然曰：『太白』因曰：『詩書兩絕，令人有漢武相如之想。』蠡湖喜愈篤，天台別駕方藕堂才士也，爲蠡湖至戚，問而異之，偕桐柏寓書於香郎之兄，緩亭太守。太守陳其故於太恭人，大喜慰命香郎泛舟如杭，與蠡湖藕堂會飲於桐柏山房，一如姻好。一時名下士競爲之記，而鐵馬蹇修之聲，不翅秦樓簫管矣。乙巳冬，時將迨吉，時下花仙適傷暑，卽小嗽，而香郎之母忽病瘵，花仙竊憂之，而嗽愈篤矣。蠡湖素友愛，時時狀香郎好處，如繪小影，且曰：『得才培如此，何可久病？』不知病者畏病，乃適增病，不得已就醫姑蘇，去衢益遠。舒太恭人感其孝，

命香郎遣使寓書問病狀。花仙已自慮不起，和淚漬墨評書，藏之爲殉葬計。元旦猶豔妝，倩扶相賀，閱三日預知化期，逆諸子垂涕作別，舉室皆唏噓不能仰視。凡所製詩字及琴書玩好之物，皆預焚。自隨嫁衣朱翠，值累萬，亦歸祝融，旗俗也。五日立春，得句云：『莫恨春歸花始發，可憐花落春前。』翊日命畫師圖其終容，拜兄嫂而進之，淚涔涔曰：『恨寧有極！』言次忽曰：『菩薩來矣！』遂歿。諸姊痛哭之，約兩時許，復甦，不復能言，但自解兩臂金釧，交仲兄蠡湖，以目示意。蠡湖大哭曰：『吾當以圖釧諸物，手付香郎也。』丙午春正月六日申刻仙去，距生年二十有三，訃至郡，閤署大驚，爭諱飭以聞，而香郎夢魂感通，屢有奇驗。迨之贈至，遂大哭而燃之以燭，同室往救，幸而免，但焚鐵馬玉墀一角，花闌石凡門，盟詞尙在，拈蘭握卷，意注所天。圖外一匣，藏所製紅繡囊一片，乃病中未竟之作，金牙枝香囊繡帕一，玉墜香房一，扇腕釧一，曾著體繡鳥一雙。花仙既歿，凡郎及姻婭及閨秀之識花仙者，聞其異，無不涕零，或祭拜於花祠殯室矣。

繆蓮仙曰：『鐵馬塞修之詞，可稱天然巧合。』

鬼谷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其鬼名鬼姓，世居鬼方之鬼谷，遂稱之曰鬼谷先生。自秦失政，先生鬼避山林久矣。鬼王聞其賢，屢遣鬼使齋冥鏹束帛徵之。先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固辭不住。鬼母曰：『家貧親老，不爲祿仕，日月逝矣，你做得官來，我做鬼於女安乎？』先生潛然泣下，請往。其母送之，及聞戒之曰：『寧爲癩鬼，無爲房鬼，寧爲酸鬼，無爲餓鬼，寧爲糊塗鬼，無爲刻薄鬼。』先生唯唯就道，鬼卒擁護至鬼門關，關吏飛鬼出迎。先生放下鬼臉，備詢關中事，鬼話甚多，不能悉載。途次有吏房白日鬼，戶房大頭鬼，禮房無祀鬼，兵房替死鬼，刑房催命鬼，工房掘搜鬼，及三班急脚鬼，呈送須知鬼錄。先生憑式而觀，拂然不悅。其時門役伶俐鬼，短命鬼，鬼頭鬼，腦

不知所措，曲盡鬼計，獻鬼殷勤。先生之色稍懈，方言地方鬼末之有見，我非冥鬼耶？吏役等急進而搗鬼，先生曰：「無庸，後將白之。」遂命鬼卒伏行鬼道，擇鬼滿日視事。先生乘鬼車從容而入，再拜稽首。陸鬼座三聲鼓樂，見神著鬼，兩廊擁擠，喝人罵鬼。先生正色而坐，儼然活鬼，吏役序次而進，喝畢鬼名，滿堂鬼叫，觀者如堵如耀。一時先生人憐已得，天良遂泯，利欲可嗜，母命頓忘。終宵鬼火不絕，鬼筵謳亞者，鬼戲也。滿目明星羅列，不知東西者，鬼燈也。馨香滋味，雜然前陳者，先生作酒鬼也。粉白黛綠，爭妍而取憐者，先生作色鬼也。亭前鬼，八卦鬼，作樂也。筵上鬼，饅首鬼，慶壽也。刑名錢穀，費盡鬼謀，爭上使下，無非鬼混。簽毫絲忽，鬼打算之必精，斬絞徒流，鬼主意之獨出，致書修稟，惟恐鬼詐之不周，發記號件，惟恐鬼賤之或漏。飭類飛報，盡是鬼胎，照得卷查無非鬼吵。山居者，獻糊猴鬼，水利者，納鬼螺螄，莊農刻苦，且子鬼，且且而輸，婦職艱難，三尺鬼多多益善。兼之鬼門門，鬼打牆，鬼頭刀，凡蠅頭小利，挾一技之長，可以剝削者，纖毫無遺。即赤貧無賴者，亦必派之，鬼挑擔，鬼推磨，無所不至。由是吏役乘之，幸起之行，其鬼簪，遇事輒踢鬼，有錢即弄鬼，叫哮平城市，放縱無忌者，鬼私羅也。籤票之飛揚，威福立至者，鬼畫符也。人偷一鬼偷，偷上行下效，惡鬼塞途，地方震怒，穢聲狼籍，此巨鬼相罵，沿街鬼見愁。甚至賣鬼鬻女，鬼哭神嚎。鬼王聞之，赫然斯怒，命鬼頭鍾馗曰：「鬼谷氏奸鬼公行，上干天怒，公忿所在，罪當冥誅，爾其殛之！」鍾馗隨集五方惡鬼，執而詰責。先生俯首無辭，傾刻作刀頭之鬼，並夷其黨。至今千百餘年，往往鬼哭，是鬼谷猶不知愧悔也。嗚呼！今之爲鬼爲蜮，其鬼谷先生之苗裔也夫！（沈寧遠）

繆蓮仙曰：「仕路乃人鬼關，慎弗走入鬼道。」

盲女王三姑小傳

王三姑字香隱，蓬門中清慧女也。失明後，遂遊彈詞鄧學禮之門，授其音旨，粲花妙舌，娓娓入情。席間喜射覆

猜枚，遇嘉賓必一一問姓氏，里居，皮裏陽秋，人弗覺也。接談後，閱歲時會於他，所聞聲而知爲某某勝常道，故主賓爭以爲榮，雖素慳者不惜纏頭贈之。其尤欽重士林，孝廉中有投分而艱於北上者，始焉勸駕，終且解囊。寒士針芥之合，聞緩急，往往拔釵脫釧，陰博其歡心，儼有紅妝季布，翠袖朱家之譽焉。當某撫軍時，聲名噪甚，大官眷宅，爭招致署中，爲夫娘輩低唱佐觴，金帛外，簞遺珠玉，離商宴集，座中無三姑不歡，幾置南部梨園於不問。名士偶有雅醜，預遣伴致意，或覲面訂期，必俟香隱首肯，然後舉觴。甚如臨江隨園二老人遇之，亦心開目明，各有詩粹入集中，舉國若狂，可謂人妖矣。詩箋多不勝述，余獨取崔夫人浣清題贈篋頭一絕云：『唱罷楊枝又竹枝，西風吹上馬邊絲。人間多少繁華夢，都在秋娘未老時。』所謂妖嬈女老，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音者矣。

繆蓮仙曰：『予向聞香隱彈詞於顯著家，座中杭蕙浦先生謂諸香老云：『此女盲於目，不盲於心，吾輩醉時語當矜持，毋使其嫻笑也。』又嘗與陳花農先生約，誓爲女弟兄，其見重於名公卿如此。』

泥美人小傳

美人倪氏，小字白頭，婉於從女也。少孤，伯父判官某育之，善修容，紅袖金釵，不去身。婉於嘗嘆曰：『今日紅顏他年黃壤，去學仙可矣，何鬱鬱處塵中耶？』姑蘇御史白公聞其美，遂委禽焉。孩提之童見之，輒破涕爲笑，或且狎弄之。然性持重，終罕得其言笑，御史愛甚。會有譖之者曰：『美人直糞土耳。』古有糞娘，不輕笑而亡周，又有息媯，不輕言而亡息，美人直糞土耳。御史怒弗聽，念夫工嫵妍笑，所以悅目也，巧言如簧，所以怡耳也。柔肢婀娜，如柳如花，所以娛永日，快心意，然究與宜室宜家之道何補？嫵媚如美人，宜御史之不受譖也，或比御史於登徒子則過矣。御史虛心志峻，手栽縱爲世推移，屹然有以自立，世咸稱爲不倒翁，而能委曲以憐美人，其憐之也，美人固有可憐者在也。此紅彼白，正不得妄加論斷云。

外史氏曰：『御史後載美人遊五湖，效陶朱公故事，美人溺焉，有詩哀之：不道白頭隨遊水，愿從黃土覓佳
人，聞者莫不泣數行下矣。』繆蓮仙曰：『美人黃土，感慨係之。』

東生傳

東生者，吾杭富家子也，其先潁川人，姓某，名文旭，字譚民，以生於鄉之東，因號東生。行三，美秀而文，父母絕愛憐之。年十九，娶吳興某氏女，情好甚篤。居數載，會里中病疫，生亦染疾。疾前一日，生置酒與女暢飲，似訣別意，家人不喻也。疾數日卒，回斂期，延羽士至，家人環哭。女忽仆地，作生語曰：『吾東生也，生前與女情厚，不忍長別。雖且吾死，女獨生，亦良苦。吾欲偕去爲地下伴，可速行。』家人懼，成爲女乞哀，弗聽。生父母含涕諭之曰：『爾欲索婦爲死伴，獨不念我二人無生伴乎？爾應留婦伴我，吾當爲爾另娶一婦，毋相擾也。』於是東輩人一，而貌服飭如女狀，焚於生靈前，久之始許。詣泣而謝，女乃厥然起，號哭如故。家人以前事問之，不知也。自此亦寂然無他異。時予日擊其事，喟然曰：『嗚呼！情之所鍾，理有必至，鬼尙如此，人可知已。夫生前之篤於情不奇，死後之仍爲情牽奇也，死後之牽於情固奇，死後之牽於情而終不爲情滯，尤奇也。天下無情人，不如有情鬼，若東生者，可以風矣。』（崔佳鈞）

繆蓮仙曰：『鍾情之人，生死不易，東生篤於伉儷，至欲挈其妻爲泉下侶，亦出於情之正者。卒之以父母諭而易妻以去，情也通乎孝矣。此文曲曲傳之，尤爲死者寫生。』

烏有子虛列傳

洪荒之世，有先生焉，居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烏有姓，逸其名，人之知與不知者，皆稱曰烏有先生。先生少失

怙恃，長聘無是公女，未娶，惟日與其友子虛子遊，家貧四壁空虛，廓如也。性疏曠，以天地爲逆旅，萬物爲芻狗，居恆好彈無絃琴，詠無聲詩以自娛。一日子虛子謂先生曰：『君姓烏有，吾號子虛，忘名矣，不能無名。吾聞之太上無名，我輩不猶其次乎？曷若并上而去之，使人不知所謂烏有先生，與夫子虛子者，豈不甚快？』先生曰：『善。』於是偕子虛子逃名於太初之國，就渾噩氏居焉。渾噩氏在位千載，禪於無懷氏，有饕餮奇渾敦，檮杌四凶作亂，與之戰弗克。無懷氏耳先生之名，知其有匡濟才，屢徵不起，乃三顧其廬，舉禮厚幣以請先生。先生嘆曰：『甚哉名之累人，固無所逃於六合之外也。』不得已應聘而出，并薦子虛子爲輔。當是時先生受相印，運籌帷幄，以專征伐。子虛子拜上將軍，仗劍握符，統版泉之帥，敗四凶於爪窪之國。捷聞，無懷氏大悅，封先生爲鄆，鄂郡王，食邑槐安南柯，加九錫。封子虛子爲華胥國公。先生與子虛子咸上疏，乞骸骨，飄然而歸。先生謂子胥子曰：『吾與子本欲逃名，不料終爲名累，今者功成而退，必遊於外方爲可。』先生夙好黃老之學，遂自名爲元元道士，徜徉於十洲三島間。子虛子亦入靈山，登極樂世界，自名爲空空，和尙皆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烏有子虛，其初不欲以名見，論者幾碌碌未有奇節，及無懷氏興，委以重任，而二君之勳爛焉，雖與後世之留侯武侯爭烈可也。卒之視富貴如浮雲，遁跡方外，爵位雖高，終已不顧，所由殆與智名勇功之人異哉。』以無起，以空結，變滅皆化，烟雲勝於耶聊授枕，祇樹譚經。末後一贊，當是蓮仙自爲寫照。（夢漁王敬曾）妙手空空，可以悟道，可以參神（小石釋了事）

周櫟園奇緣記

河南周櫟園先生亮工爲滁牧。一任任時，州民共觀之，以公少年科第，貌秀雅，咸嘖嘖稱羨。官署前有銀工錢氏女者，年及笄矣，生而美艷，性聰慧柔和，素自負，不肯偶浴流。一見公，心動焉，退而臥不起，母疑其疾也，問女何

苦女曰：『兒之苦，母所不能解也。』母訝之，走語父，父致詢，女不言，與之食，不食，如是月餘。錢獨女無子，夫婦受憐甚，百計誘之，言曰：『女自念惟一死耳。』因墮淚云：『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才，即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爲士人妻。今不幸父賤業，以類爲偶，逆計異時所適，不出一銀工而止。』曰：『然則兒何欲？』女曰：『兒不言亦死，言亦死，兒欲得事人如新牧周公，品貌科第。』其父曰：『癡妮子，彼赫奕若此，寧尙無婦，縱未有婦，肯堵女家耶？』曰：『兒豈不自揣，第得爲侍妾，死不恨。』父曰：『小兒女全不曉公令，渠爲民父母，敢妾治下女乎？』女遂不言，不食如故，竟成疾。父母憂甚，延醫爲生理焉。葛爲滌國士，應酬官衙，得出入於周公所，視女無他疾，惟中懷鬱結耳。父母憂甚，諱語之故。葛素有俠腸，曰：『小姑毋自苦，吾且設策爲汝媒，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憔悴。』女遽起叩頭謝，居數日，公延生入視脈，生按視良久，狀出神，似別有所思者。公曰：『吾飲食稍減，無恙乎？』生不答，他視而笑，公復云：『生終不答，笑自若，公怒曰：『汝目中竟無我耶？』胡語汝若不聞。』生請罪曰：『某見公，不覺觸一事，殊可笑，故失對。』因問何事，可共聞乎？生故不敢言。公云：『第言之何害？』曰：『公弗貴也。』署之前有錢氏女者。』既言復止，公問錢女若何？曰：『曩者見公之玉貌，且耳熱，公少年科第，才出羣，女自負素有姿，工女紅，頗知書，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爲妾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餓以死。生哀其志，悲其遇，而嗤其妄也，是以笑耳。』公曰：『世有女子憐才若此者乎？情不可負也。今與君約，明晨吾當出謁客，君語彼倚門，俾我見，果適我意，我微作首肯狀，以定情，當曲成之，不可則速已。』生語女，女自信曰：『吾事必諧矣。』晨起，略事櫛沐，裙布釵荆，公在輿望之，不禁首肯者三，衆不覺也。女卽入，公歸，思所以動夫人者，曰：『世間不虞之譽，有出人意外者，吾與卿抵此未久，外間何所聞，乃有銀工女某者，謂夫人大家女，賢淑世無光，彼不幸爲小家子，未嫻教誨，若得朝夕侍夫人學閨，雖爲婢有榮焉，是不亦癡乎？奚所慕而若是？』夫人曰：『寧有此耶？』公曰：『我何由知？醫生某某其愚，爲何以之示爾也。』夫人召生，叩其詳，公已預白，生卽宛轉曲爲之詞，以悅夫人。夫人曰：

「有志女子也，顧其生之何？」則以中材對。夫人曰：「吾爲取之，成若志。」公佯斥之曰：「君謬甚，獨不畏物議，玷官箴耶？」夫人曰：「吾籌之許矣，自有處。」卽托以治首飾，呼錢入，畀之百金，與訂婚，令徙南都，無處吾境。居久之，公當詣省，夫人取釵珥幣帛之屬，使往娶焉。旣成婚，公入房，女卻曰：「妾應執箕帚，今得侍大人，何幸！第未謁夫人，不敢奉衾枕。」公愛其有禮，勿強也。泊歸，見夫人，公以前言告，夫人喜。是夕，公入室，女又拒曰：「大人遠歸，應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公悵然而去。夫人聞益喜，手秉燭送公來曰：「妹尊戒，意甚喜，吾已具知之。今夕佳夕，無負吉期，此吾命也。」女乃從。自此女奉公與夫人如婦事舅姑，惟謹益自下，事必諮稟，後行，坐不敢共，走不敢偕，飲食則食夫人之餘者，曰：「妾心敬慕夫人，夫人所餘，食之若更有味也。」夫人乃愛之甚於公，小有齟齬，夫人必愠曰：「人舍父母而來事公，且其德性如此，公尙有不足耶？」嫡庶相處若姊妹，歡然無間言，各生二子。後公官成旣老，夫人子歸可南，錢氏之子，寄居於滌，至今子孫家焉。此滌人駱遇安舟中爲余詳言之也。（徐忠）

繆蓮仙曰：「貧家小女，縱有才色，然以資格所限，卒爲庸夫偶者，何可勝數？古語云：『紅顏薄命。』不誣也。錢女恃才色而妄希貴遊，矢愿旣堅，癡情終遂，可謂有志者事竟成。至若委曲周全，溫和柔順，至使公與夫人絕愛憐之，是其才更有足多者。」

西泠夢記

西泠橋畔，頻湖有土堆一，相傳爲蘇小墓，年久與堤平。甲午歲憲徐補桐恕出費四圍加廣，改作石塚，築豎碑，題曰「錢塘蘇小小之墓」。時有友人招飲湖上，知其事，卽於舟中賦蘇小詩一首云：「香車何處碾芳塵，悵望西泠草似茵，風柳動搖餘舞袖，露桃開落剩歌唇，行雲袖冷追前夢，織錦詩奇悟後身。」（原句係薦菊香泉甘話比）

漫道黃金無別響，惜花人是賞花人。」艇過西泠，墓碑燦然耀目，余命停泊，衆問故，曰：「楊鐵崖竹枝詞，不上道旁蘇小墳，此無情語也。今幸坏土重封，洵屬名流韻事，余當登岸酬之。」命榜人市紙課一提，并詩焚之，長揖奠以杯茗。道旁觀者，爭笑余癡且狂，亦不暇辨也。是自崇文望課，喧傳其事於院中。掌院王夢樓先生曰：「此真雅人深致，非米顛拜石稱文比，不應笑以癡狂，須訪其姓氏，使城比公知之。」下午遊南山，以詰朝送外家葬，遂別衆憩漪園。夜分就榻，恍惚間覺身在蘇堤，見女郎出自松林，披冰綃，曳露縠，丰姿絕世，冉冉而來，向余勝常云：「妾蘇小也。六朝至今千有餘年，自馮家婦杯酒之奠，絕少知音。君善體兒女情，昨承嘉惠，幽感難酬，執有片詞，讀聽詩中菊香，事不可攷，以言水仙王，妾何可當子實？若蘭後身，生前思與班姬道韞，若子夜莫愁，直衙官屈宋耳。祇以璇璣圖巧奪天工，且恃才而妬，謫墮風塵，再生仍爲蘇氏女身。」後果言曰：「本來不爽，竊笑著說家或言東管，或君喜角，以致湖曲江干，兩難憑信。幸唐李賀元白諸公，疊加賞鑑，迄今題詠不絕，皆言本地風光，詎有生愛西子湖，而沒歸羅剎岸者乎？且虎邱眞娘墓，錦江薛濤墳，金陵湘蘭冢，若輩遠不及子，猶爲山川增勝。子爲六朝金粉之冠，倘非徐使君表墓，千載下珠沉玉瘞，形勝邈然，安能使騷客情人，憑弔於無窮耶？若在泗湖，賦柳色春藏蘇小家詩，如春含鸚鵡舌，青護牡丹芽，烟鏤樓失，風拖舞樹遮，絲絲縈翠袖，裊裊拂香車，易綰同心結，難描解語花，葉窺輕黛展，枝秀細腰斜，飛絮侵眉月，垂陰襯臉霞，參差穢畫舫，宛轉繫驂驪，燕寢凝香蕊，鶯梭障碧紗等句，流麗端莊，自然入妙，妾心領之。至如宋秦少章續黃金縷一闋，誣妾與司馬才仲結冥中契，文人口擊當入梨泥，惟利前明馬浩瀾亂上詩，信非附會。近當代鉅公撰姑妄聽之，載妾一則，謂才鬼依托。」語未竟，忽聞蒲半聲，俄驚醒，遂改織錦詩，奇悟後身，從夢中語也。（吳大鏞）

繆蓮仙曰：「墓前一酬，夢想因之，千古有情人，宜其曠世相感也。」

七夕夜遊記

辛丑歲家居落落，書篋皆空，駒隙流光，屈指又過半年矣。時當巧日薄暮，出錢塘門外，柳稍微月，星色爛然，蟲醒鳥眠，深入秋思，不覺酒杯如湧，遙望橋頭影飄揚，遂登小樓，臨湖獨酌，樂幾忘歸。而市酒者因議余爲城中人也，促余起，予步出店中，但見耿耿銀河，飛橫天際，而予已頹然醉矣。復逃蕙湖，臨風吹嘯，踞湖堤石而坐焉。四顧寂寥，荷香風送，迴思城市囂塵，應營營未息也。此情此景，同志維何？天上鵲橋，今其度哉？兀坐凝思，移時渴甚，忽見數武外隱隱有樓閣數間，趨近之，朱扉半扇，望見小院，雙燭熒然，意爲寺院，乘醉徑行至，則四壁無塵，清雅可愛，香燭供者，小幅李謫仙象也。轉視小案上，硯池筆墨，設色俱極精工，半杯茗猶溫，聊以止渴，而傾聽人聲寂然，瞿然以訝。見筆筒內鸞箋一幅，展視乃七夕詞，調寄憶江南二首，詞曰：『七月七，瓜果設庭中，乞巧穿針兒女技，在天在地誓，深宮銀漢自空空。』二云：『七月七，借鵲訴離衷，儘夜綢繆今夜裏，情魔雖障太陽紅，分手各西東。』字句清新，神情綿逸，視硯間墨迹未乾，不覺余之技癢矣，遂亦以七夕爲題，作多麗詞一首，詞曰：『自古來歡娛磨折相纏，嘆雙星恩情過篤，謫居兩地情牽，對朱顏暗驚，月冷分素手，頓失珠圓。錦帳長空，鴛幃慣冷，世人還說巧姻緣，花開謝尙多時刻，羞見並頭蓮。愿義仲寅賓，挽日寬我流連，恨當前鵲兒誤報，銀河隔斷堪憐。喜相逢前程似後，悲離別後會如前，鏡未歸耕，金梭續織，耐心再到早秋天。一年年良宵一度，歷億萬千年，轉勝過紅塵夫婦。』數十年間，另取一紙書之，後戲注云：『秋河作此，準算茶金。』書畢微聞內有女子笑語聲，一云：『華姐，此時牛女離愁，未知從何訴起也？』一云：『小婢子疑耶？我固謂汝如木偶，半晌何爲者？乃想到天上去矣。』鶯聲細軟，嬌態可思，余知爲主婢二人，疑是巨家莊上也，遂巡欲出，又聞語云：『適自外來閉門未？』婢不答，竟出子欲行，已被婢子攔住，亟呼華姐快來，恐失物矣。余曰：『日暮途迷，誤造貴莊。』知非爲竊盜來者，而主人已從屏後出，予視之二十許麗人也，丰姿綽約，衣裳素雅，見余亦不致詰，取案上箋視之，笑問曰：『君得非沈姓乎？』予驚曰：『是也，何以相識？』女笑曰：『相逢何必曾相識也。』遂謂婢子去將茶來，婢含笑而入，予轉不自安，再

三研詰。女曰：『會於孤山放鶴亭壁，見有詩句，讀之泣下。誌其款爲秋河沈某。今見箋上字樣相同，故相問耳。』
子沈思良久曰：『余去年在孤山醉後，有感懷詩，未有贏得青山句得毋是乎？』女曰：『是矣，我歸而錄之，其稿猶在也。』因於護書中檢得之。孤山詩云：『虛度韶華二十春，昂然七尺倒風塵，不知死在西湖裏，贏得青山葬我身。』又自解云：『桃李饒他先遇春，歲寒松柏出風塵，忍將一掬西湖水，斷送經天緯地才。』余看畢曰：『醉後塗鴉，蒙卿采菲，曷勝汗顏？』女曰：『子固知爲才人筆也，今見多麗詞，果然矣。』余笑曰：『休矣，勿令人無地也。頃觀憶江南詞，皆有珠玉在前之媿。』言頃，婢已奉兩盞茶至，女呼治酒。子辭曰：『宿酒未醒，只未識復君姓氏，何敢造次。』女嘆曰：『我欲弗言，未免君疑，然言之，君弗鄙。我揚州籍，烟柳中人也，柳氏，字自華，性頗落莫，故不得當路歡，流寓在此。』子曰：『我久謂此中無人，今得之於卿，乃慚平日見聞之陋。然余也敢謂有才無命，卿誠有色無緣矣。』因相與歔歔泣下。少頃，婢陳酒饌，子固辭出，女言夜色蒼涼，將安往乎？曷不爲長夜飲也？余欣然從之。女固善飲，有自製酒數種，奇名異色，芳美非常。子素不勝酒力，每柳一而子常半之。射覆猜枚，巧思百出，筆楮所不能殫述也。余席間以其名戲之曰：『腹有詩書氣自華，爲償渴想到卿家，問卿姓甚卿言柳，儂笑卿身是柳花。』柳卽依韻應云：『薄命誰憐柳自華，秋河今夕照奴家，勸君莫作楊花看，奴笑君身是菊花。』秋河子號，用在七夕，頗不牽強，菊花蓋笑子瘦也。終夜談諧，聞人慧想，天明分袂，不盡丁寧，越日過之，則庭戶依然，紅枕香杳，沿村訪問，絕少人知。噫嘻，疇昔之遇，幻耶真耶？抑浮生之事，大都如此耶？』

繆蓮仙曰：『景色迷離，情詞幽媚，是真是幻，令我神遊於景影湖光之際矣。』

仙遊偶記

癸丑冬，客遊鄂渚，館於副使武公官舍，署瀕江澚，背龜面蛇。（二山名）山居屋顛，仰見遊者，雖無奇木怪石，

而極目空渺，曠然作凌雲之思。每獨居深念，追思舊歡，無以爲懷，快悵欲絕，精誠所感，幽隱斯滿。除夕前一宿，翠子驟至，翠子者，寓鷺津時宿好也。別久會稀，喜溢言笑。旁舍童子黎乙聞聲而窺得之，展轉和傳，事不能秘，然翠子勿以爲嫌也。原其所自，本屬白面之儔，非吾族類，乃其自愛，殊非阿紫之輩，情重伉儷，蹤跡旣奇，往還久密，專心修煉，早已脫胎。自我渡淮，臨歧嗚咽，誓不過浙，莫罄所由。頃者，復觀婉孌，未知今夕何夕？假紅倚玉，促膝談心，各敘離愁，縷縷不已。時銀缸明滅，更漏沉沉，請與同衾，爰爲解佩。仙子止之曰：「奴有一言，乞賜采聽，我兩心相憐，匪伊朝夕，夙以全體事君，今乃故自矜重，倘反唇相詰，寧不怩死乎？願幽棲學道，未容雜以塵凡，君齒及服官，風月情懷，亦宜自戢。且盡君遠處孤雌，我輩恣意諧謔，妾所不取，君當不安也。任君撫摩，以寄餘愛，穢褻之醜，萬難曲從。」於是按其肌理，滑不留手，襲其衣袂，芳氣醉人，狂態誠不自制也。仙子笑曰：「視我所養，何似昔時？」曰：「卿固著儀容靜飭，丰度溫和，諳浪談諧，洗伐殆盡，彷彿步趨典籍，（典籍蒼主所執）敢云婢學夫人然。逸致翩翩，凝歛中仍饒機警，視典籍絢爛之後，銷歸平淡者，尙一間焉。」仙子曰：「某雖非師曠之聰，頗聆音而知雅意，君謂妾以權術事君耶？亦不察我所以事君者矣。」余笑而謝之，問仙子近隸瑤池，應有封號，倘仍以翠子相呼，毋乃瀆乎？曰：「是何言？夙昔訂盟，白首如故，敢有異志，以違素心。第日侍王母，母以妾舉，止不俗，錫名超凡，得註仙籍，倘有見招，以此呼我，聞聲卽至也。」天明言別，回顧微哂而去，餘香繞室，同人異之。

繆蓮仙曰：「柔情豔致，媿媿動人，仙乎仙乎，令我餘慕矣。」

遇蠱患記

嘉慶紀元之歲，十月自闕江返棹，館於杭參軍禁署，課乃子，頑且劣，章句問教則讀，否則默然。勸自誦則歪口側目，聳肩斜頤，或鎖眉而愁，或咬指而嘻，怪形百出。示以夏楚則號，號久始止，止則如故，正無良法以誘之。適某

考乃書，強而蠻鞭撻之，值大雨，使沐雨而跪，交三鼓放起，伊自若。其初有夏師者，鬱成痼疾而去，予繼之，漸覺胸次有物，大如拳，見此子即隱隱高起，遂辭歸，投以沉香散氣丸，纔得活命。故世有蛇蠱，有虫蠱，若此者，直謂之章蠱也可。

繆蓮仙曰：『李君此去三載，余膺是席，未幾胸中亦有物然，甚矣蠱疾之易於染人，逾時猶不免也。』

羽士遊街記

某商家有親之喪，屆五七期，道衆行街，官銜頭踏之後，排列鼓樂彩亭，羽幟翠旌，爐盤表裏外，諸紀綱各捧大盒，陳設裘衣玩好，衣白者數十人。另以一亭，羅列道家金鐘玉磬，如意拂塵之美，與伎樂一班，並選梨園佳妙，衣服整齊一色。引商刻羽，如聞天半雲璈，八昇降真香亭，雕繪玲瓏，翠羽紛披，四遮皆懸琉璃，熱以沉檀諸劑，通衢霧縠，縹緲間，恍蜃氣幻成樓閣龍鳳形也。青蓋之下，主管高擎文疏，齋主平握引鐺，手容足容必恭且重，蟬聯羽士十二員，分執圭璧笏簡，星冠鶴氅，珮聲鏗鏘，闐闐然且神仙之概。當頭樹大蓋，錦堆繡簇，纓絡垂珠，望之疑十二瓊樓，憑空結撰，又如赤城霞起，燭天五色，令人不可端倪。惜乎主壇大法師之後，寂然而止，比諸景密，五彩銅瓶中，貯玉堂春富貴一本，如許名花，獨無雕嵌金座以配之，置于五都之市，毋乃爲賞鑑家冷齒也。予謂當選俊童十餘，畫縵冠繭袍，各執硃漆短桿小旛，雜印牌旂劍諸法物，護從主壇之後，斯壯觀矣。（吳大鏞）

繆蓮仙曰：『昔人繪西嶽廟壁，自天尊及陪葦護衛，下訖肉簿輿僮等，皆高一層落墨，以意在筆先也，文境亦彷彿似之。』

行室記

丙午夏余客東粵於番船中見一物不知番人何名譯之者曰『是名行室』會其意猶云出行者可借以代室家耳其物輕便收藏小匣中可作枕疊如一片絳作摺匾人形眉目宛然五官端好尻處有螺旋去其旋以牙管貫氣令極足乃旋之則自頂至踵圓滿成女形胸有乳腹有臍膀有陰深入寸許可受交媾髮可髻身可衣足可履無補綴縫紉之痕若漁泡然光亦類之如白綾而有血肉之澤香馥襲人擁之而臥真所謂豐足有餘柔若無骨者眼光媚人凝睇微笑第不能言耳其衣履之物亦悉具於匣中狀乃西洋婦黃毛碧眼稍覺可嫌令其製爲中國華女態必有動人者矣量亦無不可者收藏時去旋洩其氣則仍薄如紙竟不察何物所造據譯者言以海魚所爲之綴以神膠雖多事較嚴氏父子以金銀造美人作溺器則相去遠矣其價十餘金亦有小婢值也（徐忠）

繆蓮仙曰：『行室俗名客妻，義同遊粵者亦多購之。旅館蕭條，聊以遣興；然視日尋妓院，至金盡牀頭而不能作歸計者，差勝一籌。』

白雲鄉記

白雲鄉者，去紅塵不知幾千萬里也。漢武帝使人入海求之，見金銀宮闕，燦耀洪濤巨浸中，謂亦人間世耳。無何船欲近風輒引之，還世傳淮南王犬吠雲中，其誕不足信人。欲適是鄉者，終莫得一往，即往亦不復返，無從訊也。白雲英英瀟碧空，時舒時展，隨大風，趙家飛燕裙留住，漁父桃花路已窮，望斯鄉兮何處？在九州之外，六合之中。（謝春容）

繆蓮仙曰：『縹緲虛無，含蓄不盡。』

南樓夢記

夢筆生花 前集

己酉歲，予授經於金闕吳公寓，寓素爲某氏廢宅，時有鬼物作祟。予獨居一室，初則衾枕若蠕蠕動，既乃几案陳設之物，往往移至地下。或作繙書聲，或作太息聲，必至雞鳴乃止。越半月漸退至門外，若避予者然。予每從月夜潛起窺視，但門屏後梯枕上，如兩三人足音，有似靴聲囊囊者，有似弓鞋窄窄者，迫而視之，又杳無所見，訪之居停，始知室有先後縊死者三人，先出而現形，人多不敢居。且云：『自先生下榻後，寧靜者十而九矣，先生其殆有祛鬼術耶？』予惟笑而漫應之。夏有吳菊圃先生，自清江來寄居齋中南樓，是晚几案皆欹側不定，夜夢一紅裳女子，歛容端坐，吟絕句二首云：『舊梳妝處最堪憐，曾向南窗點翠鈿。今日事非人面具，夜臺空喚奈何天。恨煞當年夢幻身，墮來苦海幾多春。行將化鶴歸西去，華嶽山頭作女真。』起而問曰：『同人』傳之遠近，屬和者數十家，予亦賦詩八章，以哀其志。節錄（其一）薄命紅顏自古憐，妝臺何處覓遺鈿。傷心環佩空歸夜，剩雨零風欲曉天。（其二）泉下誰回泡影身，鶯花依舊故園春。從知埋玉難埋恨，兩首新詩自寫真。（其三）淚盈紅袖在誰憐，腸斷三更整嫩鈿。安得返魂香一炷，再生人世莫生天。（其八）開得巫山神女身，高唐占斷昔年春。卿應不解爲雲雨，夢語教人莫認真。一日予集所和詩，彙成一束，置之案頭，夜將半，方就枕，聞有繙經吟詠之聲，若斷若續，不甚清楚，問之不答，時燈已滅，無處覓火，遂寢。早起，見予作悉攤几上，他詩仍束好，門之扃者如故。予爲駭異，若久之，然曰：『子事筆墨有年矣，東塗西落，落落無知音，彼豈有取於予詩而賞識之乎？噫！此亦予之奇遇也。』後予賦歸前數夕，猶聞哀聲徹窗外云。（繆良）

蓮仙天才峻拔，尤工詩古文詞，然所如輒寡合。今歲來吳，僅邀知於靈，亦足增吾輩地主之媿矣。（峻卿）
兆儲（菊圃夢境，蓮仙悟境（湖隱俞景）

泛湖偶記

丁未夏，予泛棹西泠橋畔，別舟坐麗人斜露背影於篷窗，外風襲霧鬢，恍如神女凌波，予口占阮郎歸詞一闋，微吟云：「衫羅膚玉映分明，舟窗背影，真風兒偏肯做人情，吹來橋畔橫雲，鬢墮可憐生，擬從湖口迎，風兒不肯做人情，阻儂航一程。」韻隨風度，麗人若有所聞，含笑回眸，而予舟已遠矣。薄暮由南山歸舍，舟而行，過堤上遇樓紗窗半啓，則麗人在焉。予徘徊久之，復吟最高樓詞云：「垂楊裏隱起最高樓，雕欄曲，綺窗幽，碧宵看開金鏡，珠簾却好上銀鉤。倚樓瞧瞧，着我一回眸。他初見人來微靠後，他又見儂來凝望久。思展步，已勾留，應知心事遙難達，如傳眉語轉含羞，倒教人平白地一天愁。」吟已夕景蒼茫，衆山如睡。予懼城闕之隔，踉蹌歸家，感而成夢，嘗譜高陽臺詞以紀之云：「皓月初升，良霄大好，愁人總在愁中。靜掩雙扉，倦掩孤枕，朦朧誰家二十輕盈女，喜孜孜，嫩我途窮。最堪憐，一握擎來，三寸鞋弓，依稀認得芳容，似前曾相識，今夕重逢。喘息噓噓，嬌聲怯怯，惺惺，曉樓更鼓敲來，急把佳期，一霎成空。儘無聊，別起殘燈，聽叫幽蛩。」次日復至其處，朱門晝掩，閱其無人。問鄰人，知爲姑蘇蘇家，寓此月餘，今晨已還吳門矣。悵然而返，作唐多冷詞以寄意：「多少離別哀，相思誰與同。水程三百信難通，曾記向人回語處，明月下，隔簾櫳。西子返吳中，空廊響屧空，夜深獨立怨東風，便令身輕如燕子，飛不到，館娃宮。」事隔三載，未能去懷。庚戌春，偶步湖堤，日將夕矣，忽一小鬟招予曰：「家主人候久。」隨指前巷小門，相與款戶而入，主人出，卽前所見之麗人也，予頗錯愕。麗人笑謂予曰：「君忘三年前一面緣耶？向在湖潒，辱君獎以新詞，雖未能暢聆，然微聞音韻，知爲此間才士，本欲一圖良晤，奈已定歸期，遂爾相失。」因叩予姓氏。麗人喜曰：「名下無虛士，君往歲非館吳門某氏者耶？君時作永遇樂詞有云：『叫破碧雲，問天何苦，令人若此，淚灑西江，和濤滾滾，直下三千里。』」又云：「二十四年，大半消磨，馬足車塵裏。」此詞流傳闈閣，妾愛誦不去口，謂蘇辛秦柳不是過也。獨恨才子窮途，佳人薄命，往往同一浩嘆耳。」予唯唯謝，亦叩以姓氏，堅不吐少頃，黛臉微紅，不勝怨恹，低告曰：「妾愛才若渴，不幸當於袴執前，見君文采，眷戀已非一日。適從窗隙窺見之，感觸舊懷，特命

婢子奉漿清話，已憎越禮，安可再以姓氏告耶？君如異日垂念，但誌小字香卿可耳。『既而治酒，予背誦高陽臺等詞，麗人曰：『吾詞褻矣，然妾非無情者，羅敷有夫，使君亦應有婦，妾與君爲文字交，則可，其他當結再生緣也。』予聞之，肅然生敬。酒半，麗人以今夕之遇，不可無詞以紀其事，予調以沁園春云：『小巷幽灣，轉過溪橋，輕叩朱門，聽有人啓齒，低聲問訊，有人啓戶，笑口歡迎。尊酒相陪，寒暄略敘，看似無情卻有情。真堪謝，謝宵來好雨，幫着留人。今朝邀幸三生，把往日思想一夕陳。記你初見我，蓮塘消夏，我重逢你，桃港嬉春，一日三秋，離多會少，情話依依。天已明，還堪恨，恨此番別後，依舊迷津。』麗人賦一斛珠詞云：『今宵歡聚綠窗小，並肩兒語，箋箋公譜相思句，說不留情，總被情牽住，一刻千金，空擲去，他時重會知何處？曉風吹斷鷓鴣羽，悵悵風前，還向東風訴。』復飲子三爵，并以金跳脫相贈，揮淚而別。

麗人不知何日反蘇，而蓮仙從此割斷柔絲，等諸秦宮一夢。觀麗人錚錚數語，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而說者曰：此蓮仙句筆，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即以麗人爲湖光之變滅也可，即以麗人爲墨沼之烟雲也可。（濟溪李紹城）蓮仙多情，當有此種佳遇。（東渠吳春）繆君晤予時，道此事，津津不去口。予嘗謂之曰：『毋乃太癡？』（麗芳女士尤則姬）此不過如陶靖節賦閒情耳，無傷蓮仙盛德。（陶士崔佳銷）

學堂通弊述

杭城之文風最盛，吾人之學問宜優，抱膝長吟，想見前人深致，讀書懷古，風稱志士高風。無如此日之書齋，用功者少，可奈近日之子弟，偷懶者多。未聞愛惜寸陰，不過了其故事，况乃弊端百出，居然習以爲常。要頑兒，只說除腐氣，好耍乎，推做活文機。講講談談，空挨歲月，嘻嘻笑笑，虛度光陰。看詩書，聞經傳，聊且乘興一時，鬪口角，討便宜，從不讓人半句。文期將到，先愁明日何題，交卷已完，脫却自己干係。搭起空心架子，或可欺同類之人，究其

實在根由，終難對先生之目。惟是口含烟袋，手捧茶杯，此往彼來，按位何曾坐着，東遊西蕩，書聲久已無聞。逍遙古董攤頭，遊戲舊書坊內；五更夢醒，立心尙想讀文章，兩頓飯完，卻恨依然無主意也。洞簫吹出，且來唱隻耍孩兒，小說看完，卻好接着三國志。或閱傳奇之曲，或來出會之場，或因望友而聽戲文，或借燒香而看堂客。上山約伴，屢開東道之風，出館同人，常玩西湖之景。若遇圍棋一局，何等用心，倘逢骰子三枚，更難放手，如斯而已矣。復何言！既而學院取齊，童生沒法，擬題亂做，大摩風氣於宗師，考信的真，預托安排于門斗。調停供給，且自養神，收拾考籃，不妨早起。一乘大轎，兩盞燈籠，轉灣抹角，而如飛。考鬼前行，管家後走，相公少爺而亂叫。頭帶空梁緯帽，長袍短套，亦輝煌，脚登厚底烏靴，手帕掛包，皆簇新搖搖擺擺，進衙門，擠擠挨挨，都來聽點對門號砲三聲，急得魂飛天外，監場老師幾箇，猶如鳥在籠中。歸號希圖完卷，誰想功名出場得意抄文，又思僥倖，打盡圖兒之出，猜疑報子之來。只說文中有連，人人都向高標，及至案上無名，箇箇盡稱冤屈。於是已經倒煤，漸圖散悶，或備小酌，或設大東，上山而吃酒，擾茶，落湖而猜拳行令。臨要起行，心尙在釘鞋巷口，業經返舍，情不忘洋巾街頭。於焉重整館規，思量發憤，排密工夫，爲爾一朝興發，不辭辛苦，只有三日完全。方纔到館，又想回家，凡寓作文，都思逃課。鮮衣華服，居然一抹斯文，秋去冬來，又是往年局面。字不寫書不看，終日三餐，作何勾當？日裏嬉，夜裏睡，一年四季，那得新鮮？嗟乎！白日偷閒，徒短才人之氣，青春不再，常灰志士之心。予本局中人，毋庸自諱，作此勉勵語，敢告人知。

繆蓮仙曰：「軒窗呈露，可以挽頰風而歸實學，自是有用文章。」

四氣說

賁廩增附，措大名目也，凡四等，各俱四氣，非正氣，亦非戾氣，自有措大以來，相沿其氣，習苦性成。四氣云何？曰

寒，曰酸，曰腐。（下文作霧字解）曰毒，其發也超越七情之外，散漫兩大之間。變化無時，死生不定，難以言語形容。姑引綠林舊聞證之。昔有綠林客，糾衆盤踞水滸四山，皆派守禦。一日守禦者，奔歸作戰兢狀云：「奉命巡山，遇方山大服者，高視闊步，搖擺而來，不知何許人。方欲詰問，有冷風出其口，陡然撲面，如置身刀冰地獄，幾乎墮指裂膚。幸速奔逃，不致僵仆，而口噤猶吃吃不休也。」客疑未信，遣頭目數輩往查。俄頃，頭目亦踉蹌至，皆涕淚交流曰：「果有其人，將縛之，其人突然出一噴嚏，猶槽坊傾千瓮醴，刺于鼻，棘於喉，胸膈間頓作惡逆，吐穢狼籍，涕泗滂流。幸果腹，否則并心肝亦將嘔出矣。」客始駭異，吐去之。另委大力者十餘人，往鬪許久，無捷音。率衆往觀，見十餘人東西竄逸，如鳥獸散，急引上山，問之曰：「我輩奮勇下山，鎗斧並施，計將食寢而後快。若人殊不畏，意嬉笑自如，左手揭巾，右手散髮，頂現白光如棉絮，潏然四散。霎時蔽空，檄斧拋鎗，伸手不辨五指。急思逃匿，歸路忽迷，幸嚙囉援引而前，得以報命。寨主何在，我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容，視之，衆脛中若安障矣。」乃裂臂大怒曰：「彼何人，斯非怪非妖，敢逞此狡獪伎倆，虐我同羣，予罄山衆往擒，看渠復何播弄！」有書生陷賊中，指之曰：「君弗藐視，是名四氣措大，其口中出者，寒氣也，鼻中出者，酸氣也，頂上出者，霧氣也。幸未逢其毒氣，氣之發爲毒也，冷語狂言，甚於雷鳴獅吼，手舞足蹈，甚於大戟長鎗。君如盛氣堪陵，彼必惱羞成怒，怒氣酸成毒氣，其毒比之蜂蟻，氣透心窩，勢必受其荼毒，而不可救藥。君無以毒攻毒，惟息心靜氣，養其毒而不問，雖欲毒人，無隙可乘，必將毒己，轉貽依戢，審是慘毒之氣絕，亦怨毒之氣消，今而後莫子毒也已。」客聞之，掀髯大笑曰：「寒酸酸丁，霧塊三者，予不知懼生，平所最不奈者毒。」（吳大鏞）

繆蓮仙曰：「不料措大氣焰，竟爾所向披靡若是。」

師說

嘗論尼山大聖，肇開授受之門。泗水諸賢，共講淵源之學。擁青氈而立教，書生之恆業非輕，懸絳帳以傳徒，儒者之道風未墜。想當年之後進，原爲吾道干城。嘆近日之先生，大失斯文體統。無怪乎卑汗自受，奉東君而尊似帝天，勢必至褻謾難容，視西席而輕如草芥也。彼爲師者，學止寒酸，性情迂腐，探其家有館，竭力圖謀，防我輩先登，滿懷妬忌。迨至居停已就，勿嫌禮數之不周，又期敦請有人，遠計束脩之過薄。下榻者夜眠早起，常抱多少難安，自學者辰出西歸，竟到雨時無阻。見其子弟，無論賢愚好醜，總是滿口稱揚，較彼家僮但少跋涉奔馳，未免週身拘束，冷板櫪不離一世，老面由斷送紀頭名爲上賓，實同下賤，陋可知已。慘何如乎？至於延師者，僅知責備，并少虛文，任是謙恭，終無留意。或在縉紳之族，禮貌稍近人情，倘居商賈之家，交接嚴同夥計。總由自身驕吝，不設尊師重傅之心，安望後代聲名，得有令子賢孫之目且也。一甌薄粥，供早膳以充腸，四碗舊規，備中餐而果腹。下午之點心幾個，食量大者，仍復撈然；晚間之清酒半壺，飲量洪者，難言醉矣。茶能解渴，入口而味不知甘，烟可抽思，吹氣而臭，羅盤邇親朋屢至，曾恐妨工作，怪略多便生隱怨。想延前輩，轉慮老邁龍鍾，欲請時流，尤懼少年鷓突。此必如在牢之重犯，時時弗動，方能坐而有功，抑或如入定之老僧，步步不移，始作投其所好也。予也嘗遠爾曹，惡膺此席，心期灑脫，敢自詡名士風流，學媿空疏，幸洗盡寒儒習氣，惟愿爲師者，不趨時樣，尊且兼嚴，望延師者，獨有古風，忠而益敬，彼此融成水乳，爾我各發天良，因而永訂金蘭，不必各存客氣。兩窗偶暇，聊作解頤之語，貽笑大方，雲路匪遙，敬告坐筭者流，莫多小見云爾。

繹蓮仙曰：『每讀一過，令我噤然而笑，喟然而嘆！』

繹蓮仙說

世稱美人者，必曰如花，而品名花者，則以美人爲比，於此可想見美人，卽可以通論名花矣。花之勝概，一曰色，

二曰香，三曰致，或綺靡爭奇，或孤芳自賞，如梅之高，桃之豔，李之倩，蘭菊之幽，牡丹芍藥之富麗，春秋海棠之妖媚，娟秀山丹石榴之穠育華侈，類而雅之，指不勝屈，爲美不同，要其盡態極妍，以取憐於人，則不同而同，故三者其大略也。花至蜀葵，花斯下矣，其萎靡大如瓠幹，則木強而皮粗，其種類多乾紅老白，近而嗅之，殊不芳，色香致三者無一焉。花至於葵花之風味掃地，而造物之能事，似於此不能藏其拙矣。故名品不列，用以備員，點綴籬落而已。其在人也，譬諸姦茲村婦，然供廚爨，給掃除外，無他取焉。吾性愛花，以花爲命，凡水陸草木之有英華者，必摘一枝，以爲清玩，日則尋芳，夜常顧影，蓋蜂蝶化身也，無花不愛，而獨惡葵。友人楊君守淮郡，圃中有葵數百，植花時燦爛，如鄉里女兒穿紅衣紫，第見其俗，不覺其韻。中數枝爲墨葵，非墨也，蓋紅之老而深焉者也。吾尤鄙之人多賞焉，吾無怪乎愛葵者，而竊尤怪乎愛墨葵者，圃無花，遇花而喜，亦情也。今如有人曠鰥半生，旅食千里，偶得一婢，用破窠，愛之姑作沈魚落雁，驚鴻游龍觀也。今出而遇鄭目夷光，有不顧而爽然自失者乎？是其愛惡棄取之明自在也。若天墨葵，何賞焉？花至葵而下，葵至墨而益下，以是爲佳，是旣以村婦爲美，而後以村婦之黔而黔者，爲尤美也。充是見也，將粉白黛綠，不爲華，膚如凝脂，不爲媚，而備後宮，貯金屋，悅耳目，快心志者，必皆鼻是烟，聞其烟而後慰也。嗚呼！媼！媼！無鹽，宜乎后矣。（徐忠）

繆蓮仙曰：『物之美惡較然，人之愛憎互異，未逢伯樂，誰嘆空羣？不遇鍾期，徒慚流水。投其所好，雖草菅至賤，亦嘗價重千緡；命或不猶，縱錦繡當前，反致目迷五色。道高招毀，汗下阿私，世途顛倒是非，不獨名花美女之自冤，村婦墨葵之微倖也。杜彥之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有概乎其言之矣！

中元接祖說

中元接祖之例，杭俗爲甚，余謂天下理之不可解者，莫此若矣。夫接之云者，主客之禮也，吾之於祖，孰爲主而

孰爲客耶？不解者一。所以接之者何？蓋客未來，故接之使來，猶之客欲去，必送之以去也。祖則何自來，而何自去耶？不解者二。或以接爲敬祖之意，然則何日不當敬，何日不當接，而必俟中元耶？不解者三。家廟之說，以妥先靈，若祖必接而後來，當未嘗接之時，是先祖矣，則家廟不幾徒設乎？不解者四。地獄之說，本屬虛無，卽日有之，亦無祀之餓鬼所棲耳。今將子孫奉祀之祖，悉以餓鬼待之，豈非悖謬乎？不解者五。且夫香火不可不接，世業不可不接，後嗣不可不接，乃不以接續爲接，而以管接爲接，甚至接祖之靈爽者，竟不能接祖之家聲也。此尤不可解者也。或有曰：『祖不接則病瘦。』余爲之喞然。（崔佳鈞）

繆蓮仙曰：『此說吾亦云然。』

四凶論

堯時四凶在列，至舜而後罪之，豈堯之盛德亦憤憤乎？明知其比周爲黨，方命圯族，負固不服，象恭滔天，而猶憂容之何哉？蓋四人之才，本有過人者，特在至聖之世，見爲罪人耳。非堯容之，無以見天地覆載之大，非舜罪之，無以見日月之照臨。容之者君之量，罪之者相之職也。史記云：『舜流其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夷，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則四人有用之才，可見古之所稱敗類，猶有移風易俗之能，况所稱神聖賢人者乎？後世居高位，享盛名者，直如尸居餘氣，曾敗類之不若，古今人相去遠矣。

繆蓮仙曰：『四凶有才可，用千古特識，然亦只是從後之無才而邀功者，比較出來。』

申王論

秦檜微時爲童子師，厭苦甚，有句云：『若得水田三百畝，斷然不作糊猴王。』後爲相，封申王，擬封號者以此加

之，蓋顯借其糊猴王之詞，隱寓以沐猴而冠之刺耳。猶介甫嘗爵舒王，謂荆舒是德，衆惡之詞也。（徐忠）

繆蓮仙曰：『妙論。』

史評 齊桓公嘗蒸嬰兒

桓公殺兒而立，與婦人同輿馳驅，邑中閭門之內，無可嫁者，使不得管仲爲政，尙能保有齊國乎？夫人卽嗜味亦可至，欲嘗蒸嬰兒之肉，易牙遂嬰首子而獻之，可謂有是君，有是臣矣。天下有食其子之肉，而可責其父之忠者乎？天下有食蒸嬰兒之肉之君，而得善其死者乎？空辰子之時，易牙之心，已不以君道事相公，當骨肉之頃，嬰兒魂魄，已作祟於肺腑矣。觀其向婦人索食索飲，則玉食之頤，一餓殍之口而已，蒸嬰兒之味安在乎？不時葬之禍，不可謂非所以報也。

繆蓮仙曰：『波瀾獨老成。』

賀沈郎四月九日合巹詩序

節屆清和，紀屬暑遠寒銷之候，人方燕婉，能無朝雲暮雨之思？某公曲體物懷，薄施化澤，每念一夫不獲，恥甚已推，務使四海多情，歡成良眷，受解情憂，爲其紀綱宗姻。沈郎者，謂美秀而文，猶然弱冠，迺直方以九，擬而壯夫，解彼戎行，應有善戰能征之臣，試之射圃，可無遺弓墮鏃之虞。言訂酌，欣逢九日，一夕合璧，喜味三星。佳壻從此乘龍，美人子焉也。以昨言方浴佛，微啓其牙，今夕正迎鸞，愿交其頸。幸風雲之際會，何愁瘦減腰肢，倘鶴蚌之交持，蓮恐戚傷眉黛。先爲小引，以代催妝，各賦佳篇，用資撒帳。（徐忠）

繆蓮仙曰：『韻人韻事，文得韻文以傳之，令讀者作十人思。』

述懷小序

記夢裏之悲歡，若作新聞，便成實境，辨戲中之面目，欲知結局，但看排場。世無全福之人，豐於才者齎於遇，古有遺愁之曲，異其事者同其情。余則時運多艱，生辰不偶，自慚蒲柳，亦凜冰淵。春短夜長，恰是鶯花二月，愁深愁淺，那堪風雨三更。須知火木無蓮，何處鄉宙清淨？還說月真有枝，總教影入空虛。有生不若無生，來路豈無去路？倘生慧眼，前因當有如是觀，卽具苦心，今日不可無此想。迴憶庭前嬉戲，膝下嬌癡，換得裳衣，試學斑衣舞綵，分來梨棗，笑看剝棗稱觴。當窗細揀纖毫，呼爺學士，昨日新磨明鏡，泥母梳頭。邀兄拈得詩題，偏嫌襲舊，倩妹描來花樣，却喜翻新。吟到海棠，嚼紅香於片片，綉成蝴蝶，窺碧影以雙雙。夜月團圓，偏照人間之樂，荆花爛漫，齊開心上之香。何期錦幔牽絲，赤繩繫足，含情不語，春風輕擲掌中珠，顧影自憐，曉霧忽迷雲外雁。共指蒹葭，是倚誰言？琴瑟堪調，惡緣認作良緣，佳偶翻成怨偶。畫眉窗下，厭掛連理之盃，織錦樓頭，誤挽同心之帶。雞既鳴矣，不聽警戒之詞，肉可啖乎？惟觀咆哮之性，縱使斂裙無恙，安能冰炭相投？常占反目之爻，每爲登堂視膳。欲進采葑之詠，幾同入室操戈，誓與筆墨爲讎，甘心自棄，談到詩書是藥，苦口難爭。人之無良，余將責托，所以翠眉暗鎖，趨時權效東施，紅淚偷彈，藏袖懶云新句。糝糊花影，恨結三生，縹緲烟痕，情田一縷。奄奄得斃，身如未死，春蠶漸成，灰心似將殘，銀燭擬歸地府，恐負親恩，豈真伶俐反癡？意是聰明無福，吁嗟乎！未知生樂，焉識死悲？慢尋芝草之根，偶現曇花之色，亦真亦幻，真欲填平怨海，未息風波，不滅不生，遂爾勘破塵緣，盡除癡望。莫展瓦全之策，常懷尸諫之忱，迨殊溝泉之經，或得消夫後患，情等箴規之切，庶幾格其初心。若憐翹首於重泉，不枉捐軀於早歲，此日葉凋松柏，正值三秋缺月之天，他時魂戀椿萱，定入五夜殘鐘之夢。（朱文瀾）

繆蓮仙曰：「吟梅苦中人，幼聯慧工詩，年二十二歸郝氏，以遇人不淑，結褵未及三百日，自縊死，時嘉慶壬

戊十二月十四日子時也。此序纏綿悱惻，讀者亦可以鑒其苦心矣。」

南樓夢話序

歲已酉，余假館吳門，春暮矣，師生四大外，所遇輒故鄉人，客况頗不惡，居數日，夢爲之恬。吳中名勝甲天下，城東醋坊橋，相傳爲宋賀瑤讀書處。寄居勝地，追感昔賢，結文字緣，以傳於無窮，不使古人擅美於前，豈不快哉？往往酒酣耳熱，同寓諸君子相與歌呼上下，賦詩以爲樂。居無何，吳菊圃告余曰：「異哉，子夜夢南樓，有紅裳女子斂容端坐，向子吟詩二首，醒則歷歷在耳，聞此地舊有不得其死者，豈卽其人歟？」乃錄以示余。余玩其詞，其聲銷魂，其意無窮，不禁爲之黯然。夫橫死而神不散者，自古有之，今不爲厲，而寄其情於詩，是殆女子才而知命者矣。嗚呼！傷心人安必其無也！余與諸君子羣萃州處，日勉以法古，每至午夜，往復辨論不休，鬼其有靈，因人而傳其志乎？幽明途隔，良可哀矣！余遂和詩八首，併作寄以述其略，一時聞風者，咸有和章。余彙而存之，錄如左。（繆良）

纏綿悱惻，情文相生。（香南謝瑤）

寄外書

妹雲貞端肅，歛衽再拜，致候秋塘。哥哥安履。憶自風亭分手，彈指十年，遠塞羈愁，空懷歲月，長門幽恨，莫數晨昏。然母親膝前兒女團圓，尙可寬慰。哥哥隻身孤城，依人作計，誰與爲歡？問爓噓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未知消受幾許。凄其，真不能縱萬里之身，續一夕之好，而離魂斷夢，常繞左右矣。思君十二迴腸，九折，豈虛語哉？別來七奉手札，僅復三函，使罔罕逢，筆尤難罄，單詞片語，未足慰雙擘盼睫也。前歲五月六日，得一密信，四爺處送書

之日，適臥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覷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紛，不覺冷汗涔涔，二豎頓然告退，伏枕讀誦，欣感交集。少頃，母親拆書，楊畔笑語，真云：『錦兒脫罪偏隅，歸期可望，來稟頗自愧悔，想已磨折俊改，我今已憐之矣。』是皆哥哥孝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戊申七月，託勞姓所寄書，備述別後景況，自此五易寒暑，中間情景，大概寄知。新阡樹未成林，園牆完固，歲時伏臘，瞻拜如常，湖水平遭，不相侵害，可以放懷。母親杖履優游，飲食猶昔，惟痰症時作，精神稍衰，耳親族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雖不甚零落，亦無大照拂。二姊夫已故，二姊姊尚留都下，六妹妹遠在楚省，音問久疎。翼廷大兄人雖刻薄，但爲母親所倚賴，嗣後書來，總以一味感歎，庶可不失歡心。至負義人，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萋菲之言，曖昧之事，難免聳惑於哥哥。貞惟忍性堅心，立定脚跟，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牆茨之詩，信與不信，又何敢必。總之瓊女而在，尙可爲解，不幸又於去年八月出疹，冒風以死。十五年仇離辛苦，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于塋側。猶記沒之前夕，捧貞頰而啼曰：『爹爹離家已久，兒沒後萬不可寄語及它。』今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何止殘稿遺書，驚心欲碎，零脂剩粉，觸目蘭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然特聰明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囑，詩詞有新詠之句，制藝則剝雜不純，青青子矜，初非開館中人士也。來書詢其所師，舞勺以前，皆貞口授經史書詞，略知大義。庚戌仲春，始就楊先生學，捉筆爲文，是秋卽已了籍。嗣後楊先生選教詞去，至今皆卜權齋訓迪，教法頗嚴，貞亦不敢稍假辭色，課餘之下，仍以詩詞試之，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殊多窒礙，奈何？奈何？貞母於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脈，惟貞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楚。耶墟弟原非己出，漠不相關，祇知搜索家貲，良可痛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一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又不忍輕去，徒令侵吞剝削，多致荒廢。房產欲傾過半，復被負義人據爲己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大非昔時景況。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貞亦不輕啓齒，正恐不惟無濟，反遭非笑。馮郭西絕跡多年，

問承四妹霞姑，授以詩物，并詢哥哥消息，情意頗真，些小通融，尚可資助。第恐日久漸疎，難保始終如一耳，而其
 肫肫懷急之忱，未可負之。前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筆茶諸物，盡爲負義人賺去，言之恨恨。貞邇來兩餐之外，不
 能稍自舒展，嫁筭奩具，陸續盡歸質庫。頻年已生之補綴，蓮如之盤纏，丁郎之膏火束脩，瓊女之釵釧鞋鞋，在在
 皆挖肉補瘡所辦也。况問安侍寢，未敢偶離，怡色柔聲，猶虞獲咎。即飲食衣服，儉則負嗇吝之嫌，費又受奢侈之
 責，素則云樸陋無色，豔則云治容誨淫。非詬誶相加，即夏楚從事，求有一日之定膚，亦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
 少時，使兒女家人見之，有何面目結褵之始？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及十年，一旦梗斷篷飄，往事不堪回首，
 簫聲研迹，久已荒疎。縱有屬和之章，不過勉強承命，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形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蓮姐
 自下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雨榻風樞，寒砧烟火，甘苦與共，形影相隨。此貞今世之綰榴，而哥哥他年之桃
 葉耳。高魁顏忠，賀花兒等，祇加迎合上意，計飽私囊，其素芝碧桃輩，鉤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腹心之患。此狂奴
 故態，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飲以好言，博一時清淨而已。去年四爺遣人自伊犁來，傳述哥哥敗檢之事，并云
 一年之中，若肯節省，尚可餘二三百金。幸負義人未將此語上稟，而貞初猶不信也。徐思哥哥賦性疎狂，未展才
 華，復經大難，一朝失足，萬念俱灰，又有何心矜持名節？且棲身異域，舉目誰親？日夕花晨，酒闌燈地，呼盧排悶，擁
 妓消愁，亦旅人常事。或值多情倩女，知音鬻婦，彼美憐才，書生結習，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貞方痛憫不暇，焉敢效
 妬婦口吻，涉筆規諷耶？惟念哥哥身非強健，情復慙疑，彼若果以心傾，何妨竟爲情死？特思口謁齒蜜，腹劍腸刀，
 徒耗有用之精神，反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殊爲君憂。况麴蘖迷心，兼能腹病，擣菹游戲，更喪文名，些小儻來
 之財，何足爲計？所慮哥哥千金之體，甘自頹唐，反不若貞之釜蟻餘生，尙知自愛者何哉？來書云：『三月適館春
 齋，六月仍回故地，此中原委，未得其詳。』哥哥既與四爺爲骨肉之交，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舍此他圖？別生
 枝節，况去之未久，旋復歸來，則貞所不能解者。大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過求，未曾拜德之前，先思

圖報之地四爺豪俠，人所共稱，但其癡意柔情，殆亦堪憐堪笑。自問與之莫逆，貞即探其爲人，乃非上游，然心跡可取，超拔哥哥於苦海中，嘘而拂之，酬報之機，真心早爲區畫矣。相隔萬餘里，忽東忽西，萍跡無定，空致魚書，未瞻龐足，卽有薄裏水資，亦不敢徑行遠寄，恐蹈故轍，轉使空函莫達也。去春有查辦回籍恩旨，惜未能被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期滿，定遇赦歸，諸凡隨遇而安，耐心以守，鸞臺珠浦，我兩人寧終無團圓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一瞬，夢幻泡影，豈能久留生死兩途，思之已熟，別後况味，不減夜台，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淒涼。奈綠業如絲，牢牢縛定，不得不留此軀壳，鬼渾排揚，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年白頭無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雙手交卸，真心不大快哉？故今者哥哥一日未回，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戶挑燈，疾書密寄，淚痕滿紙，神魂遄飛。計書到日，開緘當在黃梅，想哥哥閱之心與俱酸也。附詩六章，聊以言志，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詩一搔首雲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可憐遠反頻年夢，幾斷深閨九曲腸，井曰敢云虧婦道，荻丸聊以繼書香，孝慈兩字今無負，卽此猶堪報數行。二鶯花零落懶寒幃，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斑新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新如寄，一綫餘生命亦微，強笑恐違慈母命，藥囊偷典嫁時衣。三十五嬌兒付流水，綠窗不復喚梳頭，殘脂賸粉盤絲閣，碎墨零香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六休。四當時夢裏喚真真，此際迢迢若此隣，愛寫團圓違子識，偷佔榮落視花神，那堪失意飄零日，解得關心屬望人，別有憐才惟一語，來年消瘦恐傷春。五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歛歎，迷離摸索隨君夢，顛倒尋求寄妾詩，妝閣早經疎筆墨，簫聲久已謝庭除，讒言休擾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六未曾蘸墨意先癡，一字剛成血幾絲，淚縱能乾終有跡，語多難寄反無詞，十年別緒春蠶老，萬里羈愁雁遲，封罷小窗人靜悄，斷烟冷露阿誰知，甲寅嘉平朔夕，雲貞再拜上。（陳雲貞）

繆蓮仙曰：『癸亥秋，子有是刻，友人詳責，持此書來，尾誌云：「此信在山東馬遞包封內拆看，抄錄仍封

好，馬遞至伊犁。」予讀之，嘆其義心苦調，哀豔動人，雖非遊戲文章，然或者天實相之，欲予發潛德之幽光，未可知也。因附刊於集，惜錄者未傳其姓，且俟知者補焉。

與某書

薄命妾楊四，含淚拜叩貴人閣下，竊妾以風塵賤質，貌乏傾城，謬蒙不棄，采葑得荇，枕席武昌三榻，鑿誼千重，酌酒則銀燭再更，談心則長雞疊唱，錦枕芙蓉，終宵並蒂，綉衾鴛鳳，每夜雙飛，而且諗青樓之誤墮，代爲拊膺，憐苦口之無邊，每思援手，妾也何人，知遇得此，銘心刻骨，沒齒難忘，茲以公元勿佩，返月登程，不別見牽衣之慘，留書表鍾愛之深，聞信心酸，捧箋淚落，前此襟江上下，旋旆猶曰有期，今者蓮幕攸棲，握手占於何日，江風浩浩，江水湯湯，白雲渺渺，野樹茫茫，日月含悲，川原凝怨，心非草木，情何以堪，至垂問南歸之事，尤爲腸斷，憶妾家本清白，誤適匪流，被誘來斯，遂爾賣笑，舍羞冒恥，氣阻神傷，兼以命薄如蠶，囊空如洗，而孽夫不諒，猶負氣反目，逼我言歸，頹路柳牆花，鄉里鄙焉，敗節之婦，尙有面目對邗江姊妹乎？輾轉熟思，原不難以自綾半幅，了我殘生，奈七旬老母，五歲文童，一死俱死，一存皆存，計惟假作歡顏，同登歸軸，俟里門相近，躍入中流，魚鱉爲棺，蛟龍爲槨，潤城之萬傾千波，賤妾之一抔三尺，嗟呼痛哉！生爲薄命之人，死爲啣怨之鬼，長與貴人生死辭矣，惟是知己未酬，此靈不泯，他日錦帆南下，揚子江頭，倘猶念武昌城北，交頸情深，爲大呼曰：「楊四陰魂，隨我歸去。」當有旋風一縷，起於舟前，依君懷而不散者，此卽妾之靈也，此正妾所盼也，嗚呼！紙短情長，神馳心碎，伏望諸惟珍攝，善保千金，薄命烟花，勿以爲念。

繆蓮仙曰：「情深文深，嗚咽處尤令人酸鼻。」

寄亡友馮元駿書

足下黃泉之遊樂乎？僕自足下長別後，益復無聊，歧路終迷，棘闌屢躓，窮愁落實，惟貧與病作生涯耳。今眷家大人，又棄不肖而去，顛沛之狀，萬倍尋常，憂從中來，生不如死，想故人聞之，當亦泣數行下也。嗟乎！世人欲殺，何地堪容？君意憐才，有天莫訴，命誠如此，夫復何言？近憶足下非侍書天上，必修文地下，諒日與李長吉、石曼卿輩，訂忘年交，結生死盟，痛飲芙蓉城，狂歌遮須國。此時即欲策歸鞭轉故里，一訪潦倒舊交知，斷不肯舍泉下之樂土，來人間之畏途矣。此遊也，足下不且有樂無苦哉！况足下少而孤，長而未娶，未壯而遂死，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一貧如洗，百事無成。生前有暇豫之安，身後無牽連之累，一旦撞破愁城，脫離苦海，以視僕之求死不得者，何快如之！欣賀欣賀！僕俟先父殯葬事畢，終老母百年，再得稍稍了却，向平之愿，即當載酒攜詩，趨侍夜臺，以圖良晤，足下可虛左以待。日內倘遇先君子，尚祈爲僕扶持之，感且不朽（繆良）。

子與元駿交最深，偶索居，風雨飲食，必念必祝。後病瘵，予爲之覓醫卜，計藥餌無虛日，卒不起。殮時子哭請寢，既殯，子哭請墓，情不能已，復爲書以寄地下。噫！予不自知其哀而傷矣。（自記）道仙重交情，敦氣誼，家食貧，常有解推之推，其於馮君尤惓惓焉。書中語語從血性中流出，死者有知，當破涕爲笑。（學弁戴逢春）

■ 募小菜蔬

伏念古人設祭疏食，必佐以菜根，我輩持齋，黃齋適宜乎淡飯。某叨蒙檀越，仰依鴻施，一飯難酬，慣飽嗟來之食，五葷不御，常懷脫粟之悲。腹幸免於調飢，情實艱於旨蓄，伽藍入夢，不蹈菜園，文殊現形，空談瓜蒂。縱欲把長錢以托命，無如學老圃而未成，惟愿當盞飯之喜，捨擷園蔬而並舍。春韭秋菘，不敢望庾郎之二十九總，晨鐘暮鼓，自當效童子五十三參。頂禮水師，廣我福地，菜根香處，卽是大衆拈花微笑之機，梅子熟開，益感十方芥子須彌之得。僧蜀永戴，佛力無量，謹疏（繆良）。

生花之筆，拈時亦應微笑。（小顛釋禪）

賣字小引

人呼賤士，自署庸生，老凋名場，已經三用其足，貧居陋巷，惟聞六送其窮。爰與京洛之思，遂學邯鄲之步，漫想鄭莊能愛客，妄希司真且通家。何期驛使無門，但覺龍門甚峻，街頭盡白頭之豕，何處徵奇舉眼無青眼之人。止堪對影，戴處士買山而隱，諒與錢之甚難，陶徵君荷鋤而耕，知乞食之未免。擬袁字以爲糧，權織楮而代帛，漫傾墨汁五斗，聊當下籠，姑樹管城幾枝，也成居肆。方已插標求售，敢云待價而沽，惟是世眼多肉，俗相以膚，書可換羊，豈是屠兒識字，筆同奔驪，要惟伯樂梅良，非經大匠之品題，焉望細民之賞識。足音到空谷，鐵恨成室，紙價動中原，銀鉤齊舉，仰惟眼垂正法，窮倉史之源流，手引巨靈，剖門亭之直膺，寵以如椽數字，榮逾細楷十行，書評以重於袁昂，筆縱免噫於宋武。四十年前池水墨，今滋灑白人間，九重天上筆花春，等閒光清遂戶。

繆蓮仙曰：『寒士生涯，如是如是。』

齊人嘲嚴嵩文

分宜相既籍，子誅孫戍，家屬流徙，年八十餘無所歸，寄食親舊家，復不相容，不護已入養濟院。凡入院者，例濟齊人嚴曰：『我固相國也，豈拜乞人哉？』衆勸之，逼行跪獻禮，祭已倦，臥廡下，齊人見夢曰：『相公亦至此乎？』汝曰：『還我一介書生，去談何容易，卽養濟院一孟飯，且難之。』母曰：『薄乞人而不爲也，凡居此院而爲吾徒者，非蛇以求食，何如爾布虺蜮，以啞人牽族以索樂，何如你率虎狼以食肉，白日乞憐於富家，何如爾昏夜納賄於權門，爾始不足登吾堂，而入吾室也。夫奸莫大於欺君，惡莫重於戮諫，而罪極於殺將相，汝惡夏言，逐之可也。』

而假會誅以殺之，汝於會誅已則稱之，而代仇讐草疏以殺之。汝知君刻而忌，則誣誅以國餉賂言惑之，知君外剛而內怯，則多張邊釁以怵之，知君護元以希庇，則多報災變以驚之。事若無涉而隱，皆集天於言；至於悍君之志決，則解之救之，適以速其殺之。凡殺楊繼盛沈鍊，皆決於上，而意成於爾。爾於內外大臣，合爲一黨，意喻色授，如使臂指，或殺或杖，或戍去一人，皆有一人主之，而已若不與。則是李林甫之唇鎗舌劍，不如爾心刃之鋒毒。汝一舉而殺將相，以款敵長寇，致寇驕橫，喪中朝之體面，雖宋之臣事金人，不過是也。宜可以免於侵矣，乃會誅死，仇讐爲帥，兵無帥不入關，甚且長驅至京，鐵騎毡帷，環於城下，白骨蔽野，青娥被掠，飽欲而出。不寧唯是，自朱純死而海寇熾於閩廣矣。自用趙文華督師，殺張經而奪其功，而海寇聞於浙江山東矣。以至亂兵賊主，帥亂民殺守令，所在見告。身居廟堂，坐視天下如此，尙不知恥，而揚揚自喜，貴壽多男，世莫予若。夫善人貴謂之榮，惡人貴謂之辱，善人壽謂之福，惡人壽謂之妖，善人多男謂之祥，惡人多男謂之孽。是故盤金載滿，不名爲金，名爲運糞而入，積寶益家，不名爲寶，名爲運禍而進。一旦抄錄，糞去而臭存，陽禍去而陰禍方始。二十年享用，而徒留惡名何益？汝殺夏言，贈以文愍，汝殺楊繼盛，贈以忠愍，大快意人，受大名。凡受爾痛杖嚴謫者，莫不垂名後世，小快意人，受小名，何損而爲乾兒義子者，在家則污宗牒，在朝則污簡冊，甚至偶然晉接，受奸黨之名，莫白者，更不知其幾也。子住矣，吾恐奸黨之名，波及吾徒也。嵩乃悵然不樂，鬱鬱數日而死。

繆蓮仙曰：「嵩處心積慮，陰險凶狠，是奸賊而非奸雄，可與宋秦檜比肩，難爲漢曹瞞繼武矣。齊人一嘲，嚴於斧鉞，聞之寧不媿死嗟乎？勢位富厚，焜耀一時，而作福作威，滿盈惡貫，一旦身敗名裂，欲求爲乞人而不可得者，豈獨嵩也哉？」

乞巧文

惟天有巧，司者女孫，金風玉露，際此良辰。穿鍼樓上，果羅於庭，蒲伏下階，稱蠶虱臣。臣愚有愿，再拜上陳，臣心石頑，牢不可割。攻苦詩書，廿年之久，口角沫流，卯誦至酉，諸子百家，曾未上口，豈其微明，而不予牖，臣質本強，拙於逢時，支離癩散，悔見事遲。侯門干謁，愧彼威施，賈而惡囂，露懶手持。乞換神骨，如韋如脂，匪惟才庸，而口復啞。幼筮得押，利口囊括，而思諛人，背先汗浹。喊喋嗇夫，滕其口頰，突梯滑稽，難以諧諛，奈何至愚，田舌難拔，兼此數拙，乞蠶遺文。譬彼書蠹，食字無成，屈指同學，大半青雲。笑而謂我，花樣翻新，愿乞支機，乘槎問津。參橫斗斜，拜陳愿畢，嗒然而眠，夢向織室。髻髻天孫，翩如來即，顧謂予言，子謀自拙，不思變計，而巧是乞。子之西鄰，積金盈千，奴婢百指，出乘華軒。錦綉纂組，田下濮田，登高而呼，人僉曰賢。子之東鄰，最工便佞，朝秦暮楚，惟名是競。日迷五色，丁不省，吐氣人前，已如虹盛。二者之巧，於子已優，不此是乞，徒以見尤。我負帝倩，以織是酬，迢迢兩界，望望三秋。黃姑暫見，猶不少留，復何謬巧，暇爲子謀。語已遷延，鸞舉鳳翥，雲駉霞裳，媯然而去。覺東鄰雞三號，報曙啓戶視之，杳不知處。

繆蓮仙曰：「天孫數言，已明明乞與人間巧矣，夫乃嘆塵世中，固無他謬巧也。」

祛鬼文

人定更闌，主人就枕，有聲撼撼，振觸戶居，似飢鼠之跳梁，疑驚風之亂颭。出而視之，星月耿耿，萬賴無聲，虛堂凄凜，噫嘻！此何聲也？童子告子曰：「原夫夏屋未創，一片荒蕪，高下下，壘壘桐棺，猶存數塚，密爾牆垣，拋殘白骨，雨泣風酸，此殆憑依失所，而魂魄難安也。」予曰：「有是哉？若敖之鬼，餒而求食，伯有之屬，生死煩冤，斯固理所必至，而亦情有可原。第不應肆無忌憚，欺子以不見而不聞。」乃進而告之曰：「嗟爾鬼伯，何姓何氏，何里何鄉，或爲考終之命，或爲短折之殤，或貴或賤，或弱或強，何年何代，爲宋爲唐，或丁陽九之時，隨幻化於沙蟲猿鶴，

或墮阿鼻之後，附狡狴於野，仲游光，紛爾族之不一，予安得而審詳？既隸四明之籍，當守九山之章。我非高明之家，不必矚於其室，我無營利之想，不必笑於其旁。類分明晦，道判陰陽，胡爲此攪幽人之清夢，致僮僕之倉皇？豈不聞古之倦鬼，董子下帷不窺其室，孫生閉戶不行其庭乎？將謂我在窮士之中，時衰可弄，則不仁之至，抑或索使鬼之錢，而有挾而求，更貪而不智。且予以羈旅之人，而爾實逼處，此則無禮而悖，我忝賓師之席，而爾桀驚不遜，則尤昧於在三之義，尙其款此，寓錢一陌，清酒一觴，聽予言之慰藉，察予意之慷慨，從此向尸陀而匿跡，入紂絕而深藏，各依草以附木，勿入室以升堂。予將屬彼都人文，延禪士爲爾開金繩之路，濟苦海之航，求解脫於尊者，乞輪轉於楚王。不較勝麥飯寒原，年年蹙頰，棠梨夜月，歲歲淒涼也哉？

繆蓮仙曰：「時衰弄鬼人，往往若此，願欲以文祛之。鬼應亦啞然曰：「君文雖佳，惜只可號鬼而已！」」

弔犬文

於戲！猙獰於東西，咆哮乎南北，爭門奪戶，欺弱持強，一吠百應，獨據一方，似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繆蓮仙曰：「數語耳，寫得何等雄健，末句結出弔字意，更覺感慨無盡。」

賣癡獸文

我生之初，父母愛之，終天抱恨，報劬無時。我生之後，兄弟怡怡，四方餬口，貧難倚依。及其壯也，七情俱馳，所求朋友，未能先施。眷及兒女，英雄氣萎，妻厭糟糠，泣臥牛衣。民吾同胞，已渴已飢，物吾同與，不識不知。凡有血氣，莫不縻思，心勞日拙，是爲情癡。人之生也，厥有由來，或在貴胄，或投富胎。黃口恐臭，身列蓬萊，一丁不識，萬貫家財。白眼傲物，黃金築臺，嗟嗟寒士，只可矜哀。徒然飽學，空負高才，花南硯北，萬卷頻開。忘食忘寢，如醉如呆，利祿妄

想功名賸猜。既迂且腐，是爲書獸，審厥形狀，不離窮態。窮已迭矣，癡獸尙在，插標於塗，大聲呼賣。貴者不問，富者不睬，日之既夕，沽哉奚待？俄有一人，酸不可奈，方巾大服，長街搖擺，顧而樂之，物賣所愛，交易而退，各各稱快，革故鼎新，氣象觀改。

親親仁民愛物，此情之正者，爲聖爲賢，不過如是。（趙仲美夫子）擁書萬卷，何啻南面百城？快活極矣！不解兼山河以要賣，倘得天假之年，余當不惜重價來買。（曾僊樞先生）

擬孔子思陳蔡諸賢人

嗟乎！雖散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二三子之從我於陳蔡，與今之無一在吾門者，可以慨焉矣。在昔我之當此厄也，嘗寤寐展轉而憶之，三陳蔡仇吾也，二三子非其所忌，乃以我而共罹其患，而猶依依相從，是數人者，重吾念也。自今以往，倘其天未喪子，得抒此難，庶幾日往來於吾門，同吾危亦同吾安，豈不幸甚無何而陳蔡之事往矣，方夫羣然和從，以追隨於患難之地，率彼曠野，病莫能興，而不輟絃歌，其聚首之樂，可謂盛哉！及兵圍已解，安居已久，子也遺歸，從者四散，或游或仕，或存或沒，而撫今追昔，環顧吾門，迄無一人，至於離羣索處，往事空悲，何其衰也。豈向之親而今復疎歟？抑夫子聚散之故，而皆有其數歟？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師弟已難忘情，患難况能相共，尤思之深也。故方其聚也，雖處至困之時，莫能易其樂；及其散也，一身雖安之，而感懷舊侶，憂心孔熾。夫當事共嘗其憂患，而事後遙致其悲思，豈獨我也哉？

讀之酸鼻，其雍門之琴，卽山陽之笛耶？（沈言堂夫子）不解而及於否。（沈函子夫子） 胚和令官，而得其全神，古人可作，當懷此文以質之。（子瑞辰載和）

擬淳于焚授南柯郡制輩爲謝春溶

南枝向暖，青皇之德澤先生，北海迎賓，太守之風流夙著。玩周柳衙而嘯月，傾花縣以行春。九枝分榮，三槐虛左。某才舒驥足，譽擅蟻封，直節立朝，不比風前之竹，芳齡尚主，曾攀天上之花。洵推心腹之臣，宜任股肱之郡。秩專五馬，兆協三刀。應笑蘆生，空入邯鄲之夢，遠嗤鄭相，並無蕉鹿之聰。沛厚德於甘棠，表謙光於大樹，請魏收爲驚蝶，爾慎無然，刺元稹以飛蠅，吾知免矣。欽頒蜚使，同西陝之恩榮，貯進蟬冠，壯北門之鎖鑰。

繆蓮仙曰：「初日芙蓉，謝康樂君才可以繼武。」

討蚤檄

爾本么麼小醜，浮躁性成，鑽刺生涯，彌縫自固。肆其利口，則官尼之席煖，且不遑；聚以剝膚，則原憲之衿促焉。何暇縱貪饕之欲，遍體成斑，恃跳脫之能，隱身難覓。股肱可托，居然吸盡脂膏；溫飽是圖，竟欲依爲寢食。宵橫行而晝不伏，刁鑽更甚乎蚤蝨，來有影而去絕蹤，跋扈尤殊於蠅虱。凡諸罪惡，急宜勦除。方當薙髮垂裳，羲皇高枕，娘子之軍俱在，夫人之陣堪施。共整甲兵，用推牙將，指壓帷幄，掃蕩枕衾。膺受者怨有由歸，肉食者殺之無赦。爪牙濺血，雖匿跡其何從；露布臨風，欲跳梁而曷濟。淮陰水戰，一勾橫尸；諸葛火攻，半篝赤族。指掌而不難搜索，藏厥其魁，反手而可以剪除。及其脅從，若能徘徊罅隙，濫廁冠裳，則倏去倏來，定伏肉刑之法；無小無大，莫逃手刃之誅，無令噬臍，行將沒齒，此檄。

繆蓮仙曰：「蚤之罪實浮於蝨，蚤以寧作討蚊檄而不及蚤，無乃網漏，陶士此文，誠饜飮子心矣。」

雙綵判

勘得何兆福與高大姑，生並小家，住偏比屋。當門前作劇，尙兩小之無猜；迨樓上獨眠，遂三生之有約。彼踰牆

而樓處子，固非禮所及防，此鑽穴而窺丈夫，抑又愿所必遂。糊塗煞爹娘老眼，昏久無知，繾綣兮兒女私懷，茫然未察。以致却平原之聘，徒悔噬臍，且益堅抱柱之誠，不容坦腹轉瞬，笄年已誤，生不適陸氏門，誰云泉路堪悲，死幸作何郎婦。遺言留楮墨，曾不渝同衾同穴之盟，畢命掛絲繩，要無忝匹夫匹婦之諒。本縣目擊雙懸，心憐其命，民彝本由物則，惟從一之足嘉。王道原順人情，尙有終之能正。教必豫童牛之幣，踰閑雖責諸蚩民，風或殊父殺之歸，取節弗遺於侗俗。用捐廉糶，俾勒貞珉，歌嵩借孔雀之詞，文梓起鴛鴦之家。庶幾連理長榮南國，一抔永滂西泠，此識（唐仁植）

繆蓮仙以吾杭何某與隣人高氏女有盟約，高氏父母不知，別與陸姓議昏，女無如何，因偕何某同時縊死。仁和縣尊唐公判令合葬，一時傳爲美談。

懼內供狀

伏惟陰盛陽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強男弱，鬚眉之婦堪憐。秉坤而乃以乘乾，夫剛已墜，治內更兼乎正外，妻道何隆。風斯下矣，豈世間多燕趙佳人，教本同焉，實宇內少昂藏男子。慨往古而已然，嘆近今之更甚。某本儒生，家傳閱自信美如城北，豈期配在河東，號閫內之大將軍，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帥，舍我其誰？非關南國人柔，倍見北方風動，鳩盤茶居，白蓮臺上，胭脂虎臥，紅錦叢中。一言觸惱，分明太歲當頭，片語加噴，儼似小魁破膽。抱衾獨，猶存鯁，飲食時切悚惶。奉令承教，早等編音諭旨之嚴，言聽計從，確遵夫唱婦隨之訓。被罵總莫妙妝，呆動怒又何妨，陪笑出必告，似哀猿淚月，反必面如餓馬奔槽。可駭者，平時聲若洪鐘，到妻前而不聞其響；可憐者，縱爾勃然盛怒，入房中忽改其容。誠何心哉？良有以也！兼之娘子每抱采薪之憂，了人獨盡割股之孝，茶湯自進，不同保母之煩呼，藥食親調，豈比梅香之偷懶。體心着意，痛癢相關，敲背搖肩，殷勤曲盡。宜乎恩威並用，賞罰

兼施，奈何慈悲心不捨半毫，冰霜而居然終日。縱使盈盈秋水，但常見金剛怒目之時，如何淡淡春山，不會有菩薩低眉之日？燈影下，誰教你屈體蛇行，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人面前，所畏祇大聲獅吼，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更可憚者，立法尤嚴，設刑備至。太門門，使丈夫之驚魂墮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扑作教刑。馬桶蓋制就圓枷，儼似中軍之帽，裹脚布權爲長鍊，竟同棉殮之尸。綉房中一個罪囚，卽夏禹泣之而奚益，黑夜中渾身疼痛，縱文王視之而徒傷。欲討饒，旣慮鑽隙相窺，將高喊，又恐隔牆有耳。無奈啞氣低聲，學吞炭之豫讓，攢眉咬齒，等刺股之蘇秦。古公何罪，竟罹無妄之災，陽貨邀恩，常感不擊之德。瓠犀牙如此鋒銛，長頸邊時隱着一顆紫印，麻姑爪這般利害，瘦臉上早現出幾縷紅斑。以云困頓，不亦甚乎？若謂風流，未之有也。將登山臨水，總是驚心弔魄之場，卽宴客娛賓，尤多寬前跋後之恐。九子魔時時作伴，羅刹女刻刻相依，旣難爲孟嘗君之秦地私逃，亦徒爲齊景公之牛山隕涕。頗情愿削髮而心阿彌，或告之吁，無所禱也。恨不能腐刑而爲閹侍，彼將曰噫，於女安乎？是以生死均難進退維谷，從未得吐氣揚眉之日，恆抱此疾首蹙頰之容。此懼內之稟性良然，真怨慕之苦衷莫解，不得已而傳之管城子，猶未盡我形容，無可奈而寄諸楮先生，庶得知予苦楚，聊以藏拙，不敢書名人各有妻，觀之莫笑，供狀是實。

繆蓮仙曰：「極情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

風對

韓昭侯旣逐蚤，窮搜襦袴，得窮數十，將盡殺之。倦而假寐，見褐衣人囚首喪面，拜於座前。昭侯曰：「嘻！子何居？」對曰：「余蠕蠕氏外臣也，自挈子姓，以托君體，蓋有年矣。君侯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席豐履厚，與臣等宜若無緣，而臣以肌膚之親，乘氣化形，得侍左右，將陳至道之要，如王猛見苻堅故事。今不察臣之功與志，欲賜

之死，願少緩須臾，得敬陳其略。臣聞修身者，尚節宣之和，除疾者，決閑滯之患；是以水有壅則不通，木有癭則將槁。今君侯飽食暖衣，四肢怠惰，血脈橫溢，外強中乾，久而不治，必將爲患。故臣吮唾其間，不避膝下之辱，深負舐痔之笑，率其子孫，延緣周匝，晝夜往來，靡有寧息。使君侯血氣聰明，耳目和平，竊謂臣之功亦已大矣。君之德亦已報矣。然臣猶竄伏無時，深自隱匿，不敢上緣鬚眉，致忝禮節。加以裘葛屢更，家室靡定，臣雖愚益，曾未懷幾微之怨於胸。冀君侯必將曲加撫育，命文士下如彬輩，作賦寵榮，而乃白眼相睨，窮力搜捕，誓滅此朝食。此臣所爲吞聲而泣血者也。當此之時，臣非不能覓罅隙之地，苟延旦夕，慮天下指余爲口實，且謂臣以口腹之欲，害於君身，故縮首待罪而聽命焉。若夫繞衾枕之間，盈妻妾之體，浸淫漫衍，動累數千；此則衣蔽衣者，臣日所戲弄，而非敢施於君侯，區區之意，愿明侯明察。詔侯曰：「善。」勅典衣者，持置衣桁上，勿殺。後百餘年，有紀昌者，以射名，韓魏間見此風，大如車輪，引弓射之，洞心而斃，餘種遂蔓生天下，然依窶人子，多不得其死以終。（李紹城）

繆蓮仙曰：「觸筆成趣，而文氣疎古，亦頗類國策。」

餅磬生答客問

餅磬生寓東城三載矣，課六七童子，圖書左右，坐一室，朝夕食三餐，酒數觴，夜搆一鐙，漏三下始寢。生家不二里近，有老母一兄兩弟，有妻無子，無女無奴僕。歲脩不過十脛，窘甚，食粗糲，衣寬博，無功名，寄情於詩。詩不甚工，嗜酒缺金，不能時時抱餅，餅磬因自號焉。不喜往來富貴，與二三同志，或飲且歌，若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一日客有造而問曰：「生之境則然，生之所以處境何也？不見取科名，登仕籍，爲國家建勳業，衣紫乘黃，前後呵擁，道旁側目者，莫不曰夫人人子也，又不見善會計，權子母，盈千累萬，潤身華屋，奉父母妻子，夫人亦人子也，生計不及斯二者，得非所以處之歟？」生曰：「惟惟！言非不刺刺余心，殆難強也。夫罽甲而射穿七札者，義由之技也，彈缺

而歌謀三窟者，馮驩之能也。整刁斗，整步伍，咸仰其威者，程不識之軍令也。彼三子者，道豫前，名隨後，近世之捨名聚利，始有養由三子故智，而命質赴之，余則何敢望焉？客曰：『然則生坐一室，守一甌，名不出鄉里，養不及老親，落落寂寂，將何求？』生曰：『非無求，特異乎人之求名求利爲求，而以無求名無求利爲求。夫以無求名無求利爲求，則其求也僻，是以不得不坐一室，守一甌矣。雖然，一室一甌，或益之一山一水，或益之一琴一樽，一歌一詠，老母瘦妻，相對怡怡，更益之一子一女，教之耕織，爲之嫁娶，其斯而已矣。然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然余終不欲以彼易此，是以一室一甌待之，奈何客不聞之也？』

繆蓮仙曰：『聲生有才不偶，其磅礴鬱積之氣，無由披豁，時時出以游戲。然秋隼摩空，夜猿啼嶺，終不是好情緒也，令我捲卷三嘆！』

行騙圖贊

嗚呼！天地一騙場也，古今一騙局也。世事一騙機，以騙塊竟行騙機於騙場之中，而局騙成矣。是故我虞爾詐，謂之人騙人，掩惡著善，謂之自騙自。有時我騙人，而人不知，有時人騙我，而我不覺。有時人騙我，而我即騙人，有時我騙人，而人即騙我。騙塊愈多，則騙機愈變，騙機愈居，則騙局愈新，而騙局幾不可居矣。然而流光荏苒，百年皆易盡之期，前路微茫，一覺轉難回之夢，堆金積玉，孽障徒深，賣履分香，癡情誰信？夫乃嗟向之所謂人騙人者，皆自騙自也。嗚呼！吾亦日處於騙局之中，觀此圖，題此語，吾將爲騙塊之行騙機於場者告也。（沈逢吉）

繆蓮仙曰：『友人郁小呂戲畫行騙圖亦於篷頭，秋河見而題之，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妓樓銘

樓不在高，有妓則銘，交不在深，有錢則靈。斯時火圍，惟渠色馨，迎人黛橫綠，對客眼含青。談笑盡財郎，往來因打丁，可以如琴瑟，沒正經。有絲竹之亂耳，無柴米之勞形，甘作風流鬼，拚死牡丹亭。蕩子云：「何懼之有？」（繆良）此戲爲友人規諷作也，詞語鄙俗，在所不計（自識）。趣語橫生，一結尤意味深長，必傳之作。（曹僊樾先生）游戲而不傷雅，妙甚妙甚（青郭夏撰）

香奩韻語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態。星眼微瞋，柳眉重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鬢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綫倒拈，綉榻斜倚，嬾之態。長翠減翠，瘦壓銷紅，病之態。惜花愛月，爲芳情。凭欄踏逕，爲閒情。小窗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癡情。鏡裏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日，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妝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豔初爽如初月，神清如玉，壺冰，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烟縷，乍散乍收。四者皆美人真境，得神爲上，得情次之，得趣次之，得態又次之，至於得心難言也。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台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有歷年不得而反得之於邂逅。廝守追歡爲閒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百種殷勤，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得之，或現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得心難言也。

繆蓮仙曰：「美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情者斯可矣。」又曰：「吾見其神矣，未得其心也。」

僕嘲

蓋聞名著崐崙，至今不再，頗隨穎士，自古而然。歷數鄉鄰內之僕從，竟無義僕，試看富貴中之奴隸，盡是豪奴。逾格施恩，面前假爲感激，有時輕責，背後遂有譏彈。設心往往不良，已成此心惡習，作事常常貽誤，總由若輩蠢愚。雖則賢君子時存體恤之意，其奈癡小人終無改悛之日。蠹材堪全信，名曰司閹，攷其年齒，殆居同類之先，凡厥稱呼，獨有老兒之號。騎馬乘輿而至，急開門垂手蝦腰，促襟掣肘而來，側轉頭胡言亂語。想欲從中竊取，暗與隊夥相連，嬾於入內通知，動謂主人不在。繩穿粗瓦缶，常爲盛飯之資，火貯破箕，沖足供吃烟之便。孤可知已，貧也何如？又有別等之奴，任作跟班之僕，年多少壯，身材不短不長，性喜浮華，用度無文飾。聰明者點頭知尾，愚鈍者命東往西。隨家主而拜賓朋，爭先投帖，侍內客而遊神廟，遂後扶輿。暑天則叉口涼胎，半接衫動稱工，綴冬月則高邊暖帽，一裹圍競鬥時新。玫瑰手巾，綰絲條而掛諸臂後，大紅烟袋，繫銀索而拖至鞋跟。業已舍己從人，不腹改邪歸正，得意時稍有出息，只圖身上光鮮，出氣後絕少贏餘，難免生前困苦也。等而下之，則有僱工，奉其美名曰錫策鬼，加彼綽號曰火頭軍。偶至西家，便說東家之貧富，別尋新主，常談舊主之短長。罷午膳而披衣，即赴演戲賭錢之所，彈新勤以塞責，無燔柴炊米之勞。飯乾私自收藏，泔水公爲利息，借端竟去，尙少工銀，到老無依，恐爲乞丐。豈顧役身於賤，此來彼往，人前怕叫奴才，罔知敬主之尊，巷議街談，私下常稱某老。此等爲人，固屬可惡，而其勞力，亦甚可憐者矣。總之既成賤態，原難尋出類之人，卽有超辟，終不脫下流之氣。聽其笑罵，恨吾輩動筆尖酸，任我形容，望此類從今改悔云爾。

繆蓮仙曰：「此類情形，莫逃文人洞鑿，毋怪其厥棄吾輩也。」

書生願

李夫人曰：「練裙菱衫，捲帳，飛鸞輕鳳，水紈霧縠。理臥具，陳巧笑，元鬢金星，供灑掃，碧玉紫衫，素裙，侍巾櫛，佐

以莫瓊樹蟬聲掩映，吳絳仙袁寶兒雲帶霞裳，拭竹灌花。謝道韞，崑崙山，飛瓊流霞袍，推獻新句，秋水綠衣，翠環檢牙籤，瓊英服青羽裙，問博山火候，楊太真霓裳羽衣捧硯，薛濤掌班管，拂五色箋，侍柔翰，黨家姬，湘水裙，火洗衣，短衫烹茶，卓文君蔡文姬司琴，隨清娛，虞美人攜山屐從遊，凝香見鎖里衫花蕊裳，執楫，佐夷光採蓮，張麗華素袴裳，流雲髻，洗月，曹文姬竹冠蘭佩貯雲，步非烟攜軍持過露，巫山女薄妝綉衣，蒼雨，薛瑤英衣輕綉紫，羅碧瑤池，名曰甌巾積雪，楚楚香霧翠裙素綾藕，覆聚花爲茵褥，翔鳳吉貝短榆，炊胡麻，絡綉紫錦腰襖，冶紅虬脯，左太禁司燈火佐讀，或以非惠姬代之，公孫大娘華梅飛髻，織縠紫袂，舞劍器，薛靈芸衣阿錫，曳齊執，製衣，麗娟捷，嫵邪哥回風舞，繁塵佐觴，小蠻焚素，執榼當壚，飛燕玉奴霧綃輕裙，玉聲珊瑚往來行酒，戈小娥，合德和茵，婕湯侍浴，延娟庸來妝，執修扇，扇枕。（顧天郎）

繆蓮仙曰：『吾更願黃崇嘏紫袍金帶紗帽烏靴，論文木蘭頂盔貫甲，佩劍橫刀談韜略，琴操僧帽緇衣攜琴參禪，魚玄機玉冠霞裳，釋黃庭道德諸經妙義，紅拂紫衣戴帽，執拂以候左右。』

眞實受用

花妃隨時裝束，廣樹中獻傾城笑，鶴子玄裳縞衣，舞塔候賓客，蝶使翦綵衣，錦帶報春信，執板聽鶯哥，蜂媒黃，衲襖以針工，出入香閣，簧鼓春心致撩亂，石文娥冠窄袖，百結衣，拱立掌松竹，麵生梅花，妝琥珀佩，當埋杯聲，鶯雛燕女周遮，睨腕俯觴，或以蛙鼓蠅笛佐之，月姊霓裳羽衣，司燈伴孤，另封家姨，舉止輕率，專拂掃應門，夏則扇枕北窗下。（顧天朗）

繆蓮仙曰：『吾又願梅妻淡妝艷服，佐鼎鼐調和羹湯，橘奴着青紅衣，或淡黃衫子，席間行酒，榴子儒冠儒服，出入鬢門中，澗寒酸風味，桐孫竹孫蘭孫，森列庭塔，爲班翻舞綵歡，鸚哥翠羽翩翩，應門謝客。』

四十二願

一願天清地寧，太和翔洽。二願國家承平，民物康阜。三願水母俱存，死者復生。四願兄弟無故，多而且富。五願妻賢內助，偕老白頭。六願妾媵交好，解事能詩。七願子孫林立，克繼書香。八願蕊榜連登，探花及第。九願內官翰林，外仕屏藩。十願衡文天下，樂育英才。十一願出使外邦，遍歷異域。十二願偉績鴻勳，震聳中外。十三願仁聲德澤，遺愛甘棠。十四願功成而退，歸臥林泉。十五願房屋田園，華樸參半。十六願器皿潔精，陳設幽雅。十七願古畫法書，搜羅富有。十八願身體康健，病患不侵。十九願食不必豐，惟期適口。二十願不衫不履，游行自如。二十一願脫略公卿，謝絕執轡。二十二願延訪耆舊，狎昵樵漁。二十三願密友良朋，樂敘晨夕。二十四願海內名流，咸來問字。二十五願親朋酬應，吉事居多。二十六願廣廈萬間，大被寒士。二十七願詬誶不聞，橫逆不至。二十八願追呼不擾，通負無人。二十九願心有餘閒，情無或滯。三十願半日靜坐，通宵熟眠。三十一願無書不覽，寓目不忘。三十二願有藝皆通，逢場作戲。三十三願平章風月，管領鶯花。三十四願著書立說，傳之其人。三十五願俯仰無慚，尤悔皆寡。三十六願春花長放，夜月長圓。三十七願少雨多晴，少寒多暖。三十八願婚事畢，五嶽遨遊。三十九願餐霞煮石，自成地仙。四十願萬慮皆空，一塵不染。四十一願壽逾百齡，無疾而逝。四十二願侍書天上，遊戲人間。（繆良）

佛氏矣。四十八願。然前人有云：「四十二願，合着四十二章經之數。」今仍之。（自記）窮措大作此妄想，此如牡丹亭曲云：「夢魂中紫閣丹墀，猛擡頭，破屋數間而已。」

師卦

師，亨貞，小人吉，君子否。象曰：『師，尸也，亨貞，通方而後可久也。小人吉，往有功也，君子否，其道窮也。』象曰：『席升於西師，君子以不耕而食。』初六，有教無類。象曰：『有教無類，來羣醜也。』九二，擊蒙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蒙不可擊也。』六三，飲食衎衎，弟子嘻嘻，吝。象曰：『飲食衎衎，素飽也，弟子嘻嘻，失教也。』六四，朋來內言，出於相，貞凶。象曰：『朋來，未失常也，內言出於相，爲房階也，貞凶，位不長也。』六五，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象曰：『好爲人師，無師也。』上六，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豈文教也，小人勿用，師道光也。』（曹斯棟）

朋卦

朋，亨，吉，貞，厲。象曰：『朋，亨，吉，通方而吉也，不利君子，是以貞厲。』象曰：『二人同心，朋，小人以利而合。』初六，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交相愛也。』九二，嘻嘻於內，震驚於外，交孚无咎。象曰：『嘻嘻於內，言不及義也，交孚无咎，中心願也。』九三，有不速之客來，羣居終日。象曰：『九三之來，比匪人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大得志也。』六五，和光吉，利有攸往。象曰：『和光之吉，往有功也。』上九，尙夫中行，而心不快。象曰：『尙夫中行，心未快也。』（韓文潮）

繆蓮仙曰：『同道爲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筆卦

筆，元亨，利用書，貞吉。象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內虛而外健，柔得中間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上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也，筆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

繩。『初九，田于林皋，獲免拔毛，以其蒙征吉。』測曰：『獲免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簡牘。測曰：『淇園之竹，虛利直也，用資簡牘，言有實也。』九二，乘筆濡其墨，王用享於三畫，大吉。測曰：『三畫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而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居君側也，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顛刺不資錄，其形秃，終凶。測曰：『筆顛形秃，任之極也。』（顧天朗）

繆蓮仙曰：『精實語，不媿擬經。』

賭卦

一賭，凶，元攸利。象曰：『賭，妬也，君子賭而業墮消亡，小人賭而罹子桁楊，賭之爲殃大矣哉！』象曰：『上慢下賂，賊后以嚴刑懲戒。』初一，童蒙之嬉，吝。象曰：『童蒙之嬉，慚不可長也，義方有訓，用預防也。』初二，誘以以迷往，卽于泥。象曰：『朋之傷也，誘賭往入，其類自戕也。』初三，夫征不復，婦難于屋，而文不告。象曰：『夫征不復，夜以爲明也，良友不告，不可匡也。』初四，晝不食，夜不息，資士有疾。象曰：『不食不息，反厥常也，資士有疾，大无良也。』初五，繫賭有悔。象曰：『繫賭有悔，志剛也。』上六，出涕沱若，吉。象曰：『上六之吉，羣悔亡也。』

繆蓮仙曰：『發揮透徹，可作箴銘。』

鬚卦

鬚，有孚元吉，大人貞，小人否，光亨无咎。彖曰：『鬚，需也，或有或無，需以乘時也，始富有面，終割棄以避大難，魏王以之。』小人否，光而亨也，始無而終著其美，蘇子以之。大人之貞吉，無不利矣。聖賢鬚而修髯生，奸雄鬚而短鬚萌，鬚之時義大矣哉！象曰：『毛自頰生，鬚，君子以凜威風表丈夫。』初六，鬚于少，突如其來如，焚如，棄如，難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未當位也。』九二，鬚于壯，面戢戢，如出戟利用將。象曰：『出戟用將，懼不長也。』六三，鬚于老，鑷其白，出血漣如真厲，涅而不淄，弗藥有喜。象曰：『鑷自真厲，災切膚也，勿藥有喜，志未汚也。』九四，鬚于老，无咎无譽，惟難干飲食悔吝。象曰：『无咎无譽，得中也，飲食有悔，其道窮也。』六五，鬚于腮，觀其項，不見其顛凶，括囊無咎。象曰：『六五之凶，反常也，括囊无咎，善藏也。』上九，鬚于鬚，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象曰：『損下益上，道大光也。』（繆良）

子性喜鬚，年始壯而卽蓄之，然苦不多亦不長，積數歲之久，殊寥寥也。豈蹭蹬其身者，并此而亦淹塞乎？抑因躁進之故，稍遏抑之，而使其大器晚成乎？是皆不可知，姑作此以解嘲（自記）。漢人惡鬚，至以作披竹春苗爲喻，恨不早除其根，而蓮仙性獨喜鬚，使鬚有知，當必喜得一知己矣（澹然程作霖）。

困卦
作困一

困，安貞吉。象曰：『困，寢也，火伏而下，澤動而上，柔而麗乎陰，明動而晦，休得時而借藏，是以安貞吉，男女困而其志通也，萬物困而其事同也，困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筮下簞，困，君子以宴宴居息。』初九，困于夜，乃安，斯寢，乃寢，乃興。象曰：『困于夜，未失時也。』六二，困于書，問其疾，悔亡。象曰：『困于書，問疾可也。』九二，困于家，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吝。象曰：『終夜不寢，憂貧，以思無益，志不行也。』六四，困于旅，寢不安席，不利有攸往。象曰：『寢不安席，其道窮也，不利有攸往，往无功也。』九五，困于牀，載弄之璋，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易養也。』上六，困于地，載弄之瓦，有悔。象曰：『上六之悔，未得當也。』（繆良）

長日如年，倦而思臥，戲占困卦，以驅睡魔，知不免悔聖言之罪矣。以困爲睡，本髡鬻上曰之說（自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可謂奇而法矣。至其語語以經注經，尤見學有根底（政數吳業詩）。

酒卦

酒，元亨利，君子貞，小人弗克。彖曰：『酒，循也，循以養陽也，故元亨利，君子貞，尚德也，小人弗克，不知節也。』象曰：『黃流在中，酒，君子以飲食宴樂。』初九，有酒盈樽，王用享於上帝，大亨貞。象曰：『有酒盈樽，以時需也，王用亨于上帝，利有孚也。』九二，禹惡旨酒，貞吉，悔亡。象曰：『樂酒無厭，未或不亡也。』九三，沽酒不食，无咎。象曰：『無酒，酷我來無方也，不食无咎，未失常也。』九四，惟酒無量，不及亂，小有吝。象曰：『惟酒無量，以量飲也，不及亂，不爲困也，小有吝，懼失正也。』六五，酒盈缶，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飲之終吉，有悔。象曰：『客來不速，徒哺啜也，飲之終吉，其得志也，有悔，自求口實也。』上六，惡醉而強酒，濡其首，征凶。象曰：『飲酒濡首，大有害也，征凶，往有戒也。』（繆良）

酒以合歡，適可而止，酌于酒則敗厥德矣。占此以爲沈湎者戒（自記） 子雲酒箴，賢於伯倫，自頌，然陳遵一輩，及借之藉口，不如以此卦爲枳槓（小鳧盧泉） 蓮仙善飲，飲不至醉，醉亦未嘗少有失德也，故其言之愷切如此。（青蘿薛宗烈）

鳥官紀

惟鳳建國，綏厥六服，乃立鳥官，使率其屬，量能而授，允哉羽族，不敢曰禮失而求諸鳥也。鳳凰曰：『格汝孔雀，重華協于子，汝作相，使宅百揆。』王曰：『雉文明克讓，汝典禮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王曰：『鸕鷀黎民阻飢，汝往漁捕，厥百漁欽哉！惟時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王曰：『咨爽鳩，蠢茲有衆，巧言令色，孔壬，汝作士，惟貌有稽，灼于四方，惟明克允。』王曰：『鴛命汝典樂，聲依永律，和聲笙簧，以間簫韶，九成，神人以和。』王曰：『

時若子工？僉曰：「鵲哉！」王曰：「俞咨鵲，汝共工。」鵲拜稽首讓于燕。王曰：「俞往哉，汝諧。」王曰：「咨爾衆！鷓鴣貪沈，迪屢未同，時若子搏擊檢櫻。」曰：「鵲哉！」王曰：「俞咨鵲，汝總師。」鵲拜稽首讓于鵲。王曰：「俞往哉，汝諧。」王曰：「鸚鵡，哲而能惠，汝作納言，詩言志，歌永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罔攸伏。」王曰：「咨爾雞，天之明且，在爾躬，汝司晨，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雞拜稽首讓于鸚鵡。王曰：「俞往欽哉，毋俾牡鳴，以索于家。」王曰：「鷓鴣，汝閒，汝平水土，浮于江溪池沼，逾子沙渚，止于汀。」王曰：「吁！羽哉，翼哉，翼哉，羽哉，能自知，幾者藏爲人，莫已捷者亡，欲啄，惟錯不見，自圖，毋縱逸欲，以罹于羅，念之哉！」（顧天朗）

繆遠仙曰：「量能而授，確不可易，末段尤可書作官箴。」

館誥

惟正月既望，越五日，壬申，師朝步自東，則至于館。越一日乙丑，先生誥教小子，咸聽師命。師若曰：「嗚呼！小子，乃祖乃父，肇席在西土，厥詔爾幼子童孫，命少僕御事，延於踐厥位，朝夕曰課茲書，惟天降才牖汝衷，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佳士，惟典籍愛厥心，專敬聽先生之彙訓，越內外事，小子惟一，越在函丈，易書詩禮春秋。越曰：子書罔弗治，作字作文，惟詩惟賦，六藝咸克盡其力，勗哉小子，罔敢荒于嬉，不惟不敢，亦不敢暇。若其自作不典，謂學無益，謂遊無傷，曰惟自暴自棄，弟弗祇服厥師教，大傷先生心，館有常刑，予鞭扑汝，汝念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教學，胥教誨，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吉人有言曰：「不學而牆，不學無術。」予惟小子，爾惟踐修厥業，舊有令聞，恪慎克遵，毋玩時愒日，毋半途是廢，爲山九仞，功虧一篑，嗚呼！乃一心一志，立定厥功，永終是圖，尙明聽之哉！毋貽爾乃祖乃父羞。」

游戲而雅，深得語體（嚴行之夫子）

山中月令

孟春之月，柳梯芳薰瑞香烈，櫻桃始葩經草綠，望春初放百花動。仲春之月，桃夭玉蘭解紫荆繁香，花飾其巒。梨花碧，李能白。李春之月，薔薇蔓木筆書空，棣萼隸楊入大水爲萍，海棠睡，雪球落。孟夏之月，牡丹玉芍，藥相子，塔罌粟，滿木香，上升杜鵑歸，餘醞香夢。仲夏之月，榴花吐火，萱北納夜合始交，簪荷有香，錦葵縹，山丹頰。季夏之月，相花醜，菡萏爲蓮，茉莉來賓，凌霄結鳳仙，降于庭，雞冠環戶。孟秋之月，葵傾赤，玉簪搔頭，紫薇沉月，木槿朝榮。蓼花紅，菱花乃實。仲秋之月，槐花黃，桂飄香，斷腸如交，白蘋開，金錢夜落，丁香紫。季秋之月，菊有英，芙蓉冷，漢宮秋，菱荷花爲衣，橙橘登山藥乳。孟冬之月，楓葉紅，芳草爲新，苔枯蘆始，秋朝菌歇，花藏不見。仲冬之月，蕉花紅，枇杷蕊，松柏秀，蜂蝶蟄，剪綵時行，花信風至。季冬之月，蠟梅析茗花發，水仙秀，水梅香定，山茶灼，雪花六出。（顧天朗）

繆蓮仙曰：『是文原題山中歷，其自序云：「萱莢開香，梧桐隕秋，上古紀時，固不俟羲和兄弟也。」日月有花，花花應候，恒之院落，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非山齋一勝耶！』

書齋月令

孟春之月，燈始落，館戶乃啓，先生來賓，乃命童子，奉令承教，以初爲常。曰：『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赦。』是月也，牛鼻穿，則繫心猿，繫意馬，芸草生於窗，童乃學習。仲春之月，上丁先荐文廟，祀不用牲，牲用雞豚，祭先鯉。先生居青甌，西席衣青衫，冠青巾，食苜蓿，其氣酸以應。是月也，貓乃伺鼠，蠶化爲魚，帶草生，桃李附于門牆。季春之月，命童子乃課功，乃教于講席，以習五經，班館政，命僕及諸生，咸聽載書策，操筆執硯，整設于函丈，北面事

之。是月也，銜籬鳴，墨花吐豔，綠草照於窗，菜根香。孟夏之月，乃命童子入學習樂，舞勺舞象，歌風詩，有不率教化者，鳴鼓攻之。是月也，槐始陰，玉筍斑，蠅頭始聚，用耕于石田。仲夏之日，日長至，先生齋戒，薄滋味，毋或出毋躁，諸徒怠事，毋刑，以俟默化之所成。是月也，龍舟來，童心動，蒲酒釀，角黍始分，時雨化。季夏之月，空陋溽暑，炎氣乃蒸，板櫓不洽，如以熱湯，不可以攻經書，不可以作詩文，不可執筆寫字。是月也，汗雨時行，蚊蟲始交，綠蟻死，苦茗至。孟秋之月，先生始肅，乃立課程，定規矩，具夏楚，禁止姦嗔，頑邪務鞭扑。是月也，耆草動，筆始花，螢火入于囊，槐花黃，文星見。仲秋之月，天子乃命太史，周天下選俊傑，舉名士，禮賢者，以考其才，必當其位。是月也，鸚鵡至，魚入大水爲龍，丹桂榮，文光射于牛斗。季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韋布有恆，衫有大小，褂有長短，鞋襪有量，必循其故，頂帶有常。是月也，蝸牛居壁，墨猴養羞，鵲蟲動，鴻鵠將至。孟冬之月，先生乃難，典裘不出，循行篋笥，視家具，按囊橐，瞻身體，察服色，量單寒，視棉絮，皆敝敗，完者當凍體其粟。是月也，木棉生，破者畢出，碎者盡達，免毫禿，硯池始冰。仲冬之月，日短至，申嚴教法，命諸生大小，無不務學，以足三冬之用，毋有淫佚，室宇寒沍，乃伐薪爲炭，生徒成俯在內，皆瑾其戶。是月也，日夜分，蘭膏焚，燈始花，飛蛾死。季冬之月，命司徒謹收藏，命少僕循行几席，無有不斂，扃戶牖，鍵書笥，慎毋發蓋，毋毀薪木，以固而閉。是月也，牛鼻解，童藏不見，反舌無聲，瓶梅負冰，雪盈案，脩脯至，師乃歸，諸生蕩（繆良）。

北方月令，閏中月令，惜傳之者未觀其全；此則歷飡衆心，大可榜諸里塾。（耕塘姚鑑）

元帥會

神之格思，既竭目力焉。夫志氣之帥也，虛勝而後會，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昔者竊聞之，鄉人儺，古之道也。今用之，於斯爲盛，如會同，嘗聞其略也。始作，填然鼓之，文武之道，執事敬，有馬千駟，士以旂，過位，如在其上，行辟人可

也。其所令，後車數十乘，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洋洋乎盈耳哉！百姓聞王管籥之音，見羽毛之美，若崩厥角，禱首曰：「溫而厲。」（以上出廟儀從）童子見，故事半古之人，有馬者借人乘之，壯者已欲立而立人，猶沓沓也。敢問：招虞人何以？今王田獵於此，請野九一而助。（獵戶九人其一乘馬）方寸之木，則不知足之蹈之，可使高於岑樓，何謂也？長一身有半，亦助也。驅蛇龍，驅虎豹犀象，而民歡樂之，言游過矣。物交物，則忍之而已矣。（以上故事）高躄、滾龍、舞象等，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蓋有之矣。繪事後素，如斯而已乎？未也。有物必有則，如斯而已乎？未也。事之以珠玉，無所不用其極，餘夫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予比而同之，亦類也。（以上彩傘、玩器、冠帶、火食、摺等）凡有血氣者，其徒數十人，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中道而立，又稱貸而益之，吾力足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觀其色，行行如也，其次，祭神如神在，僕僕爾亟拜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君子曰：「是鄉愿也，惡得而禁之？其愚不可及也。」（以上馱鱸、拜愿等）蚤起，其在宗廟，爰方起行，遊海而南，入公門，說大人則藐之。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卒之東郭，飲食若流，則必饜酒肉而後反。行有不得者，夜以繼日，民之望之，若火之始然，無衆寡，無大小，容光必照焉，卽之也。溫，其盛矣乎？（以上路徑及夜會）當是時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欲出於王之塗。有婦人焉，歸市者不止，思與鄉人處，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天油然作雲，若時雨降，蹶者趨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以若所爲，吾何快於是？子雖然，豈舍王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子好遊乎？吾與子遊。（關雎）

繆連仙曰：「鬼神之爲德，闢然而日章，今以其昭昭是惑也。雖然，衆好之，吾從衆。」

其二

得道者多助，民不改聚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多助之至，若是班乎？故諺有之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古之人與民偕樂，則人皆引領而望之矣。今王與百姓同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小補之哉？請復之。巡狩者，巡所狩也。敢昭告于皇天帝后，天與之，諄諄然命之乎？自天申之，必表而出之，尊之至也。（先曰於宮陽宮上表）將出，則必命有司所之，具體而徵，從者數百人，何其聲之似我君也。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使乎使乎，無非事者。（會以雲仙司當先）有馬十乘，行行如也，兵也，物體而不可遺。赤爾何如？如火益熱，如風之自來，爲猶可追，神之格思，夫物則亦有然者也。（追風駿俗稱火爐子）王赫斯怒，必先利其器。（駕前分列神器）及其使人也，干戈戒揚，小夫由之。（武藝隊）放辟邪侈，大戒於國，毋自欺也。二之中則誰敬？洋洋乎如其上。（十禁牌以敬神如在后中）其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文武之道，則有司存。（交武科）王曰：『有罪無罪，惟我在，予有亂臣十人，女其於予治。』（神將十人）其進銳者，望望然去之，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於此有人焉。中道而立，其冠不正，故進之，故退之，睨而視之，又從而招之，其所令，吾道一以貫之。（捕旂戶）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百姓聞王車馬之音，齋明盛服，遂往迎來，恭也。若夫潤澤之，猶以一杯水，先酌鄉人。（茶會）舍館定，得侍同朝，甚喜，入門，執圭，鞠躬如也。及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則不敢以宴，用上敬下，所以逮賤也。必有酒肉，助者，可以假館，或遠或近，放飯流歎，其趨一也，此其爲屢足之道也。（洞真觀打中伙）及其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既竭吾才，（作財）又稱貸而益之，二吾猶不足，會計當而已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如保赤子，非其罪也，又何加焉。（還枷鎖愿）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豈謂一鉤金，不膚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肉身怡養）其餘，自耕稼陶漁，怪力亂神，無所不至。人有恆言曰：『虛勝而後會，莫善於助。』由君子觀之，思無邪，行吾敬（關通）。

繆蓮仙曰：『敬鬼神而遠之，如會同，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故曰予有戒心，非眞爲美觀也。』

取士必得，天之未喪斯文也。夫人幼而學之，誦其詩，讀其書，必有可觀者焉。發而皆中節，豈不誠大丈夫哉？達巷黨人曰：「甚矣夫子之設科也，使天下之人，皆欲立於王之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若是乎儒者之道，尊之至也。今也，七八月之間，一鄉之善士，皆引領而望之矣。盡心力而爲之，不患人之不己知也。今天下，非天子不考文，夫子之文章，天子之事也。今之諸侯，誰敢侮之於斯時也？」王顧左右，語大夫於朝曰：「當今之時，書同文，來朝走馬，無失其時，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然，則去之可乎？」諸大夫皆曰：「唯。」爰方啓行，以其時考之，撫然爲開。來百工，戒之曰：「今日之事，善居室，修我牆屋，必先利其器，得其門者或寡矣。雖然，在陋巷，可乎？」國人皆曰：「當。」以成其事，當是時，鄉人皆好之，不遠千里而來，請嘗試之。曰：「吾有所試矣，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有人於此，館於上宮，自求多福，寧媚於竈，雖不中不遠矣，人皆信之。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彼將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禱爾於上下神祇，可立而待也。」有人於此，舍館未定，居無求安，困而學之，必有中，然後已。父母愛之，或告之曰：「何許子之不憚煩，姑舍是。」彼將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如往道而從彼，豈予所欲哉？」夫如是，雞鳴而起，乃棄飯糗，鳴鼓而攻之，有司聽焉，聞其聲，夫然後行。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必得其名曰：「有某在斯，某在斯，則卷而懷之。」趨進，既而曰：「請問其目，終夜不寢，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一簞食而不知其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苟爲不善，曰：「否，知如何，如何者，三日不食，以成有司者，視其所以，果哉！斐然成章。」必曰：「斯人也，敏而好學，可以爲文矣。必熟而厲之，學者亦必至於穀，大人者，求之有道，其他言不及義。」必曰：「是道也，愚而好自用，何以爲之文也，無所專材。君子不以言舉人，其既得之也，宜若登天然，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正其衣冠，乘肥馬，管籥之音，而達乎四境，入大廟，必敬必戒。」四方來觀之，夫婦也，昆弟也，有喜色而相告曰：「富貴人之所欲，於今爲烈。」其未有得之也，若有不豫色然。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憂心悄悄，喟然歌，一朝之忿，而相泣於中庭，宿於晝，自怨自艾，或勉強而行之，親親也，長長也，舉蹙額而相告曰：「得之不得，有命，以待來年。」噫！如此觀之，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而不相泣者幾希！

繆蓮仙曰：「他人之賢者，三年學則舉，君猶人也，三年而後進，所就三，三黜而不能舉。今也，吾衰也，歲不我與，七十過半矣。在陋巷，飢餓不能出門戶，喟然嘆曰：「凡我同盟之人，學而優則仕，我猶未免爲鄉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今若此，請學稼。」我對曰：「諾。」

放生

愛之欲其生，仁之端也。夫苟好善，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愛也。或曰：放生焉，不仁者可與言哉？曰：天地之大也，萬物覆焉，萬物載焉，惟仁者能盡物之性。故苟得其善，無物不長，生之者衆，則可以爲善矣。若無罪而就死地，未有益生之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中古禽獸逼人，聖人有憂之心，必不得已而去，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由今之道，必也一人忿戾，凡有血氣者，盡心力而爲之，於禽獸又何難焉？嗚呼！有人於此，行乎患難，坐於塗炭，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幸而免，則必垂涕泣而道之，君子必自反也。且天之生物也，惡之欲其死，於女安乎？是人之所欲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非其善也，非其道也，則放之可乎？善人也，惠人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殺一不辜，謂之殘，於我心有戚戚焉，是誠何心哉？是乃仁術也。爲淵戩魚者，獺也，爲叢巖爵者，鷓也，園囿汗池，苟完矣，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夫如是，人有雞犬放有心哉？猶解倒懸也，如追放豚，其知也，以爲爲肉也。其父攘羊，月攘一羊，飲食之人，是爲賊，則人賤之矣。驅蛇龍而放之，菹，放一惡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仲尼不爲己甚者，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君子不出家而仁不可勝用也。詩云：「有物有則。」其斯而已矣。予聖人之徒也，善與人同，不敢不勉。

繆連仙曰：「君子之於物也，則以爲愛無差等，故有物必有則，放流之，雞豚狗彘之畜，無生矣。放乎四海，龜蛟龍魚鼈生焉，無他，仁也。」

求雨

求之有道，若大旱之望雨也，甚矣。如時雨降，是人之所欲也，而不知求，其爲士者笑之。鄉人告之曰：「七八月之間旱，五穀不登，苗則槁矣。」百官有司皆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大哉！上士一位迎之，致敬以有禮，入於海，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則皇皇如也。今夫山，經始靈臺，可使高於岑樓，填然，古之道也者，正其衣冠，中立而不倚，執圭鞠躬如也。北面稽首再拜，屏氣似不息者。夫撫劍疾視，指其掌，若合符節，其所令，以旂方寸之木，聽其言也。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出三日不應，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於此有人焉，麻冕黃衣，從者十人，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蛇龍居之，如追放豚，而焚之，是或一道也。如不可求，易地則皆然，亦無如之何矣。當是時也，諸侯大夫，齊明盛服，尊其瞻視，辟如登高，請禱，心誠求之。及士庶人，齋戒沐浴，導其妻子，可使在山，拜下，則知求之，將爲君子焉，坐以待旦，衫絺，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彼將曰：「法語之言，謂之和，故源源而來，是乃仁術也。」將爲野人焉，夜以繼日，面深墨，從者數百人，後車數百乘。子亦曰：「以其乘輿，如神在，必表而出之，行辟人可也。」與禱者，道之斯行，視而不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惟女子，先修其身，和而不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爲間無益，如之何其可也。說大人，老者周公，富而可求也，迨天之未陰雨，請嘗試之。有官守者，趨而迎之，禮也。及是時，近者悅，遠者來，皆舉首而望之，聽其言也，觀其行，儒者之道，故至誠如神。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耕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是求有益於得也。」問井地，則苗勃然興之矣。

繆蓮仙曰：「壬戌之秋，吾鄉大旱，當士迎大士，至吳山求雨，并延水道士，築壇祈禱，三日雨不降。復於三茅觀，用春秋繁露求之，他如紳衿士庶僧尼瞽丐及村民昇神祈禳，皆不驗。復有富陽明經周叟者，求之始得雨。秋山戲爲此文，敘次詳明，微事切實，可謂善於戲者矣。故其自記云：「嘗澤下於民，予日望之，今日雨集，不亦樂乎！前言戲之耳。」

山五

觀其所由，是人之所欲也。蓋人心之靈，無所不至，若由也，豈無所用其心哉？吾弗能已矣。且古之君子，堂堂乎張也，四十羣居終日，則弔於卒也，以小易大，雖多，則具體而微。子比而同之，予一以貫之，爲其家人而用之也。今也不然，吾與黠也，而由人乎哉？黠爾如何？天天如也，於斯二者，於斯三者，此四者，此五者，繼之以六律，凡六等，此其大略也。不同，譬則巧也，今以其昏昏，其餘冠妻，則何益矣？爲宮室之美，可以假館，近者悅，遠者來，又從而招之，斯仁至矣。從耳目之欲，可以解變，無衆寡，無大小，果能此道矣。請嘗試之。於此有人焉，飽食終日，好行小慧，人有技，多就之者。某在斯，某在斯，有友五人焉，何莫由斯道也？若是班乎巍巍乎！惟天爲大，宜在高位，其次地，非不足也。其下，不如人和，然後知長短，抑末也。有馬者，小數也，言前定，時靡有爭，或相倍蓰，而無算者，非由之所知也。天莫爲，饒其位皆坐，其本亂，而求其齊也，一洒之，在上位，必因其材而篤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叩其兩端，知其所止，則可以籌畫矣。於斯時也，始有前四章，用其一，以成其第五章，用其二，不可活，用其三，故弗卻也。第六章，不可易得也，以補之上也。噫，若是其大乎！曰：「殆有甚焉，無爲而成，莫之爲而爲，天也。」蓋天之所以爲天也，功必倍之，盡善矣，又盡善也，然後大行。嗚呼！至矣，苟完矣，定於一，不加少，不加多，無以異也。君子和而不同，曰：牛何之？吾死矣夫！如月之所就，三有諸內，必形諸外，人皆見之。君子周而不比，曰：吾老矣，何足算也？其有不合者，不能

成方員，改之爲貴，是也。彼如曰：『弗措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他人之賢者，不能行其道，默而識之，可也。』彼如曰：『則何如？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有人於此，善與人同，徵於色，發於聲，子如通之，尚亦有利哉！以其所有，而時出之，水哉水哉！謂之教，不其然乎？有人於此，獨行其道，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所藏乎身，猶蓮之掌也。爲之者疾，猶恐失之，彼哉彼哉！謂之賊，不亦宜乎？苟無其位，何敢望回？既來之，知遠知近，回也其庶乎？辦之弗明，可以無取，苟合矣，舍己從人，彼有取爾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父子有親，兄弟既翕，近之則不厭，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鄉鄰有鬥者，與鄉人處，與國入交，得之爲有財，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斯可矣。既竭日力焉，既竭心思焉，既竭耳力焉，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弗顧也。上焉者，道之將行也，與或相什伯，或相千萬，無非取於人者，若火之始然，雖曰無王，不可得已。斯人也，果有以異於人乎？下焉者，道之不行矣！夫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無如之何矣。猶水之就下，其洄也可立而待也，無他焉，爲指之不若人也。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請復之，盍亦反其本矣。然而不勝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而今而後，殆不可復。或曰：『放焉！』我明告子，有司者治之耳，不然，富歲子弟多賴，則亦無有乎爾。斯二者，人皆以爲賤，故不可爲也。無已，則有一焉，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其實皆什一也，不亦宜乎？請輕之，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君子曰：『仁術也，吾亦爲之。』

■ 怕老婆的都元帥

繆蓮仙曰：『小人閒居以暇日，無所用心，與朋友交，無他伎，樂佚遊，以利言也。放於利而行，故由由然與之，偕而弗去也。雖然，由也，止於羸，吾何爲獨不然？如不勝，必也，盡心力而爲之，無財不可以爲悅，又稱貸而益之，困乏其身，勞而不怨，損矣，亦終必亡而亡矣。何爲其然也？是故君子戒之在鬥。』

與內無雙者，性所同也，帥所獨也，甚矣，怕老婆者多，而元帥更怕，都元帥則尤怕者也。人獨何辜，而稱此元帥

乎嘗聞傳奇野史之中，見古所稱娘子軍者，曰沙奶奶，曰楊老娘娘，曰百花公主，而其夫皆元帥也。元帥之令，行於三軍，而娘子之令，復行於元帥，冠三鳳之兜，跨五花之馬，元帥腳枚按轡以行，免胄前趨，翻身下拜。嘻！此元帥怕老婆之一證也。而即時人稱引之所由來也。夫老婆也，而何以云怕耶？伉儷情深，調於琴瑟，愛老婆也。自愛過於情而生其狎，則戲弄之文，即開懼怯之端。房幃之禮，相待如賓，敬老婆也。自敬悖於禮，而長其驕，則抗制之形，遂成驚惶之漸，將自此而男威日損矣，婦勢日張矣。陰風凜凜，儼如閻浮之帝，排供案於黑獄之前，陽氣淹淹，輒若縲紲之囚，拖枷扭於丹墀之上，其怕盡怕絕之情，欲擬之三，難以形容也。曰其堪稱元帥乎？更擬之而猶欲未足也。曰其堪稱都元帥乎？獲罪而受老婆之氣，已無其理矣，况無罪而甘此橫行之恥辱也。批頰已經累百，猶跪罰於當前，潑罵條爾連千，復荆條之隨後。元帥低頭而叩謝曰：「卑人當責，何容辭也。汝壓塞之夫人，我乃拜倒之元戎矣。」有故而遭老婆之殃，已非其道矣，况無故而堪此諸般之磨折也。苦溺氣之加頂，聞穢氣以通霄，痛裹帶之纏肩，弔牀頭而達旦。元帥攢眉而苦勸曰：「芳卿自愛，毋太勞也。爾闔內之將軍，予爲跪聽之都督矣。」異矣哉！都元帥竟如是矣。然更有可怪者，怪其怕之不辯妍媸也，老婆美而怕，醜而更怕，戰兢於越邦之西子，尤叢棘於齊國之無鹽。怪其怕之不論年紀也，老婆少而怕，耄而愈怕，屈膝於二八之嬌娃，更稽顙於龍鍾之老媪。怪其怕之不察顏色也，老婆怒而怕，喜而益怕，既慄於眉梢之頻監，還惕厲於腮際之含情。怪其怕之不分時刻也，老婆日而怕，夜而愈怕，失羞於白晝之任呼，復驚倒於黃昏之夢囈。怕至此怕止矣，蔑以加矣。但慮此風漸熾，一唱百和，獅吼成羣，將從此老婆日強，舉世盡都元帥也，可不畏哉！（沈虎文）

繆蓮仙曰：「描摹殆盡！」

扶小娘兒過橋

愛而防顛，臨深之至可摹也。夫過橋何足慮，而茲之過者，小娘也。我見猶憐，寧候其顛而始扶耶？今夫愛之欲其生，親之恐其死，世謂之有情人，而非其至也。情之至者，竟無不順，而防其變於未然，行無不安，而慮其危於將至，此其情不行之父母，施之昆弟，用之朋友，而惟男女之私交爲獨盛。諺有之曰：『扶小娘兒過橋。』斯言足驗也。圭女流也，而謂之小娘，似非鼓琴之佳耦，亦非抱衾之小星矣。杏粉桃脂，或謂楚館秦樓之輩，采蘭贈芍，或爲桑間濮上之儔，朝過橋東則行雲，暮過橋西則行雨，固橋頭一卷宅耳。曷爲其扶之也？而情癡者曰：『不然，嬌滴滴者香閨女也，宵征爲可慕矣，而置之河干，置之河側，寧不惜玉而憐香，羞怯者鉛釵婦也，行露已堪嗟矣，而宛在中泚，宛在中央，况其鞋弓而襪窄。詩不云乎？云誰之思，彼美孟姜，心之憂矣，在彼其梁。疇則無情而不爲之扶焉者？』撇爾侍妾，背爾高堂，原以踐子都之約，而不意朱門漸遠，忽見流水湯湯也已矣。輿梁未經，徒杠未慣，牽裳求液者，此其時也，而何期之子都來會乎？倩娘行兮，莫驚攜手偕行，可無臨流之歎已。爰整雲鬢，爰鑿寶釵，將以尋粲者之盟，而不意蓮步初移，忽聽河濱汎汎也已矣。抱柱無援，偷渡無侶，結伴相依者，此其時也，而何幸粲者之適逢乎？擁李肩而並行，偃抱溫存，可無深淵之懼已。而或者疑之，謂橋何爲橋，小娘何氏，扶而過者爲何人，而要非無說以處此，長亭送別，怨走荒郊，或鶯娘，其人也。別離魂而夢者曰：草橋扶而過者，疑爲張君瑞，越府私奔，旅逢俠客，或一妹，其人也。則盤山而渡者曰：板橋扶而過者，以爲李藥師。楚江一曲，晤謝花箋，或素徽，其人也。則美人家住者曰：大橋扶而過者，疑爲子叔夜，俱未可知，而惟是問姓無姓，問名無名，兩下扶行，依依橋畔，非淫奔而何爲啓溝？翼德將軍求其一喝，而斷此橋而立斃焉。夫誰曰不可？

繆蓮仙曰：『靈機妙緒，觸筆紛搜。』

其二

有不憚扶持之力者，其愛惜也深矣。夫以小娘兒過橋，則竟過矣。然而愛惜者，恐其不能過小橋也，故扶之。聞之禮曰：「男女授受不親。」以故男子由左，婦人由右，所以別嫌疑也。曾未有女子之身，而賴男子以維持者，有之。厥惟小娘兒。是想其治容誨淫也，送往迎來，每不惜相攜以素手。肩可比也，臂可交也，而翠袖殷勤，曲盡綢繆之態，想其舍己從人也。采蘭贈芍，亦嘗見搔首於城隅。垣可乘也，蘭可采也，而弓鞦滑膩，敢辭多露之行。乃無何而過橋焉，輕折柳腰，似將危而將扑，緩舒蓮瓣，方且住而且行。小娘兒於此，非竟不能過此橋也，而斯時已有扶之者，扶之而拾給聚足，似可連步以登矣。獨不思我之爲彼驅策者，何爲者也？而若人不知矣。若曰：「張良之進履也，世且稱爲賢焉，彼方因辱而得榮，吾豈因榮而反辱？」推此志也，直欲以身爲杖藜可耳。扶之而攜手同行，似可與子偕老矣。獨不思我之相與扶持者，何等人也，而若人不顧矣。曰：「尾生之守約也，羣且自爲信焉，彼猶汎濫於洪波，吾尙徘徊於彼岸。」推此志也，竟欲以身爲驢背可耳。由此而小娘愈不能過此橋矣。捧腹顰眉，無限娉婷之態，怯畏風日，幾多妖冶之形，而扶小娘者，方思以一己相假抱焉耳，而珍惜寧有此乎？由是而若人，日望有小娘過橋矣。揚揚得意，賣瀟灑於堂前，詡詡自務，侈風流於衆目，而爲小娘者，又思以坦途盡爲橋焉耳，而費恨反無窮矣。此世之所以鍾情於柳巷花街，而不知止者也。一旦空乏其身，餓其體膚，雖欲突肚而過橋也，不可得矣。是以謹小慎微者，毋寧捧了卵子過橋也。

繆蓮仙曰：「清刻似先輩文字。」

鍾馗著鬼迷

制鬼者而爲鬼制，處之亦無如何矣。鍾馗制鬼者也，一旦爲鬼迷焉，非無可如何之事哉？今夫鍾馗者，終南山進士，一旦觸階死，常爲厲以祛鬼，是以凡鬼之於馗，莫不聞風遠遁，尙敢與之抗衡乎？而豈知天下事，竟有不可

知者，何也？鍾馗管殺鬼矣，逞其劍刀，無辜遭戮，鍾馗管啖鬼矣，肆其大嚼，不顧猶損。鬼之心日益懼，鬼之恨日益深，鬼之膽日益裂，鬼之仇日益結。于是結怨成忿，惱羞變怒，鬼蹤相率來鍾馗之門，而鍾馗之勢孤矣。鍾馗之心慌矣，寡不敵衆，而鍾馗遂着鬼迷矣。當是時，大鬼小鬼，既上天而落地，強鬼弱鬼，乃後進而前呼，左竄右跳者，溜打鬼也。裝妖作怪者，形容鬼也。比肩並立者，鬼夫妻也。蒼頭白髮，頽乎其中者，鬼婆婆。若即若離，若有若無，疑心中之暗鬼也。如泣如訴，如怨如慕，枕頭邊之妖鬼也。男鬼曰：『吾放鬼箭，爾何以阻我？』吾起鬼人，爾何以息我？女鬼曰：『吾扮鬼臉，爾何以笑我？』吾懷鬼胎，爾何以墮我？鍾馗欲坐，而鬼爲之打叉，鍾馗欲行，而鬼爲之打牆，凡此皆所以迷之也。而鍾馗於此，欲解迷陣之厄，豈不甚難？然鍾馗且自不知爲鍾馗，亦并不知着鬼迷矣。則見夫自言自語，而說鬼話，則見夫手舞足蹈，而做鬼戲，則見夫濃圈密點，而爲鬼八卦陰課詭祕，而學鬼畫符，甚至鬼眨眼，鬼搖頭，無一不具，鬼推磨，鬼吹簫，無一不爲。鍾馗耶？鬼耶？鍾馗耶？一而二，二而一矣。嗟乎！鍾馗如此，人何以堪？諺曰：『時衰鬼弄人，』非虛語也。無怪乎海龍王倒竈，而金蝦兒爲之上市矣。

繆蓮仙曰：『頗有鬼趣。』

癩痢頭上放毫光

光有放於頭上者，癩痢之可寶也。夫頭上豈有毫光哉？癩痢則從而放之，非其可寶者乎？且世有癩痢者，豈僅以不強爲寶乎？撲蒼蠅則曰來得好，做和尚則曰原來頭，凡此皆癩痢之可寶也，而不知更有可寶者，厥惟頭上放毫光乎？夫毫光豈易放哉？地藏王之妙善濟也，則有舍利子毫光焉，癩痢豈有變光耶？而暗處當明，似燭輪迴之苦，抑毫光豈易從頭上放哉？如來佛之坐蓮臺也，則有頂上之圓光焉，癩痢豈其苗裔耶？而虛中生白，常留不夜之天，許由之讓德也，猶曰燭火無光焉，癩痢之毫光，非燭火之可比矣。關六陽之真火，到處成輝，洩三昧之奇

芒，無微不顯。縱有膿血交流，而毫光愈爲之爭耀者，不啻夫火上添油也。垂簾相映，洵哉燈焰在幃掩帳燭眠，允矣珠光發積。苟一旦出而見用，而卯金之黎不燭，牛渚之犀不燃，已皓魄之當空也。猶曰螢火無火焉，癩痢之毫光，非螢火之可並矣。怒處不煩鬢髮，太陽自奔火星，愁來幾次低頭，頂上常留電影。縱有時蘭膏夜繼，而毫光更爲之爭勝者，反笑夫月下提燈也。行吟江上，疑魚目之常懸，偶向市中，訝豐城之鬥寶。苟一旦助我芸窗，而和螢可以不囊，冬雪可以不映矣。其稀淡而班駁者也，則曰梅花癩痢，倘花中而放以毫光也，信爲天下之奇觀矣。經光朗照，若火樹之騰輝，霞影將殘，似銀花之競豔，使天下之癩痢，而聚首一堂，吾恐毫光之隘於城市者，羣且疑爲池魚之殃焉。此金吾所不禁也。其礫礮而無餘地者，則曰堆灰癩痢，倘灰中而放毫光者，誠爲室中之點綴矣。金猊吐焰，知殘燼之未消，寶鴨流輝，覺餘香之未絕。使天下之癩痢，而屏之域外，吾恐毫光之紛投四海者，羣且驚爲大火之流焉。此回祿所不能辨也。癩痢之放光，是癩痢之可寶也。吾將漆其頭以爲飲器，而樽酒可以常煖，刳其頭以爲溺器，而腸風可以之仁矣。奈之何世途與強盜賊龜，視同一轍哉？

繆蓮仙曰「工力悉敵。」

肚痛埋怨竈君

怨非所怨，庸人之昏曠也。夫肚痛與灶君何與，而彼昏不知也，則竟埋怨灶君耳。且世之供灶君也，季夏祀之，季冬祀之，誠欲逢凶化吉，遇難成祥，而一切疾病災殃，盡皆消滅也。乃無何有肚疼者焉，夫肚疼亦常事耳，旋得之而旋瘳之，要不同病莫能興，以至求神而問卜。抑肚疼亦微恙耳，自作之而自受之，縱不能勿藥有喜，何至怨天而尤人至於灶君，非管人肚疼也，埋怨奚自來哉？乃不謂肚疼者，竟埋怨灶君矣。灶爲炊爨之具，灶君乃養家神道也，茲之怨之者，卽以養來而怨之矣。謂食以養陰，何我之陽氣過少，飲以養陰，何我之陰氣徧傷，豈具庖人

不治。而爾不能辨耶？然而昏儒之說，所難諉矣。此固鹽梅不任其責，水火不受其咎者也。灶爲五祀之一，灶君乃一家之主也，茲之怨之者，卽以家主怨之矣。謂吾身本賤，膜中之妖豎何來，吾意本真，皮裏之陽秋曷異，豈其食自外來，而爾不自及知耶？然而失察之事，所不免矣。此固家堂爲之飲恨，土地爲之含羞者也。吾舉心動念，而天地皆知矣。何我之肚疼，爾不知耶？吾夏受暑，爾當爲我祛之，吾冬受寒，爾當爲我解之。抑思朝香暮燭之謂何，而今吾肚疼若是，爾既不識字，而上天直奏矣。何我之肚疼，爾不奏乎？天醫多妙劑，爾胡爲不求？老子有靈丹，爾胡爲不懇？抑思煎餈炒糕之謂何，而令吾肚疼若是，吾將使鵝卵石砌煙囪以倒汝，吾將使老狗以扒汝，則吾肚疼之恨方洩矣。嗟嗟其埋怨灶君也如此，非庸人之昏瞶哉！無怪乎世之跳灶王者，從不願以好嘴臉對人也。

繆蓮仙曰：「癡絕處令人捧腹。」

■急來抱佛脚

極言急來之狀，以佛脚之可恃矣。夫佛脚之抱，曾何解於急也？然而抱之者，則急何能擇矣？是可爲平日偷懶者鑒。曰：天下有常據之勢哉！工夫無定，而歲月難留，一旦事迫途窮，徒作無可如何之態，旁觀者預知有此一候，特局中人苦於不早知耳。夫不閒時不燒香者乎？方其年富之足恃也，問經何以念，則曰且俟異日。問禪何以參，則曰以待將來，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抑其力強之足矜也，問喫肉否，則曰生不喫。問要妻否，則曰死不娶。而經擔懶挑，亦只求沒布施矣。無何而年老矣，無何而力衰矣，已矣，常爲墮落僧矣。念及此而能無急乎？急將奈何，則惟有抱佛脚云。其抱也，仍欲苟且圖安耶？果爾，則金剛脚下，亦可棲身，而若人曰：「吾欲求吾佛而援之以手也，又恐摩之以肱，則緊抱此脚，庶幾憐憫乎？」弟子願皈依，亦可拉住先生一隻腿耳。其抱也，將欲安富尊榮耶？果爾，則別人桌下亦可伸脚。而若人曰：「吾欲求打巴掌而應急也，又恐貴手難擡，則緊抱佛脚，庶幾解釋乎？」

抱住死不放，猶之螞蟻叮住鷺鷥脚耳。吾知大佛於此，必爽然失矣。地非河頭，胡爲有鬼情人搔癢，何以隔靴類腿肚之轉曲，誰能捧托歎脚根之未直，賴有扶持。西方本屬清閑，而腿酥脚軟，吾豈與麻木等耶。而大佛於此，又訝然詢矣。子欲親我，胡弗拉手子誠愛我，胡弗掇臀念掣肘之多煩，示余屈膝憐步趨之欠速，爲我添油。無事不登三寶，而手忙脚亂，子以爲竊履來與，不知而抱佛脚者，乃急不可當矣。出急聲，說急話，念急佛，肚腸斷矣，苦膽碎矣，卯子縮上太陽矣。抱定佛脚，急做一團，曰事急矣，可奈何。願大佛有以教我！

繆蓮仙曰：『處處以諺證，可謂文言道俗情，雅與題稱。』

和尙拜丈母第一遭

事有出於意外者，卽和尙可徵矣。夫有妻然後有丈母，和尙無妻者也，而拜丈母焉，非事之第一遭乎。嘗思人有三黨，父黨母黨而外，卽妻黨焉。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則妻之戚屬，誠己之戚屬，此丈母之所由來，亦丈母之所宜拜也。夫人之拜丈母也，喜泰水之當前，吾妻所由提攜捧負者也。木本水源之念，敢不北面而拜。嘉想丈母之受拜也，幸乘龍之在卽，吾女所以仰望終身者也。屬毛離裏之情，能無南面而受拜。則拜丈母何足異，而不謂拜丈母者，乃和尙也。如尙所屈膝者，蒲團耳。夫何展麈尾於堂下，吾恐和尙亦間然不安矣。和尙所習見者，世尊耳。夫何對白髮於堂中，吾恐和尙亦啞然自笑矣。嗟呼！具袈裟而拜和尙，見丈母之時，正丈母不欲入和尙之時。挂錫杖而來，和尙含羞之日，正丈母相與其羞之日。誰無丈母，誰非女婿，而願以拜丈母者之爲和尙也，則甚矣。和尙拜丈母之所謂第一遭也。六根清淨矣，而拜丈母，則妻道未淨矣。如來曰：『吾坐蓮臺，不識丈母爲何物。』牟尼曰：『吾登西土，不識丈母爲何人。』今子而有丈母，是增吾道光也。吾知慧眼分明，諒不至見丈母而叫阿姨耳。四大皆空矣，而拜丈母，則色念未空焉。師父曰：『吾欲拜丈母而逃，而欣羨倍生。』徒弟曰：『吾欲拜丈

母而未能，而効法益力。『今子而拜丈母，是爲吾道師也。吾知躬親俯首，亦猶之爲老婆而拜丈人耳。由是謂拜揖曰問訊，謂稽首曰和南，而丈母方且對和尙而掩耳。然丈母而生，則懺悔可期，丈母而死，則超度有託，而丈母不禁見和尙而神怡。則甚矣，和尙拜丈母之爲第一遭也，而不知今之做和尙者則盡有丈母也。』

總蓮仙曰：『妙想天開，且意義層出不窮，令人不可思議。』

師姑養兒子衆神着力

仗佛力以超生，養子者不待學矣。蓋師姑奉神者也，乃一旦而養子矣，衆神之着力也宜哉！且力惡不出於己也，而不出亦無可如何耳。乃有時欲用其力，而不能獨施其力，不能獨施其力，而賴衆力以爲力者，厥惟師姑養兒子是。夫師姑所以奉神，而全仗乎神力者也。仗伽藍力以護教，仗韋馱力以養生，仗彌勒力以生歡喜，則師姑之於神，甚賴乎其力，而神之於師姑，亦願助其力者也。無何而欲養子焉，是壞神之規，敗神之法，而神必艴然怒，怒然變，又烏肯助其力哉？而抑之不然，神若曰：『三教本一體也，俗家既欲傳宗，師姑立宜接代，而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吾道掩飾之詞也，而不可例於師姑。師姑亦禪門也，和尙既拜丈母，師姑豈無夫婿，而不生不淨，不垢不淨，吾道推原之論也，而是可充夫養子。』由是一袖而率千百神，千百神而從一神，則見夫八大金剛爲其門，五百羅漢繞其室，四大揭諦擁其戶，抱衾安褥者，床公床母也，藏垢納污者，血湖判官也。四手八目，赤面長鬚，求救命王也。前提後挈，左衝右突者，大力王也。無何而皂中紅蟒，挾彈張弓，張仙送子來矣。長旛寶幢，香烟繚繞，觀音送子進矣。五臟安之而不驚，三尸伏之而不亂，枕頭娘子定其神，羅帳夫人蔽其體，催生娘娘促其身，孟婆阿母護其手，而師姑遂得養子無恙矣。嗟嗟！推山門而看神道，而穩婆不事，居然有子非貧，對念佛而尋黑心，而醫藥有功，遂得養兒防老。師姑於此，方默祝曰：『本賴神庥，居然生子，倘二三胎之相繼，幸母厭煩，續也。』而衆神曰：

「敬諾。」

繆蓮仙曰：「妙語解頤。」

■ 獼猴戴帽兒學爲人

爲人容易做人難，當不徒僞爲於外也。夫爲人自有爲人之實，而獼猴則以載帽便爲人矣。從而學之，良可笑哉！且世有衣冠中禽獸者，是人而流於物矣。然而既可流於物，則物亦可貌乎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斯言當深省矣。間嘗觀夫獼猴矣。夫獼猴亦獸屬也，然而耳目口鼻，起居動靜，頗類乎人，故埋子則抖，種樹則僂，尊其名則曰王，美其名則曰君子，人雖以人之子名獼猴，而獼猴究不能爲人也。然而獼猴思有以學之矣，爲人有衣，而獼猴則有毛，以章身，爲人有履，而獼猴則以皮以裹足。惟茲頂禿，其何以遮蔽也？而搖擺人前，終不免琉璃光頭之誚。爲人貴言，而獼猴猶可以多言爲戒，爲人宜笑，而獼猴猶得以苟笑爲懲。顧些頭顱，其何以掩飾也？而濫居人列，終難釋毛頭小子之差。然則爲人當奈何？則惟有戴帽兒云。人固不離夫帽，而爲人非徒藉乎帽。獼猴意曰：「二十而冠，古人以爲成人之禮，是爲人甚賴乎帽矣。言戴人帽，而人之名終屬我矣。趨踏拜跪，幸無露頂之譏，動作威儀，似有三加之飾，觀元首而頌彌尊，諒不至戴了石臼跳魁星耳。」人戴帽則爲人，人不戴帽，亦不得謂非人。獼猴意曰：「其冠不正，古人且有非禮之防，是帽於人亦甚重矣。吾戴人帽，而人之名爲我竊矣。裝斯文於城市，而居然亦步亦趨，賣瀟灑於街衢，欲歛猴形猴相。戴高帽而生歡喜，且疑爲紗帽底下沒窮漢耳。嗟呼！戴帽即可爲人，漫慮有腿無褲，爲人僅須戴帽，誰疑禿卵精光，無怪乎世之沐猴而冠者，且詡詡然目中無人矣。」

繆蓮仙曰：「談諧調笑，煞有機鋒，優孟衣冠，何以異是？」

■ 老虎吞蚰蜥兒

大蟲而食小蟲，亦事所必至也。夫老虎豈無食，何於蝴蝶而吞之。則甚矣蝴蝶之窮也！嘗思口腹之微，大欲存焉，不必問其物之能饜足否也。飢渴之害，衆所憂焉，不必問其物之有脂膏否也。夫不見老虎乎？雄長百獸，遂逐焉，逞欲於深山者也。犬豕適其口，麋鹿肥其身，而耀武揚威，寧屑於蝸角蠅頭，肆其牙爪。又不見蝴蝶乎？往來園林，栩栩焉，戲舞於幽叢者也。採花以作食，吸露以爲漿，而尋芳擷翠，何慮有窮奇饕餮，割我肌膚以老虎視蝴蝶，渺乎小矣，其體而微，未足爲榮頤之供。以蝴蝶視老虎，大何如矣，莫爲子毒，自可占不啗之亨。奈何從而吞之哉？其爲果腹而吞歟？蝴蝶何能果腹也？老虎曰：『雉膏既盡，將長餓於西街，兔窟已空，肯乞憐於東郭，觀此蝴蝶，能無豔羨乎？雖曰爲物甚微，不堪充口，然因蝶而蜂，因蜂而螳，而禍延殃及，尙一鬻可睎也。縱馮婦前來，可負嵎以抗耳。』其爲無聊而吞歟？蝴蝶難慰無聊也。老虎曰：『食糖餅而搭吾牙，尙費尋求之力，馱簞衣而無人氣，猶多拖拽之煩，惟茲蝴蝶，不勞搏攫也。雖曰其細已甚，未足衛生，然計一而十，計十而百，而積少成多，亦餘味堪尋也。設牢檻相陷，寧俯首聽命耳。』由是蓮步不復隨矣，惹草粘花，歎無辜之相殺，假紅倚翠，信果報以捐軀，豈天假手於虎，以爲豔懲耶？吾恐春在鄰家，而妖狐藉以假威矣。由是莊夢不復醒矣，黃梁未熟，俄驚苛政之凶，蕉鹿猶疑，頓作乳羊之餉，豈虎受命於天，以爲妄求戒耶？吾恐貪婪無厭，而市中亦將託足矣。嗟嗟！名葩爛熳，空成惹恨之媒，嘉卉芳芬，誰作探花之使，安得鐵牛大斧，武行者很拳，而爲蝴蝶除犯患哉？

繆蓮仙曰：『法密機圓，後比寓規戒語，知作者具有深情。』

鄉試詩

庚也科來幸也科，無人不想吃天鵝，須知時運亨通少，到底文章遏抑多；試帖墨試徒刻苦，桂花明月暗消磨，笑看濟濟英才士，任爾才高奈命何？先生夢夢惹人嘲，半世青衫不肯拋，三炮點名鵝引領，兩廊尋號燕歸巢，綢

繆檐下呼糧卒，踣躅牆陰覓故交。晌午柵門搶冷飯，窮形盡相肆咆哮。狀逐城中俊秀兒，提籃肩凳不言疲。芸窗暗寫桃花紙，月窟難扳桂雪枝。轉瞬孝廉又已矣，明年館穀復何之。可憐巴到重陽近，盡是諸公絕命時。多士均誇蓋世才，幾遭假塞未心灰。磨拳擦掌烘而進，喪氣垂頭憊也回。墨卷有靈宜用套，策題雖冗不嫌堆。只因六隻三場碗，惹得兒童爭鬧來。底事功名一念貪，卽寒風雨亦難堪。個中人見憐同病，門外漢來逞瞎談。操券直能千選一，勞形何苦再而三。不如收拾湯團擔，半學癡愚半學憨。裝束衣冠又一新，張羅供給未全貧。燭殘銀燭分童子，寫脫霜毫贈比鄰。尊作入廂聽蟋蟀，內人許愿祝神明。冲天不是文光射，滿眼模糊煙伴塵。傳聞主考姓名知，若個同年若個師。測字求籤空着鬼，正襟危坐儼如尸。熱腸鬥斗稱呼響，冷眼藍軍答應遲。三藝雖完皆落卷，經營何必又獻詩。昔年不中望今年，日讀詩文百十篇。一榜何能皆及第，三場已畢總由天。久來矮屋如安土，滿載長籃無小鮮。情到不堪回首處，題名錄賣叫街前。

繆蓮仙曰：「予久困場屋，其中滋味備嘗之矣。辛酉放榜日，有句云：『骨肉望他龍虎日，功名放我馬牛風。』誠慨乎其言也。讀此益爲之黯然。」

紅樓夢歌

金陵自昔擅繁華，况是通侯閹閱家。畫戟東南開甲第，朱輪朝暮過香車。賈生早佩郎官綬，粉著名香趨禁右。北李南盧結近親，五侯七貴同杯酒。起居八座太夫人，鍾郝偕來笑語親。新婦才華尤出衆，侍兒明慧亦殊倫。王朗再索徵佳夢，閒說釋迦親抱送。阿大中郎俱不知，門前客到休題鳳。却因家襲富平侯，公子髫年未識愁。懶接雞談勤夜讀，爰攜鴛鴦侶作春遊。紅樓四面珠簾繞，簾外花枝方裊裊。帷裏依稀似有人，歡悰未盡鴛鴦曉。金釵十二自分偏，夢境迷離恍遇仙。夢醒思量夢中事，襲人花氣薄于烟。外家姊妹多才思，少小無嫌共戲嬉。道是無情

却有情，銀河不隔蓬萊地。珮聲釵色出幽齋，翠漢清才三妹佳，不信靈芸今再世，侍書仍許阿甄偕。春花秋月園中好，秋夜眠遲春起早，待月時來問水亭，看花齊上臨湖島，怡紅院裏錦屏舒，四壁堂前玉洞虛，結社聯吟貪晝永，分曹賭酒趁宵餘。佳人別自倚林竹，料得也應憐宋玉，脈脈春風盪酒情，盈盈秋水橫波目，兩心相照兩相疑，兩處緘愁兩不知，難借鮫綃傳密意，空將鳳紙寫相思。癡兒跌女同時病，不道黃姑偏誤聘，喜結同心七寶釵，悲分照影雙鸞鏡。紅樓縹緲倚雲開，前度劉郎今又來，只爲含愁獨不見，珠淚乾盡蠟成灰，覺來悔被迷津誤，彼岸愚尋仙筏渡，行到源頭見落花，傷心依舊悲崔護。自憐老去漸婆娑，閒借填詞寫翠娥，勘破繁華歸寂寞，紅樓一夢等南柯。桃花亂落如紅雨，燕子歸來相共語，風景依稀似往來，樓中不見當時侶。

繆蓮仙曰：『紅樓夢一書，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絃戶誦，婦豎皆知。潛山集古句歌詠其事，詞意包學，且語語如自己出，堪與本傳並傳。』

奴婢歌

天地生人無厚薄，人生天地分苦樂，祇因貧富不能勻，貴者賤者相交錯。無衣無食可奈何，願賣此身就束縛，主人驕慣那相憐，時時呼喚走向前，懼怕主人人生曠責，作事過謹反顛倒，主人見之不如意，輕則唾罵重則鞭。受此苦辱無可訴，偷向僻處淚漣漣，迴思父母生我時，願我長大奉祭祀，見我笑語喜相引，見我行步好扶持，風寒暑雨常顧復，抱之懷中一團肉，何圖貧窘逼分離，割却心頭爲人僕，父母在家更不忘，念着姣兒心悲傷，但得家有薄薄粥，肯教兒女受悽惶，察知主人能愛人，雖然苦切聊解鬻，若聞在彼多責扑，苦咽心頭那得伸，大戶重門進不易，曠隔年餘得一覩，主人訴說懶惰惰，口中假責眼裏淚，嗚呼此意誰得知，父母之心皆不異，秋河席坐夜黃昏，念此情形細持論，作罷長歌長太息，瀟瀟風雨滿前村。

繆蓮仙曰：『藹然仁者之言，吾願世之御下者，敬志而聽之。』

新安洪坑主人勸人深埋嬰孩兒歌

人生兒女，命共呼吸，丁男養成，祖考延脈。女雖外向，骨肉則一，欲其長大，寒衣飢食。時加愛護，抱之於膝，偶遇疾病，憂懷莫釋。求神請醫，金錢弗恤，不幸夭亡，朝思暮泣。呼兒不應，痛悼欲絕，及至殯送，草草完結。欲我先亡，彼收骨殖，今彼先喪，何忍拋擲？朝離母懷，夜遭獸噬，剜肝剝腸，吸髓嚼骨。殘肌剩肉，鴉鵲爭集，死者有知，魂飛魄越。豈不狂呼？望救頃刻，鬼哭誰聞？託夢不及，竊嘆人世，諸般苦厄，罪至凌遲，慘毒已極。死而暴露，狀尤難述，屍被犬拖，肉爲狐喫。比之凌遲，苦態倍劇，細思所由，一時疎忽。尺土浮埋，便爲事畢，在代葬者，只圖省力，那管他家。親生骨肉，勸人父母，徒哭無益，親至山頭，用力開掘，費盡工夫，不過半日，築得堅牢，可免穿穴。至代人埋，更當體貼，得人錢財，要存陰德，已生兒女，何等愛惜！他人愛子，有何分別？莫謂無知，冤魂不滅，忍心害理，鬼神誅殛。若想昌盛，陰功宜積，吾爲爾勸，葬有法則，下開五尺，下堆三尺，細細築堅，自然密實，野獸難穿，雨水不入。死者身安，生者意慊，俗謂父母，忌送至穴，此乃妄談，弗爲所惑。更有火化，尤爲作孽，死者何辜，災此焚劫，血肉成灰，筋骨焦裂。莫若深埋，於心無憾，莫託人葬，必須親歷，不信吾言，請君目擊，穿穴之塚，屍骸分析，若不動心，殊惟鐵石，往來行人，見之忱惕。借口傳言，卽是功德。

繆蓮仙曰：『樸直真摯，藹然仁者之言，雖至愚聞之，亦必動念。』

無不歌 （傷館師也）

無葷不喫飯，無頓不蒸蛋，無粥不火燙，（童僕以吃過了事故每粥不暇候涼）無飯不老晏，（暗）無煙不

半面，無酒不半盞，無茶不絕淡，無盒不兩撞。（每節盒祇二色多用兩替撞盞饋送）無坐不居上，無席不西向，無事不敢放，無病不能養。無日不頭脹，無夜不夢想。（孤枕寒衾曷勝夢想）無睡不雞唱，（輾轉反側常至半夜後方寐）無醒不天亮。（東方既明睡難安穩也）無歲不惆悵，（菊花黃尋館忙惆悵可知已）無節不悒快。（每逢佳節倍思親能無悒快乎）無東不好獎，無師不包誑。無徒不倔強，無僕不偷懶。（館僕恆疎於伺候）無物不欠賬，（束脩未至薪水之費惟有欠賬而已）無衣不進當。（囊空羞澀貧庫以資日用）無人不傲慢，（寒酸之士人多傲慢）無館不一樣。（繆良）

與其隱語諛言，不如直截痛快，况說多是實言，實情，實理，妙妙！（徐清溪夫子）

九無吟

空櫃何愁鼠啣穿？任他囊橐只安眠；勸伊巧婦休眉皺，微蕨青青足俸田。（無米）一縷炊烟不肯升，范家破甑欲生塵；待他風雪消停日，呼子山中去析薪。（無薪）只因埋狗忒情多，敵蓋無存可若何？偏怪鄰翁垂釣急，晚來不肯借漁簑。（無衣）難從葛屨賦宵征，苔滑須憑蠟屐行；戶限忽教雙齒折，非關兒輩善談兵。（無屐）曉來風雪一燈殘，禦冷偏愁白墮難；強學古人茶當酒，奈他七碗不驅寒。（無酒）滿爐槽枘已成灰，煖氣冰銷未有煤；歎息世情真是薄，雪中相送有誰來。（無炭）寒擎何自覓蘭膏，月在雲深未許邀；安得有城名不夜，不須惆悵度清宵。（無油）解渴消閒醒晝眠，阮囊偏少一文錢；人間煙火今休食，學得餐霞好作仙。（無煙）柴門曉起仗誰開，獨負詩囊自往回；卞急不同蕭穎士，如何無僕解憐才。（無僕）（魯旋）

繆蓮仙曰：「空中結撰，妙緒紛披，詩以窮而愈工，此言益信。並錄其自序云：子與氏謂空乏其身，言其身之所資，無所不之也。不能悉舉，姑賦其九，亦不欲全無之義。語云：「什無其九」人之寓言，其子今日之實錄乎？」

因作九無詩以自嘲。」

■新年詞

一宵爆竹歲云除，喜見開門大吉書；兜過喜神方轉去，滿城鑼鼓鬧年初。拜罷家堂接過天，年神貼處配春聯；春牛圖是陰陽送，歡樂高頭彩勝懸。當門設籥舊門風，某姓某名登簿中；更笑人情如紙薄，飛紅投帖往來空。三杯利市客來初，椒酒宜春隔歲餘；不識誰家新女婿，前頭阿舅令乘輿。廿番花信動芳春，抹白搽紅報歲新。喃喃吹原吹底事，哈哈笑又笑何人？翩翩公子最風流，肥馬輕裘汗漫遊；還說近來新戒賭，回頭且擲狀元籌。牙牌三十二張勻，各出心思打入神；捉去櫬來新歲樂，有名天九過江人。手弄想思版幾重，踢完鞭子腳輕鬆；更將鬼面孩童戴，戲趕魚兒要打龍。新年轉瞬近元宵，一路喧闐燈市囂；却遇清明好天氣，門前還賣太平簫。年來塵粉印金團，年外燈圓搓作丸；猶有年糕好口號，元宵席上合家歡。上元燈火照高樓，舞有吳姬歌有優；時樣繡緯新折子，團花錦帳灑皮毬。打呵一闋鬧秧歌，又見馬兒燈擁過；添有大頭和尚跳，看他翠柳月明馱。（吳世駿）

繆蓮仙曰：「桐川先生隱於市，性嗜詩，生平吟詠頗富，常著新年竹枝詞四十首，久爲士林傳誦。今登其什之三，亦可以窺全豹於一斑云。」

■消夏詞

杭州城裏萬人家，到處涼棚赤日遮；何物詩脾清可沁？夫人李子海寧瓜。滿籃茉莉賣門前，一個花毬十個錢；要使檀郎知愛惜，只教香在枕頭邊。鬪牌最喜鬪花牌，月几團團笑語諧；小婢低頭描式樣，阿娘新着貫香鞋。熙春橋北市橋東，張子元家扇子工；發客競挑門市貨，始知六月奪招風。五人飛轎出商家，天竺回來日未斜；說道

午前還有事，八仙石去看荷花。湖上遊過山上來，冷泉亭遜大觀臺；但看節物情何限？新剝雞頭肉未開。殘霞綺麗火雲收，吟館談心大自浮。學做鄙人差有味，大東門切蔡豬頭。月上天街夜色清，柴門女伴坐深更。翁姑須孝夫須敬，瞎子先生唱道情。穿衣翻要去乘涼，兒女癡情屬渺茫。織女料應頻屈指，只消一月會牛郎。今年閏月度先週，連日風潮看欲流；不厭竹枝詞太俚，譜成消夏譜迎秋。（周紹蕙）

繆蓮仙曰：『紹蕙風流倜儻，慷慨好施，佳公子而無執袴習氣，年甫弱冠，名噪詞壇，此特吉光片羽耳。欲窺全豹，有自作詩文集，可備覽焉。』

閨中竹枝詞

無端玉漏觸離思，香燼茶溫欲曉時；拚得終宵眠不穩，起尋湘管吸金絲。（金絲或作香奇）梳頭懶去學盤頭，亂挽烏雲下翠樓；可厭小姑持繡帕，情儂花樣畫毘毘。（或云造自毘陵仇姓，或云裘姓，始以皮爲之，未知孰是）侍兒傳話午餐延，獨自凝思食案前；爲卜金錢多未准，癡情投箸擲魚仙。長日如年惱別懷，奇情蹴損鳳頭鞋；閒愁無事堪消遣，爲喚從遊打紙牌。燈花零落漏飄搖，意倦重昏伏枕拘；好夢惺忪容易斷，怪他女伴似嬌嬈。（繆艮）

所詠皆未經人道，如吳梅村新翻子夜歌（書厓表兄黃模）

集俗語竹枝詞

我欲貧時亦不妨，時來廢鐵也生光；瓦片尙有翻身日，烈烈轟轟做一場。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身到鳳凰池；人逢喜事精神爽，豈可人無得運時？千杯酒做一杯乾，多少旁人冷眼看；丟了爬兒拿掃帚，爲人容易做人難。公

門裏面好修行，半夜敲門不吃驚；善惡到頭終有報，舉頭三尺有神明。吃一秋來打一秋，不風流處也風流；千年田地八百主，命裏無時莫強求。石崇豪富范丹貧，貧道無神却有神；陰地不如心地好，皇天不負善心人。人老珠黃不值錢，人生不樂也徒然；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今朝脫下鞋和襪，一忽睡到大天光。天坍自有長人頂，莫管他家瓦上霜；一生都是命安排，奶奶死了壓斷街。命裏有時終須有，得開懷處且開懷。人生何處不相逢？昨日今朝大不同；萬事不由人計較，騎牛撞見親家公。一年一年又一年，一日新鮮一日醜。世事茫茫何日了，爲誰辛苦爲誰甜；莫怨他家井底深，知人知面不知心。光陰似箭催人老，一寸光陰一寸金。運退雷轟祥瑞，得便宜是失便宜；愁人莫對愁人說，心病還須心藥醫。說起愁來輾轉愁，誰人肯向死前休。彩雲易散琉璃脆，恩愛夫妻不到頭。巧妻常伴拙夫眠，千里姻緣便線穿；世事都從愁裏過，月如無恨月常圓。莫爲兒孫作馬牛，出門歡喜入門愁。一人自有一人料，一旦無常萬事休。不是冤家不聚頭，前人種樹後人收。兒孫自有兒孫福，事大如天一醉休。兄弟同心土變金，大樹底下好遮陰；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必他心是你心。無緣對面不相逢，仍恐相逢是夢中。一日三來三日九，于今又是白頭翁。富在深山有遠親，一朝天子一朝臣。貧居鬧市無人問，只重衣衫不重人。惡人自有惡人磨，話不投機半句多；一覺放開心地穩，得高歌處且高歌。黑心人有馬兒騎，看你橫行到幾時。瓦罐不離井上破，只爭來早與來遲。蝦蟆跳在戲盤裏，兩個烏珠惡溜溜；看得天官節帽小，眼睛生在額角頭。人老何曾載少年，饅頭吃到豆砂邊；人心不足蛇吞象，把了千錢要萬錢。銅錢眼裏翻筋斗，踢殺糊猴弄殺鬼。相打手裏奪拳頭，強中更有強中手。鼻涕拖得丈二長，朝歡暮樂過時光。東瓜扯到豆棚裏，不識酥兒愿老鄉。眼嫖鼻吃脚游湖，擅樹銀包使鐵箍；東去遇財西遇會，得來全不費工夫。日裏閒遊走四方，賂錢吃酒養婆娘。一朝男死黃金盡，自有旁人說短長。色不迷人自迷，蛭蝨不動自然肥。賁花不滿三十歲，大限來時各自飛。少年公子老封君，錦上添花爛小人。一個銅錢四兩福，不來親者也來親。（繆良）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竹亭沈） 天籟元音，深人警省。（嘉湖修揆明） 妙語解頤。（麓亭羅耀）

四蟲樂府

詠蚊

（正宮白練序）雕蟲耳，也假得文名門下鑽，水蛆變子子，本無足算。紛紛聚作團，慣豎伏宵行暗室攢，工飛鼠，腿長腰細，身輕翅短。（醉太平）絳幔禁他飛繞，早潛窺動靜，狡獪多端。天衣無縫，關防偏爲伊尹。齊執手爭揮逐命都拚，還覷着玉肌冰腕，勻留枕畔，此情更甚鑽穴踰牆。（白練序）憑他乞丐般鶉衣不完，相逢處何暇辨氣味甜酸，冤家抵死攢，把臭血嘗嘗也喜歡，貪饕慣，藐茲慾慾幾會能滿。（醉太平）飛蟠斯文，交易市心，都在夕陽池館，曲廊西畔。看幾輩高低撩亂，多般雷聲做就謔窮酸，漸撲近繡簾銀蒜，種繁難斷，把人咬死，天偏不管。（尾聲）西風轉，眼秋光換，針彌休誇嘴會鑽，怕與觸紙癡蠅狀一般。

詠蚤

（正宮白練序）無他技，是誰贈先生善跳名？芝蔴大伎倆公，就能逞雌雄，不用爭，怪捷足先誇古肉屏。貪汚性，往來胯下，也深欣幸。（醉太平）誰令依人爲活，任鴛衿疊疊，繡褥層層，黃緣得閒，柔鄉貫趕營生。明教人人轉側不能寧，徑幾度欲眠還醒，細爬低齒，犀齒聞聲。（白練序）來蹤鬼蜮，能豺狼性，成恨死了，偏教我捉摸不定。區區市地生，方脫塵灰，便想騰三尸競，那堪四大供他馳騁。（醉太平）堪憎渾身荆棘，何事遭剝膚小青探，懷稱快，却又恐殺之不勝零星。裙邊衣角忒橫行，惹不得些兒上脛，低微何甚，一生泥跳，奚妨安命。（尾聲）跳蟲跳殺終踏踏，畢竟一飛讓黍民，試令昏暮相逢一較能。

詠虱

（正宮白練序）琵琶小，問若箇蟲兒似此遭變黑白，咄咄漫誇奇妙，生來不解勞。自出入冠裳福分高安溫飽，非蚤不飛不跳。（醉太平）運到成牛漫想，也有時僥倖抓上宮袍，高談被褐，平生忝附英豪。休嘲天機觸處手頻撓，縱捫也捫他不了，邯鄲何物？詞人搬弄，便覺風。（白練序）依依貧賤交，寧論縑袍，甘心託，敗絮裏棲遲終老。隨緣伴寂寥，管甚麼渾身垢膩饒。風懷好，閒僧古衲，乞兒破襖。（醉太平）魂消，美人身上，也曾消受玉軟花嬌，揮襦衣縫，必禁得風流纏繞。深宵燈前，有限豈容逃？最怕是羅襦脫了，櫻桃細咬，子孫千萬，拚他一勦。（尾聲）懊儂歌罷還應笑，笑庸福從來讓爾消，可知能躍能飛枉自勞？

詠蛆

（正宮白練序）知香臭，庶免令他生化，此蟲堪笑，是一味胡圖懵懂。誰收貯藥籠，傳五穀嘉名，諡典崇，非無用，形何太穢，性偏善動。（醉太平）魂夢浮沈出入，把此身付與肉林酒壘，酣歌醉飽，膏粱餘戀，猶濃朋從，任教腐爛，也情鍾，到底欲豐於自奉，前生受用，知公都是鼎食鐘鳴。（白練序）驅他入廁中，天真大公，濡首處，誰復把長籌戲弄，渾身穢氣沖，笑香囊徒勞置石崇，遮鼻孔，縱蘭湯百斛，難洗尊容。（醉太平）昏蒙，嚙體紅粉，死還不放碧血成空，荒郊裸葬，有多少亂榛孤塚，悲風，然脂遺臭，恨何窮？任你把皮囊打洞，蠅螿何衆？此中滋味，除伊誰共？（尾聲）嚼蛆笑我問調弄，要喚醒人間萬傑蟲，試問他，誰着蟻嘈糞土中？（何承燕）

繆蓮仙曰：『春乘廣文工詞曲，爲簡齊太史所深賞。嘗爲予點拍，終日不倦，引商刻羽，不爽毫髮，此曲可以見其一斑矣。』

司嘲

（北醉太平）漫道司曹，地位清高，文章收拾薄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如今低心下氣空

煩惱，要解得箇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說謊。（北黃鐘醉花陰）幾曾見，傘扇旗羅紅黑帽，名從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剩有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驟套。再休題游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高聲短道。（南畫眉序）辦事費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都用心操，還有那滑經承，弄筆蹊蹺，那疲貼寫行文顛倒，細思量坐把精神耗，纔約伴回堂說稿。（北喜鶯遷）大人的聰明洞案，相公的度量包容，單只爲一字寬嚴爭計較。小司堂登答周旋，敢挫撓，從那清容高傲，免不得改稿時顛頭簸腦，說堂時垂手蝦腰。（南歸朝歌）西園路隱遙，偏候堂官難湊巧，東垣事更饒，抄案件常防欠早。受用些汗浹背的秋陽照，砂飛撲而東風暴，那願得股顛心搖，腸枯舌燥。（北四門）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地裏隻兒先瞧，敢只望乞而去，呆些臉燥，那知道吃雷回嚇，得魂俏。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臉舉也半道爾焦，只怕罣誤因公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高，雨點消，趕辦過平安暫報。（南鮑老催）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先到，約債去，東頭路，須親造，急歸來，柵閉溝開沿路繞，淡飯兒纔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却把家常道。（北水仙子）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只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寒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看啞巴牲口無歡草，況明朝幾家分了典，當沒絲豪。（南雙聲子）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顛老，休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山邈，無文貌，莫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尙早。（尾聲）回頭顧影真堪笑，託生平壯氣全耗，景到暮年消，這便是那司官的行樂圖兒信手描。

繆蓮仙曰『情形如繪，讀之令人意消』

司慰

（北醉太平）薄宦天涯，首垂京華，公餘隨伴散司衙，恁逍遙似咱，無多錢鈔供揮灑，較他風塵俗吏殊高雅，

再依題長安清况，慨嗟呀，且啣杯細話。（北黃鐘醉花陰）有多少宦海茫茫聽，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只道嬌兒喝前道，唯可知那心兒裏，歷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美缺錦上添花，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南畫眉序）你我赴官衙，坐論從容儘瀟灑，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可有急公文，特地行查，與那窮差使橫派下，公案無多寡，將依樣葫蘆便畫。（北喜鸞遷）特提的才能俊雅，推陞的氣識清華，便只要領上朝珠，將就掛到其間科道挨班分定咱，何須一等誇京察，但份個學政兒三年稅駕，試差兒一榜進家。（南歸朝歌）頻年俸漸加，設制些棉衣布襪，換來上不差，設養個車夫奶媽，一任咱壺冰貯水的消炎夏，爐煤聚火假殘臘，且落釀酒栽花，題詩品畫。（北四門子）客何來，幾句閒談罷，忙捧上大葉清茶，他待要決勝負，一秤對下，我還與叶富商，幾曲同抓，不用果肴佳，器皿華，這蔬菜便似山家，儘穀射覆藏，閣傾巨罍，直到月落參橫，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榻。（鮑老催）四看家下滿壁的，今和古書籤掛，滿園的開和落花枝，亞笑相迎，子婦牽衣開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雞犬兒無驚嚇，但縛得夜眠時，一枕清神暇。（北水仙子）雖然久別家，把剩水孤山夢想，跟廠的香車寶馬，趕廟的清歌雜耍，纔看過殿春風紅芍藥，又開到傲秋霜黃菊花，你便道茶園戲館太喧嘩，試與我窰臺攬勝當幽雅，况爭誇燕山八景，風月倍清華。（南雙聲子）真休暇，真休暇，移却春和夏，無牽掛，無牽掛，漸了却婚和嫁，忘了詐，絕虛假，受用些老健年華，清高聲價。（尾聲）太平時節恩光大，或飛聲特轉，只待連途嘉，這便教老司官，白頭郎，儘足誇。

繆蓮仙曰：「自嘲自慰，確有此種情事。」

詠畫炎涼圖便面

（醉花陰）歎人生，輕塵棲弱草，不安分，茫茫的何日了？欺貧窮，重富豪，俺只得將冷眼兒瞧，把炎涼世態來

細描（四門子）他他他，都是命裏安排八字造，因此上窮通路，相隔雲霄。這的是祖宗善惡記功曹，把子孫禍福分明報，歎癡愚枉自用心焦。怎知道定數莫能逃，有什麼算計，挽回造化巧？一邊是骯髒潦倒，一邊是顯達雄豪，呀！並不是老天沒分曉。（駐馬聽）雖是命運相遭，但禍福無門，惟自召。天網恢恢，賞善罰惡，明彰昭報。你看那操心勞力收成好，淫佚奢侈沒下稍，歡娛煩惱，在自家尋取，休得自棄暴。（刮地風）若說起滄桑更可笑，也麼焦，轉眼盼升沉多少，有誰人能把百年保。個個憑着氣數顛倒，只見那白屋公卿早，又見那黃金臺埋荒草。這的是虛必盈，長必消，怎能殼，叫你使乖巧？把境界等鴻毛，請看那天下浮雲，霎時間變幾遭。（出家子）更笑那下流奸狡，生就的厚面皮，把勢利結交，將貧窮欺邀，假斯文，做出那脊肩諂笑，說不盡貧諂而富驕，何處借暮鼓晨鐘，把這些黃梁夢驚覺。（尾聲）炎天似火燒，招涼取扇搖，他憑你收放，也不回拘。若一到秋涼呵，他便冷氣將人惱，呵呀扇兒呀！你就是會炎涼的第一號。（沈逢吉）

繆蓮仙曰：「炎涼世態，描寫難盡，秋河有才不偶，閱歷窮途，固應言之鑿鑿；收處即從扇上生發，更覺婉而多風。」

過靜碧堂志感

（步步嬌）霞散香飛紅窗曉，不信春歸早，埋頭氣未消，如玉人兒又遠。天花香，巫峽望中高，拭妝台塵清菱花套。（醉扶歸）冷尖夫惟有清風到，悶沉沉，翠鳥喚晴朝。憶當年錦幙詠梅花，是何時繡屨辭芳草。秦樓啞吹紫雲簫，紅顏不及芙蓉老。（卓羅袍）塵夢果然難料，悵彩雲何在，寂寞層霄，心經半卷，墨痕銷，他悟得空妙。迷離錦瑟，依稀珮瑤，煙沈寶鴨，鍼橫碧綃，畫中人拋却韶光好。（浣溪紗）重來不堪寂寥，謝東風贈呼喚惱，花容花貌，空贏得月下招愁多少，天台何苦逡巡到，輾轉蓬壺萬里遙。（昏柳娘）恨龍鍾老翁，恨龍鍾老翁，把

人顛倒，鴛鴦牒上虛佳耗。想當初爲甚，想當初爲甚，足繫赤繩牢。目射金屏巧，到而今莫說，到而今莫說，最是和鳴聲情，偏學就是離鸞別調。（尾聲）開於月殿歌仙曲，時向瑤池返綿撓，獨有畫眉人不了。

繆蓮仙曰：「香士聘室吳氏，幼時爲其母螟蛉女，因從香士讀書，性聰慧，善吟詠，年十四歸，十八年香士聘爲室，十九歲卒。香士檢其殘冊，彙爲一編，附以悼亡詩若干，此曲亦其一也。豔情哀思，不減奉倩神傷矣。并錄吳氏調倚醜奴兒令，閨情一闋云：「紅閨寂寞春誰覺，日裏金鷄，風定慈鷗，午睡初濃倦鬥茶。鏡中人果花爲貌，貌似桃花，心是梅花，歲晚寒香壓柳衙。」又雙紅豆集詞名詠春雨一闋云：「雪梅香，綺羅香，瑞鷓鴣飛盡錦堂雨，淋鈴韻長，滿庭芳倦尋，好女兒辜八寶妝，玉樓春未賞。」詞致頗佳。」

閨中十二曲

（如夢令）閨閣女郎，年幼十五，心頭春鬪，怕的見絲鞭，躲向窗前伴繡。休驟，休驟，儂要任他消受。（長相思）蜂也歡，蝶也歡，姊妹撩人語太煩，多言怒小鬟。花一團，錦一團，不識干卿甚的也低頭，故不看。（菩薩蠻）于歸漸近情如掬，妝奩瞥見繫心曲，先意代郎看，般般愜意難。心酸深有爲，怨及懷中妹，添索嫁衣裳，含羞低問娘。（昭君怨）寶馬香車儂嫁，且喜還羞又怕，鵲突此時，心不分明，不識今宵緣故，畢竟怎生發付吃，繫在心窩堵如何。（浣溪紗）燭影花光耀翠屏，錦幃深處可憐生，桃花着雨不勝情，偷覷已成心，句句含羞未便囑，輕輕牙根時度一聲鶯。（巫山一段雲）寬綽因房喜，生疎爲路愁，人來瞥見一含羞，伴整玉搔頭，有意防油枕，無聊認帳鈎，生憎嬾子展衾綯，羅帕小姑娘。（減字木蘭花）曉妝特豔，夜飯臺前生怕勸，伴換衣裳，偷隔羅幃飽看郎。夜深羞睡，斜脫風鞋燈影背，枕上柔聲，索喚情哥不肯磨。（風蝶合）囑塔防金鑰，呼鬟整玉珞，箱囊收拾上香車，歸去迎門，笑語隔窗紗，壁上驚新壘，簾前認舊花，晚來閒坐話郎家，羞向娘前，喚一聲他。（小闌干）傳言郎至特

嬌癡，忍笑欲頭低，聽得娘呼，還理絨綫，故故出來遲。瞥看旋轉整羅衣，默默坐多時，待得無人偷來檻外，私語定歸期。（虞美人）網香車歸去，銀燈掌，繡戶經蛛，拂塵拭鏡見顏酡，不禁春心先已到衾窩。薰香叫婢喚他嫩，語因郎軟背燈微笑，轉秋波，試問個人今夜欲如何？（南鄉子）午夢忒嬌憨，睡折雲鬟白玉簪，情態近來渾不解，貧酸愛煞青梅，不是餓，個裏事難參，玉洞桃花虛度三，怪底腰把羞舊衫，宜男佩在深深裏，裏衫。（尾聲）報產麟兒，箇前笑語喧儂塔，一聲娘至，咸喜堆眉際，罷洗金盆，抱上床兒憩，言儂寢池，十六年前事（謝春浴）

繆蓮仙曰：「妮妮兒女語，令讀者醉心。」

自述

利鎖名韁一筆勾，世人笑我不風流；軟紅門外高千尺，佛祖臨凡也要愁。自家飯顆山人是也，選官簿上無名，教書行坑中有我，許多詩云子曰，消摩着世，年來春夏秋冬，幾篇短詠長謠，作成了一個的鰥寡孤獨，今日村齋無俚，編成道情一套，不過洗滌蓬心，豈可滑稽玩世，聽我唱來。

求童蒙，沒奈何，且開堂，且設科。今休賣弄，先生大惰，冰心原不因人熱，白首偏教現世磨，看他還把工夫課，聽枝頭行不得也，一聲聲，嘆着哥哥，歎無知，難起子，指東瓜，話葫蘆，攻須鳴盡吾徒鼓，憑他妙手能彈鋏，那有閒情願食魚陶潛乞食從來苦，算如今清茶淡飯，且漫說，不承權輿，想當初，儘自由，門朋尊，曳綺裘，等閒肯把眉兒皺，無端矮屋伸仲脚，多事方巾戴上頭，姓名遺落孫山後，看他家泥金報捷，長揚賦，萬口歌謳，錦團團，總是空，聽晨雞，又算鐘，孤辰寡宿前生種，夫妻竟是同林鳥，兒女猶如避弋鴻，白楊轉盼圍泥塚，再休題敘荆裙布，抱衾裯，夢叶驚熊笑，書生着實跌，盼公侯，望鼎台，問管漫把青春養，如何鬢髮多公道，究竟功名是瞞猜，將他石硯從新壞，倒不如蒲團佛，打鐘魚，稽首蓮臺，最淒涼，是舊年，絮空囊，病連綿，尋常得個人兒見，挽歌斷送愁無地，勿藥終朝

喜罪天，魁頭夢裏令猶魂。休不了才高八斗，再忙他事業三千。舊知交，有幾人？賦同袍，數飲醉，青山拱木寒鴉間，機鋒後輩推班巧，文字衰翁退氣真，關西妄想尊楊震，更無端災梨禍棗，題籤飯，顯名新。志向高，路頭差，舍精微，拾士（讀作臘）莛（讀作查）取才總在中人下，文章貧賤難行遠，稗販誇癡莫浪誇，將來定惹旁人罵。（近開雕稗販說部）你看他錦衣烏帽，撮歪詩，倒有籠紗。羨山家，綽草堂，靠青溪，帶綠楊，開雲野鳥多來往，琴瑟芸鼓穿空起，杏漁漁郎隔浦長，夫妻子女無謙讓。一任他醺醺醉倒，樂華胥，夢裏荒唐任風流，算杜門，粗布衣，老瓦盆，修行無遇培方寸，通名人是羲皇上，擁卷榮進茅土尊，軟紅十丈隨伊滾，胡謔着村謠里楚，憑弔他月魄花魂。（尾）蠅營狗苟心腸掃，便是登瑤島，縱有筆如刀，不上長安道，俺唱這完課兒教（平）書去了（曹斯棟）

繆蓮仙曰：『先生學問淵雅，淹通古今，爲吾杭名宿，又得文情絕世，風流道學，兼而有之。顧久困諸生，一甌終老，晚年傷偶，子且天亡，境遇至先生而極。然其胸次磊落，視塵世事，悉付達觀，卽如此作，吐屬風雅，不徒作牢愁故態，因歎有道人度量之相越，蓋誠遠已。』

賦歸

家住西湖第六橋，秦淮勝處掛詩瓢，秋風一夜歸心急，揚子江頭渡晚潮。自家秋河道人是也，少年落魄，浪跡江湖，東走西奔，消完英銳，曉行夜宿，受盡風霜。自從吳下淹留，前後已經三載，不覺金陵羈滯，首尾又是一年。且喜歸無恙，心猿暫爾還山，但怨孽障未除，驛馬又來速駕。今日家門伊邇，桑梓依然，不免將近况編成道情幾個，唱歎一番，請教諸公，以當一時清話。

沈秋河放縱多，自家事，自己歌。歌來要把哀腸訴，窮通世路多看透，冷暖人情多試過，利名好似韁繩鎖。早知道文章無用，怎到得歲月蹉跎。思往事，最無聊，記去秋木葉彫，茫茫正是傷弓鳥，一年節序循環轉，千里關山信

問遙腸迴九曲重重繞。今日個歸帆挂起，望前途，喜上眉梢。出南京，燕子磯，到金山，雞盡啼。江流浩淼無邊際，鎮江舊業名聞遠，惠麓清泉命不低，土宜出處真無比。見多少異鄉風景，船頭坐露溼征衣。到蘇州，滸墅關，過閶門，休泊船歸期，雖近程猶遠。吳江平望官塘直，烏鎮寒山水路灣，塘棲過後鄉音軟，這不過家園暫返，那算得鳥倦知還？落日照城隅，仔細分明認，却似去年離別景，不堪轉登程，回首城樓，又悵望夕陽影（沈逢吉）

繆蓮仙曰『風流自賞』

輓施萊村

鴛殘花落不忘愁，利欲驅人萬火牛；人世幾回傷往事，兩行情淚語前流。自家火蓮道人^{是也}，只爲着萊村施二，與俺有瓜葛之親，同硯田之業。忽一日夜遭回祿，死於殷氏書齋，儒冠誤人，已是困同屈蟻，城門失火，誰知殃及池魚，痛切朋儕，悲深戚鄰，用是編成道情幾個，抒俺哀輓之心，不免到萊村靈前，唱歎一番。

老書生，泣窮途，運淹塞，災切膚。文章端的天公佑，祝融肆虐偏仇，介子焉文竟毀驅，可憐一夕拋家去。早難道書藏滿腹，祖龍怒用火坑儒。空齋裏，烈火揚，七尺身，一炬亡。親朋聞信多驚憫，昨日賓主談庭內，今日妻奴哭路傍。形消骨燼歸焦壤，倒做了文人慧業，昇天去，脫却皮囊。歎人生，命所遭，聞君死，首頻搔。若何寒士身偏燎，生前不作趨炎態，死後反貽附熱嘲。悲哀我輩傷同調，莫不是仙家舊例，五百年，劫數難逃，易消磨，曠世才，難躲過無妄災。平生空剩遺編在，堪嗟象齒同焚却，不信天將玉樹催。有靈也，下君應悔，悔的是孤兒寡婦，怎能毀心，死如灰？守正絕偏頗，翻遭飛來禍，冷櫬從今君不坐，轉嘆俺熱尙因人，兌蠅頭如蛾赴火（繆良）

萊村諱承烈，與予爲中表親，性質直，寡言笑，工詩古文詞，老於諸生，家貧以筆耕爲糊口計。生平無失德事，然卒遭慘禍，竟不得其死。嗚呼！天道顧可以常理測之，吾還以叩諸蒼蒼者！義心苦調（敬齋兄震）

自悼

十載寒窗太瘦生，一衿青後一氈青，茫茫大地誰知己？下里巴人或可聽。自家幻蓮道人是也，未能投筆封侯，聊且沿門乞食，鎮口價吟詩作賦，換不來柴米油鹽，逐年間賣字鬻文，養不活妻兒老少，一領敝袍長掛體，三椽老屋不遮貧。今日悶坐空齋，追思往事，不免編成道情幾箇，將俺身世傷悼，這番唱來，請教諸公

同聲一歎

繆蓮仙住杭州，隸仁和籍貫留蘭陵，譜系家聲舊，父兮仁德今誰比？母氏賢能世罕儔，得男三索子居後，貌端方，巖然頭角，試啼聲，衆舉悠悠。乾隆朝丙午年，月春王，試燈前，十三卯刻予生，建陽和節序時方啓，平旦清明氣占先命，易卦期無忒，長少男兼山爲字，加別號，景慕青蓮憶當初，幼稚時，識之無從塾師，同游半屬屠沽子，無端逐隊成嬉戲，不覺因循換歲時。韶華荏苒如波逝，十二三四書漸了，這增得一部毛詩，始成童，便廢書，二七年，市井居持籌握算勞心，膂魚鹽敢謂儕先哲，園圃非誇隱大儒，小人謀食聊爲此，爭奈俺書生材料，利藪中，究竟懸殊。棄生涯，迫飢寒，辭故都，客長安，天涯遠子增悲歎，當時欲奮懸弧志，此日空嗟行路難，兄先弟後程途趕到燕京，寄入籬下，念雙親，淚未曾乾，入都門，六載多，無能爲，沒奈何，賦閒重把詩書課，終軍弱冠纓難請，劉向傳經志未磨，工夫抵死辛勤做，博得個殘篇斷簡，出吟聲，着了文魔，鳥倦飛歸去來，返家園，舊徑開，高堂喜把雙親拜，貧兒車樂斑衣舞，下十漸邀玉尺裁，無端一頂方巾戴，從今後，棘園屢躓，只落得人喚書獃，歎書生，命低微，室家成志願，蓬食貧翻受妻孥累，微蘭已惜凋初蕊，愛日俄驚謝晚暉，百身莫贖終天罪，痛雙親，道山齊返，豎華表，跨鶴同歸，滯青雲，且訓蒙，爲飢驅，西復東，可憐舍此無蛇弄，人情冷煖當應徧，兒女啼號夢不通，等閒空把留年送，更堪嗟，旁人冷眼，說先生，頭惱冬烘，一年年，空自忙，歎頭顱，四九強，功名兩字都成謊，書香幸繼終何補，世德難成

最是傷聲聲辜負當時獎，對青銅風姿非昔，愁鬢鬢，怕要飛霜。半生行事多顛倒，樂歲難圖飽，休說讀書高，不管文章好，只俺這七尺軀兒，把儒冠誤了！

蓮仙跌宕多才，而所遇輒蹇，讀此可爲浩歎。雖然，可歎者，豈獨蓮仙，特蓮仙尙有人歎之，蓮仙又豈終於爲人所歎者哉（淡畦李紹）貧士悲哀聲曲繪板橋，不能獨擅風流矣。使蓮仙及他日及第歸來，執漁鼓歌此闌，能無迴憶做秀才時筆耕之苦，淒然一慟其餘哀，有不至碎琴拔劍者耶？（夢魚王敬曾）

鄉試黃鶯兒

免得轎兒扳，看進簾，心已安，裁朋考益街頭擔。魚兒一餐，肉兒一餐，清心降火沖雞蛋；可笑急來抱佛脚，還把講章着馬褂與氈條，考籃兒緊縛牢，笱乾香蕈和湯料，火腿一包，蝦米一包，榮煙臘燭般般要，套桂圓老婆兒女忙做一團糟。半夜竟無眠，聽更鑼，四鼓天，未曾吃飯先塗面。轎歇門前，妻送堂前，家室祖宗香烟點，進貢院，先懸考袋，再去釘門簾。身曲枕兒歪，明遠樓畫角哀，黎明題目傳來快，心思苦哉精神憊，可憐急屁今安在。八韻詩，抬頭斟酌，又是五家來。早起復吟哦，詩與文細揣摩，謄清題目須防錯，添註幾何，塗改幾何，丰持考筆呼開鎖，一歸家吃談洗面，明日再奔波。精力未曾疲，聽點名籃自提，龍門前後尋知己，你贊我的，我贊你的，大都自己皆得意。歸號內遍尋老宿，明日講經題，細看五經題，記不清，書易詩春秋禮記，皆忘矣，此也。迷離，彼也。狐疑，看來只好糊塗寫。遵新例頭場文稿，帶在考籃裏。經藝不須題，叫掌管肚內飢，可憐考食皆完矣，收拾快些，繳卷快些。天開文運，挨挨擠擠兒，拾忙歸去，先要吃東西。今日是三場，懷挾多心，內慌，點名搜檢真，惆悵條規不詳，打盡空腔了完故事。心兒放，細思量，抄謄字句，難以見妻房。今夕月兒圓，喜三更，五策完，黎明收拾爭交卷，腰兒縮灣，腿兒立酸，號軍討筆紛紛亂出頭門，與人僕從，望得眼兒穿。十六早歸家，換元裳，先吃茶，調停酒飯忙廚下。門首喧嘩，

堂上喧嘩，兒童考腕爭相打，刺個頭，高眠一覺，今夜弄琵琶。彼此互論文，造謠言，沒假真，求籤測字多高興。夢見有靈，命兒有憑，家人父子安排等，拏不穩，老兄佳作，箱裏聽蟲吟。到處是監軍，卸籃包，遍地尋，手持經摺街頭問，頭場幾人，二場幾人，本城相公全無分，真倒運，三場坐號俱是處台溫。真正好惱懊，有玉橋，名已標，自己埋怨多顛倒。昨日枉勞，今日枉跑，無顏難見江東老，最傷心三更床上，冷語話蹊蹺。自己不留心，戴長枷，在大門，至親骨肉難相問。恨煞連丁，暗罵監臨，別人夾帶偏蒙混，惟有我未曾檢點，弄出臭名聲。揭曉起潮頭，約登山，上酒樓，不多一刻黃昏後，舉人漸休，秀才仍舊，垂頭喪氣街前走，早知道這般結局，何苦把名求街上賣題名，急開門，買一文，許多親友全無分，錢塘幾名，仁和幾人，急煞一個先評論，亂嚼舌，房書主考，俱是得金銀。意馬與心猿，見齊天也報然，布政司裏尋硃卷，通篇看完，未見一圈，傷心鉗字糊塗繕，沒來由，自家命薄，何必罵簾官，興味已蕭然，見相知，各道冤，批評現在新冠卷，起講一段，中股一段，更兼與我同一段，說不盡冲天霧氣，萬世坐寒甕，我也幾曾經，得亦欣，失亦欣，從無有此酸毛病。命不如人，運不如人，何須與彼來爭論，到不如高歌一曲，隨處好安身。

繆蓮仙曰：『窮形盡相，爲入場舉子，一一寫照，讀之令人破涕。末後安命一段，說得心平氣和，彼逐逐可以爽然自失矣。予亦有鄉場十六詠，然不能如此閱之淋漓痛快也。』

詠錢黃鶯兒

最好是銅錢，有了錢，百事全，時來鐵也生光豔，親族盡歡顏，奴婢進諛言。小孩兒也把銅錢騙，滿堂前，家人骨肉，不過爲銅錢，莫要說銅錢，說起錢，便無緣，親朋爲此傷情面。爭什麼家園，奪什麼房田，歡恩仇總是銅錢變，更堪憐，沿門乞，也爲一銅錢，偏要一銅錢，有了錢，通上天，呂仙會記黃金點，起課怕無錢，推磨鬼來牽，那鬼神尙把銅錢戀，劉海蟾歡天喜地，因爲有銅錢。說起錢，實可憐！十年幾度滄桑變，賺不盡的錢，過得完的年。着財奴鑽

進銅錢眼，亂山前紙灰飛蝶可再要銅錢。（沈逢吉）

繆蓮仙曰：「信筆談諧，頗中情事，末句子下一轉語云：「亂山前，紙灰飛蝶，死也要銅錢。」」

酒色財氣黃鶯兒四闋

酒是禍之魁，貪了杯，正事去，此中徵逐無良友。紛紛宴遊，昏昏醉歸，窮形盡相全忘醜，最堪憂，心迷性亂，蕙地起干戈。色乃自家迷，見嬌魂已離，將身鑽入圈兒裏，遇花路歧，情癡意移。黃金用盡傷身矣，笑無知佳人才子，猶是說傳奇。財更不堪論，爲金銀便傷身，陰謀詭計都行盡，家私獨吞蠅頭共爭。至親骨肉猶殘忍，况他人補撻控肉，不管別家珍。氣在用千般，未蓋棺，量不寬，爭名奪利多忙亂，命兒已拚，魂兒尙冤。周郎臨死將天怨，怪無端三言兩語，怒髮便衝冠。

沈着痛快，真是佛口婆心。（曹儂樾先生） 直是真實文章，并不可以言遊戲。（笠生玉臺）

嫖賭喫着駐雲飛四則

裙布堪誇，花柳場中未足誇，買笑真無價，金盡方纔罷。（噤）空逐好年華，還傷風化，竊玉偷香，賤行人人罵，因此上迷戀青樓多破家，事業堪誇，陸博場中多足嘉，不惜黃金價，擲去方纔罷。（噤）聖治日光華，寧無王化，犯法違條，敗類人人罵，因此上沈溺博藉多破家，淡泊堪誇，酒肉場中未足嘉，珍錯寧論價，果腹方纔罷。（噤）漫自說豪華，湯澆雪化，坐食山空，饕餮人人罵，因此上習染膏粱多破家，朴素堪誇，紈袴場中未足嘉，不計工和價，適禮方纔罷。（噤）昔日鬪繁華，今成叫化，顧影懷慚，浪費人人罵，因此上裝飾衣衫多破家。（繆良）

亦不失勸懲意。（曹儂樾先生）

四書對一言至十二言

才也。器之熊掌，燕毛。吉月凶年，毋我有朋。耕也，富之。學也，教之。鏗爾，瑟兮。無財，有命。披髮及肩，疾貧，多怨。妻女，子男，仲子，孟孫，去兵，以挺，驅虎，食牛，舍瑟，鼓琴，觀水，樂山，束帶，拖紳，不憂，則喜。摩頂，膺肩，父召，子來。夏日，秋陽，鑽燧，伐柯，鄉愿，里仁，文學，詩書，匹婦，鄙夫，不熄，其然，赤也，白乎。以思，不惑。問仁，聞義，屏氣，養心，惟我，無他。鶴也，鳳兮。矢人，張體，禮重，詩亡。西子，南人，忠矣，孝哉，鳳至，師行，醫來，病愈。成己，在人，貴貴，親親，無己，有諸，非與，是也。當仁，執禮，及席，捐階，在邦，固國，其下，居卑，勿應，不聽，五秉，萬鍾，自牖，踰垣，年饑，日省，虎兕，蛟龍，請野，分田，夷子，狄人，滋甚，幾希，敢請，將要，明日，來朝，故益，若湯，恭儉，孝慈，微服，奚冠，逝者，從之，鳶飛，鯉退，毀瓦，踰牆，坐匠，工師，升車，走馬，乘車，遊海，自北，而南，以思，毋意，在弟，敬兄，娶妻，易子，有李，於桐，放者，棄之，知禮，聞詩，無處，遂行，泄泄，讒讒，命也，時哉，卓爾，愀然，過位，升堂，夫人，小子，信乎，非也，諂笑，巧言，人病，吾憐，規矩，聲音，市脯，殺雞，稽首，曲肱，東里，北宮，有諸，亡矣，五霸，二民，忸怩，嗚呼，於宋，以防，人死，吾生，九百，三千，惟我，且子，親喪，子在，暴虎，見牛，是謀，不用，爲富，使驕，有財，且各，一國，八家，恭己，愛人，夫我，其他，去喪，不弔，飢餓，阨窮，束牲，燔肉，掘井，馮河，匹夫，二女，賤貨，生財，去兵，棄甲，一歲，三年，不至，則行，寡助，猶興，三月，百年，一日，四時，死矣，哀哉，其餘，不取，居上位，作新民，有德者，見賢乎，學禮乎，事道也，子爲善，我欲仁，端章甫，壹戎衣，一家仁，百姓足，舜好問，湯執中，不挾貴，則與賢，是道也，其恕乎，無君子，與小人，乃孔子，若文王，卿以下，王之臣，進以義，止於仁，久於齊，將之楚，有是夫，殆非也，盡信書，不學禮，用不足，問有餘，笑百步，拔一毛，止於敬，謂之忠，雖百世，彼一時，物交物，觚不觚，知者樂，仁則榮，要於路，遇諸塗，可以止，然後歸，子不語，人有言，兼所愛，止於慈，有牽牛，不問馬，未善也，其庶乎，爲心害，不目逃，咸天下，危士臣，舜相堯，殷受夏，故仲尼，若季氏，天與子，王問臣，性無善，德不孤，無或乎，不知也，見君子，說大人，佞人殆，庶民興，如其仁，焉用佞，子過矣，

吾恥之。斯二者，其三人雖閉戶，將入門，吾語女，子爲誰。奚其喪，可以與人不得，物皆然。如以利，小有才，親喪乎？子慟矣。及至葬，皆失聲。儉則固，恭而安。旣來之，不去也。十一月，五百年。定于一，用其三。在陋巷，居於陵，有馬者，無人乎？又何怨，則不歌。二、三子，五、六人行，吾敬，與人忠，舍其田，焉用稼。雖孝子，獨孤臣，可欺也。如禮，何行以告，坐而言，有弗問，可與言，不受也。始舍之，亡親戚，如寇讎，有諸乎，不然也。疏之也，命矣夫。有三愆，降一等。大罪也，將殺之名，不正，思無邪。則牛羊，如犬馬。良人出，女子生，未仁乎，是禮也。強哉，矯，鮮矣。仁，伯夷，隘，太甲，賢，仲叔，圉，公伯僚，宰我，出，孔子行，與讐者，則藐之。其妻歸，惟我在，不處也，盍去諸，而不行，然且至。二女果，三人行，不說也，何傷乎。尊五美，舉一隅，不遠矣，爲近之。則得妻，無以妾，得我與，爲人也。惡聲至，禮貌衰，欲爲君，不陵下，無欲速，不加多，惡利口，有放心，無以言，焉得知。湯放桀，周受殷，君事也，民歸之。故大德，在新民，作之師，與其弟，能一之，所獨也。仁且智，實若虛，學不厭，心勿忘，用不賢，則言讓，乃所願，是不難，屏四惡，殺三苗，能禦也，請討之，無禮義，去人倫，以其數，及是時，可知已，何懼焉。君子乎，小人哉。載華嶽，躡梁山，滔滔者，岌岌乎，後我后，愛厥妃，非其友，必有鄰。益者與，假之也。天作孽，人不知，欲爲臣，不授士，將復之，不往也。無城郭，遵海濱，今不取，又焉貪。無以立，惡得賢。其所令，猶可違。至於味，不敢嘗，可以怨，莫能與。父母在，丈夫生，可知也，必察焉。三已之一，聞耳。無憂者，有道乎。爾爲爾，才不才，上焉者，久矣哉。人恆過，天不言，不能死，未知生，曾哲後，陽貨先，疾固也，求備焉。不敢也，奚可哉。皆天也，有命焉。道也者，一矣乎。以爲常，不及亂。上恤孤，吾從衆，非我也，無他焉。天下有道，國家將興，有王者起，而天下平。正是四國，在予一人。有物有則，不愆不忘。王赫斯怒，民具爾瞻，無聲無臭，至大至剛。雖加一日，比及三年，王之不王，朝將視朝。以若所爲，而能濟衆，哀此鶩獨，反其施倪。故油油然，猶沓沓也。君子行法，小人犯刑，有罪無罪，以人治人。雖之夷狄，莫不尊親。孰大於是，何獨不然。王勿異也，君何患焉。君子有之，小人反是。雖有惡人，卒爲善士。孰能一之，而廢百也。父母俱存，妻子好合，善人是富。君子固窮，如不可來，焉能爲有。飽食終日，獨居三年，吾將仕矣。民皆仰之。有民人

焉，皆兄弟也。有父兄在，與朋友交。至于兄弟，宜其家人。子爲恭也，人恆敬之。聞詩聞禮，與命與仁。其助上帝，以迎王師。是罔民也。豈舍王哉。必得其名，不患無位。可以假館，何必讀書。自大夫出，則有司存。回雖不敏，求爾何如。聖人復起，夫子何爲。窮不失義，富而無驕。行乎貧賤，餓其體膚。譬如平地，可使在山。居仁由義，尊賢使能。孝之至也，樂莫大焉。如其禮樂，不以兵車。彼丈夫也，有婦人焉。吾王不豫，畜君何尤。我欲行禮，人而不仁。不敢請耳，可得聞乎。於王何有，則民不偷。得之不得，斯焉取斯。如其自視，多與人同。好行小惠，則亂大謀。湯有天下，周餘黎明。人無遠慮，子有戒心。與朋友其，而父子離。如不得已，何以待之。人之有技，子欲無言。雖無文，又有微子。君執與足，子將奚先。我雖不敏，王請勿疑。不卑小官，而在高位。仁者如射，越人關弓。有衆逐虎，其父攘羊。刑于寡妻，內無怨女。自天子出，與國人交。何謂五美，有是四端。修我牆屋，宜爾室家。吾聞西伯，子謂南容。亦不孝也，可謂仁乎。吾不信也。王請度之。子如不言，我且往見。請問其目，忽求於心。吾聞告子，人亦有言。瞻彼淇澳，止于邱隅。白鳥鶴鶴，葭竹猗猗。譬諸草木，雖若邱陵。心不在焉，性相近也。父子有親，兄弟無故。吾王不遊，其子焉往。彼爲善之，可謂士矣。雖欲勿用，乃若其情。敏而好學，樂以忘憂。加我數年，從吾所好。相在爾室，往之女家。是可忍也，何以別乎。霜露所墜，日月有明。天之高也，室是曠而生之。謂性道不遠人，反而求之，力不足也。君子務本，小人閒居。而今而後，不忤不求。以五十步，雖千萬人。一朝之忿，三年不言。昔者所進，今也不然。實不能容，又欲其死。危言危行，宜民宜人。有以異乎，舉相似也。不徧愛物，惟恐傷人。夫豈不義，然而末仁。况於殺人，而就死地。半途而廢，三年有成。時然後笑，哀而不傷。是何傷哉，故能樂也。舍館未定，城郭不完。則不棄也，能無從乎。言語必信，飲食若流。乃積乃倉，不奪不廩。事之以禮，遊必有方。未之能行，然後敢入。君子去仁，小人懷惠。今病小愈，厥疾不瘳。管仲不死，子路有聞。獵較猶可，巫匠亦然。必敬必戒，誰毀誰譽。於季桓子，惟孔距心。武王伐紂，句踐事吳。君子有勇，大夫不仁。子路好勇，顏淵問仁。子欲無言，女奚不曰。於不可已，則如之何。爲難能也，可謂知乎。子貢問友，管仲得君。無不爲已，請嘗試之。欲

辟土地，必因邱陵。爲仁由己，不讓於師。好勇疾貧，守死善道。以爲無益，敢問所安。雖有智慧，不信仁賢。敏則有功，勞而不怨。周子利者，智以富人。三日不食，五月居廬。以小易大，辭尊居卑。無以異也。若是班乎？譬如平地，而不及泉。轉乎溝壑，放於瑯琊。願受一廬，以施四事。是吾憂也。於女安乎？若聖與仁，使驕且吝。土地荒蕪，父母凍餓。奚爲後我，則不及人爲之兆也。未有與焉。文行忠信，怪力亂神。是謂過矣。亦曰殆哉。或敢侮予，明以教我。過則改之，戰必勝矣。不得其門，寧媚於寵。將入於井，必觀其淵。般樂怠敖，流連荒亡。不得於言，願聞其旨。夫子自道，聖人有憂。小人喻於利，君子恥其言。使己僕僕爾，其志嚶嚶然。其故家遺俗，則安富尊榮。是爲馮婦也，不如林放乎。異哉子叔疑，死矣盆成括。夫子焉不學，先生將何之。居簡而行簡，執柯以伐柯，所惡執一者，以慢其二哉。其心休休焉，而曰孳孳也。樂正襄、牧仲、公孫、孫儀，望望然去之，遲遲吾行也。惟君所行也，必子之言。夫飯蔬食，飲水，披袵衣，鼓琴。夫我則不暇於子，與何誅。胡不慥慥爾，何爲紛紛然。何如其知也，無乃爲佞乎。猶爲棄井也，宜若登天然。圭田五十畝，虎賁三千人。雖孝子慈孫，舉疾首蹙額。作者七人矣，見其二人焉。則盡富貴也，其惟春秋乎。可以爲難矣，不得其死然。我則異於是，君如彼何哉。星辰之遠也，山川其舍諸。無親戚君臣，則孝弟忠信。舍我其誰也，故不得已焉。是誠何心哉，未足與議也。可謂具臣矣，願爲小相焉。非爾所及也，夫我乃行之。樊遲請學稼，顏淵問爲邦。時子因陳子，周公謂魯公。如此而已矣，其斯之謂與。知者樂仁者壽，鄙夫寬薄。夫敦獸啼鳥跡之道，雞鳴吠狗相聞。是聞也，非達也。既來之則安之，言必行，行必果，視思明，聽思聰。今有仁心仁聞，如以朝衣朝冠。江淮河漢是也，日月星辰繫焉。富潤屋，德潤身，居移氣，養移體。可謂好學也已，其何以行之哉。深則厲，淺則揭。近者悅，遠者來。言寡尤，行寡悔。色思溫，貌思恭。敏則有功，公則說。威而不猛，恭而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飢者勿食，勞者弗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子謂之姑徐徐爾，某何爲。

是栖栖者與。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繆長）

四書作對語，自國初相傳。吳梅村過訪某，某適著四書講義，至孟子將朝王章，未能下筆，面有愠色。吳云：『夫子若有不豫色然。』某云：『先生何爲出此言也？』相與撫掌大笑，竟夕成四書對語一冊，然罕有傳本。此冊出自蓮仙，其才適與吳某二公踵相接也。（一松林卓然）

俗語對 一 言至十言

報喜送窮，黃甲白丁。酸子鹽商，抗倒撒開。頑石假山，酒德飯緣。啞謎盲詞，作嬌獻醒。說背談心，油嘴粉頭。白食黃湯，鬥虎接龍。酒脚茶頭，死要活埋。託熟欺生，鬆噪燥脾。鼓手板頭，背面背心。脚子頭家，水手火頭。蓋老跟兒，尖酸老辣。吃醋打釘，滴瀹倒煤。入門落場，羊脂玉馬蹄。金木棉布，土絲絹。交杯盞，回盒盤。出手貨，見面錢。無頭魚，沒脚蟹。四眼狗，三脚貓。核桃結，楊梅球。惱懊悵，歡喜錢。看看來來來，鄉八老，夢二哥，小耳朵，老面皮。笑面虎，偷嘴貓。獨脚戲，兩頭忙。裹脚布，包頭紗。涎皮臉，賤骨頭。五斗袋，八分杯。打痛腿，抓癢筋。放暗箭，拔短梯。空肚酒，軟口湯。鵝毛雪，雞脚水。扇扇子，畫畫兒。雞毛帚，象牙牌。蘭花豆，葱管糖。活見鬼，死要人。過屋酒，上門茶。開路鬼，倒砂人。擺架子，打板兒。馬搭搭，羊提提。大小手，深淺井。救口藥，開心丸。假眼瞎，順脚蹺。雙丫髻，一把頭。打花鼓，撞木鐘。瓜不爪，茹小心。不嚼舌，有吃頭。長脚雨，傾頭風。兩頭馬，半脚鷄。打地洞，開天門。有無有，來不來。五升斗，一壘壘。望門寡，攔傘窮。鵝毛扇，虎頭牌。蓋碗盞，盤香盤。灶前盛，門裏大。抬高頭，打後手。五寸碟，七石缸。水紗布，波羅麻。開雪眼，捲地皮。鬼裏鬼，鬼外人。蓋蓋碗，算算盤。手拉手，頭碰頭。賊做大，鬼念鬆。敲稻草，彈棉花。冤家咒，護身符。雙觔秤，七寸

盤咬耳朵，打嘴巴。衝頭陣，守老營。雷驚鴨，雨淋鷄。三隻手，五分頭。一脚踢，兩頭忙。春梅醬，販桃乾。使暗箭，拔短梯。大做小，雌趕雄。破落戶，孤老杯。三叉路，十字街。打飛脚，喪良心。殺後陣，搶頭刀。白果眼，香瓜頭。九曲巷，千步鄉。昭君套，浩然巾。溜鉤子，拉搽兒。有規矩，沒準繩。天開眼，雨淋頭。翻白眼，使黑心。苦肉計，埋頭乖。放慢線，扯滿篷。六和塔，八卦田。嬌滴滴，腐騰騰。看冷舖，守老營。搬沙鬼，掃晴娘。猫胆大，狗心焦。泥菩薩，瓦將軍。仲後脚，討添頭。掛炭篩，拖油瓶。八仙慶壽，五子奪魁。說一是一，拿三道三。騎驢打鼓，對牛彈琴。花花公子，好好先生。惜花獻佛，將酒待人。一團和氣，滿面春風。小雪見雪，清明要明。獼猴君子，螞蟻官兒。尖頭蚱，長脚鷺。出路由路，在山靠山。水泄不漏，火星直波。同船合命，走馬看花。因風縱火，帶水刮漿。魚龍混雜，貓鼠同眠。刮骨療毒，挖肉補瘡。空心大老，花臉官兒。出巷進巷，隔橋步橋。灶前老虎，門裏金剛。小題大做，舊店新開。大材小用，少年老成。白水滴答，鼻涕他拖。一成不變，兩敗俱傷。黑心倒灶，白手成家。坐坐再走，去去就來。死心塌地，怨氣冲天。豆腐架子，燈草拐兒。十月滿足，一年到頭。鬼擄十七，蠻法三千。打退堂鼓，敲敗兵鑼。瓜熟蒂落，藕斷絲連。隨常粥飯，古老衣裳。披頭小兒，直脚野人。恭逢敵手，洒落歡腸。咬文嚼字，耀武揚威。大動經界，緊把程途。千金小姐，一等大王。買賣貨，在行怨行。三長兩短，七高八低。守株待兔，打草驚蛇。捏兩把汗，當一分心。火居道士，陰司秀才。水落石出，燈盡油乾。召屁大老，盡盤將軍。無中生有，忙裏偷閑。戴高帽子，穿花鞋兒。海天富貴，陸地神仙。剝皮檳草，剪肉燒香。就地正法，望天收祿。虎頭蛇尾，人面獸心。指東話西，坐南朝北。將錯就錯，隨灣到灣。貓兒蓋屎，獼猴打拳。翻熟燒餅，脫濕布衫。前後不免，進退兩難。新時板壁，依樣葫蘆。心高氣傲，耳聰目明。隨嘴嚼舌，出膊打拳。藏頭露尾，直肚拔腸。捉凸補凹，牽精搭肥。單刀直入，萬弩齊攢。倚強欺弱，積少成多。打大罵小，寵妾滅妻。寶光焰焰，熱氣騰騰。說話引話，將心比心。獸打鬚子，戲弄神祇。鑽頭覓縫，嚼舌離根。走前沒後，隨高逐低。一般見識，兩樣看承。心直口快，眉高眼低。上頭下臉，掛心牽肝。光頭和尚，無心道人。因話頭話，說人笑人。渾身落水，赤手擎天。貨真價實，錢多色濃。省口出客，含血噴

人。孤峯獨聳，細水長流。膝踞地，兩耳招風。瓶漏罐軍，盤光碟光。說說笑笑，哭哭啼啼。一毛不拔，抵掌難鳴。送風點火，順水推船。小男碎女，單夫獨妻。手忙腳亂，目定口呆。高聲大罵，冷氣直沖。望天討價，坐地分肥。四手垂攤，兩脚畢直。皮膚燥痒，眼目清涼。南征北討，東倒西歪。移花接木，斬草除根。偷寒送暖，吃醋咽酸。水底撈月，雪上加霜。六根清淨，八節平安。趁火打劫，借題發揮。賠錢養漢，坐產招夫。牽枝帶葉，對樹剝皮。五花飛散，一節打通。將餅裹肉，換水養魚。同窗朋友，上床夫妻。租屋地造，扣鐵打釘。三年一望，十室九空。沒年沒節，無酒無漿。咬釘嚼鐵，穿金戴銀。快活公子，邇逼婆娘。無千待萬，接二連三。同胞姊妹，出卯兄弟。挑雪填井，見風使帆。隔靴搔癢，畫餅充飢。斯文掃地，大鬼上天。麻皮擦痒，豆腐開葷。出跳搖橋，上樓拔梯。兵多累陣，卵急爬巢。酒裏無酒，人上央人。難兄難弟，老夫老妻。粘皮帶骨，挂肚牽腸。吹糠見米，脫褲換糖。少年習氣，老實文章。天高皇帝遠，客少主人多。一身兼作僕，萬事不求人。三年兩頭閹，千佛一爐香。文章兩面看，錢糧十分收。毛頭小夥子，空心大老官。堂前掛草荐，嘴上搪石灰。搖頭格戰，隨口打哇哇。禮輕情義重，頭大尾巴尖。口口叫姑丈，着着見子兒。見面無可道，有心不在遲。疑心生暗鬼，空口打白牙。無葷不吃飯，到處便爲家。倚着閻王勢，借過喜神方。懶人試重擔，窮漢養嬌兒。頭頂千斤片，脚踏兩來船。開門七件事，出馬一條鎗。人無千日好，娘有兩條心。強盜遇劫賊，蠻子服土官。擄拳將脰膊，開口見喉嚨。貨高招遠客，災退遇良醫。牙痛不是病，心定自然涼。慣聽小耳朵，只要老面皮。丟去青竹管，打破砂鍋兒。豁在虎背上，露出馬脚來。驢子放炮仗，外孫打燈籠。上天天無路，落海海也乾。餓鬼搶羹飯，老虎拖蓑衣。大騙遇小騙，張郎尋李郎。胡蜂叮癩痢，蜻蜓咬尾巴。貨到地頭光，人鈍世上磨。擔錢買憔悴，陪飯拆工夫。活人說死話，強盜發善心。烏龜上石塔，虱子遊西湖。扁擔兩頭揚，牆門八字開。星星要自己，醜醜做夫人。前客讓後客，大蟲吃小蟲。灶山上跑馬，筲管裏喂鯁。螞蟻扛土地，烏龜裝霸王。箭箭上靶子，簇簇起花頭。癩灶鼓床脚，老鼠啣菜頭。後頭賣蛋鴨，裏面喝粥頭。盲人騎瞎馬，小鬼穿破靴。火燒延慶寺，炮打襄陽城。眼睛裏出血，眉毛上吹灰。燥撮羊官鬚，

鬧得海紅花打貓管老鼠，夾蚌炒螺螄。高來迸額角，久後見人心。蜻蜓搖石柱，蚊子打卵脬。鍾馗殺小鬼，張麻打老兒。掉着地脚鬼，斷了路頭人。師姑養兒子，和尚偷婆娘。舌頭上打滾，腳底下搽油。老鼠打地洞，惡狗當路蹲。撥櫂如馬走，炒菜當肉香。貓兒哭老鼠，螞蟻扛鯨魚。破船多攪載，獨木不成林。弄巧翻成拙，指東不識西。觀音齋羅漢，土地請灶司。順口波羅密，隨手薩摩訶。人人要體面，點點在心頭。抹桌兒另起，對鼻子轉灣。口甜心裏苦，眼飽肚中飢。替棋對瞎看，官路當人情。捉猪上板櫓，牽牛過紙橋。醒眼看醉眼，釘頭遇鐵頭。金盆裏果子，毛坑內棗兒。老鴉嫌猪黑，烏龜笑鼈駝。將蝦兒釣鼈，見兔子放鷹。三年逢閏月，一字值千金。丁相公畫一字，鐵將軍把大門。上天不見土地，吃藥難死郎。中嘴領挂荳芽菜，眼睛起蘿蔔花。河水不犯井水，大哥休殺二哥。癡婆娘望漢子，老公拐兒。四書熟，秀才足。槐花黃，舉子忙。不知天曉日，晏須防山高水低。田邊田屋邊屋，鼻裏鼻奴裏奴。龍生龍鳳生鳳，柳對柳花對花。雙拳難敵四手，三春不換一冬。猪來貧狗來富，窮生風晦生瘡。羊肉當狗肉賣，死馬作活馬醫。喜鵲噪遠客到，寒蟲鳴懶婦驚。稂不稂，秀不秀，吃是吃，穿是穿。老朋友碰擗開，臊鞭子騎駱駝。真則真，假則假。陰不陰，陽不陽。兜頭一杓冷水，照面兩箇巴掌。張家長，李家短。東邊高，西邊低。肚皮上出香薷，屁股裏吃人參。來如箭去如線，口有風，筆有蹤。銅錢眼裏翻筋斗，窮人面上做工夫。對着姪人說矮話，見了丈母叫阿姨。七箇禪兒八箇蓋，千樹桃花一樹紅。喫了五穀想六穀，巴得千錢要萬錢。骨頭沒有四兩重，鼻涕拖得丈二長。鼻子縮到太陽裏，眼睛生在額角頭。黃泉路上無老少，公門裏面好修行。一番生活兩番做，千般道路萬般難。老鼠尾巴生獅子，獼猴身上出豆兒。大匠手裏掉鉞斧，強盜頭上撮網巾。屋漏更遭連夜雨，水清方見兩般魚。鄉裏獅子鄉裏跳，大家馬兒大家騎。跳過魚盤吃豆腐，有了饅頭要粉湯。死棋肚裏有仙着，強將手下無弱兵。聰明反被聰明誤，惡人自有惡人磨。清官難斷家裏事，好漢不吃眼前虧。筆管裏煨鯁，直死牆頭上種菜。沒緣一遭吃酒兩遭醉，前人種樹後人收。只顧自己碗裏滿，常怨他家井底深。不圖財利只圖吃，寧度衆生不度人。王駝兒釘秤不準，老和

尙搖鈴不鏽。清官難逃猾吏手，巧妻常伴拙夫眠。垂頭老虎專尋食，蹙脚雄雞會趕臊。螞蝗叮住鷺鷥脚，蜈蚣撞着蜒蚰涎。掩着耳朵吃栗子，數了和尚作饅頭。有事不如無事好，十年到有九年荒。麵筋脫在肉鍋裏，饅頭吃到豆砂透。脫落門牙往肚嚙，打出烏珠趁熱揉。滿身抖得豆兒落，當面數出冬瓜來。常將冷眼觀螃蟹，那有閒錢補荊籬。來的官兒去的好，十個鬍子九個騷。陽泥溝裏打翻載，大樹底下好遮陰。拳頭上立得人起，棺材裏伸出手來。前船便是後船賤，家花不比野花香。日親日近，日遠日疎，自尊自重，自輕自賤。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人無下賤，下賤自生。七碗裏跳在八碗裏，東頭拉到西頭。寧添一斗，莫添一口。早起三光，晏起三荒。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會者不難，難者不會。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看看有米，煮煮沒飯。般般皆會，件件不精。一日捉魚，三日晒網。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粥吃粥，有飯吃飯。在水靠水，在山靠山。冷怕起風，窮怕欠債。天要落雨，娘要嫁人。錢近手頭，食近口頭。酒在肚裏，事在心裏。石灰布袋，到處有跡。杉木榨炭，得水便浮。窮和尚遇着急門徒，熱皂隸打得重板子。嫁狗隨狗，嫁雞隨雞。裝龍像龍，裝虎像虎。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捉賊捉賊，捉姦捉姦。吃在肚裏，死在路裏。走了田頭，失了地頭。不管你娘的娘，爺的爺，弄得來死不死，活不活。王府裏做親，大來大往。麻雀兒打雞，越小越凶。師姑養兒子，衆人着力。快刀切豆腐，兩面光鮮。脚指頭抓三抓，也是合眼。睛稍帶一帶，便有顏。沈和跌磨子，挑來挑去。海剛峯棺材，擡進擡出。做這隻狗，要吃這堆屎。開一扇門，自有一股風。三時與和尚，四時與道士。兩箇人吃藥，一箇人還錢。（繆長）

信手拈來，自然巧合，文人筆墨，真堪化糟粕而爲神奇。（亦漁翁儼）

■ 牆東賦

以只有一步遠爲韻

朔漠羈人，西湖放士，蕭騷客館，南榮則院落當官，偈人書堂，北垞則門庭近市。昏昏如夢，傾翻綠蟻餅兒，啣啣

臨空書破紅幃格子。歎有約之不來，問主人其誰是？村妹椎髻，笑嬉難聚，牆陰嬖女蓬頭，訴醉時聞牆裏。我思存不諱人只。爾乃腹飽閒行，酒酣徐走，池游六六之魚，岸拂鈿鈿之柳。周遭蟬螭牆頭，延佇衡衝東口。側身寐處，翻憐驚石氏之妹，瞥而迎將，嬌小訝盧家之婦。鶯聲嚶嚶，聽來煞費猜疑，鳳盼盈盈，抹處難教消受。這般可喜，我見猶憐！似此相逢，得未曾有。時則蹴纖駑，曳素羅，翠鬟低，香肩軟，粉黛羞添，櫻桃微破，鬪麗娟於南國，應貯館娃，握綽約於西家，定藏漆媼。汲金井而斜倚轆轤，露玉粳而偶聞咳嗽，笑劉蕡之下第，將行於以何之，悵杜牧之尋春，徒遲回而無那。門掩深扉，人居曲室，錫籥近響，嬌羞攜幼弟而來，花擔遙傳，靦覷喚鄰姬而出。僕本恨人，卿真秀骨，端莊爾許，縞衣素袂，何妨嫖媼於斯，繞翠珠團，不必合蠻腰，樊口以成三，洵趙飛燕唾之第一。若夫豔娉婷於十五，本是丫髻，嗤寵愛之三千，居然花市。妾家不住蝦蟆，夫婿何須執袴，急寒砧之陣陣，人在其中，垂屈戌之雙雙，我來何暮？偶遇剪裁而去，韻自珊瑚，有時乞火而還，嬌生步步，望彼美以無言，爰隔牆而作賦。歌曰：『雲鏡杏妬，胡清婉兮，削葱編貝，足纏綵兮。愁生秀骨，身重穩兮，羞含怒態，心嬌狠兮。人間天上，相見晚兮，維參與商，蓬山遠兮。』沈丙。

乘海人於睡後，偷得絞綃，待天女之歸來，乞將鳳縠。豔情麗思，正復相同，讀此輒憶江淹高丈一何綺，小儒安足爲二語不置？（受業繆良謹識）

煙草賦

原夫緒鞭鳴地，陽燧窺天，火化伊始，菅草何年？不洒而得醉，不茹而流涎，蜃無氣而噴霧，獅非吼而含煙。無非腹枵待餽，唇燥思泉，恍噓氣以成雲，既非龍窟，忽出潛而吹沫，豈是魚淵，無貴賤以同嗜，竟寢食之難捐，亦明知嚼然而無味，乃莫不煬之而當前。問何馨而何臭，徒半吐而半咽，當其種來海島，產自南夷，嵒嵒似菜，翠翠分陂。

稿素乍振，陳夢去滋，引之則金絲鼻繞，棗之而玉屑紛披。性似同乎薑桂，味實反乎甘棠。茗碗罷嘗，肘後之清風乍歇；金樽頻倒，掌中之香氣初離。於是幾聲碎玉，數點流光，逗出地星榆火，引來半灶沈香。含以華池，藐若土囊之滯鬱，入乎修吭，杳如香逕之迷藏。其始出而聚也，桑蠶春浴而蠕動，其少遲而散也，柳絮風冒而飛揚。小炷則颺起青蘋之末，滿引而香浮寶鼎之旁。况夫采艾斬陽，雜以三年之葉，紉蘭湘浦，挹茲九畹之芳。惟見風雲吐納，煙靄翱翔者乎？爾其管餐日久，製器精多，貯以整帶，盛來紫荷。或綉囊共蒞，蘭同佩，或玉壺與觴，鱗相摩。或湘管一枝，窈娘蒼梧之修節，或滇金數寸，精瑩烏繫之文柯。既洪纖之中度，亦長短之殊科。借鐵如童，而堪爲指畫；代節竹杖，而亦可婆娑。直吹不孔之簫，處處仙人握管，倒把無綸之竹。人人漁父臨波，則有窗紗掩冉，淨几清幽。文魔俊士，詩癖名流。含毫未吐，擷藻將抽，步閒階而岑寂，繞芳砌以搜求。叩鉢聲中，一絲微颺，呼童至止，半响輕浮。則可謂思入風雲之候，神來飛舞之秋也。乃至閨中風暖，樓上春深，金爐欲熾，綉線無心。粉頰斜托，朱檻頻臨。情隨望遠，夢帶愁尋。猩唇半吐，匏齒微欬，順薰風而藉草，襲芳靄之盈襟。立疑霧障，望香雲林，其氣微是，心香初透。其紋細是，思繭纒抽，則又不覺對影而神魂入定，不言而齒頰俱侵也矣。至於殘更孤館，欬枕清宵，人聲兮作悄，月色兮纒邀，燈花兮共落，香篆兮初銷，撥寒灰而如失，撫清篋兮無聊。警欸一聲，唾壺欲碎，網繻幾縷，枕水先焦。遂使栩栩迷香，潛引香中之粉蝶，悠悠迴頰，微薰頰上之紅潮。俄而雙眸乍展，一夢方驚，漱口少回甘之味，調唇留隔宿之醒，不有撻拙之火，蘭蕙之薰，何以使胃遽甦，神遽清？夫是以如飢呼癸，以渴呼庚，入市閒游，祺處俱堪。乞火留賓初獻，中間時傍殘檠。下至孩童走卒，負販老兵，具有公好，莫能忘情。嗟乎！腸非布而火浣幾似，目非笑而黑黯時形，嘗之者不覺膏薈，嗜之者不解惺惺。信煎膏兮足鑿，固焚齒兮可銘。漫趨炎而欲附，若逐熱而未停。常昏昏兮墮雲霧，每烈烈兮炊香馨。念托契兮偏嘗辛苦，欲絕交而深費叮嚀。是用媿酒而作誥，爰且配茶而爲經。（沈內）

藻采紛披，巧不傷雅。（繆蓮仙）

貢院賦 仿杜牧阿房宮賦

八股立，三場設，秀才集，貢院萃。覆歷九千餘號，不見天日。行臺北構而西折，直督文場二位，主司各謹關防。頭炮齊集，三砲開閣聽點傳呼，爭先捷足。各抱考具，鋪陳緊縛，挨挨焉，擠擠焉，櫪腳籃頭，猝不知爲何人跌落。渾身雨淋，宛若游龍，受卷疾趨，翩若驚鴻。天地玄黃，各就西東，號口煩响，人聲烘烘。號底近廁，穢氣微微，一日之內，一號之間，而香臭不齊。他州外府，士子文人，搖船駕舫，共來相尋。三進三出，爲考先生，明星螢螢，純蠟燭也。綠雲擾擾，油門簾也。溝水漲膩，棄炭屑也。烟斜霧橫，焚艾把也。雷霆乍驚，更鼓起也。題旨未至，杳不知其何時也。一科一到，備嘗諸艱，蒼頭白髮，而望命焉。有不得中者，五、六十年，墨卷之收藏，試策之經營，精旨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壁如山，一旦不能記，帶來其間。釜腿八斤，瓜蠶一碟，棄擲邈迤，監軍之視，亦不甚惜。嗟乎！士子之食，聖天子之賜也，官既并吞，人半謀於家。奈何糜粥如漿糊，淡水皆泥沙，使履屨而來，苦於南畝之農夫，懸足而睡，困於機上之工女。竹釘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籃縫參差，廣於周身之帛縷。風爐堆積，多於九土之城郭，文字呶唔，煩於市人之言語。凡久困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不死之心，日益堅固。方出場，便想舉照牆一貼，請歸故土。嗚呼！罵試官者，試官也，非士也；貼士者，士也，非監臨也。嗟夫！使試日一乘乎公，則足以服士，士苟有陰功之積，則遽三場可畢，一舉而成名，誰得而擯斥也？士人不暇自哀，而他人哀之，他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他人而復哀他人也。（沈廷桂）

花候作此賦本意，一願主司公取文字，以報國恩。二願監臨親檢供給，以體士心。三願諸生廣積功行，以回天命。非欲調笑士子，實爲描寫苦况，以當風謠也。（繆蓮仙）

自述詩

予年五十一，自吟詩數行，半生已往事，略書行藏。憶自乾隆朝丙戌月春王十三卯時初，生子於浙杭。上有兩兄矣，予乃呼三郎。此外無姊弟，一妹亦早殤。父命名曰良，兼山字孔良，號別蓮仙子，又自稱古狂。幼小無知識，嬉遊祖母房，八歲就外傳。十三出學堂，家世寒素，力難繼書香。蹉跎十四五，市井徒徬徨。爲賈復不成，偕兄始出疆。雖從從此始，色笑遠爺娘。水路三千里，入都仰天闈。官舍依沈約，（時依姑丈沈古堂太守）追隨書策傍。重理舊時業，漸學爲文章。補讀經史傳，子集兼老莊。稍稍有進益，忽忽六年強。歸來赴小試，兩試甫遊庠。其年廿三歲，頭巾纔得方，受知朱天子，誇予古學。（予以古學受知於大興相國朱文正夫子補弟子員）長棘園屢蹭蹬，前後八九場。廿五既受室，焦心如沸湯。漸多兒女累，二陰并四陽。無術糊八口，奔走衣食忙。童蒙來求我，如渴遇水漿。歷來故卑館，蔣陸金姚汪。十年館姑蘇，兩年館淮揚。其間有一年，適館尤皇皇。西江往返再，赴覲居江鄉。繼自庚午後，六年滯五羊。南雄兩度至，所之何悵悵。遇陸具車馬，逢水資帆牆。又如鳥覓食，飛飛隨風翔。他若所游歷，指屈猶未忘。東魯瞻會稽，南閩訪棗棠。（嘗訪家寧齋二兄於福建寧化縣署）山陰道來眉，太白樓徜徉。惠州有西湖，澳門如西洋。約略名勝地，自鄼無庸詳。然而匪行樂，飢驅暫繫腸。更思廿八歲，父母相繼亡。時僅隔半載，疊遭兩重喪。麻衣慘如雪，血淚流眼眶。門戶正衰薄，大故奚能當。人言治喪事，各要稱家常。與易無寧戚，有無亦何妨。予也不得已，搜索急開箱。琴書與服物，典賣都傾囊。聊以備棺槨，兼之辦衣服。入殮固從儉，出殯尤悽惶。無力爲營葬，權厝山之陽。廿二年於茲，風木空悲傷。生事死葬祭，一道皆荒唐。擗髮罪難數，身子合自戕。由此先爲待，用度日益荒。家徒四壁立，廚無隔宿糧。益之衣百結，帽破襪無襦。凍餒及兒女，荆妻果糟糠。兩兄俱貧乏，自顧尙未遑。親朋如陌路，世態兩炎涼。家居勞心腎，客寄摧肝腸。積髮每成疾，有時臥在床。亦或感氣疹，遍身

嘗病癆。從無生人樂，只有苦備嘗。年華成虛度，淪落半風霜。無何老將至，人亦變滄桑。當其未五十，而視已茫茫。及其既五十，而髮又蒼蒼。最憐遠遊子，獨坐署東廂。比婦是行脚，比婦是孤嫠。看花憶蘭桂，臨水妬鴛鴦。已愁白晝水，何況到黃昏。嶺外梅含蕊，窗前月吐光。時有夢歸去，久無書寄將。僅覓蠅頭利，舉家齊仰望。苟可佐薪水，不足謀稻粱。譬彼當車者，臂乃借螳螂。東方飢欲死，此病入膏肓。思之每酸鼻，淚出如噉薑。卽云腰不折，未免頭難昂。消愁仗杜荀，解憂惟杜康。得句歌一曲，得酒傾一觴。著作三尺許，拉雜堆滿筐。醉把離騷讀，痛飲殊未央。不知拘小節，幸未踰大綱。雖然有憂患，猶喜無災殃。去日類如此，來日難預量。或者老巖穴，或者登廊廟。處則爲燕雀，出則爲鸞鳳。但聽天付予，非予敢主張。如果修其德，諒能篤其慶。作惡必招禍，作善宜降祥。惟有行吾素，順天者自昌。眼前窮莫救，有兒老可防。卽此代列傳，清詞愧琳琅。可爲知者道，苦衷藉以彰。子年五十一，自吟詩數行，半生已往事，略略書行藏（繆長）

長江大河，一往傾注，中間脈絡，仍復分明，具見本領。（汪息園師）瞭如指掌，朗若列眉，可括年表一冊。至於氣機滂沛，汨汨其來，尤有三峽倒流之勢，真傑作也！（湯小眉）

反乞巧詩

五言古

七月初七，世傳乞巧節，今年我來滬，窮途逢此夕。稽首非天孫，惟將拙向乞，非臣敢矯情，爰有下懷述。自問不能巧，然亦未嘗拙，所以造物忌，半生遭挫折。自幼生不辰，家貧久云赤，居然識之無，衆譽誇英物。讀書復爲賈，悠悠漸束髮，未冠游燕京，志願頗超越。肆力爲文章，淋漓濡大筆，期立三不朽，溫飽無暇及。何知歸去來，一寒竟徹骨，早歲儒冠誤，中年父母歿。有兄口不糊，有婦衣無帛，更憐小兒女，三句乏九食。炎字難療飢，賣文豈爲活。空謝著作多，堆案積盈尺。在家貧不支，避債常作客，悲哉行路難，居此尤鬱鬱。因見至拙人，昏昏自終日，千金手能

揮一丁目不識。坐擁萬貫財，功名猝然得，上承椿萱蔭，下仗手足力。伴眠有巧妻，子弟糧可接，肥甘飽欲死，服美愁天熱。不事詩書勞，何疑骨肉別。庸福備乃身，百中未失一。巧者反爲奴，天心偏已極。惟臣拙不如，所令諸苦集。伏冀鑒臣衷，乞拙情真切，拜罷倦欲眠，夢魂繞枕席。忽見織女臨，冉冉下階立。笑曰子來前，聽予細剖說。巧拙天所賦，窮通命所適，莫之爲而爲，非予能破格。世人皆乞巧，雖乞究何益。今予乞拙情，無乃太憤激。然而巧貴藏，露才非福澤，大巧有若拙，此義須尋繹。渾融巧拙形，胥泯窮通迹，自然大富貴，壽考亦堪必。聞罷懷然悟，餘光亦滿室，驚起視長空，銀河半明滅。（繆良）

自談諧，自解歎，文人狡獪，毛錐子原可以感鬼神。昔高則誠撰琵琶記，至糟糠一折，能令兩畫燭交光，此所謂巧也。若徒講尖新，揚己之長，露人之短，縱使瀾翻舌底，花吐筆頭，固拙之不若者也。何巧之足云。惟蓮仙潦倒客途，重交情，敦氣誼，虛情若谷，推己及人，其德廣矣。韓夫子豈長貧賤哉。（曹仙轉先生）

其二

除夕云賣駿，七夕云乞巧，駿如可賣巧可乞，世復何人不了了。縱令吾智人皆愚，翻恐人安我獨擾，饑寒作爾蠶，樊困能言鳥。天孫天孫，勿誤人臣，以不材全更好。君不見太古無懷氏之民，不識不知真到老。（湯詒）

落落數語，看破世人乞巧之愚。（繆蓮仙）

浙江鄉場十事詩 五言律

（青雲街考市）小人多近市，舉子竟如雲。遍貼三元字，新鑄主考文。居奇無乃偽，求價亦何勤。一開忘朝暮，人聲隔巷聞。

秋元寓夜讀書

到處秋元寓，三年共此臨。居依闈院住，文選近科吟。燈火分鄰壁，書聲別土音。寧嫌抱佛脚，難撇是名心。

（學台署錄遺）未作登龍士，先舒嘯虎才。發端占小試，首選兆高魁。（俗云老頭利市）詎有遺珠慮，寧同炫玉來。珊瑚今網盡，桃李不虛栽。

（棘院門聽點）客寓初聞砲，心旌忽已懸。疾行猶恐後，數武以爭先。姓氏高高唱，應聲啫啫連。龍門今得路，玉殿待臚傳。

（舉子屋構文）莫厭困場屋，今逢文運開。風檐遲寸晷，矮屋展長才。刻燭三條盡，研詞五色裁。掄元吾不讓，君輩任爭魁。

（營帳房巡邏）功令嚴巡察，鐘鳴戶盡扃。防姦支帳守，數漏隔牆聽。幾處如相答，連宵未暫停。羨他高枕士，一枕夢初醒。

（明遠樓掌號）招軍傳棘院，不爲肅軍情。响自層樓發，聲來滿座驚。幾疑申五令，渾欲散千兵。居上何妨後，聊隨驥尾行。

（至公堂呈卷）聖朝公選舉，堂以至公傳。執卷同魚貫，攜籤似蟻旋。文能驚四座，學不負三年。從此邀青睞，掄才詎有偏？

（偶辱橋看貼）驚疑橋畔立，相與面牆觀。指點新功令，模糊舊字癡。空教知者惜，錯受竹人彈。轉勝無名輩，先標榜上看。

（撫憲棖揭曉）延盼斜陽下，闌中報五更。鹿從心坎掃，蟻向熱鍋行。片紙傳消息，多人識姓名。不須觀榜發，

已得聽雷聲。

話作皆秀潤輕圓，細膩熨貼，可稱無剩義而有餘妍矣。吾曹屢踏槐黃，讀之祇增忉忉耳！（湯小眉）

嘲京署長隨詩七言律

手捧書函腰屣跣，宅門得進沐恩多，見官覈觶磕三响，入隊嚼嘈擠一窩；無事賭錢消白晝，有緣囊飯唱清歌，新衣著體嘗差役，滿口京腔打什麼？麀皮靴子畫眉籠，羅帳高懸滴水紅，擺款頭歪顛絡帽，裝腔手橋架煙筒，咱門臉面幫官府，你老糊塗鬧相公，翻轉馬徽騎馬去，打千回話本來工，飯店初逢滿面灰，而今立幕儘堪哀，衙門冷淡歪錢少，官府寒酸甲榜來，臭蒜嚼光盤刺骨，行衣典盡被留胎，不如且逐公車去，打點須將夾帳開，去來本事只尋常，吃飯穿衣是所長，行二呼皆哥弟叔名陸姓半李張，王幾生修到堂官大，今日方知內使香，馬廠繼完漕米上，爭看喝酒養婆娘。

若輩形容，一言難盡，略寫大概，已如見其人。（繆蓮仙）

綉鞋詩五言排

幾費閨人力，深紅照日鮮，暗中香自覺，新處乍纔穿。雙鳳勾尖喙，么琴引細絃，高挑看蹴鞠，倒掛上靴韉。小立鉤彎月，輕移瓣貼蓮，依稀羅襪下，掩映縠裙邊。玉婢燈前眼，檀郎被底肩，最憐嬌穉日，阿母苦教纏。（湯春生）

其二

窄窄剛三寸，晴窗手自縫，莫嫌針線密，爲怕雲雨濃。花刺新時樣，幫依舊日蹤，陸詩裁芍藥，溫賦琢芙蓉，鬪豔

裙千摺，圍香帶幾重，濕來抬不起，橫去受還慵。試握知應軟，頻兜笑太鬆，笄芽誰得似佳號說吳儂。

前題 七言排

盡畫凝妝挑線罷，綉婢呼閨啓紅箱，漿黏粉底新番製，剪破花綾巧樣鑲。窄窄菱尖歌自郭，亭亭蓮瓣豔於梁，每當引恨應頻蹴，直到臨眠換更香。豈是尋常甘自縛，綠知分寸費裁量，裙邊機下勾文鳳，屏淡簾前步錦鴛。鏡片平鋪包細白，針痕密綴度昏黃，爲言誨盜藏休漫，恐被狂僧冒阮郎。

前題 依題次韻

欲學窈娘雙足裹，猩紅三寸出瑤箱，纖纖綉得平平底，小小鞋宜薄薄鑲。舞掌蹁躑依畫柱，頻清蹴鞠傍雕梁，半彎缺吐新鉤月，一捏尖含異蕊香。花樣試翻兒女譜，幫身笑問短長量。描花鬢矣還銜鳳，刺就鴛兮好伴鴛。布向木包光淨白，檻將銅銜色深黃，著來嬌怯纏無力，悄立輕扶倩玉郎。（郭曾亮）

綉鞋詩傳者甚少，四詩吐屬工雅，妙義環生，尤難以律律見長，可謂聯珠合璧。（繆蓮仙）

豬頭詩 五言排律

豬豬傳異種，大肉重千斤，毛簇秦丞諱，皮嵌福字文。簾稀裝桶鬪，柴碎置蓬熏，火到方能爛，香加更覺芬。兒童僧且惱，老叟恨多筋，自可供三俎，何須問五葷。街衢懸燭賣，奴婢派盤分，共話他年熟，人家酒半醺。

其二

亥首誰能磅？鋒帖用斧斤。廟門何處覓？壽字已成紋。肥白琉璃映，晴紅琥珀熏。糝糠忘齷齪，苜蓿賴芳芬。鹹透都包腦，殘來且嚼筋。不殊肝臟膩，常雜蒜葱葷。面黑郎爲號，元陽樹可分。匱圖今買得，舉箸漸沈醺。

其三

冬來烏鬼好，法製藉鹹齏。高笠脣團爾，深凹眼開窩。青圓篷下鉢，紅潤灶前鍋。色染渾身麩，腮披兩耳荷。屈蹄變似拱，短尾細於搓。化紙名先重，堆盤體獨莖。臃肥何讓豸，脂膩不推鵝。腳爪還堪搭，餐餘醉臉酡。

其四

饅臙陳猪首，驅風利用齏。盆糠原食井，圈械舊團窩。膨股撐長棍，犖拳儘大鍋。黃熏渣是木，綠襯葉爲荷。旗綵廚童插，椒花灶女搓。打瘟綠疫癘，灌血奈巍莖。雞配還兼渾，羔陪是盛鵝。勿愁癡疾甚，酒倒醉顏酡。

前題 七言排律

肥臙爭向屠門割，冬節家家滿甕醃。細木橫撐穿稻索，長竿高掛晾樓檐。前身彎捧雙蹄具，後脊圓垂一尾添。俏比冤家名共喚，大猶元寶語須籤。薄批精片金刀快，徧擦鹽花素手纖。火爲尙文宜炭煮，汁因太老與鍋黏。烏毛夾縫睛皮皺，紫點掀脣鼻孔尖。每羨醉僧村寺裏，燒來熟爛餉人甜。（湯春生）

其二

坎爲豕與乾爲首，糝上品鹽卽月醃。冬至刷毛安瓦甕，風乾細骨掛窗簷。洗宜溫水頻頻換，煨用枯薪緩緩添。

撲到鼻端香透甑，挑來牙縫膩盈籤。深缸壓處形應覆，大稱衡時指詎纖？伏醬秋油教色厚，糖霜蜜酒令湯黏。酥凝愛覺筋邊細，嚼食尋爪上尖，飲福酬神歸去晚，遙知舌本尚留甜。

猪肝詩 七言律

猪肝色似公權硯，欲買應須問市屠。血隱赭文香更豔，筋纏碧暈膩還酥。街前嫩葉鋪圓鉢，灶下鮮花炙小爐。可歎常年貧仲叔，銅鐺久棄冷荒廚。（湯春生）

猪肉詩 七言律

街頭買去鮮油煮，市上稱來膩汁熬。因甚骨紅斑隱血，縱然皮白孔餘毛。肥凝雪影浮瓷碗，精訝霞光浸鐵刀。火候足時他自美，（東坡語）飽嘗何必慮腥臊。（湯春生）

所詠皆未經人道，小眉工於賦物，拈此極枯俗難題，曲盡描摹，胸中自有千古，臨川之筆，已見一斑。（繆蓮仙）

浙江鄉關詩 七言排

闌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殼中求。一名科舉三分幸，九日場期萬種愁。負笈提籃渾似丐，過堂唱號直如囚。鞅穿帽破全身舊，襟解懷開遍體搜。未遇難題先志恣，頻呼掌管敢遲留。監軍問姓親標寫，同號通名暫應酬。天只一條疑是線，地無三尺尙餘溝。文光未向階前吐，臭氣先從號底收。高掛門簾牆對面，平懸卷袋壁橫頭。塵封急欲尋苕蒂，瓦漏還須蓋網油。敲緊竹釘排雁翅，濃熏艾把辟蜒蚰。粉牆靠背衣裳白，脚板懸空露水稠。夢擾不

寧聽息，夜深假寐數更籌，苦逢久雨泥相拌，偶遇狂風燭易流。時煖那堪添悶悶，陰寒何處覓衾裯？傳題靜候
雞三唱，待日還看月一鉤。瓦罐互爭聲擾擾，湯爐初沸响颼颼。煤鍋煮粥烏雲聚，鹹水煎茶綠暈浮。毛竹削成雙
筍子，飯團結住燥咽喉。分來爨肉全無味，做到文章便有憂。首藝經營思過半，後場辛苦慮常周。吟哦錯認蚊雷
起，意緒紛如蠶繭抽。詩就八聯誇警句，策成五道詡嘉謀。人逢識面頻商酌，字帶疑心細校讎。高照牆邊防見貼，
至公堂上莫輕投。挨牌漸拔葦筵鎖，繳卷齊穿明遠樓。溫處秀才強且悍，嘉湖朋友軟而柔。官生僕從兇於虎，教
職衣冠老似牛。東首接來皆坐轎，西邊歸去慣乘舟。經文施捨堆常滿，筆墨攜回送不休。面目頓憐消瘦也，胸襟
從此展舒不。至親望考惟恭喜，相好衡文總贊優。約伴登山逢九日，呼朋入肆補中秋。染衣欣羨登科李，射策徒
慚下第劉。早莫於張渾莫怨，得何歡喜失何尤。詩書自古原無負，有志終教步十洲。

余久困場屋，此中苦况，備嘗之矣。然名心未灰，甲子鄉試，中秋夜調寄步蟾宮詞一闋，書於號壁云：「一輪
明月生滄海，對清光壯心猶在，青雲借作上天梯。步蟾宮，舉頭天外。年來折桂多成敗，吳剛斧者番磨快，情知
不是少年時，還指望嫦娥錯愛。」放榜後仍不獲薦，今觀斯作，爲之黯然！（繆蓮仙）

贈葉雙鳳校書詩七首絕句

照眼容光豔似霞，更嫻絕藝擅琵琶。自離東楚來南粵，又作珠江第一花。鳳兒綠羽小名么，鳳子黃衣淺色嬌；
卿擅雙清儂亦爾，半爲花蕊半桐條。烏鵲填橋正吉期，我來初賦定情詩。夜深記得憑窗坐，笑指雙星細語時。昨
秋旅體偶違和，借爾香閨暫養疴。袁樂熬糜親檢點，渾如天女伴維摩。靡彩瓷做瓊并茶甌，綉帕椰珠茉莉貼。自
美人情更重，瓊瑤須報木瓜投。青鳥傳書或怨沈，好憑佩物正郎心。一枚玳釧招須往，別有荷囊線壓金。綠雲鬢
髻耀明光，不待簪花別有香。生怪紫條垂耳女，無端拖辮學男裝。情談偶拂使生噴，一霎回噴笑語親。却似豔陽

時節好，乍寒旋暖一般春。一盞銀燈照枕邊，匡床斛觶正吹煙；鄰雞喔喔聽頻唱，尙倚熏籠未遽眠。來往賓朋最上層，生來傲骨本嶙嶙，庸流縱挾多金至，欲話綢繆萬不能。又雖玉骨不禁風，人比黃花瘦略同；如許姿容如許病，那堪珠唾更飛紅，黃泥白壁敢相污，金赤何妨入鐵爐；半歲三遷頻卜吉，就中忙煞是担夫。（鳳卿初往小東營旋遷黃泥巷尋又遷鐵爐巷已三易其居矣）（湯春生）

措詞切實，敘事周詳，可作一篇傳記讀（繆蓮仙）

揚州教場茶社詩 十六字體

教場看熱鬧，相讓作東家，款客多無酒，茶。客到堂官至，杯盤桌上鋪，貯茶全少碗，壺。聚寶聚賢家，招搖聚賣茶，茶壺不用錫，砂蠶豆頭能擺，乾絲蘿蔔兼，佐茶無別味，鹽。不用棋指綠，春芽片片黃，却憐茶味可，香。既少山泉味，天泉不用他，煎茶無別味，河小小茶爐子，時時撥盡灰，煮茶無炭火，煤。三椽皆小築，斗室不寬宏，大半門前坐，棚。添糊精雅室，字畫盡名家，几上添陳設，花。客至水煙送，輪流頗熟諳，每回裝幾袋，三呼來一聲買，滿座送籃筐，細看無他物，糖。戲法西洋景，開書說唱彈，門前多擺滿攤，堂中多會鈔，棚下減錢文，內外高低價，分。小菜跟茶走，揚州書此腔，茶錢半榻化，雙。無多茶博士，間有女妖嬈，時向爐頭立，騷。舊社兼新社，開多半教場，賣茶生意好，搶。（繆長）

作此體詩，全在末一字押得脫口如生，蘊藉有味，方稱合格。蓮仙卽以十六字體，成詩十六首，而首首明穩，閱之愜心。至其包舉無遺，描寫曲盡，尤可作一則廣陵雜志讀也。（湯小眉）

集杭州俗語詩 五言律

春火毒如砒，高功大法師，貨高招遠客，災退遇良醫；前客讓後客，婆兒冲老兒，病從根脚起，不可壁吹風。（湯春生）

其二

雞保百年身，門神打灶神，萬般皆是命，半世枉爲人；惡事傳千里，荒年斷六親，學成文武藝，有子不愁貧。

其三

出外一時難，蓬蒿常雀竿，手長衣袖短，脚瘦草鞋寬；快嘴三娘子，空心大老官，世情看冷暖，客去主人安。

其四

五虎下西川，輕拳復重拳，八仙齊過海，二佛不生天；路極無君子，家寬出少年，賢妻夫禍少，七子保團圓。

其五

春暖百花香，張生跳粉牆，討妻先看舅，有奶便爲娘；莫作堂前小，先歡屋下郎，在家千日好，坐落太平坊。

前題

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身到鳳凰池，書中有女顏如玉，路上行人口似碑；行得好心有好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甘羅十二爲丞相，豈可人無得運時；世事如棋局局新，蘇秦原是舊蘇秦，一言不發真君子，兩耳垂肩是貴人；先

學無情後學戲，只愁發迹不愁窮，日間不作虧心事，半積陰功半養身。十箇鬚髭九個騷，烏鴉乍入鳳凰淘，垂頭老虎專尋食，豈脚雄雞會趕臊。公要餽飽婆婆麵，上燈圓子落燈糕，銅錢眼裏翻筋斗，還債猶如拔鼻毛。朝歡暮樂過時光，喫了饅頭要粉湯，讀曲爬琴猜古董，賭錢吃酒養婆娘。逢人且說三分話，作惡空燒萬炷香，萬事勸人休碌碌，將軍防免陣中亡。（湯春生）

集俗語詩夥矣，然從未有衍成五七言律者，乃小眉得詩九首，而語氣貫穿，對仗精工，於人爲奇才，於詩爲創格矣。（繆蓮仙）

其一 七言絕句

花枝微露草頭霜，怎得梅花撲鼻香？打狗詩從嚼舌起，三分顏色七分妝。（吟梅）長江後浪催前浪，千朵桃花一樹紅，但有綠楊堪繫馬，一齊吩咐與東風。（遊春）春分無雨病人稀，心病還須心藥醫，說嘴郎中沒好藥，自家有病自家知。（病臥）雨後濛濛不肯晴，無心插柳柳成陰，落花有意隨流水，一寸光陰一寸金。（清明有感）只願文章中試官，何愁無路到長安，時來風送滕王閣，不是知音不與彈。（送人應舉）野草閒花滿地愁，人生幾見月當頭，酒逢知己千杯少，事大如天醉亦休。（感懷）巧妻常伴拙夫眠，月裏嫦娥愛少年，過得秋來冬又到，人生不樂也徒然。（開清）色不迷人自迷人，情人眼裏出西施，有緣千里能相會，三笑徒然當一癡。（訪妓）誰知明月照溝渠，世事如雲任卷舒，行得春風有夏雨，水清方見兩般魚。（慨世）開門推出窗前月，樹正何愁月影斜，踏破鐵鞋無覓處，分開竹葉見梅花。（寒夜尋梅）

余有集杭諺七絕詩已附刊初編內，今乃得此佳什，殊歎小巫見大巫矣。（繆蓮仙）

廣東省城花林竹枝詞

鐵爐雲裏與長塘，流水黃泥及田倉（粵東稱妓館曰花林鐵爐黃泥田倉皆巷名長塘街名梯雲里流水井亦地名均廣東省城內有花林處）一例紅箋門首貼，不書某姓但明堂守門瓜子貼龜奴（妓家做工者俗呼龜奴子）大庾居然重價租，客至搏身忙向內，開頭兩字是招呼，進得重門到小廳，游人列坐足初停，忽聞過客高聲叫，（諸妓出現接客則曰過客）一隊雲鬢出畫屏，往來伺候有粗僮，幫襯何妨辦酒東（攬生意者曰求襯辦酒曰辦東）叫定老相都得意，（客與妓互稱爲老相）各攜纖手進房中，泡來紅此流水茶，茶罷黃烟味更嘉（黃烟產嘉蓮州妓家以此餉客）料得開台時尙早，（稱上席曰開台）先聽一曲弄琵琶，燈燭煒煌已上筵，幾雙男女坐聯肩，送完蔬果與盃筷，急口高喉互出拳，酒筵將散遞檳榔，更有時花與息香（酒將散則上檳榔及時花安息香插於盤中以乞賞）桶水壺茶勞阿嫂，又須揭被掃牙床（老嫗爲妓服役者稱阿嫂）陣陣清芬透鼻端，筠籃茉莉結成團，溫柔鄉里神如醉，笑說幽花等合歡，邂逅相逢亦夙緣，雙鴛池上並頭眠，羅幃風動銀鉤擾，不覺瑤釵落枕邊，歡娛夜短倏天明，類面披衣便起行，送出廳前稱有慢，得閒來坐囑聲聲（湯春生）醉紅裙於珠海，調翠羽於花田，煙月作坊，由來久矣，得小眉彩筆紀之，序既後先不下，詞復質實非虛，徧讀一過，何啻身親目擊也。（繆蓮仙）

集杭州俗語竹枝詞一 瓶體

問我搖頭三不知，各人心事各人知，觀看容顏便得知，一舉成名天下知，橫財不發命窮人，皇天不負善心人，兩耳垂肩是貴人，怎肯低頭拜婦人，花亭驕兒人抬人，有心人遇有心人，親娘晚嫁是閒人，何況區區陌路人，小人人枉自爲小人，得饒人處且饒人，夾在中間做好人，世上應無切齒人，阿姨不上姊夫門，十起鼓手送上門，早生貴子跳龍門，宰相回來拜縣門，朝裏無人莫做官，只願文章中試官，在京和尚出京官，宰相家人七品官，守過荒

年有熟年，人老何曾再少年？收拾書包好過年，陳搏一寤困千年。人老珠黃不值錢，一分行貨一分錢；巴得千錢要萬錢，李郎會使又無錢。飢來吃飯倦來眠，夏日炎炎正好眠；巧妻常伴拙夫眠，你不在我床裏眠。悶到頭來渴睡多，話不投機半句多。一家安樂值錢多，天下名山僧占多。一男一女一枝花，歪戴帽兒斜插花；後頭娘子戴珠花，綉花鞋子幾朵花。壽星老兒吃砒霜，一朝白露一朝霜；莫管他家瓦上霜，我去求人六月霜。時來壞鐵也生光，謝天謝地謝三光；朝歡暮樂過時光，一夜睡到大天光。雨後濛濛不肯晴，六月南風皎皎晴；狗打嚏有三日晴，三日黃沙九日晴。不是冤家不聚頭，紅粉佳人白了頭；恩愛夫妻不到頭，得縮頭時且縮頭。猶見猿猴是對頭，相打手裏奪拳頭；不打貓頭打狗頭，煩惱皆因強出頭。肥貓壯狗胖丫頭，只見和尚吃饅頭；一鬧鬧到五更頭，燈籠穀子做枕頭。知人知面不知心，未可全拋一片心；刺人腸肚繫人心，未卜他心是我心。（湯春生）

余向有集杭諺一韻詩十六首，偶夜坐時，談及小眉郎挑燈走筆成此，天機活潑，生趣盎然，即登之，而鄙作亦附於後，然如見邢不逮遠矣。（繆蓮仙）

其二

富在深山有遠親，不來親者也來親；纏來纏去多是親，戴了箬帽做親親。三個官兒騎馬來，羊棚裏牽出牛來；有理無錢莫進來，擺尾搖頭再不來。紗帽底下沒窮人，提起天羅地網人；無福之人服侍人，錦上添花爛小人。螺螄殼裏做道場，會打官司打半場；騎了母猪落教場，烈烈轟轟做一場。眼前便是地獄門，作福作禍地獄門；從無半紙入公門，一生跳出是非門。賣肉娘子齧骨頭，吃了早上沒晚頭；老虎趕到屁股頭，桑樹底下不點頭。斷腸人送斷腸人，出外方知少主人；舌頭底下壓殺人，只重衣衫不重人。出門歡喜入門愁，說起愁來輾轉愁；野草開花滿地愁，雞來討債鴨來愁。養媳婦兒哭老公，燒了牌兒嫁老公；有理堂前打太公，騎牛撞見親家公。新築毛坑三

日香，作惡空燒萬炷香；家花不出野花香，怎得梅花撲鼻香？
來，吃屎吃出豆兒來。嗅一巴二眼觀三，不吃也是三分三；重一重二不重三，可語人言無二三。數了和尚做饅頭，只見和尚吃饅頭；冷手抓著熟饅頭，終須一個土饅頭。琴瑟琵琶八大王，太公八十遇文王；好似虞姬別霸王，一隻空手見閻王。送老歸山纔是兒，忤逆還生忤逆兒。酒醉不買靈牀兒，二郎廟裏吹笛兒。事大如天醉亦休，一旦無常萬事休；得好休時便好休，誰人肯向死前休？（繆良）

信手拈來，句意似按非接，而暗中仍有線亡貫串。此天籟也，讀者慎勿以皮毛求之也。（湯小眉）

禽言詞

喚起提壺，吾荷春鋤，但南不北。春來春去捷如梭，看家家播穀，快快割禾。催耕畢，不如歸去麼？忽驚睨睨雨淘河，奈犁塗滑滑，行不得也哥哥。兒回來麼？布袴紮山繻，向火餅焦問母，道是榨油多，煎有一百八個兼聽說郭嫂打婆，鸚鵡怒呼巧婦莫摘花果。母反舌嫌姑惡，姑惡不惡，得過且過。懊惱澤家空有恨，鉤鞞格磔未如何。（吳大鏞）

山鳥自呼名，因其聲之相似而名之也。第方言隨處易聲，鳥鳴亦然，有一禽而兼數名者，則其鳴聲大率相類，人不暇致祥耳。王勸中有禽言五則，祇就字面生情，而挂漏尚多。蘭州文考詩紀載，並採方言，集禽言綴成一詞，義分四段：第一段，因鳥催耕及時，盡力於農事；第二段，耕畢而思歸，值雨過泥路難行，呼兄起下，母呼子聲，並埋伏嫂字；第三段，敍母子問答之辭；第四段，囑嫂莫言親過家庭瑣碎，則懊惱難伸，直付之無可如何而已。此遊戲中亦隱寓孝弟力田之意云。（繆蓮仙）

鏡中見白髮一莖歌

噫嘻異哉！吾朝而對鏡，見白髮一莖，吾審視之，疑以爲未真。吾向者在髫齡，卓然負頭角之嶸嶸，幸免黃毛乳臭之堪憎。未幾突而弁矣，自命爲成人，愛此髮膚，以慰垂白之雙親，一毫之挫心忤忤。既而弱冠遊燕京，結髮便欲干青雲，何圖志雖立而事未成，歸家廿載，猶貧賤，曾不能顯親而揚名。撫茲風木，徒悲辛，擢髮難數，負罪身，飢寒驅我又出門，櫛風沐雨，東西奔。今年寄跡維揚城，壯心還朝萬里程，不知老之將至，而心殷殷，亦恃此兩鬢之尙青，而二毛之未侵。噫嘻異哉！吾朝而對鏡，見白髮一莖，吾始疑爲未真，而今見爲果真，夫萬物莫不由一而生，今白髮一莖，安知其不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而使黦然黑者爲星星，慨頭顱之如許，能不規規然自失，適適然若驚，吾不禁搔首踟躕，而聊以解嘲曰：『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繆良）

一氣奔注，筆勢若神龍蜿蜒，不可捉摸。末一段尤異境忽開，結句屹如山立，更不墮入衰颯，益信將來晚景之佳。（湯小盾）

鍾半人傳

鐘號笠溪，海寧人，病痿不能坐立，蓄一妾，左右護持之，故名半人。其先固宦族，藏書甚富，臥一室中，繞室皆書也。家極貧，賴朋舊饋遺，以給終歲。挾朋吟誦，日課一詩，有所作，伏枕懸瞬以書，書多模糊，倉猝不辨。其族姪某，習見其字，爲之傳錄焉。聞其稿厚寸許者，已十餘冊，今年甫三十餘，所就正未可量也。鄭柳門得其馮小青傳，七言古詩一篇云：『橫橋才子多情客，絕妙詞成皆白雪，把酒題殘芍藥紅，臨風吟遍蒲萄碧。多情端的恨無情，不分人甘薄倖名，南國俱傳埋玉地，西洋爲譜斷腸聲。烏衣子弟金閨秀，廿四橋邊驚邂逅，借得芳名柳色新，生來芳枝弱貌瘦，盈盈碧玉破瓜秋，飛絮飄零不自由，嫁得錢塘輕薄婿，三星錯喜抱衾稠。戴歸桃葉輕歌舞，金屋藏嬌空自許，豈識中間擁髻人，居然綉闥胭脂虎。我見猶憐事未真，相逢那使便相見，愛河不是楊枝水，怨海流從妬』

婦泫愁脂慘粉真何計，跡向梅花深處避，蕭郎從此路人看，風約鸞盟等閒棄。桃燈夜讀牡丹亭，顧影徘徊暗涕零，夜雨梨花人悄悄，春風蛛蝶夢惺惺。淒涼懶把他生卜，自信紅顏多桎梏，並帶人間少夙因，掌書天上多仙福。豈是樊姬白樂天，亦非金谷墮樓年，崔徽淚盡空留畫，小玉神傷易化煙。茫茫幽恨憑誰訴，倩女魂歸竹西路，卿須憐我我憐卿，留得千秋痛心句。夕陽誰伏酬湖潛，一月桃花護古墳，猶幸年年傍蘇小，不教寂寂臥朝雲。若今往事重提起，多少娥眉曾若此，殺粉慵書墮淚碑，研朱怕讀傷心史。長夏清霄喚奈何，分明一曲懊儂歌，瀟瀟莫遣吳娘唱，湖上秋風正碧波。錄以示余，豹見一斑，已足徵其學力甚厚，吾不知造物者，欲成就其學，而養之病與抑，刻忌其才而困之以病與？（吳大鏞）

鍾君人半而才全，吾不知世之外彊中乾者，其於半人賢不肖爲何如也？（繆蓮仙）

忠厚先生傳

忠厚先生者，姓某氏名某，新安人也。先世遷於浙之茗溪，先生生焉。予初不識先生何許人，第見其與人言，恆自許爲忠厚長者，予亦從忠厚之云爾。先生少貴介，長亦不甚貧，衣敝衣，躡敝屣，傲然自得，能文能詩能書，落落自喜，殆有不可一世者。窺其意，若謂人之華，吾雖垢且敝，斷不以易也。嘗讀史至淮陰傳，曰：「生奈何與絳灌爲伍？」輒擊案曰：「上不偶，寧偏死菰蒲中耳，烏能局促如轅下駒？今世抱此恨者，何限，獨淮陰也哉？時爲淮南郡宏農公典書記，閒居作雙燕記，以自去自來喻己，而以凡鳥啁啾，況其備偶若曰：是特仰人世稻粱自活者，吾寧與雞鶩爭食乎？」其寓意深其托諷遠，淺識者不覺也。吾觀詩三百篇，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先生之文，不露圭角，猶有三百之遺音歟？所謂忠厚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又嘗與果生生忤，先生盛怒，力與之競，不少留，余惟恐不勝，旣而悔之曰：「方急時不自制，如此輩者，予何難焉？」古之人有言曰：「不忤鯨鯢，」吾視此蚩蚩之氓，宜哀

矜之，與窮而無告者等，今何度量之不廣耶？吾過矣！吾過矣！吾失忠厚之道矣。又嘗假同事章君一篋，章力索至一日十返。先生固意不與，曰：「公家物，公用之，非君有何索爲？君可以力取，我可以不返。」章討盡能竭，頭面發赤，衆咸鄙其陋。先生卒怡畀之，先生之忠厚，大概多此類。余嘗游新安，新安之山峻，且層巒邃壑，絕人攀躋。其水清以澗，洞鑿毛髮，纖介無所容，故其人多谿刻難合，蓋稟於山水之性然也。先生之忠厚，得毋閒氣所鍾者歟？吾聞苕溪之地，俗悍而澆，與人交而恭謹，多陰謀，故稍稍真率者，四方之士必稱之爲湖州聖人云。今先生生於湖，長於湖，果能不染於湖，宜乎優入聖域矣。第忠厚云乎哉？同其時而又有不忠厚先生之事（徐忠）。

世之外忠厚而內谿刻者，比比矣。惟有自以爲忠厚，愈有以見其不忠厚也。篇中語語說忠厚，却諛語形容出不忠厚來，可謂綿裏有針（繆蓮仙）。

不忠厚先生傳

先生杭人也，杭於春秋時爲吳越地，屬於蠻夷，延晉及唐，風教漸盛。泊宋南渡，高宗啓國臨安，禮樂文物之勝，甲於天下，其地右控閩粵，左達吳楚，遠及齊魯，燕趙無不通，四方舟車輻輳，百物而爲之備，蓋東南一大都會也。其山川有鳳凰之奇，靈鷲之勝，大江之洶湧，西湖之秀麗，故生於杭者，其胸懷氣概，亦往往不與瑣瑣者類，是其所稟者異而聞見亦廣也。其子弟多聰明尖利，年逮十三四，殆無所不知，其所不知，深自覆匿以爲愧，而渾厚木訥者殊少焉。間有愿而直者，俗必目之爲駸，駸者渾厚木訥之別名也。吾於周生，不勝有感矣。周某年已二十四，如日在東，宜無所不知，而心粹然如襁褓兒，每發一語，天真爛如，能使四座解頤，舉拍掌噴飯，嘻笑以爲樂，雖弱冠，幾不知錯帶下有何境，終不自諱匿，必輒轉致詰，語愈出而益奇，余聞之歎曰：「此豈三代以下之人哉？所謂無懷葛天氏之民，殆庶幾歟？」莊子云：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矣。渾沌之不鑿，太璞之得完也。世有忠厚若

此者乎？而生則惡其鄰於駿也，必力辭其名，而去之曰：『吾非忠厚者，蓋惟自以爲不忠厚，斯真忠厚者矣。然生所慮者駿也，然而生非駿者也。生眉清目秀，狀貌皎好，望之胸中若有書卷者，生豈駿者歟？特忠厚耳。』余姑如其志，作不忠厚先生傳，蓋去其名有其實者，忠厚也，去其實存其名者，不忠厚也。（徐忠）

外史氏曰：『叔季之世，忠厚之風渺如矣。今以余所見忠厚者若彼，不忠厚者若此，一則欲居之而不得，一則欲去之而不能。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如周生者，其殆庶幾乎？世安得盡如周生其人，爲之起濼瀉而一歸淳樸者於天下有厚望焉！（繆蓮仙）

目技楚廷望傳

楚子廷望，安徽無爲州白茅菑人也。以造酒爲業，性頗慷慨，嘗分金於其友，且樂與文人墨士，交喜談諧。雅善音律，能於唇齒間，作一切有聲之物，無不酷肖，而尤以笛聲爲最。歲己巳，予客滬江，楚子嘗與余會飲金雞王晴峯旅寓，晴峯欲聆其聲，強而後可。初出口，嗚嗚咽咽，若從空而至者。少縱，則柔而脆，清而宏，高下疾徐，抑揚婉轉，隨其意之所至，自然而然焉。瞬見餘音嫋嫋，猶繞梁間。蓋曲有宜曼聲低寬者，有宜急管繁絃者，有宜用銅琵琶鐵絳板者，皆能隨其諧而調之，以聲。予與晴峯爲之按拍，不溢累黍，四座肅然而聽，卽詫爲聞所未聞。予神爲之移，意爲之往，連浮十大白而不知醉。噫！技亦神矣哉！夫古之善音律者夥矣，伯牙之琴，文惠之瑟，子晉之笙，籟史之簫，以至桓伊之笛，未易更僕數。然皆假器以傳聲，從未有離器而成聲，且成聲而無異於有器者，卽有人焉，從而效之，要皆似是而非，一入耳，已莫不知其僞也。乃楚子獨善爲之，前無所師承，後無所繼續，是絕技也，是以人籟而通於天籟也。就令聰如師曠，其能辨此聲之不由器而來哉？嗟乎！予所游地不一方矣，所識人不一族矣，所見藝術不一技矣，若楚子者，能於斯遇之，然後歎當時不乏異人，而湮沒不稱，遂無以傳於後世。况其行事，亦皆

表，類非曲藝中人所可同年而語者乎？設楚子生於通都大邑世族之家，安見不爲士大夫所推重？乃僻處鄉里，甘隱市廛，吾知其不欲以奇技自炫也，故退而爲之傳。（繆良）

外史氏曰：『口之於聲也，生是清濁，聲之於笛也，非以竹而以肉。倘令楚子而正樂焉，不啻若自其口出，而無需乎管之有八律之有六。』楚君擅此絕技，非蓮仙曲曲傳出，其不泯沒而無聞也幾希矣！（汪醉侯）

以議論摹寫處，尤見傳神阿堵，至其行文之淋漓跌宕，往復縱橫，惟漢司馬宋歐陽有此筆墨，作者自謙爲游戲，讀者共歎爲文章。（湯小眉）

陳清烈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時而生也，以其隨虞思封於陳，遂以陳爲姓云。先生性廉勁，非其義道，一介不取，曰：『後世必有以清爲聖者。』至是非得失之介，則凜然不可犯，曰：『我其開烈丈夫之祖乎？』自號清烈先生。先生習見唐虞揖讓之事，故不爭，又躬承允執之傳，故言行皆酌乎中。當個時，皋夔稷契等皆以世臣在位，先生不樂仕進，故退而隱於酒，與儀狄相友善。先是儀狄佐禹治水，每當胼手胝足時，輒以酒進，禹飲之不及辨味。其後元圭厥成，禹爲太平天子，乃始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作酒禁。儀狄鬱鬱不得志，謂先生曰：『我有旨酒，乃遭按劍之盼乎？』先生曰：『不然，凡甘之爲味，能移庸人，不能移聖人。禹惡旨酒，惡旨也，非惡酒也。子其易之。』儀狄曰：『而誰以易之？』先生曰：『其清烈乎？清則取微，烈則枝節，庶可以近於聖人，而不及於亂。若夫厚督郵者，直鞭而亥之耳。』禹聞之，遂命弛酒禁。先生善養生，多歷年所，戰國時，與淳于髡友，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是宜得此中趣味者。』惟不喜午飲，酒池肉林，未嘗過而問焉，曰：『我不忍其子孫犯祖父之禁也。』高臥不出，秦漢之世，鮮所許可，聞長卿典衣沽酒，以娛文君，曰：『此雅集也，惜乎家人相對，子未能闖入焉。』黃初之世，遮

須國王立酒場，先生略飲焉，曰：「才雖高，終有執袴氣。」屢召不赴，沿至西晉竹林會作，先生曰：「真我友也。」命翟從之，相見恨晚，惟不喜河戎，曰：「鑽李見，安能與朝集。」其後山巨源應聘出，曰：「先生雅不以爲善，叔夜絕交書先生草也。」劉石鼎沸，中原紛紛者二百餘年，先生隱吳門，日與孫登長嘯，當是時先生老，不復爲豪飲，惟小酌半酣，輒文思泉湧，乃以筆墨爲樂，曰：「向者吾醉於酒，今見節於文乎？」開元太平，有飲乎大仙之會，先生間旨與焉，斗酒百篇，長能吸川，先生敬而畏之，惟喜宗之瀟洒美少年，是時鑲王家貴於飲，以雲母砌酒池，浮金銀，冕於其上，治酒器，折柬邀先生，先生謝之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後游滌陽，與歐陽太守善，醉翁亭宴，未嘗不與。每當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先生與太守頽然而歸，太守曰：「人知太守飲酒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先生曰：「人知先生從太守飲酒而樂，不知先生亦自樂其樂。」太守鼓掌，同時復與蘇學士飲，學士唱大江東去，先生和以楊柳岸流連歲月，學士以爲知音，學士不能飲，而喜飲小醉，東坡毫落紙千萬言立就，先生同之，學士號先生曰同坡，先生曰：「同坡不敢，小坡足矣。」當時連稱先生爲小坡孝子，先生曰：「不言理學，而躬束理學，以故周程諸子皆與游。」一日者往漢溪觀蓮，靜候曰：「向見周茂叔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偶與二程同座，主人出，歌妓佐酒，正叔憤然，先生怡然，伯淳曰：「座中有妓，心中無妓，惟我與爾有是夫。」門人問伯淳曰：「陟清烈晉人也，夫子與之遊，何也？」伯淳曰：「陳清烈外晉內宋，靖康之變，先生隱會稽，樂與烏衣子弟友，時上谷彭城二氏，皆東京世族，郡季皆惠連，先生與之遊，復爲長夜之飲，後數年，羣季皆壯，登仕籍，先生置酒高會，曰：「塵世之緣盡矣，我其歸白雲鄉乎？」言已，飄然而去，不知所之。（吳莊）

余喜飲酒，知己難逢，安得如先生上下千古，擇人而共飲之（繆蓮仙）

虞美人傳

虞美人者，種香國之西府人也。其萱堂將產時，有天降帝女之姿，故同母十姊妹，而美人獨以好女兒擅名一時。而如梨花，額如宮梅，腮如仙杏，唇如天桃，舌如丁香，笑如瓊李，睡如海棠，而又簪以玉簪，飾以寶珠，披以芙蓉之裳，繫以石榴之裙，佩以瑞香之囊，踏以牡丹之鞋，雖古之魏花公主，花蕊夫人，不是過也。然蘭心素潔，輕薄子或挑以舜華之同車，或誘以芍藥之相諠，終莫得其含笑一顧焉。有若耶溪，君子聞而慕之，聘以菱花玉鏡臺，當麗春時節，以木蘭船載之而歸。歸則別造蕊珠宮以居之，其宮以薔薇爲架，辛夷爲楣，荷花爲四壁，內設合歡之牀，別春籬以爲帷，懸綉球以爲綵，剪秋羅以爲帳，聚玫瑰以爲衾，集菊花以爲枕。侍兒輩或煮山茶，或斟醪醕酒，或進紅蓮飯，或蒸蕙肴，或烹葵羹，環列者皆素馨之流亞。旣而焚夜來香，燃金燈，燒玉燭，通以絮語，歡以夜合，由此遂如雙飛蝴蝶矣。其後君子以折蟾宮桂，入爲紫微郎，而美人亦受金花誥爲命婦。一日有祇人自稱水仙，渡夫婦二人凌霄而去。（沈廷桂）

贊曰：「花媚如人，人麗如花，兩美命并，豔絕韶華。」花團錦簇，無美不收，篇中妙在每句皆隱一花名，如帝女好女兒，君子命婦，皆花名也。（繆蓮仙）

白日鬼傳

白日鬼者，幽州酆都縣夜郎村人也。無父，其母爲羅刹鬼女，及笄時，不樂爲鬼妻，每逢鬼節，挈鬼伴游於陰府之鬼塢，登嘯鬼台，入聚鬼闕。當晝而倦，卽假寐，夢與鬼交，遂懷鬼胎。閱七七，中午時寤生，墮地卽作鬼叫，驚鬼母，遂取鬼名字曰白日鬼。生而鬼臉可憎，鬼頭鬼腦，鬼聲鬼氣，鬼眉鬼眼，鬼手鬼脚，鬼形鬼狀。鬼母飼以鬼乳，終日鬼哭，終夜鬼啼。每風雨之夕，尤呼號不絕。年弱冠，好食鬼螺螄，鬼饅頭，鬼蓮蓬。所交諸鬼，如考鬼，賭鬼，怨鬼，窮鬼，極鬼，瞎鬼，火鬼，厭鬼，猴瘡病鬼，鴉片鬼，蓬頭鬼，偷飯鬼，下卓鬼，倒灶鬼，邈邈鬼，刻薄鬼，糊塗鬼，尖酸鬼，攪搜鬼，吝

蕎鬼，磕碗鬼，小器鬼；以及風流鬼，房鬼，身鬼，廳鬼，古董鬼，外路鬼，鎮頭鬼等，結爲鬼社。依草附幽，隨風浪蕩，着人見鬼，着鬼連天數年久之視諸鬼，終屬可厭。鬼吵鬼鬧，鬼啞鬼瞎，鬼魅鬼，鬼婆婆，鬼思羅，鬼索摸，鬼打算，鬼打混，鬼念松，鬼賤賤，鬼鬼祟祟無益也。乃喟然曰：「鬼生地下，當思有光泉壤，安能鬱鬱久居，與鬼爲鄰？令人笑我寂寂。」

一因聞鬼谷先生之賢，卽日部署鬼眼畢，以一鬼挑擔，翩然就學。見鬼谷中風景，草有鬼箭草，蟲有鬼虱子，宵冥寂寞，遂居焉。煉鬼三年而學成，有鬼王抱鬼才，通鬼術，能搗鬼，能弄鬼，能令鬼打牆，鬼吹簫，鬼推磨，無所不用其鬼，而白日鬼之名，乃大著。一日又喟然曰：「盈天下皆鬼也，昏夜乞憐，特暗地能施鬼計耳。而白日成鬼市，布鬼局，展鬼智，當莫我若，盍出而干王侯，行吾道？」適陰山之陰，有鬼國，其君大力鬼王，其弟名大頭鬼。部下有鬼伯，善說鬼話，每嘖嘖稱白日鬼之才。爰命銅錢鬼，勾魂鬼，短命鬼，催命鬼，爲鬼使，驅車臺，載楮不冥鏹往聘。夜抵鬼室，令鬼鼓門，白日鬼攜鬼火，援鬼門門而出，鬼使致鬼書前席，陳鬼物殷勤表鬼意。白日鬼喜曰：「鬼居陰方幽冥相隔，何相徇也？且王何以知九泉之下，有白日鬼耶？」入告鬼母，母曰：「嘻！鬼叫汝，汝卽言我永訣乎？」白日鬼曰：「非也，兒聞鬼國，乃鬼世界，胡弗因其鬼而鬼之，當奉母以行。」於是殺鬼祭鬼，家有耗鬼，賣之得個一陌，衣皂繫皂帶，高幘長袖，仍載鬼一車，宵行由鬼道，經鬼門關，颯颯御風，直抵鬼國，先館於北邙之泉臺，入見鬼王。王出迎，見白日鬼鬼面猙獰，鬼牙如戟，疑爲夜叉，非鬼也。乃與鬼蹴蹴者久之。王大擲揄，卽日除爲鬼方令。白日鬼偕母往，擇鬼滿日上任，大布鬼政，令酒鬼戒飲，色鬼絕慾，財癆鬼止貪，造孽鬼息讒，又爲餓鬼果腹，怨鬼釋冤，吊殺鬼解倒懸，河水鬼登彼岸，倒路鬼給憑回籍，科場鬼荐補玉樓書記。凡有死鬼，啣陰狀告活鬼者，差放風鬼，四出捉鬼，莫不鬼判如神，而白日鬼之名又大著。初般高宗欲聘鬼谷先生，却之弗就，忤高宗，高宗因夢兆，別求傅說，然終不能忘情於鬼谷也。及聞其徒白日鬼爲鬼方令，曰：「此孽鬼也，惡鬼也，爲鬼爲蜮，光天之下，豈容白日公行？」爰整師旅，以伐鬼方。白日鬼聞報，亦號召鬼卒，命開路鬼，陳鬼兵於人鬼關前。高宗叱曰：「汝無名小

鬼頭耳，敢抗天兵。」白日鬼曰：「王嚇鬼乎？王即不畏鬼，鬼亦不畏王也。請王側耳聽鬼語，王之文，就如昌黎送窮，而我不去。王之詩，就如小陵止瘡，而我不痊。王之胆，就如叔夜，而我與之爭。先王之逸情勝致，就如東坡而我助其談鋒。即阮瞻作無鬼論，我能立辨而折服之。鬼何負於王哉？鬼何懼於王哉？」高宗大怒，促決戰。白日鬼亦怒，即命闖禍鬼，拉天鬼，冒失鬼爲先鋒，陪喪鬼，迷人鬼，活現鬼爲接應，出戰大敗。命符咒鬼，倒運鬼，退財鬼，刻薄鬼，討命鬼，搥打鬼繼之，復大敗。又命瘟鬼率急脚鬼，輕脚鬼，獨脚鬼，撮脚鬼，歇壁鬼，輕沙鬼，討債鬼，各各埋伏，俟看青憐火發，急出齊擊，又大敗。三戰三北，白日鬼潰圍而逃，潛蹤不出。乃夜檢鬼錄，得五鬼，於是鬼畫符，排鬼八卦，設五鬼陣，按五方五色，東方隊長青面鬼，南方隊長赤髮鬼，西方隊長白食鬼，北方隊長焦面鬼，中軍則黃胖鬼也。又令寨令鬼爲參軍，令判官秉筆記功罰罪，而驅神役鬼，神輸鬼運，則白日鬼自主之。如是相持者三年，不能克，會鬼陣中有家鬼，名陰毒鬼，與野鬼名鬼偷吃者作亂，各逞智勇，兩不相下。帳下有無常鬼，與摸壁鬼，私商曰：「邪不勝正，鬼陣有時而被，則吾輩無瞧類矣。曷不繪鬼陣圖以納款？」揣知背後鬼，與長脚鬼有異志，暗與之約，費圖以行。高宗閱圖大笑曰：「此小鬼伎倆也，吾克鬼方必矣。」遂以神鬼大將軍爲帥，遣兵獠猴鬼，鴨兒鬼，蠟燭鬼，烟肉鬼，蠟罐鬼，痘兒鬼等，分爲五路，各執鬼弓，鬼箭，鬼斧，鬼頭刀，乘夜無星月，陰風慘慘，啣枚疾走，殺入鬼陣。又借鬼頭風，鬼旋風，吹滅鬼燈。一時陣中鬼亂，惟聞鬼嚎鬼喚，頭鬼叫冤，鬼見愁，鬼見怕，頃刻間盡作無頭之鬼。鬼方遂平。陷陣之次，白日鬼如追魂攝魄，無計復之。帳前有替死鬼，易衣冠自刎，白日鬼乃得脫。然五鬼殄滅，又化爲孽鬼，吵鬧鬼，埋怨鬼，索命於判官。判官驅之纏住不去，判官如鬼迷焉。傳五鬼開判，實白日鬼階之厲也。白日鬼幸免於難，傳人入鬼關，至今相傳鬼過關，即其地也。見鬼母泣告曰：「鬼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母曰：「不然，爾來鬼國，鬼戲耳，鬼串耳，鬼混耳，鬼算不售，盍舍鬼方而隱歸鬼谷？」白日鬼曰：「善。」與鬼母逃出鬼門關，還鬼谷，耕墓田，吃鬼羹飯，過寒風冷月時，鬼嘯於長林豐草間，無煩惱，亦無憂愁，悠悠渺渺。

而終老於鬼窟焉。鬼谷先生聞之曰：『青天白日之下，居曖昧之心，行陰險之事，其白日鬼之謂歟？二三子鳴鼓攻之，勿玷我門牆！』

鬼史贊曰：『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今觀白日鬼之爲鬼方，令豈未能事人，第能事鬼耶？卒之鬼方稱治，非真有鬼才者，不能及。兵臨鬼境，嚇破鬼胆，難施鬼計，終老鬼窟，吾重爲白日鬼惜焉！然猶能全軀以老，幸也。』

黑夜人見鬼，鬼亦見人，白日鬼畏人，人亦畏鬼。人不畏鬼，畏其鬼之如人，鬼不畏人，畏夫人之如鬼。黑夜之鬼接於日，白日之鬼生諸心，鬼來黑夜固其常，鬼現白日乃其變。顧人多施其計，而鬼轉具人心，與其白日見如鬼之人，易若黑夜見如人之鬼，鬼或善人之鬼，卽是同儕，人猶惡鬼之人，寧非異類？我爲此語，人將拔劍以狂呼，公作斯文，令人窺燈而大笑。（湯小眉）

光天之下，公然有白日鬼橫行，吾疑昏暮乞憐者，其猶有人心者耶？（繆蓮仙）

葉子先生傳

仿陶潛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如人也，亦不詳其行事，平居愛葉子戲，因以爲號焉。嗚雉呼盧，不耐煩擾，惟鬪牌不覺甚喜，每有衆會，便欣然忘食。惟嗜利，家貧不能常得，朋舊知其如此，或設局而招之，造輒其賭，期在必勝，既勝而退，猶自悵情去留，明日依然不避風雨，籌馬結算，贏錢屢空，怒如也。常欲挑頭自肥，聊救己急，繫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聖人有言：苟飽食以終日，寧用心於博尖，其言茲若人之儔乎？勞神廢時，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繆長）』

是迷龍神一幅小影（湯小眉）

瓜龍記

歲乙酉，吾友楊子宅垣下，忽生番瓜一本，青葱森鬱，秋初結一實，長三尺餘，蟠旋突兀，狀若蛟螭，傍枝附麗，絕類鬚瓜。每風來搖撼，飛舞恍若凌霄，雖善繪者，不能摹也。人異之，是歲適大比，楊子素有文名，貌亦秀出，時鬚髯忽長至尺餘，左縈右拂，英風偉然，顧盼自喜。人或謂獲雋無疑，同人詠歌紀異，且稱慶焉。遠近奔赴，看瓜龍者，凡千百人，泊榜發，有同學宗子登薦，旗鈴誤投楊子所，合門歡喜，及開錄，見否，愁悶欲絕。旋歸，臨未至沒於塗，因知嘉祥不可測也。諺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有見哉！向使瓜不龍，則其自信也必不深，自信不深，則其受屈也固不絕，或不至於死，未可知也。龍子無乃速其亡乎？今楊子沒垂二十年矣，偶開龍形枸杞鸚鵡山茶諸異事，追憶及此，爲之投筆三歎（徐家）。

怪異之徵，往往非福卽禍，達觀莫善於見怪不怪，則不求福者，亦必不速禍矣。楊子之因瓜龍而輾轉以至于死也，得毋有倖心乎？（繆蓮仙）

鬪蟋蟀記

鬪蟋蟀吳中尤甚，余嘗得一侍兒，吳江人。初秋涼雨，促織繞砌亂鳴，見數頭養之，因詳其法。其一品格，頭項肥，腳腿長，背闊頭圓者爲上。青翅麻項，有銀絡數條，曰青頭麻絡。若六條相抱，名繚珎紋，不堪用。次頭黃血絡，翅黑腿白，曰黃頭麻修。次金翅銀絡，頭白，白頭麻絡。次紫金翅紅絲腰，曰賜紫金魚袋。次黃色血絡，頭兩尾裊動如蠶，曰羊角尾，俱以牙白爲上。次黃色，肚長而頭銳，曰拖肚黃。次紫黃色，身有紅鱗，大如相麻子，牙紅而銳白或黑，曰錦束衣。以上七種最貴，號將軍。絕有力，名百脚戰，蜈蚣所化，甚難得。若止兩肩有鱗，名香色肩鱗，不用。若頭小項，翅容腿細，生於淺土泥坑向陽之地者爲最。下二教養，熟豆漿調蚯蚓糞，填籠底，宜暗處日餵清水，黃米飯一粒，多則過肥。或茭白，絲瓜花，羊眼豆花，熟粟，菱芡，飽血蝨子，水跳蟲，熟鱖魚，牛犬肉，清水蚡茶。忌鹽酒醋，燂火橙橘。

諸香臭畏人鼻息。白露後須索三尾者是雌，與交媾，得子如粟，縱之去。若無偶，即失意循去，援攀不堪。若雌雄相食，命曰狂，亟折去。三鬪具。白露後開鬪，重九後止鬪，鬪必大小相配。開鬪之家，大署其門曰秋興，懸流蘇，設錦褥，以耀之。編竹橋爲鬪柵，長尺高四寸，闊八寸，狹具兩頭，皆有門，大如芡實，柵中隆然，以門間之。外別置一柵，以新鬪勝者居之，怒鳴支支然，令未鬪者振羽盤辟，久之啓鬪，陡然相遇，即死鬪，激之不甚，鬪亦不力。先時采草曰藝（音牽）俗名鬻，績一合六，種或三，穗對節，生取莖長五寸，餘披其首如薺，熟用以便驅揆，子莖以水晶盒爲柵，雲母石爲闌，撤開蓋盒，了然見鬪。四鬪局，掌鬪之人，名當壘，亦稱軍師，勝負之權，強半係之。每貽其人，驅揆有方，先負後勝曰伏仇，先勝後負曰玩敵。有相持抱人立者，對壘各自旋轉，或合或解，曰團練。互搏而倒各東西立住，喙於鳴曰自保。敗者斂翅疾趨，則勝家得一注。截去牙齒，斷腿股，擺擲騰躄，爲全勝，得全注。以鼓吹小旗，匾紅帛金花送歸第。五醫法，開鬪家率立醫學，蟲畏熱畏寒，熱即捲鬚，是眼昏，餵豆芽尖葉，左鬚失視偏左，右鬚失視偏右，兩鬚失視，尤不堪用。行遲重，是積食，飼清水中小紅蟲，糞結熱蝦婆，井華水浸食，廁扳底蛆亦佳。頭如用芻窮湯，或煎峒茶洗，踢股練牙，餓跳蟲，聲力血蟲子主之，薑茶頻點，齡傷，童便調蚯蚓糞，瘡口點。九月不鬪，十月即死，若置灶上，蠟月尙可活。力放去，批作白蟲如蠶狀，墊土中，明年變蛭。或以子種者，冬化入春則僵，吳人鬪至獲多金者，則鑿銀爲小棺，密瘞之。江北呼爲鑿窰，一作唧唧，江南呼爲蠶績。蟋蟀促織之訛也，古字作蟋蟀，別名莎雞，絡緯王孫，螽斯蜻蛉，或云色微黃，羣飛不鳴，而多子者，螽斯色綠，身長大，飛鳴少子者，絡緯也。京師籠蟋絡緯檐下，秋夜訴風，短長繼續，羈客爲之心癡，寡婦因而淚隕。北人謂之歌哥，南人謂之紡絲娘，亦能鬪。大抵物性多好鬪，鬪鷄鬪鶴鬪畫眉鬪黃雀，在有而龜茲鬪驟駝與牛，西域鬪豕，賊雋鬪羊，永嘉人鬪魚，漢昌邑王鬪虎，李陽華吳孫慮鬪鴨，粵南長鬪蟾蟀，晉桓靈寶鬪鵝，又有鬪鳶，又有鬪鷹鬪鼠鬪蟻鬪蝴蝶，鬪蜘蛛。物既好鬪，而人又助之，甚矣人情之好鬪也。賈秋壑當金兵南下，尙與妻妾博徒鬪蟋蟀，或謂曰：「豈相公軍國大事耶？」此又

東坡所云：「清遠閒放之士，好鶴而成其高，而衛懿公以亡其國也。」（顧景星）

敘次了然，以諷意作結，尤見作者非浪費筆墨。（繆蓮仙）

狐狗相爭記

令狐阿紫，居於武都之山，爰有狗生，往遊其間，卒與紫遇，怒視眈眈，垂涎切齒，欲得而甘心焉。令狐氏乃前而致詞曰：「嗟乎！狗生，勿逞強梁，耀德者興，恃力者亡，自古在昔，厥報彰彰。爾其爪牙之用，擅禦侮之長，不思走先於牛馬，顧欲貪比於豺狼，吾忍力競不已，將疲於東郭之逐，而卒爲田父之所狀。且爾志欲吾吞，不知吾固未可以易視也。吾族青邱，來因至德，善禮北斗，變化無極，小前豐後，德則有三，曰趙興張，姓更非一元。邱校尉，曾伴賓筵，簡首書生，雅嫻仙術，寥寥子之帷，步張華之室，報陳裴之恩，兆夏禹之匹。悟生大智之談禪，譽美于君之珥筆，固其載於陳編，亦咸藏夫祕笈。至爲世賴，尤莫予良，割茲一腋，敵彼千羊。詩詠錦衣之飾，贊誇作瑞之祥，業既精於下策，披更擅夫歧黃。消息未傳，報幽巖之枯柄，青翰敬獻，釋美里之囚昌。聽冰兮非余莫渡，篝火兮詐我而王。破掩蓋之姦謀，危持陷阱，拒狂且之奇辱，節懷冰霜，豈所乘之徒鬼，實無用之不威。寧如爾輩，戟牙巨口，由人發蹤，隨之左右，貂豈許續，鷹聊與偶。投骨斯爭，揮稅卽走，衣裳眩於素縑，情實滑夫賢否。頸纏吳客之書，足被齊人之耻，繫匏而唐突賢豪，幻形而淫烝主母。吠堯則臙也可使，齧盾則靈焉是嚇，角生而兄弟之恩乖，疏交而夫婦之倫瀆。方加爾字，三年絕過客之蹤，欲易乃躬，百兩遭亡人之辱。伴禽哂其猶豫，居蜀悲其孤獨，才慚校獵，令令徒響錘鑿，猛肆當鏞，落落誰沾醞釀，承歡而嗥叢薄，南園之諧媚堪嗤，馮嘿以作蛆囊，台中之唾喋難觸。况多怪異，載可一車，叩閣聞聲，形常不見，宿亭迷客，死足與嗟，游石良之宅，入華臣之家。旣爲農於枳道，更肇禍於梅花，昌邑多疵，宜有寇變，叔堅罔隙，胡效人行，何所見而倉皇噬雪，何所聞而朋比吠聲，陶焉而無補於用，并之而共

厭其新。就烹於兔之已死，取鑿於芻之既陳。晏子嘗譏夫楚國，曹瞞更笑夫景升。宜見屠於樊，應被峻於彌明。胡不自戰，尙逞爾能，倘其失足，致遺我擒。牽之在左，獻之爲羹，爾於斯時，得毋貽悔於厥心。『狗生聞之，勃然大怒，乃抗聲而言曰：』聆爾所談，援今據古，自我論之，蓋亦略窺一斑，而終未免於狂瞽也。爾莫自矜，爾毋余侮。敬在下風，聽試吾語。爾之爲物，形分赤白，類別雌雄，其情善媚，其性多疑，亦有九尾之異，難逃兩脚之譏。閉戶肆可驚之虐，憑城逞莫禦之威。化豔婦於林中，鬪體是載，迷郎君於馬上，芳草爲衣。服雖能制，火豈容吹。在梁竈事，汜濟何之，或髡人髻，或擲人頭，夢丈夫而白髮，姦女子而朱鉤。足下香囊，莫解應絃之厄，墓前華衣，終遭現形之差。重耳歎美皮之爲罪，子瞻嗤曳尾之如牛，旣甘作魅，焉用首邱。若吾芳躅，豈爾敢方配金爲德，粟斗發祥。韓盧宋捉，管繁楚獷，帝之槃瓠，徐之鵠倉，同源異派，實繁且昌。史黯試之於簡子，鴉寒獻之於穆王，才固優於禦暴，用不僅於完囊。足懸鉤爪，目若泉星，閒暇有度，武烈誰京。解牽衣而召客，善曳馬以施能，血題四達之門，禦災效著，泣洒三苗之市，憂慮情殷。松下茯苓，雅長益算，叢中枸杞，每助身輕。痛伐荻之逢蛇，還船涕泣，悲閨行之墮井，徹曉呻吟。噓見夢中，討晉臣之跋扈，妖除越口，佐越后之奇英。牢共感江湖之義，齷生表郡守之仁，饒知幾之哲，衣卿出關，扞濟困之忠，米聚圍城，效吾技而白裘可竊，揚厥聲而佩越無驚。氣感風雲，白衣能變，望高鼎鉉，黃耳名尊。黃子崗前，迎山人而西邁，咸陽門外，逐丞相以東征。導刑君於仙府，駕酒媪於華陀，紛吾衆矣，罄竹難申。而且羣推如豹，其道猶龍，孔子不嫌貌陋，長卿尙與名同。亞蕭相之封，功標殿上，邀漢靈之寵，冠著園中。冉冉白雲，仙去嘗從於帝子，洋洋東海，來游且伴夫巨公。至若吳人嫁女，吾佐其妝，楊子遭焚，吾解其意。封願守門，夢而得食，翼主而殺淫奴，護寶而珥竊賊。貢來西旅，書陳太保之篇，雄於北方，樂享毘球之域。甘始許藥餌之嘗，高齊管道遙之秋，子配五行之色，青黃與赤白攸分，養招諸福之臻，車馬共衣冠咸得。齊侯之葬，嘗封尊客之前，不叱，應亦爾所飲聞，固不容縷陳而殫述。爾有何長，敢與吾敵。速卽天刑，以就誅殛。勿怒我心而貽禍於赤族。』相抗不下，彼

此含噴，退而引類，各張其軍，狐從若水，狗衆如雲。危齒披髮，折骨露筋，折死以角，莫解其紛，長嗥高吠，聞於山君。山君徐至，且嚼且云：『吾以爲異之鬪也，而曾不知狗黨與狐羣。姑息爾爭，謹聆吾教。爾輩交譏，洵稱曲到，尙有餘辜，未知寫照。胡畫吾形，反類爾貌，胡假我威，用逞汝暴。試數爾愆，不值一笑，吾將并吞醜類，庶可懲頑而儆傲。又何我長爾短之足云。此拙彼贏之相譙，尙其一友獐鹿，竄墟墓以身藏，一狎雞豚，傍門庭而尾掉，毋仍終日營營，適以取怒而召鬧。』

狐狗相爭所在皆是，安得山君一一懲儆之？（繆蓮仙）

塗說自序

僕少也賤，未嘗學問，及壯數遭大故，心志頹喪。授室後，齷齪爲衣食計，且貧而善病，碌碌無所短長，今年四十三矣。中間之燕之越之閩之豫章，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統計消於風塵困頓中者，歷有年所，已往之歲月，淹忽至此，良足爲惜。自思既不能有嘉謨嘉猷，出以補黻太平之隆盛，又不能殫精竭慮於經史，處以闡揚聖賢道法，而垂無窮，是於世無一可者。然念時鳥當春，而尙發其聲，候蟲至秋，而亦傳其響，苟覲然立於人世，竟泯泯以沒，心殊不甘。况而之之因於聞見之餘，撮其可喜可愕者，彙成一編，用雪飽食終日之恥。孔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予益滋愧矣，無以解嘲，請仍以孔子爲之猶賢乎已一語解之，故語無倫次，拉雜成文，雖爲大方所譏，終已不顧。（繆良）

文發憤而始作，詩窮愁而益工，蓮仙塗說一冊，亦就生平所聞見筆之，如昔賢話林談叢叢書秘笈之屬，亦足資人多識。况居恆撰述甚富，必不至泯泯以沒也，讀此序作如是觀。（湯小眉）

贈言心佩自序

人生莫急於敦倫，五者初無輕重之別，顧吾少也賤，在國在野，總之不離乎市井草莽者近是，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及長，遯失怙恃，抱恨終天，欲報深恩，昊天罔極，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上有兩兄，飢來驅去，各糊其口於四方，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糟糠之妻，不足以畜，臥牛衣而對泣，無琴瑟之樂，有啼號之苦，夫婦間又概可知矣。惟是賦印須，呼將伯，風雨一廬，關山萬里，而朋友之交居多，相投則氣誼交通，相合則觀摩交益。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知己者，又不一人哉？其間比匪堪傷，勢利相耀，與夫翻雲覆雨，凶終隙末者，吾不敢取。外此道義交，文字交，貧賤交，車笠交，垂髫交，忘年交，布衣交，方外交，爾汝交，一面交，千里神交，莫不出門同人，而見其交有功焉。然而朋友以人合，不以天合，非若君臣之喜起一堂，父子兄弟夫婦之聚首一室也。或以仕或以游，或以病，或以死，忽聚忽散，若遠若近，欲求同心而不離居也，又不可得，交至此交亦窮矣。奚以多爲貴哉？無已，則取吾友之贈言，會爲一集，題曰贈言心佩。家居之月夕花朝，旅邸之酒邊燈下，展而讀之，如對故人，庶幾五倫中惟朋友之交，綽綽乎有餘裕焉爾。（繆良）

蓮仙家貧苦，藉筆耕糊口，四方交遊半海內。然篤於友誼，重然諾，崇信義，寒士而具熱腸，遇有困乏告者，輒量力相應，或且典衣物以助之。今歲余客羊城，與同寓館，蒙不棄禱味，引爲文字交，每剪燭夜談，必漏下三鼓始散。篇中述古語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作者洵稱余知己也。至是序之纏綿悱惻，無限深情，讀其文可想見其人矣。（湯小眉）

集千家詩自序

千家詩未知選自誰氏，不計工拙，不敘時代，大約隨手掇拾，以便家塾中童蒙誦習耳。乃流傳久遠，皆以此爲蒙養之先資，奇矣。立言以期不朽，豈其中亦有不幸歟？予於戊辰歲，適館豫章，間以此書口授童子，秋試歸

失意復鼓西江之棹，篷窗兀坐，忽忽不樂。慨夫實不足以副名，如千家詩之爲衆所賞者，正復不少。自計年逾不惑，老大徒傷，曾至道之無聞，致時流之見惡，名之不立，實又奚存！人生識字憂患始，東坡豈虛語哉！甚矣詩書誤人，未嘗不由童時來也！因憶向所咕嚕，惟千家詩最易記取。遂於上下兩冊中，顛倒錯亂，戲集斷句，約二百首詩，藉以破途中岑寂焉。噫！頭顱如許，猶有童心，學問就荒，但仍故智，想業已爲世所棄，應亦不恤爲世所笑也已。（繆良）

先君子向有集千家詩一編，工妙罕有倫比，今讀蓮仙手輯，足以頡頏。至序中有太自貶損，及過於牢騷語，是又作者本色也。（湯小眉）

南樓夢話後自序

吳下歸來，十八年於茲已。客冬邗上之役，道經其地，連尋醋坊橋舊寓，門巷猶昔，風景頓殊，欲來菊圃入夢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南樓已不可復至矣。悵然久之，返而登舟，意忽忽不樂，把酒坐篷窗下，夕陽西墜，新月沈江，森森烟波，一望無極。旣倦，倚枕思臥，舫聲款乃之際，恍若見所謂紅裳女子焉。今年秋客居無俚，悵觸舊懷，因取南樓夢話展讀一過，回憶南樓下菊圃，與子言夢中所見，更相和詩，時隱隱若前日事。迄今星霜屢易，故我依然，而子復滯跡江南，菊圃竟不知所往，今昔之感，可勝道哉！挑燈濡筆，輒題二絕句於卷尾云：『廿載飄零祇自憐，兩無消息問遺鈿；去年吳下重經過，門巷蕭蕭引一天。又向江南寄此身，回思往事惜青春；人生大抵皆如夢，展卷翻憐鬼趣真。』

水月空明，一月化境，是從坡翁赤壁賦中得來神理；若徒以兒女情深目之，非文字解人，卽非蓮仙知己。（湯小眉）

鈕醉墨兩重緣彈詞序

釋氏談空說幻，俱落吾儒後塵，惟因緣二字，發前人所未發，足補聖賢經傳之闕。甲子冬杪，予來邗江，因會稽吳子醒園，得晤其同鄉友鈕君醉墨，結文字緣。鈕君儻風流，高談雄辨，動傾四座，誠當時快士。偶過其寓齋，見案頭有新譜兩重緣彈詞一冊，乃暇時遣興之作，義心苦調，纏綿悱惻，可感頑豔。予愛不忍釋，袖歸旅邸中，挑燈夜讀，輒不禁有慨乎緣之一說也。夫人生最重五倫，試問五倫中，何一非緣？君臣之義，魚水緣也；父子之親，骨肉緣也；兄弟之愛，手足緣也；朋友之交，香火緣也。至於夫婦一道，合兩姓之歡，諧百年之好，尤非宿昔緣，不能邂逅而伉儷之也。緣至則聚，緣盡則散，緣斷續則聚而散，散而仍聚。有宿緣，有機緣，有孽緣，有俗緣，有好姻緣，有惡因緣。甚至有一面緣，有未了緣，有再生緣，有千里因緣，未可更僕數。如集中所載，以杭人而游廣陵，所謂千里因緣者是。聽琴遇二美，所謂一面緣者。因舊僕而識韓延之絳帳，所謂機緣者。敦年誼，締良盟，所謂好因緣者。起鑿觀燈之夕，逼婚權貴之門，所謂孽緣者。大珠墮而歸妹占，所謂未了緣者。沉淵未隕，破鏡重圓，所謂巧因緣者。乃若姦梟肆虐，綠珠墜樓，又未始非惡因緣矣。佛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大約因緣前定，莫致而致，未可強也。鈕君有鑒於此，作爲是言，予乃重加訂正，并約略而爲之序。（繆良）

文開首數言，與隨園太史語暗合。中幅論因緣二字處，極明晰，亦極包括。點綴續紛，不減桃花亂落如紅雨也。（湯小眉）

集閨秀詞自序

集閨秀文

春天雨枕，秋夜風幃，（沈嫩兒寄施子野書）披吟牀，拂秘笈，（孫雲鳳胡樓請業圖序）則有湘江裂女，天

水仲姬，（席佩蘭消寒圖序）掃眉才人，不櫛進士，（孫雲鳳湖樓送別序）詩而吟詠，（錢鳳樓與嬭母馮夫人書）韻寫烏絲，（孫雲鶴詞）白雪佳章，（徐族與仲容弟札）可稱絕世，（周浣月與姊書）誠閨秀而兼名士者矣，（金蕊謝李夫人書）以我耽吟，（席佩蘭消寒圖序）不遺閨閣，（孫雲鳳湖樓送別序）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小青寄某夫人書）逸致瑤琴，（彩雲與凌郎書）吟時楚楚，（孫雲鶴詞）令人齒頰俱香，（金蕊謝李夫人書）亦有夙敏才華，素耽翰墨，（席佩蘭消寒圖序）豐於才者寄於遇，（朱文娟述懷小序）則憂益深，所遇益遠，（周庚與夫書）羈紅恨碧，使人亦不勝情耳，（徐依與汪然明札）余則時運多艱，生辰不偶，（朱文娟述懷小序）愁思萬縷，（駱綺蘭詞）吹上毫端，（孫雲鶴詞）輩以自發其憂思，抒其憤悶，（顧若璞與胞弟書）不肯物物終世，（周月尊上隨園書）必使留名，（金逸上隨園書）乃生少聰明，（周月尊上隨園書）不能妃青儷白，（席佩蘭上隨園書）豔傳樊素，（孫雲鶴詞）自願彌增顏汗，（孫雲鳳上隨園書）而閨閣諸女伴，（孫雲鳳上隨園書）自是深情，（駱綺蘭詞）雲母裁成春冰碾就，（孫雲鶴詞）或真珠密字，或吐綠攢紅，（孫雲鳳湖樓送別序）亦有碎土遺金，久已聯珠合璧，（孫雲鳳上隨園書）詩原是書，（席佩蘭消寒圖序）並稱綉閣逸方，（席佩蘭謝袁簡齋）况詩中情思，（孫雲鶴詞）引而愈長，（汪瑞淑與夫子書）亦既向友古人，（孫雲鳳湖樓請業圖序）低徊此日，（席佩蘭消寒圖序）覺耳目所及，（周月尊上隨園書）著手皆春，（席佩蘭消寒圖序）亦佳話也，（錢鳳娟邀林亞清夫人札）而吟紅詠絮，（席佩蘭上隨園書）出自性情，（商景蘭示媳書）寫綺新聲，（駱綺蘭詞）織殘襄錦，（同上）遁而爲絕句，（席佩蘭上隨園書）神傳粉本，（孫雲鶴詞）染翰偏勤，（席佩蘭消寒圖序）用寄幽懷，（步非烟答趙生書）令人可歌可誦，（汪瑞淑與夫子論搓雲遺稿書）狐燈聽雨，（小青上某夫人書）三更四更，（駱綺蘭書）幽恨茫茫，（柳道文郎書）欲言未盡，（駱綺蘭詞）約藥茶臼，（同上）便擘蠻箋，（席佩蘭消寒圖序）時一

焚香，（彩雲與凌郎書）彼復把玩，（商景蘭示媳書）作下酒物也。（李淑昭與林亞清書）援筆厥成數語，（徐綏寄仲弟夫人書）異香熏之，古錦襲之，（沈嫩兒寄施子野書）姬人列坐，姊妹聯床，（席佩蘭消寒圖序）望笑而覽之。（席佩蘭上隨園書）（繆良）

始信人間有謫仙，裁霞曳綉一篇篇，陽春唱後應無曲，留與工師播管絃。（湯小眉集唐羅虬方黃滔湯悅）

■ 昏夜宴旬欄院序

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旬欄者，蕩子之逆旅，狹邪者，浪子之過客；而陽臺一夢，爲歡幾何？古人挾妓出遊，良有以也！况天光媚我以風景，夜色煥我以雲章，會術院之林園，鼓良宵之情事，那姬韶秀，皆可流連，吾人寤歌，獨孰佚樂，幽興未已，悉調轉清，開平臺以坐花，搯亂拳而醉月，不有孽作，何伸暢懷，臨期事成，償以纏頭如數。（繆良）

豔事韻文，流麗無匹，蓮仙真謫仙後身。（湯小眉）

■ 繆蓮仙集閨秀詩序

從來哀怨，必自騷人，在昔才華，亦鍾女士。然而珠排密字，雖得金屋之姝，蠟染名箋，或續玉臺之詠，予未問彙數千家雅什，聯三百首清吟，乙乙穿來，丁丁聽去，妙如環轉，巧若天成，瑤琴與墨彩俱飛，瓊雪和筆花並吐，乃有西湖逸客，南國通才，羅奇籍於胸中，發豔思於紙上，借將杯酒，頻澆傀儡之懷，團就香雲，特寫纏綿之韻，於是妃青儷白，製錦成章，恨碧羈紅，抽毫騁秘，合來纂組，竟爲無縫之衣，引出冰絲，似織同功之繭，聚得掃眉伴侶，披函字字生響，將寫韻軒窗，展句篇篇有致，嗟乎！君誠善怨，奚爲譜此新聲，僕最多情，竊願懺茲綺語，呼其人而欲

出定屬幽閒貞靜之姿，問於意之云何，宜合敦厚溫柔之旨。倘謂吹簫以和，付彼小紅，請看揚鱗而前，浮斯大白。
(江游)

子客維揚，獲與雪門交，詩酒往還，頗稱莫逆。時予集閩秀詩三百首，初脫稿，雪門爲之序。今者天涯聯隔，別易會難，讀此不禁黯然。(繆蓮仙)

繆蓮仙破涕新談序

心旌一月，難下愁城，墨汁三升，恆飄苦海。種來宜草，偏成惹恨之花，唱到楊枝，慣洒無情之淚。腸奚爲而若結，鼻何事而恆酸，則有東郡名流，西泠才士，家遭不造，恨永終天。江文通本是情癡，那堪送別，阮步兵生於舊族，况值窮途索米。我不談天有日，開門覓句，淒風爲耐久之朋，掃柴鈔書，夜雨見挪揄之鬼。牀頭鼠嘯，窗下雞談，儘有機鋒，聊祛枯寂。識卿言之爾爾，快我意之云云，姑妄爲之比蘇仙之多事，是吾愛也。藉毛穎以抒懷，嗟乎美人遲暮，琵琶痛哭於江邊，劍客橫鐵笛，吹於月下，奪他人之盃酒，澆我輩之胸襟，庶幾楚騷一卷，是湘潭行樂之章，客座清言，卽生公點頭之石。(李紹成)

淡畦與予交最久，投贈詩文甚多。乙亥夏間已赴玉樓，淚洒南天，悲深舊雨，錄此以誌弗諼。(繆蓮仙)

夏楓江陸判記傳奇序

天將補衲，幾時開媧氏之爐，地欲埋憂，何處覓伯俞之錘。千林蔽芾，本良楛之殊科，萬卉紛披，復薰蕕之異器。馬遲枚速，才有不齊，媿醜施妍，容寧相若。卽使稷能益智，誰爲啓茅塞之胸，便教丹可駐顏，豈易改花羞之貌。未必情之所或有，卽爲事之無如何，天實爲之，嗟何及矣。乃有朱生軼事，勝國遺聞，蚤慧無稱，僅能分夫菽麥，偏憐

似璞之完。無思無爲，莫解如惟之鍾，灌醴泉於意樹，洒甘露於心花。不必扼韓退之之吮，強吞丹篆，直欲破尹知章之腹，恍夢緋衣。爰下筆而便覺有神，竟得句而盡堪呈佛，然而洗心有術，綺思固變，夫今吾草而無綠，推髻尙仍夫故我。則兩美既難其必合，斯一得亦足以自豪，詎相遇克副乎相須，感焉無勿應，遂盡美又兼乎盡善，至矣篋以加呈，身於賽會之餘，方疑銜玉，奪臂於探丸之頃，不惜催花，將舍其舊而謀新，適有插標之賣，徒取諸彼以與此，何嫌入幕之親？謂我何求，不過因物而付物，干卿甚事，居然以人而治人，草號寄生，絕似返魂之葉，藥名斷續，翻爲獨活之枝。截鶴者既得以續鳧，移花者何難於接木，豈飛頭之國，近在深閨，而刎頸之交，偏爲弱質耶？爾乃比眉嘉耦，已微蝶幼之奇，無何得手佳篇，早冠鹿鳴之選，理以稀而微，名易就亦薄，采夫藻芹，頻年坐困於青衿，辭非黃絹，壯歲本抛乎白紵，點之朱衣，蓋緣夙具純根，靈苗未茁，因以時哀窮鳥，悴羽多傷，安能入夢，秋遲分之雲錦，焉得多情郭璞，贈以霜毫，倩扁鵲爲之滌腸，邀老君與之剪舌乎？况復郎慚譴陋，妾愧支離，德耀從夫，此眞梁鴻妻也，孔明擇婦，正得阿承女焉，捧心而空效其翠，畫眉而莫增其嫵，縱令折腰齟齬，竭盡人丁，終嫌著粉施朱，仍虧天質，無能爲也，謂之何哉？乃誠之至也，通乎微，而神之格思不可度，佐十王之香案，濯濯厥靈，劾百鬼以桃符，洋洋如在，方留賓以投轄，遽揖客而登壇，祝厥鬚眉，太抵髻參軍之狀，稽其氏族，應稱陸大夫之神，始則負之以趨，不比無因之至，迷則闌然而入，旋爲不速之來，繫銀甕之新醅，浮連大白，索覆瓶之舊製，不避雌黃，因傾北海之尊，遂下南豐之拜，不雕不駭，聽物以盛而招尤，乘康了之憤懷，肆羨兮之哆口，遺網羅於魚口，起謠諑於蛾眉，長鯨顯跋浪之能，短蠅恣含沙之毒，弄譁張於豸史，托偵探於蜂媒，突入閨中，微窺簾下，豈第雪膚花貌，頗不參差，而且玉墜瓊瑤，非同髣髴，譬之祆物，影人鏡而莫可藏形，定以爰書，冤覆盆而無容置喙，幸也受之無妄，披雲勞倩女之魂，寧失不經，昭雪待判官之筆，讀聊齋之誌異，久慕粲花，披夏叟之傳奇，俄悲宿草，嗚呼！未能事鬼，子不語者怪神，猶不如人世難全者才貌，非所據而據有，因之曰盜攘，莫之爲而爲，無能爰求將，及經二番

之摧折，成兩世之因緣。先生以湘水名流，岳陽特士，詠盤中之苜蓿，非徒餘事。工詩，散筆底之琳琅，饒有閒情。顯曲，有官猶冷，不妨白眼之看，無事爲高，且聽紅牙之曲，何意玉樓雲香，絳帳塵封，悵楊意之無人，喜蘇瓊之有子。不將文集，盡以付之梓人，特恐新詞，或沈淪於稗史，繫子不佞，竊愧無文，曾許以弁首之言，未踐生前之諾，敢不作傷心之語，立償身後之逋。略等驢鳴，溫比徐君之劍，宛同鶴弔，空傳孺子之歌。天邊若有洒星，任君顛倒，地下倘逢花判，應各軒渠。莫教教取六丁，僅與爭光魑魅，但使下窺太子，長爲識字神仙。（湯詒）

湘江夏楓江學博，本聊齋志作爲傳奇，恨未之見。得二樓先生序次并六，大意已覺了然，事奇文奇，益令我思陸判官不置。（繆蓮仙）

髻髮記傳奇自序

原夫桓家鏡畔，段氏津頭，說幻談空，驚落蘇仙之杖，短轅長柄，疾馳王相之車。古來閨閣嬌憨，都屬風流話柄。若乃裏黃衣綠，席卷傷心，林屋梁驚，鼓鐘雪涕，靡蕪采徧，豸子山凹，歌舞傳喧，朦朧樹色。長門一賦，空酬司馬之金，文錦千言，莫必將軍之悔，遺簪可念，敝履云哀，然從未有鑄鐵爲心，塗脂於竅，不畏國憲，不恤人言，顛倒尊卑，交加橫逆，如商生者，殆鴛狀之奇聞，葦砧所空儷也已。商生生於閨閣，幼識詩書，本非梟獍之才，蚤賦瑟琴之樂，祇以妾媵貞靜，郎慕風華，遂占脫輻之交，獨讓小星之嘒。嗟乎，有姬姜而棄蕉萃，世能愷言，愛野鴛而厭家雞，人情不免。亦何至倉琅反合，屈戌牢鉤，翠袖天寒，疇憐腰瘦，銀匙炙冷，嫩封眉長。甚者金剪一聲，青絲滿把，春風欲起，忍回頭上髻之初，秋草平刪，誓水散同心之髮，猗猗太苦，紆鬱奚堪。僕也棋置局中，劍投天外，蒼涼燕市，恨未逢七首之仙，慷慨吳歌，欲上告輶軒之使。所冀才人戀舊，我輩鍾情，各保糟糠，同安伉儷，卽令葦雌粥粥，斗室春多，仍須故劍依依，女君柳重。嗟呼，冤家纔聚，千秋幾個稱心。郎好事多磨，兩美從無偕老。日三生難問，一切達觀。

但願有酒澆愁，狂歌得意，若以無稽謂我，宛在伊人。（茅慰萱）

此吾杭近事也，僕心惻焉，戲譜傳奇一十六齣，令先附刊原序，於蓮仙茲選中。（自記）古今薄倖，執袴爲多人，世悲酸，閨幃特甚，補情天而無自，填恨海以誰能，吾欲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繆蓮仙）

贈葉雙鳳校書詩小序

校書雙鳳，古籍邗江，寄生湘水，幼卽遭家不造，長復待字未成。顧蕉葉有心，雖知捲雨，而楊花無力，曷禁隨風？頻年徧歷江津，悵萍浮而蓬轉，昨歲僦居嶺嶠，挺蘭秀於榛蕪。吊小小之傍鳳林，綠酒常澆孤塚，羨真真之依虎阜，素琴莫上絲絃。此則珠徙而未遂，遷還抑亦鐵聚而徒供鑄錯者矣。乃有中山才士，西浙名公，來搜海市之奇，思擷花田之豔，尋芳譜徧，如願呼頻，豈嫌看眼之大高，端欲愜心之貴當。聊無偶而散步，省識春風，遂真箇以銷魂，爲行暮雨。定情則期剛七夕，訴衷則緣竟三朝，自宜其樂不可支，且謂我觀乎盍往也。時則挑燈淪茗，頓令渴解，長卿度曲彈絲，那管愁生太傅。已而微聞蕙歎，詳述蘭因，愀然自恨，其情多感。此相逢之意厚，卽倖邀夫青睞，敢備灑夫丹椽，乞騁撻酥滴粉之妍，用鳴墜溷沾泥之苦。爰裁斷句，並冠駢言，凡慧眼人心，共憐鴛都，競製香奩之體。况小眉氏，身曾騎鳳，何辭醉錦瑟之詩，好憑翠袖翩翩，爲界烏絲細細，甄將引玉詞，看幼婦之紛來，紙待揮毫，曲付雛姬而低唱。（吳因培）

佳人命薄，跡誤入於煙花，才子情深，緣巧投夫針芥。匪齊眉而舉案，儼跨鳳以吹簫，合賦小詞，用彰雙美。（繆蓮仙）

贈張蘭香校書詩小序

僕本恨人，况當作客，卿能知我，乃爾工愁。方一見之留情，似三生之有約。眼波眉黛，認來舊夢難尋。酒霧花香，寫出新歡似畫。密語則背嫌漏短，憂思則日苦年長。繭欲同功，縷迴腸而不斷。香墜一瓣，篆結腑以常連。雉頓忘其朝飛，片言索笑，鸞豆終於影舞。夙願希償，暫寬月夜之胸，先屈星期之指。

此種風懷，爲君心妬，者般韻事，令我情癡。（繆蓮仙）

二樓非行一辨

僕雖號二樓，實非再索，乃承訛於隻字，遂失遽夫兩端。不知蘇和仲仍是大蘇，李亞子豈真小李，胡移甲而作乙，因得偶而忘奇，設爲貧而尊可居卑，若要好而大還作小，奉槃者何嫌於奉水，吹壘者亦可以吹簾。難齊雁序之參差，莫辨鶴原之下上，姓非耳習，况氏早訝夫二兄，指本首推，仲子竟成爲巨擘。倘云趙壹鳥窮，定十孤飛，若遇王雙華韉，當徵並尊。李名九我，果列八龍八虎之餘，劉曰三吾，豈居雙鳳雙駒之下。先生五柳，寧關第五之名，處士七松，詎遜七人之作。唐詩百藥，宜殿穆考之百男，宋世十朋，合次寧王之十亂。陶八八如可作，想重封已畫其全，殷七七何人，斯疑大衍尙虛其一。歐稱六一，應周甲子而還羸，貞號半千，必證阿羅而廁末。或介弟位崇，丞相頓疑北相之非兄，抑乃兄貌似新郎，錯認伯階之爲弟，羊求並僭二仲，不聞別有賢昆。蓋黃均字次公，誰爲其家督，惟長幼之不可廢，非名實之必相須。倘其由斯以談，遂欲引之爲據，吾恐六如居士，必七分之子，而始得稱尊。半山老人，較一索之男，而更臨其上矣。有是理乎，甚無謂也。伏冀還吾素位，闕彼浮言，蓋自傷不偶之遭，敢妄竊無雙之譽，不願爲弟，曾傳李令伯之詞，我乃無兄，頗同直不疑之語。抑然自下，固謙德之不欲上人，降以相從，將逼處而更難爲弟，草此長人之君子，未免匹夫，大抵末座之書生，合稱一介。辨宜早辨，辭無可辭，亦知出頭地之爲難，敢薄第二流而不足哉。（湯誥）

先生別號二樓，人有訛爲行二者，因作此以辨之。篇中繁稱博引，層出不窮，可與昌黎諱辯文抗手。（繆蓮仙）

勸人敬惜字紙論

竊思二教推儒爲首，四民列士於先，既讀前聖之書，當敬古皇之字。况黃冠披錄，尙潔手以焚香，卽緇衲誦經，亦整容而拭几。豈可輕拋賢籍，窺視儒書，或攜作枕，聊圖假寐之安，或積如山，僅博外觀之富。滕文畢而稿吞口內，磕睡作而書擲頭邊，袒腹開懷，膝置數行而諷誦，露胸跳足，手持一卷以吟哦。蓄斷簡以補書，集舊文而賣市，淫詞敗俗，何好編歌曲之文。戲語嘲人，乃巧借經書之語。扯殘箋而揩桌面，尋廢紙以捲煤頭，蒙館背書，書不熟而怒投於地，芸窗寫字，字屢錯而忿裂其牋。出游則記名於牆，赴考則寫字於版，士人若此，安問愚人。男子且然，遑言女子。由是補窗而貼壁，加之裹碗以揩盤，捲入燭根，火滅則根埋瓦礫，糊成餅匣，紙殘而匣棄泥沙。佛旛爲茶肆之棚，旂號代風篷之布，傘頭扇面，大標某館某齋，衣背裙腰，暗號幾錢幾兩名目印粉糕之上，賬單夾鞋桶之中，當鋪剗牌，故迹已成夫木屑，漆工修器，舊痕盡掃於灰堆。造爆竹而字付火光，夾金箔而書沾水氣，靴底鞋底，紙是還魂，壽章祭章，綾都覆染。豬體剪毛而作字，馬身烙印以成文，揭帖窺單，大張滿路，醫方招紙，碎月盈街。兒童爲糖果之包，婦女作絨花之裏，春糊蠶匾，用完竟擲於溝塗，夏點蚊煙，燒剩常去於糞塊。病人則醫來診脈，臂攔書簾，喜事則拜罷歸房，脚移米袋。甚至揭淨桶之蓋，木條則十字成形，他如排孩褲之先，線脚亦刀紋不斷。無窮罪孽，莫罄形容，褻瀆千般，多自士人創始，尊崇一體，須由男子以開先，試思毀書者替癩全家，不見惜字者元魁累代。報施無爽，幸祈勿等於常談，因果非誣，所願共深夫猛省！（湯春生）

惜字紙說最夥，然或太典雅，或欠包羅，閱之殊未愜意。爰就舊文一篇，又大加刪改，維增益其未備，似較原

作詳明，工整多矣。（自記）此是文章，原非游戲，但吾儕罪孽，褻字居多。小眉此文，無犯不懲，無微不至，斧錄之以自警，且以勸人，亦補過之一道也。（繆蓮仙）

夏閨晚景瑣說

長夏斜陽欲暮，蟬噪柳陰，儂人新浴初罷，小酌玫瑰芳醞數盞，以菱藕諸鮮果佐之飯。余出坐中庭，斑竹榻上，維時爐燕沉水，清風送來，或花間撲螢爲戲，或隨意鼓琴一二曲。頃之月色由廊而度，過畫欄，過閒階，漸至窗下。麗人薄醉未醒，頰暈微頰，眼波半溜，似有倦態。乃起步歸闌，掀湘簾入傍妝台，對芙蓉鏡，卸鬢邊雙鳳，重綰雲鬢，插瑤簪，堆茉莉，翹解冰綃短衫，全露魄腕，滑膩如脂，橫遮猩紅抹胸，酥乳掩映。次解淡墨百褶裙，下曳皂色紈褲，斜倚牀頭，脫素紈羅，覆遮鴛鴦綉履，見三寸許軟底睡鞋，旋呼小鬟捧涼茗飲畢，伏步近檀几前，剔起銀燈，徐手攜碧紗團扇，迎眸一笑，先入香幃，金鉤戛聲，細若碎玉，此時此境，爲之郎者何如也。（湯春生）

世無周昉，倩誰描金屋，何從覓阿嬌？幸有才人五色筆，寫成好景上輕綃。（黃曉暉）活色生香，寫生妙筆，雖令高年叟淨行僧讀之，亦必有眼醉魂癡，神酥情癢，而不自禁者，於此歎才人心手，信是絕奇。（女史葉雙鳳）此情此景，不知讀者將何如？且并不自知吾評者，又將何如？

龜名說

世俗曰妓之匹曰龜，不知何自始？平人妻自浮行，亦私號若夫爲龜，求其說不得。龜爲四靈，古人所重，故命名取龜，年龜齡龜蒙龜山之屬，未嘗諱嫌之也。今人取此，傳爲口實矣。吾閩俗猶近古，其稱龜之音曰活，壽人及賀生子，必饋粉印龜百，祝其百齡，如龜之大年也。見人之背隆起者，身僂僂者，稱曰穩龜，其音如活，略無所忌。至鄙

帷薄不修之家，則曰烏龜，上音如歐，下音如圭，殊有別焉。或云龜不能交，蛇交焉，雄者惡之，濺溺爲圈，蛇觸之輒潰爛，雌乃盤蛇於蓋，負以出，雄無如何，故以爲比。然爾雅云：『大腰無雄。』又云：『龜以目交而孕。』將何所從也？（徐良）

或云：『龜形善縮，妓之匹，但得錢鈔，便縮首不任外事，故似之。』余友湯小眉又云：『取汚人閨壺意，乃汚閨二字之訛。』（繆蓮仙）

■ 嗅說

南嶠有蛇，名曰嗅，臭而腴，項下生二足，以護口，方春出穴，見者不祥。仰鳴聲頗哀，俯若乞憐，其臭氣逆風聞十里，觸之，卽嘔三日不止。惟日尋臭物食之，不得食，以舌自舐其身之臭氣，卽飽。病則自內潰出，臭愈熾，同類希其臭，而羣然隨之，死乃爭食焉。說者曰：『此種蛇爲逐臭之夫所化云。』（繆良）

諺云：『人自爲臭，此蛇雖有遺臭之譏，而仰而哀鳴，俯而乞憐，猶不肯自以爲大，覺尙愈於銅腥傲人者。』（湯小眉）

■ 由吾銘仿劉禹錫陋室銘

賭不在高，久慣則名，交不在深，有錢則靈。斯是陋品，害人寧馨。元絲上踐白，方孔擺台青。皮綿別花樣，三六夾板新，可以搗隋琴，攘藏經。報磕碰之滿耳，數籌馬之勞形，羸入迷魂陣，輸走剝衣亭。君子云：『何益之有？』向有由吾銘一篇，少粗疎，鐵平先生戲爲改正，且全依陋室銘本韻，較原作益見細膩。（繆蓮仙）

茶室銘仿劉禹錫陋室銘

茶不在高，趁錢則名，水不在渾，打鑿則清。斯是茶室，維揚大興。小菜堆盤滿，香月入壺馨。談笑有聞客，往來多雜賓。可以吃水煙，剝花生。有方言之亂耳，來字漫之跌成。盧全攜友至，陸羽喚車停。劉伶云：『何趣之有？』（繆良）

揚州酒市少，而茶社多，款客者咸聚焉。一日偶過天寧門外，香雪居品茶，壁間書陋室銘一則，因戲改茶室銘，博同座者捧腹。篇中所有小菜香月水煙花生跌成等語，皆廣陵實事也。游其地者，自能悉之。（日記）信手拈來，自成妙諦。（江雪門）

醉鍾仙畫像贊

高蒲鏤屑，記荆楚之歲時。道子寫生，說開天之遺事。眉夫艾人簪鬢，粉獸堆盤。胸佩赤靈之符，腰米白螭之角。銀蒜握而天師懸，錦標轟而徒左弔。則有功名摺笏游戲鳥鞞，不信老仙翻憐小妹。未成進士，合喚先生。認訛字於終葵，故山之捷徑。靈祇應夢，妖徵洗括之談。植髮衝冠，怒憶馬麟之畫。孽除虛耗，說未荒唐。若乃鋪糟餽醢，傾觴灑罍，神具醉止。來路鬼之擲榆，我乃酒狂。近謫仙之面目，暗龍瞻處，借薩家赤脚之吟。雙鹿騎來，訝唐氏接離之像。老饕拉雜，故態淋漓。此則說部之烟雲，畫師之狡獪也已。某五窮厄命，千里辭家，每思畫舫笙歌，綉簾蘭艾。五風十雨，節過黃梅，解纜纒絲，日占地臘。高懸一燈，欲驚女兒之魂。安侑三巡，敬酬蒲萄之釀。偶觀短幅，悵觸羈愁。何時畫鼓喧闐，指點七娘廟舍，試借芳樽斟酌，消磨五日光陰。（吾甚杭五日李集呈亭山觀鏡渡）

寫酣喜之態，傳阿堵之神，如能借以酒盃，定澆傀儡，或可送將窮鬼，幸免擲榆。（繆蓮仙）

鐵拐李仙畫像贊

集經語

有客有客辭言舞，于思于思撰杖屨，其行次且若有疾，顛隳傷足感其股。終南何有胡不歸？八月斷壺不我與，王道平平，獨行踽踽，彼何人斯，跋能履。（湯語）

集經書能以二語合成一句，且確切李仙，是爲巧不可階。（繆蓮仙）

洪幢浦別脚小影贊集經語

咸其拇，行有貴，厚也高也，至今爲梗。厥足用傷，蹙蹙靡躬，修之平之，則濟之以猛，夫子之足瘳矣，乃可以還。

（湯語）

俗題雅做，文人無所不可。（繆蓮仙）

青氈歎

嗟嗟寒士，以硯田爲老之將至，長此一能，晨昏結伴，垂三十年。憶昔弱冠，京師言旋，何以謀食，茅屋數椽。童蒙求我，賴爾周旋，一芹初擲，村塾相延。惟攜爾往，東播西遷，書策在後，琴瑟在前。吁，唔終日，爾最安便，及壯有室，重擔獨肩。飢來驅去，登山涉川，江左江右，遠道縣縣。追隨有爾，乾餼罔愆，越庚午歲，投足南天。惟予與爾，同病相憐，藉此糊口，如香火緣。淹忽六載，時乃連遭，燕逢秋社，於坐非堅。僧退開院，蒲團遂穿，半生共守，一旦同捐。譬如寶劍，埋則闌然，譬如敝屣，棄亦脫然。玉毀於櫝，珠沈於淵，黃鍾廢置，瓦釜宣傳。媿公美惡，誰辨媼妍？爾用不我，售愛難偏，氈子氈乎？舍旃舍否？飢和雪嚼，爾無尤焉，痛倍針坐，爾無嫌焉。嗚呼噫嘻，物猶如此，人何堪焉。（繆艮）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昔有短檠歌，同此一般悲淚，一片哀音。（湯小眉）

詰愁文

嗟予懷之侘傺，誠不知其何因？[？]謂窮途之常困，謂壯志之莫伸，謂繫情夫故土，謂繫念夫私人。則予不思求岷山之玉，則予不思獲麗水之金，則予不思上宰相之書，則予不思鼓君王之琴，則予不思起鳳騰蛟，壯英雄之氣，則予不思調鴛鴦，效兒女之情。胡爲乎腸九迴而鬱鬱，心百折而怛怛，或遠慮乎未來之日，或隱憂乎已往之時，或妄想夫天長地久，或馳情乎山巔水涓，或相感乎花殘月缺，或致慨乎物換星移。或冠裳之畢集，而紊乎威與儀，或酒肴之雜陳，而忘乎喝與飢。時而倚欄以暗泣，時而拔劍以哀歌，時而整襟危坐，以安乎寂寥，時而披髮狂行，以任其婆娑。蕩蕩然意繫馬之是若，搖搖然心懸旌之相如，戚戚然隨旋解而旋復，淒淒然眉脩鬢而脩鬢。纒纒然幾如喪家之狗，悶悶然宛同覆巢之鳥。恍兮惚兮，若癡若愚，問之於卜筮，則爲厲爲祟，龜既墨墨而無據；質之於彼者，則無臭無聲，天更高高而難訴。證之於仁，不則擬議焉，而罔識我躬之蔽鋼，返之於一己，亦思維焉而莫測其中情之驚怖。吁嗟噫嘻！予懷之侘傺，誠不知其何故？[？]（魯國梁）

愁來無端，吾亦烏從而猜之？[？]（繆蓮仙）

自嘲文

吾不知天地胡爲而生我，我又何樂而生於天地間也？[？]夫人之寓形於世，幻夢耳，泡影耳，其索然而寡味也，固也。然或被其體，果其腹，耳目心思，尙得如我意之所期，則無榮也，而亦來見其辱，無樂也，而亦未見其苦。於是而具此行尸坐肉之軀，以與世周旋，則猶無害其爲人是故貴而趙孟可也，富而陶朱可也。不然，則才同陸繹可也，不然，則智比蘇張可也，不然，則勇如黃育可也。之數者，或以勢擢，或以資通，或以學求，或以計取，或以力爭，皆可如我意之所期，而無害其爲人者也。而以言乎我，則舉所謂衣紫而金腰者，夢想焉已耳，而天嗇我以貴，舉所謂粟紅而貫朽者，神遇焉已耳，而天吝我以富，舉所謂五車一石，如囊若穀，拔山扛鼎者，寤思焉已耳，而天闕我以

才以智以勇。夫生斯世也。卽富貴才力之無不備具。以適乎我意之所期。猶曰石之火。電之光耳。矧並此區區者。而亦不余畀也。則雉頭狐腋。美以都也。而我且挾續之難邀。熊掌腥膻。甘以旨也。而我且壺殮之莫饜。彈絲品竹。戛玉敲金。淪瀕傾聽也。而我且八音之迭奏。終旋無聞。暈碧裁紅。妃青儷白。郁都美觀也。而我且五采之彰施。頻年罔覩。黍油麥秀。以慶餘寧也。而我且無田致慨。膏腴之百畝。奚存松茂竹苞。以美輪奐也。而我且仰屋興嘆。風雨之一椽。如故。連騎結綳。競榮也。而我且麒麟不維於櫪下。轉訝空羣。懷瑾握瑜。人爭羨也。而我且瓊瑤不蓄於櫝中。誰憐喪寶。鬪難走狗。喝嗚呼。虛豪情勃發也。而我且閉門僵臥。未嘗共暢其懷。挾矢張弓。掩羣圍澤。逸興端飛也。而我且袖手旁觀。未得稍抒其鬱。豔妾盈庭。金釵十二也。而我且東門欲出。徒與匪我之思。喜賓列坐。珠履三千也。而我且北海難幾。莫致得朋之慶。風清月朗。水複山重。大塊假以文章也。而我且幽賞之未能。花明柳暗。燕語鶯啼。陽春召以烟景也。而我且良辰之虛負。是則我之於世辱矣。而無榮云乎哉。苦矣。而無樂云乎哉。嗟嗟。賦以知覺。運動之身。而償以坎珂。速遭之境。吾不知天地胡爲而生我。我又何樂而生於天地間。(魯國梁)

諸般景况。吾亦云然。(繆蓮仙)

自壽文

乾隆六十年乙卯。吾應居士年七十有九。明年丙辰。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客曰：「年八十宜祝。祝壽宜有文。文宜有屏。而文必歸之能者。能者曷歸歸之先生。」自道居士曰：「屏者憑也。凡爲屏文堵。言美不言惡。專言美何足以爲憑。兼言惡。豈有先生自道之而自譽之也。理無已。則且以壽言壽。」昔侯官林春澤太守。年九十歲。是言正月。江著山云：「昔相城東蔡公。定有九十八歲。潑皮較道人所言。雖少兩歲。而不中不遠。諒非虛譽。」惟是人定亦可勝天。故是年作督國亦仕國也。趙文自比廉將軍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時。旋聞有見之者曰：「此文

祇似廿歲以內人所作，若廿外便不爾也。」由是言之，老人孩氣未除，亦壽之徵。八十曰耄，何賀之有？况子六十，官東鄉時，有詩爲證。其詩曰：「六十忽而至，世俗有常套，紛紛來上壽，弄得頗煩躁。諸君備隆儀，來意雖然好，我却不敢受，心領就是了。」次年又有詩曰：「去年六十歲，今年又加一，天公賜我壽，三萬六千日。較之蠟燭，所受更着實，依舊謹奉璧，莫怪僕粗率。」及七十家居，正月有胡君深願招我，流連山莊，旬日而後反，此皆不受賀之明驗也。若夫欲知予之所至，則又有說，憶庚戌往宜黃，過上類溪門人李崇禮之室，吾谿邑彭氏女，元日有里人祝彭公百齡，公曰：「不會要若養我，奈我限我壽耶？」後來林公得一百四歲，今年八十，諸君亦知予年之所至乎？憶乾隆庚申歲，考作吾日三省吾身題文，宗師錄取一等第二名，由是遠邇延爲館師，多因此文也。乙丑在南康，一日諸生山行，有兩道人在松下賭碁，諸生耦坐，因誦予文曰：「人生祇此百年，見功之少，不及見過之多。」遂相謂云：「先生此文，不愧宗師評曰真學人語。」維時西邊道人向東坐者曰：「果老，此文口氣不好，計伊作文時年二十四歲，開口便說人生祇此百年，即此便是文纖，將來不幸短命，只有百年而已。」及諸生回言，予亦深自悔恨，若當時說會子意，謂人生見功之少，不及見過之多亦可，或說人生即過百年，見功之少，不及見過之多，亦無不可，爲何說出祇此百年四字？及七十歲，有宜黃相士，人稱爲李潑皮者，對予也，年踰六十矣。出見且拜曰：「願師公百年壽考，我願長爲契女也。」辛亥至直源門，入黃宅，有彭氏女子出拜，呼我以爲父。甲寅過上斯，彭氏有女子出拜，吾以女受之，若親女然。因思諸女子，呼我以爲父，諸女子之子，遂當呼我爲祖，是亦一彭祖也。天公或者默與諸女子三致意乎？工頓女子，遠隨南安，儒學署李生，郵其文，將製屏以視。因寄語諸女子曰：「爾祖錢公，是孔子所謂老彭，世傳爲彭祖八百歲，吾若八十製一屏，當十其屏，亦十其文矣。乃其文至今無傳，獨有孔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抵作八百歲一篇壽文，何其簡也？」愚謂人能信古，能好古，能使後世有述，雖壽且千齡可也，何有於百歲八百歲哉？李生啓予哉，亦能爲我言之乎？

涉筆成趣，談諧中格極謹嚴，洵非老手不辦。（繆蓮仙）

自祭文 并序

竊惟盈虛消息，天道本無私，豐饒窮通，人生各有命。剝而仍復，理固宜然，否乃終凶，數何至此。嗟也百年過半，一事無成，惟昔連遭蚤多缺陷，及今况瘁，徒費周章。悟香蟲之無錐，非關學佛；悲漆園之涸轍，尤媿監河。歲且涪飢，難憑氣化，而捐衣食，身如僵仆，不待涅槃而混死生。魂也何招，居兮安卜，人皆各事其事，我獨自愛其愛，莫與談心，羞爲饒舌，爰申侘傺，率筆以成文，言感浮沈，撫躬而費恨云爾。

惟年日月，平安里瞿瞿軒主人，謹以朽枿爲香，流潦爲酒，惡氣滿腔，衝喉噴口，吮筆濡墨，作文一篇，自祭告於我父母之所生長，我諸弟之所肩隨，我妻孥之所依倚，而前生莫知所自來，半世徒存而如贅，不通世故，未知結局之人曰：嗚呼！爾其死耶？爾胡不早死，而今方死也？爾非死耶？爾已不異死，而胡弗死也？夫爾死，而於爾一生之分，歉然無一自盡，是死而有餘辜者也。徒抱恨於九原，而補救無從，其誰哀爾之死耶？爾非死，而於爾一生之爲，杳然無一可據，心之所懷，身之所住，遷延日久，而無一克舉，仍不死中之罪人也。且覩焉終老，無益於人世，又誰愛爾亦不死耶？嗟呼！爾死無以爲死，爾生無以爲生，亦安用爾具形於天壤之間，視聽食息於百物之列，塊然而若有廢然，而若無也哉！今夫人孰不死，要當其不死之時，其無愧於己者，而後可以死，故死而瞑目，且死而不朽，死而可惜耳。夫仁義美德也，忠孝大綱也，聖賢之業，人倫之表，古今來亦有數矣，已非所望於爾矣。其次則修行砥名，建功立績，爲時保障，爲親顯揚，此其盡人事之實，而能不愧，有以彪炳於人世者也，然猶未可以多求於爾矣。等而下之於尋常庸衆之中，而爲鄉黨之自好，或一節之見長，非曰立身，即保家可也，非曰濟世，雖俗適亦可也。隨分自盡，因能效事，亦庶幾有當人之爲人者歟？乃求之於爾，而竟何有哉？嗟乎！吾不知爾之死與非死，而

爾祇可哀也已。念爾自有生以來，家值否寒，身歷屯艱，然名得列於青矜，食亦叨乎廩餼，爾敢如何有立錐，二親竟棄，淺土誰非人子，生弗養而死弗葬，此真不孝之渠魁，而冥誅之所不赦矣。至若手足五人，不盡和協，其不能者，爾既不調劑之，其無相尤者，爾又不克輔助之。雁行中斷，而嫠婦無依，藐孤何託，爾又不能撫之教之，此皆人情之所不平者也。夫人孰無父母兄弟妻子，屬在妻子，尤情所私也，而爾何如哉？僅有一子，幾及成人，不善培養，致令橫暴以亡，此天降之罰，爾心其忍乎？前室釵分，早成夢幻，繼妻游緜，僅糜糟糠，一棺委於蟻封，一首蓬於蝸室，而女堪憐，相攸偏拙。有家者食甘蓮而心苦，在室者壓金線兮爲人，嗟薄命之紅顏，怨癡頑之老子，此亦無德無福之明驗也。爾心其安乎？若乃門庭不潔，棟宇難支，風雨驚心，豈少陵之茅屋，蒿萊滿徑，匪蔣生之蓬廬，爾皆坐視而若罔聞知也。爾之居家，至於如此，爾卽三死不足償，而又奚爲耶？假爾之爲人，縱不能博高顯也，卽抱關擊柝，亦可乘時，縱不能藏鏹百千萬也，卽牽車服賈，亦可致養。爾縱不能有高門之慶，有亢宗之名，但使一室肯綮，數口無飢，此亦庸庸者之常分。奈何世重富貴，而爾長貧賤，世徇聲名，而爾甘泯沒。世宜巧捷，而爾徧滯拙，世喜阿諛，而爾但愚慙。世尙浮華，而爾耐樸素，世習欺詐，而爾必真率。爾自言其誠，人不爾信，爾自安其素，人不爾知。婢直可以亡身，偏如崇伯沈湮，而終罵座，或類灌夫，旣無所長，實多所知，安望人諒爾之心哉？且人事之至不堪，而一心之至易負者，莫如教讀，爾於他事皆不爲，此獨爲之，尤爾之謬也。所利蠅頭，乃身匏繫，常虞得失，總患紕支，呼將伯於同人，希河潤於戚屬，終身之苦樂，歲猶然，况在人之教讀，或徼天之幸，而博利博名，或盡我之心，而无咎无譽，獨爾則所向之皆戾，何其窮也。蓋人以其金玉芝蘭之愛寵，而託之於爾，欲爾之時雨化之，而不宜震以風雷也。欲爾之金丹藥之，而無庸砭其膏肓也。且也，或爲相門之種，或有多藏之遺，或如鳳之一毛，如麟之一角，並幾生之修得，享多福而不疑。嬌憨之性，勿容忤也，傲惰之習，末由懲也。榆枋揚花，飛揚宜自得也，鶯聲燕語，依稀貴自然也。或欲刻三年之楮，或思開頃刻之花，爾乃不能推心而赤其腹，藉手以代其筆，又不能善誘。

於途之迷，發蒙於夢之鑿，而強責以專心致志，童子之童心，牢籠無術，主人之主見，齟齬爲憂耳。耳聾目敝，徒歎未如之何，形槁心灰，更是不堪言喻。嗚呼！歷卅年於茲，無一二人見效，枉費人之修俸，又不足以瞻家，而徒有負心之愧。今且厄於時災，窘於地位，量入不堪爲出，剜肉何以醫瘡？人生實難，朝不及夕，爾何不知變計而甘心於坐困？是爾又誠不如死也。嗟乎！爾誠不如死，第我不知爾之何以死耳。夫不死而已無異於死，爾固不如死之爲愈。然死而不得其所以死，爾又死而不安，爾不死而瓠落之形，固無以自取，爾果死而缺然之恨，又何以自償？此惟爾不知所以爲生，是以不得所以爲死也。吾爲爾咎，吾爲爾傷矣！夫古人之死，有鶴爲吊客者，有蠅爲吊客者，今爾并不煩吊以青蠅也，况鶴乎哉？獨是不死之死，可痛有甚於死者，吾惟與爾，非他人不能默默已也。爾其知也耶？爾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張寧錫）

實事實境，實理實情，祇堪自喻，不易案解人也。惟不易案解人，聊作此以自悼，豈曰閒情別致，玩弄筆之道遺時光而已哉？丁未孟夏朔，撰時年五十有六。（自記）不波先生長髯善飲，工詩詞，然秉性木強，所如寡合，年逾杖國，尙冷一甌。予特錄此一篇，以見其概，實悲其遇云。（繆蓮仙）

寄葉雙鳳校書書

春光欲去，好夢將闌，迴思永夕盟心，尙記前言在耳。無如橋成鵲尾，詎肯填河珠出蚌胎，安能滿斛罔結三生之契，徒縈九轉之思，未能玉友於成，先被金夫所誘，斯豈僕能逆料，亦非卿所樂從也。顧卿既見奪於沙吒利，而僕又未逢夫古柳衙，坐使蟬過別枝，鳩居我室，事已如是，吾復何言？卿其勉效新妝，毋傷遠隔。嗟乎！吸花間之露，蝶戀難期，棲柳上之烟，鴛鴦莫望，請從此逝，長與子辭矣。把筆淚垂，臨箋腸斷，諸惟珍重，無任悲酸。外附玉瑛一枚，銀剪二事，用呈蘭閣，聊佐蕪函，幸希鑒存，勿嫌輜裝。（湯春生）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別緒黯然而聲浩歎！（繆蓮仙）

代馬面寄牛頭書

牛頭足下，僕以驚駘之質，戀棧有年，昂首長嘶，實滋顏汗！足下高山流水，琴已謝夫知音，春雨斜陽，笛更言夫古調。效蹠躡於丞相，學哮吼於班頭，羨甚妒甚，僕一生蹇劣，半世驅馳，雖骨力猶強，而精神漸減，古言馬背不如牛背穩，豈欺我哉？昨晤獄主靈官云：「足下目前借勾魂使者，登刀山，坐剝衣亭，遠眺復看花於桃林之野，而歸。」如此游目騁懷，令人有志在千里之歎。僕年來齒已加長，不克絕塵而奔，惟以伏櫪爲愧耳。今晨過漆河橋，見血汚池畔，有賣鬼螺螄者，出紙錢購得數升，擬邀足下，約巫仰山兄，及伊令嗣阿壽同往孟婆莊，小酌一敘。日之夕矣，倘蒙喘月而來，鞭雖長乎？敢走逆風以俟。馬面謹具。（姜詔）

雖言出自鬼，而句妍如仙，雖冥中司獄衙門，亦有掌書記之朋友耶？何翩翩乃爾也！（湯小眉）同寅協恭，原不過樂佚游已耳，誰謂鄴都成僚友，遂風馬牛不相及乎？（繆蓮仙）

寄郁小呂書

調寄沁園春

三月睽違，正塵遐思，忽來手書，即開緘捧誦，欣知一切，下帷新就，快慰奚如？僕也不才，一氈千里，落落因人，尊狀無惟叨庇，幸體中自適，遠念堪舒。只憐未識歸與，尚不得登堂問起居，憶書齋課讀，吾兄健否？綉窗緘，尊嫂安乎？泰水康寧，慈闈清吉，還望佳音寄鯉魚，匆匆耳，奈情長紙短，不盡言餘。（繆良）

情文交至，純任自然。（吳勤齋）

寄示三兒允元書

調同前

三月離家，屈指行程，一千里餘，念支持門戶，吾兒能否操勞井臼，汝母安泰，姊妹須和，弟兄當睦，孝友先期，遠慮，子尤宜記，勿嬉游惰慢，努力詩書。家中近事，何如？奈四壁蕭然，助歎吁，况親知貌合，孰爲予恤？友朋膜視，誰是？
印須柴米油鹽，嗷嗷八口，料得開門一件無，燈前寫，覺餘言未盡，淚已成珠。

以填詞爲修書，自是創格，而兩作均大氣盤旋，明白如話，是能於蘇辛周柳之外，別樹一幟者。（湯小眉）
語語真切，對此令我輒喚奈何（兄敬齋）

懼內嘲

竊以天地化生萬物，必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資內助。同甘獨苦，勞哉十月辛勤，就溼推乾，瘁矣三年鞠育。此願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望日而興嗟，聖人所以有婚姻之制也。彼懼內者，始則不遜之聲，尙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情深，遂使英雄氣短，窗前麗女坐，縱黃巾力士只得低頭；牀上藥叉眼，卽金甲神人，能無汗下。秋砧萬杵，敲殘夫婿之肌，夜案孤燈，揉斷郎君之膝。肩上天桃片片，咬得牙痕，背間之新月彎彎，搯將爪印。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邊更有驚魂，北宮黜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每見氣如雷迅，及歸內室，頓消無何有之鄉；管開面若霜嚴，比入中庭，遂多不可問之處。豈是骷髏之粉，號寶卿卿，奚爲骯髒之身，拜偏僕僕，猶可解者，西子與王嬙再世，何妨稽首飯依，最難平者，無鹽共嫫母重生，也要志心朝禮。怒櫻雌虎，則雙孔撩天，鳴聽牝雞，則五體投地。將挫霸王之氣，賴此鴻溝，抑拘客子之心，藉此鳥道。然生同室而死同穴，詎教白首徒傷，乃暮行雨而朝行雲，輒欲紅顏自炫。悲聲凜凜，吹殘翠閣之春，怒浪滔滔，淹透藍橋之月。又或盛會方逢，良朋卽座，樽中酒竭，且由伊下，逐客之書，戶外屢疏，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序分飛，誼已傷於荆楚，鴛鴦再覓，恩竟絕於蘆花。故襲鏗商公，七秩而菖蘿未締，牢騷杜子，一生而桃柳常攀，恨何如之？哀

可知矣！嗚乎！魚名比目，翻成附骨之疽，鳥號同心，轉致剝膚之痛。髻如戟者若此，胆似斗之謂何？固不肯從鹿苑內，割斷塵緣，又豈能向蠶室間，掃除孽種？惟願傾情才子，樂善仁人，挽狂浪於愛河，揮毒煙於慾焰。庶幾惹洞中之桃露，蝶戀常逢，衝溪畔之楊烟，鸞偷可冀。箕終伴帚，秤自隨鈿，青絲莫吼其洪聲，赤蟒弗噴夫鮮血。準之七出，娘子軍靡已閒氣，律以三從，夫人城破堪計日矣。（湯春生）

聊齋志內向有姑婦四六文一篇，久播人口，余藉作藍本，妄行添竄塗改，覷易爲懼內之作，極知點金成鐵，定見罪於良工也。（自記）初編所錄懼內供狀，已極形容，此作翻陳出新，尤能鞭辟入裏，彼懼內者，何堪卒讀耶？（繆蓮仙）

十八四六

人自九峯初至，九疊夫雙，客從三泖行來，三盈其六。司惟少女，排行不異封姨，位列應真，次序宛同羅漢。考之明堂位，議定制於一年，昔者大司徒，溥教思於萬物，史傳典午，存幾家之晉書，法立當塗，定成篇之魏律。登岱宗而揮策，鶴算長延，躋喬嶽以支筇，羊腸曲繞。詩別滄浪之體，班攢綺繡之花，重卦變成於六爻，土德旺分於四季。倘合橫行河朔，少宋江之半明，若教結伴香山，倍樂天之數。虞廷十六族，更具二難，趙國十九人，僅弱一個。灘流曲折，入章貢以迷津，澗水縈迴，指理安而問渡。羊頭當處，記點而手不須回，牛氏諫時，隨答而口真莫解。詩書春禮易，分爲鄉會之房，紅藍白金銀，全具正從之品。時維正月，共知魂出之期，人有童心，不改年來之歲。嶺南果熟，荔可名娘，河北花開，李曾稱子。蔡文姬胡茄記拍，古調空聞，李令公非雍登盤，清操獨絕。刀鎗劍戟，武具紛攜，硯墨牋毫，文房各掌。一枝塞北，長爲碧草之花，五月江南，變易黃梅之節。剛記子男之數，主客是司，錢誇銖兩之多，孔方有譜。嘖來玉唾，聽其自乾，打盡珠盤，算無遺策。或緊或慢，鐘聲作吼蒲牢，有短有長，謎語會傳樓米。無端

詬嘗，牽代代之祖宗，何意泥裂墮層層之地獄？吉則生松於丁固，庸建上公，兇則折字於香娘，死喪無日。觀記江湖之本，篤稽山海之經，奏議則判作多門，大學則分爲名號。表奇助於泗水，爵車通侯，圖碩學於年，比事屬詞，豈僅量八斗，指屈二九之數，題目旣新，手成四六之篇，文心尤妙。（繆蓮仙）

隨卦

隨，小亨，利貞，无咎。彖曰：『隨羣來而下，柔媚而悅，隨，小亨，貞，无咎，而室內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隨中有煤，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初九，官有愉貞吉，出門隨有暵。象曰：『官有愉，從愛吉也，出門隨有暵，不徒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愛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難悅，利司閹。象曰：『係丈夫，志舍後也。』九四，隨有獲，貞吉，有權在勢，以凌何咎？』象曰：『隨有獲，義其吉也，有權在勢，易虐也。』九五，孚於家吉。象曰：『孚於家吉，位正當也。』上六，威遠之，乃從拘之，主用放之他方。象曰：『威遠之，上窮也。』（繆艮）

蟻羣羶於肥羊，狐假威於猛虎，若輩逞其伎倆，蒙蔽熏天，可恨可鄙！作者盡情摹繪，如夏鼎之鑄姦，溫屏之燭怪，慎毋令嚴府牛二太爺見也。（湯小厝）

大壯卦

大壯，壯也，象曰：『大壯，大者壯也，食以肉，故壯，大壯，大者肥也，肥大而肉食之可見矣。』象曰：『腹在膝上，大壯，君子以非肉不飽。』初九，壯於體正，凶，有輿。象曰：『壯於體，其行窮也。』九二，暑客。象曰：『九二，暑客，以中（讀去聲）也。』九三，富家同壯，甕人用罔，貞厲，如鼠飲河，盈其腹。象曰：『侏儒常飯，方朔飢也。』九四，貞吉，悔亡，體胖不羸，壯於大，摘之腹。象曰：『體胖不羸，尚飽也。』六五，飲牛於草，无悔。象曰：『臥牛於草，位正當也。』

上六，犗牛觸藩，不能退，不能隨，无攸利，利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隨，黽預也，眠則吉，習宴安也。』（繆良）

活畫出脈胙之狀，蹢躅之態，作者獨不怕董卓祿山一輩人，自慚形穢，惱羞成怒耶？（湯小眉）

大畜卦

大畜利貞，得芻牧，吉利耕大田。象曰：『大畜牝豚，豢腫膨臍，且盡其力，爾粟而尙轅，能享帝大正也。得芻牧，吉，養牲也。利耕大田，制千人也。』象曰：『牛在田中，大畜君子以多務，犁雲鋤雨，以用其力。』初九，有病厲已。象曰：『有病厲已，終犯屠也。』九二，輿脫輻，象曰：『輿脫輻，輓无縛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在車載，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亦受制也。』六四，得氣之臭，元吉。象曰：『六四元吉，自大也。』六五，寄人之籬，吉。象曰：『寄人之籬，有養也。』上九，集富之庭，道大同也。（繆良）

摹情繪態，如一幅戴嵩圖畫（湯小眉）

解卦

解利江鄉，无小大，其來秋，吉，有攸獲，食，吉。象曰：『解剝以肉，食而棄乎殼，解利江鄉，往得衆也。其來秋吉，乃時中也。有攸獲，食，吉，嗜所同也。秋月解而團尖別，團尖別而蓋米醋汗皆拌食，解之時美矣哉！』象曰：『蓋醋解，君子以持螯大嚼。』初六，无腸。象曰：『公子之狀，義无腸也。』九二，田獲稻粱，得黃甲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讀去聲）兆也。』六三，橫以行致烹，至貞吝。象曰：『橫以行，亦可醜也，自我致烹，又誰咎也？』九四，解而肥，朋至斯饗。象曰：『解而肥，正及時也。』六五，君子肴有解，吉，分甘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分也。』上六，宵用設斷於高燈之下，獲之无不利。象曰：『宥用設斷，以解萃也。』（繆良）

逐層描寫盡致，讀之幾令饑徒咽唾，餓漢流涎。（湯小眉）

小畜卦

小畜凶，薄雷不雨，自我南郊。彖曰：『小畜，揉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昏中而易盈，乃凶。薄雷不雨，尚饗也。自我南郊，冬米寧也。』象曰：『蟲飛牀上，小畜，君子以擬文德。』初九，伏自畫，何其咎吉。象曰：『伏自畫，其義吉也。』九二，垂帳吉。象曰：『垂帳居中，亦不自失也。』九三，帳脫幅，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同夢也。』六四，有膚拂去，血出无咎。象曰：『有膚血出，掌撻死也。』九五，有膚蠱如，嚙以其憐。象曰：『有膚蠱如，不獨嚙也。』上九，既雨既晷，尚溼載聚，貞厲月幾夏，君子宵凶。象曰：『既雨既晷，濕積聚也，君子宵凶，羣喙叢也。』（繆良）

詩之刺讒也，以青蠅君子刺讒也，以白鳥紛紛擾擾，災及剝膚，讀此，恨不烹盡顛禽，砍徧柁樹。（湯小眉）

師誥

師歸自度歲，至於館，復告諸生。師曰：『嗟爾諸生有衆，仍聽予一身告，惟思上帝厲衷於下民，若有靈性，克修厥躬，惟曰狂若逃塾，浪遊以紊，亂于爾一堂子弟。爾一堂子弟，染其浮習，弗忍鞭扑，並告無辜於爾父諸昆。師道革故圖新，薄懲於舊，以彰厥過。肆諸小子，將師命明承，不敢縱，敢蹈故轍，敢從事于玩時愒日，厥罪弗赦。非懷同學，與之努力，以與爾有衆提命，自今親近老成，匪人黜伏，師命弗替。蕢若草木，諸生允殖，俾予一朝化裁爾諸生。茲汝未宜獲戾於師傅，慄慄危懼，若將居於下流。凡我諸生，無從匪彙，无卽熵淫，各守爾業，以予書香。爾有善，予弗敢蔽，貴當子弟，弗敢自逸，惟簡在主人之心。其爾諸生有咎，在予一身，予一身有咎，無以爾諸生。嗚呼！尙克時導，乃亦有終。』（繆良）

商書灑灑，此作醕育其神，非泛爲黠竄二典比也。（湯小眉）

嘲某人學

得之爲有財，與其進也，甚矣彼以其富，故進之。有爲者亦若是，何必讀書？昔者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使天下之人，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是之有分，貨悖而入者，是非君子之道。雖然，當今之世，必得其名，難言也。有人於此，求善賈而沽諸，不亦說乎？夫如是，少有曰：有人爵者，求之有道，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又稱貸而益之，固所願也。富有曰：有官守者，以財發身，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非不能也。或告之曰：『好善優於天下，謹庠序之教，以彰有德，焉可誣也？』則將應之曰：『學以致其道，則爲之也，難吾弗能已矣。』或告之曰：『射有似乎君子，弓矢斯張，以永終譽，不亦可乎？』則將應之曰：『此匹夫之勇，人皆以爲賤，吾弗爲之矣。』其心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餽兼金一百，吾見其進也，其未得之也，則皇皇如也，不得不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既得之，行行如也，入公門，十目所視，升堂矣，十手所指，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由是觀之，空空如也，斯亦不足畏也。已學詩乎？對曰：『未也。』學禮乎？對曰：『未也。』由君子觀之，未聞道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於斯時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一則以喜，比及三年，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以其時考之，岌岌乎其進銳者，其退速，一則以懼。子曰：『噫！秀而不實者，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莊以蒞）

斐然成章，談笑而道之可也。

由吾集四書句

觀其所由，好謀而成者也。蓋人心之靈，無所不至，若由也，豈無所用其心哉？吾弗能已矣。且古之堂堂乎張也，四十羣居終日，則弔於卒也，以小易大，雖多，則具體而微，子比而同之乎？一以貫之，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今也不然，吾與黜也，而由人乎哉？黜爾何如曰：「天天如也，於斯二者，於斯三者，此四者，此五者，繼之以六律，凡六等，此其大略也。」不同，譬則巧也，今以其昏昏，其餘則何益矣。有馬者，方寸之木則大矣，其子小數也。言前定，時靡有爭，得之不得，或相倍蓰而無算者，非由之所知也。爲宮室之美，可以假館，近者說，遠者來，又從而招之，斯仁至矣。從耳目之欲，可以解憂，無衆寡，無小大，果能此道矣，請嘗試之。於此有人焉，飽食煖衣，無所用心，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由也，與人之有技，多就之者，某在斯，某在斯，有友五人焉，何莫由斯道也？若是班乎？巍巍乎！惟天爲大，宜在高位，其次地非不足也，其下不如人，度然後知長短，抑末也。踐其位，皆坐，其本亂而求其齊也。一洒之，在上位，必因其材而篤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叩其兩端，知其所比，斯可以囂囂矣。於斯時也，始有前四章用其一，以成其第五章，用其二，不可活，用其三，故弗卻也。第六章，不易得也，不可毀也，若是其大乎？曰：「殆有甚焉，無爲而成，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功必倍之。」嗚乎！至矣，然後大行。今有同室之人鬪者，皆曰不可，父子有親，兄弟既翁，近之則不孫，害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故君子不出家，施由親始。鄉鄰有鬪者，與鄉人處，有國人交，得之爲有財，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惟仁人汎愛衆，善與人同，苟完矣，定於一，不加少，不加多，無以異也。君子和而不同，曰半何之，吾死矣夫，如用之，所就三，有諸內，形於外，人皆見之。君子周而不比，曰吾老矣，何足算也。如其左右，不相爲謀。有答問者，則談笑而道之，人不厭其言，如之何而教不倦也。彼將曰不知也，睨而視之，抑亦立而俟其死與不能成方員，而不知檢，其有不合者，皆舉首而望之，人雖欲目絕，如之何，由之行詐也。彼如曰弗措也，亡而爲有，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有人於此，獨行其道，謂之賊，所藏乎身，猶運之掌也，爲之者疾，岌岌乎惟恐失之，彼哉彼哉，其身不正，無所用恥焉。有人於此，各有其黨，謂之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人之視已，報報然而時

出之水哉水哉！子如通之，教亦多術矣。苟無其位，何敢望回？既來之，知遠知近，回也其庶乎？辨之弗明，可以無取。苟合矣，舍己從人，彼有取爾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賢者過之，斯可矣。既竭目力焉，既竭耳力焉，既竭心思焉，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君子樂之，弗顧也。上焉者，道之將行也；與或相什伯，或相千萬，無非取於人者。若火之始然，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斯人也，果有以異於人乎？下焉者，道其不行矣。夫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無如之何矣。由水之就下，其澍也，可立而待也。無他焉，爲指之不若人也。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請復之，蓋亦反其本矣。然而不勝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或曰：「執之而已矣。」我明告子，有司者治之耳。不然，富歲子弟多賴，則亦無有乎爾；斯二者，人皆以爲賤，故不可爲也。無已，則有一焉，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其實皆什一也，不亦重乎？則寡取之，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君子曰：「是乃仁術也，吾亦爲之。」（湯誥）

此藝前編所刊，係先生原稿，初未知出自誰手。後得諸友人傳聞，遂訛爲某氏之作。今乙亥夏日，荻晤湯子小眉於羊城，過齋暇時談及，方知集四書由吾文一首，乃渠尊人二樓明府戲筆也。并出此篇改本相示，爰重付梓，正其姓名，以致舊刻舛文，亦較初稿，更覺層折分明，意義周匝，可人巧極，而天下錯矣。（繆蓮仙）

窮

君子固窮，莫非命也。甚矣，窮則獨善其身，不亦君子乎？孔子曰：「有命，斯亦不足畏也已。」且夫枉尺之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是爲欲富乎？富人之所欲，富而可求也，貨財殖殖焉，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吾何爲獨不然？雖然，得之有命，君子居易以俟命，斯可矣。嗚呼！君子亦有窮乎？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居移氣，養移體，非帛不煖，非肉不飽，智矣富人，樂莫大焉。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衡於慮，困於心，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哀此梵獨，殆有甚焉。爲巨室，豈不綽綽然！今也無財，不可以爲悅，居於陵，在陋巷，斯受之而已矣。有酒食，何爲紛紛然？子也，飢餓不能出門戶，一

瓢飲，一豆羹，免死而已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鈞是人也，乘肥馬，衣輕裘，彼哉彼哉！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使驕且吝，何必讀書？以財發身，未嘗學問，素富貴，行乎富貴，如斯而已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吾猶人也。或勞心，或勞力，已而已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德之衰！必志於穀，誨人不倦，空乏其身，素貧賤，行乎貧賤，如斯而已乎？天地之大也，食夫稻，衣夫錦，人皆有之，我獨亡。夫如是，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沒齒無怨言，可以爲難矣。彼將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愉愉如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朋友之交也，與之釜，與之庾，不識有諸曰亡矣。夫如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餒在其中矣。彼將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貧而無怨，貧而無諂，侃侃如也。君子憂道不憂貧。噫！吾少也賤，無恆產，飯疏食，飲水。及其壯也，居處不安，散而之四方者，歷年多，道不行，至於今。歲不我與，年四十，率西水滸，十二月，遵海而南。居是邦也，不遠千里而來，八口之家，衣服不備，於我心有戚戚焉。人曰：『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自鬻於秦，犧牲者皆能以朝諸侯，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我則異於是，阨窮而不憫，囂囂然曰：『富貴在天，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日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則安富尊榮，經固有之，分定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是故知命者，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繆良）

酣嬉淋漓，仍是一篇安命文字，不得以遊戲目之。（蔡青岩）

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時不可失，走雨之人可慨矣！蓋晴雨無常，天時然也，既欲走矣，而猶待其雨淋乎？懶人之受累也如是。今夫乍晴條雨者，天道而喜晴，苦雨者，人情，然人有情，而天不能從人願，天有道而人詎可逆天時？是以山行之客，逢朗如雷驅車，川涉之夫，遇淫霖而返棹也。夫男子生而志四方，天下安有晴雨不走之人哉？或貴而爲官，則鞅掌國

事，走無晴雨也。或賤而爲貴，則跋涉求財，走無晴雨也。或窮而爲士，則遊歷尋師，走無晴雨也。而其間有雨亦不走，晴亦不走者，大約終身林下之徒，而無晴不走，無雨不走者，半皆落魄天涯之漢。若諺所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者，則又言其獨走雨，而不走晴也，是懶人也。人莫不愛逸而畏勞，而當其要走，則必有正務之拘留也。乃凌晨而朝曦東出，猶貪被底之鶯，薄暮而夕照西沉，復戀杯中之蟻。小童束裝，而私謂曰：「商羊舞而神蛇躍矣，惟恐曉來之滴瀝也。」而彼悍然不顧也。人莫不好靜而惡動，而方其欲走，則必有俗冗之羈縻也。乃騏驎驅於路畔，還從深院以聞柝，舴艋艤自河干，更向小窗而點筆。老漢牽衣而低語曰：「月離畢而巽化坎矣，須防午後之滂沱也。」而彼夷然不信也。少頃，而狂風大作，玉階之楊柳身欹，少頃而密點橫飛，金井之梧桐淚下。公幹之趨，原當尅日，而深悔晴光之已失也。既沾我弁，既濯我纓，獨裴粲之蓋持乎，而髮亦不啻如沐也已。雲時雨沾濡徧野，宛如春漲之涓涓，霎時而灌注盈郊，恍似秋濤之泛泛。前途之寥遠，難以兼程，而大恨晴色之弗開也。如雪盈顛，如水過額，獨郭泰之巾墊乎，而首亦幾爲之濡也已。斯時也，冒雨而進，不見賴玉盤呈，而小僮復爲之譏誚，譏誚其睛明累日，而偏遭酒色以悟公。衝雨而行，不見黃綿襖出，而老僕復爲之囑囑，囑囑其雨晦今宵，而殊覺暮詩之妨正。天道之或晴或雨，總不關懷，充其類，春不肯走而待夏，夏不肯走而待秋，冬也，大抵如斯矣。人情之宜雨宜晴，終無介意，充其類，少不肯走而待壯，壯不肯走而待耄，耄也，大抵如斯也。舉動紆遲，心神緩懈，乃如之人，寧非懶乎？（湯春生）

懶態如畫（繆蓮仙）

秀才人情紙半張

極言寒士之情，薄而又薄矣。夫紙待人情，固已薄矣，而半張則尤薄者也，是之謂秀才之菲敬。且世間之處貧，

而在缺情者，秀才也。上之不能侍奉高堂，則情薄於父母，下之不能推讓同氣，則情虧於弟昆，內不能支結閨幃，則情傷於妻子，彼家庭之疎節，而欲於宗族朋友鄉黨之情，世故周旋，錙銖必較，其貨財爲禮也難矣。今天下亦何者謂之人情乎？比戶有慶弔之往來，而餽獻之時，非情無以將其敬，奉以玉帛，達以圭璋，物備也而情副焉。相知有吉凶之酬應，而晉接之際，非情無以表其誠，荐以牲醴，申以幣帛，情至而儀具焉。若是乎情也者，上而公卿大夫，同此人卽同此情也。下而農工商賈，同此人亦同此情也。而其間有一種人所難拘，情所難強者，世襲有窮氏，名爲秀才。彼秀才獨無人情乎？紙半張馬耳，情可行於富，而不可行於貧，而秀才則貧酸之別號也。廚無斗粟，纒無貫文，彼朝夕之不謀，而能禮節之咸備乎？鄰家荆祝，數行之剗楮無餘，同室賻喪，三寸之蠻牋不足，嘗蹙額而語人曰：『是非洛陽之價，臍而寒透之資竭也，求免乎相鼠之譏而已。』世情達於豐，而不能達於膏，而秀才則膏各之通稱也。身似浮萍，室如懸磬，彼荻殮之仲繼，而能儀文之周悉乎？折席以遺宗戚，無非截短之雲藍，代矣以贈朋儕，一似零星之側理。嘗顧影而自愧曰：『是非到門之遞帖，而爾日之空囊也。僅省夫金錢之費而已。』紙有惜其幅大，而裁成狹小以自用者，元和之薛濤箋，而人情非所宜也。然而家愈落者，性愈慳，自秀才思之，而猶覺元和之浪費，紙有索自故交，而盡出所藏以相贈者，王右軍之九萬版，而半張又無甚理也。然而人日窮者，禮自薄，自秀才視之，而深惜右軍之過奢。窘哉秀才，而窘莫窘於紙，顯亦莫顯於紙也。異日名魁榜第，而昔日之寸楮以加遺者，今則報以滿幅之泥金，苦哉秀才，而苦莫於紙，榮亦莫榮於紙也。不日待漏金門，而向之月箋以相酬者，茲則錫以全封之御，誰夫而後，衣錦還鄉矣，賀客盈門矣。昔之嫌此半張紙而叱拒者，亦競送人情，而道喜也。黃金百鎰也，白璧十雙也，綵幣千端也，秀才則全領而笑之曰：『此人情也，子向皆以楮先生代之者也，而今切是哉？』（鮑燧）

酸氣可掬（繆蓮仙）

老虎拖簑衣沒人氣

拖人而失其真，虎亦大失其望矣。夫虎意在拖人，原非爲拖人氣也，而况其沒人氣者乎？簑衣之誤，可笑也，亦可歎也！若謂凡物類之懦者常廉，廉則智，而物類之猛者常貪，貪則愚，理固然也。至貪之甚，愚之甚，而目中之似是而非者，率爾相遇，茫無所憑，以致當前之錯認徒勞，而俄頃之癡情弗遂，有如俚詞之設言夫老虎者。夫老虎也，而豈有不拖人者哉？方其咆哮於巖谷，左顧右盼，所逐者無非獐、獬、麋、鹿之羣。及其遁跡於鄉村，東走西奔，所飽者不過犬、馬、牛、羊之族。至於不得已而拖人，虎之勞也，亦人之厄也。傷心哉！旅客之行旌未息，而俛神在望，知黃泉之絕命非遙，深山之樵採將歸，而牙爪方伸，卽刻薄之冥司已到，人氣之遇虎而絕者，蓋比比然也。而未聞有所謂拖簑衣者。肩背手足，人之軀也，若虎之食人也，則未攫其軀，而先聞其氣，茲之拖簑衣也，何氣乎？田父懸於屋右，不同爾服之在躬，舟子繫於船艙，非若衣裳之蔽體，時人旁觀而笑之曰：『沒人氣』，則亦真沒人氣而已矣。脾肺肝腸，人之腑也，若虎之傷人也，則未窺其腑，而先知其氣，茲之拖簑衣也，何氣乎？夏不涼而冬不煖，早知高挂之時，多雨則用，而晴則藏，自覺隨身之日少。途人側目而譏之曰：『沒人氣』，則亦實沒人氣而已矣。而世之類老虎者，不少矣。時窮則志短，暴萬鍾之富，而富屬於虛，襲千乘之榮，而榮歸於烏有，皆作拖簑衣觀焉可也。通其說，宜與啣齧糠之麻雀，等量而齊觀，而世之肖簑衣者，更多矣。鼠糠之麻雀等，儼然舞步而蹇趨，販夫俗子之流，條爾峨冠而博帶，皆作沒人氣觀焉可也。充其類，直與戴面鬼之獺、獬，相提而並論。嗟嗟！聞斯旨也，老虎大悟，今而後如有衣冠禽獸，故向虎前行者，老虎必昂頭擺尾，不顧而唾曰：『沒人氣，沒人氣，不拖不拖。』（鮑燾）

老虎圖多，簑衣亦復不少。

鎗手

搦管作鎗，橫掃千人矣。夫猶是手也，而獨名曰鎗，知其爲利器矣，然亦不得已而爲之耳。且文章之可法可傳者，非僅得之於心，而得之於手焉。蓋磨厲以須，筆陣同於兵陣，文場便作戰場，此際之操縱自如，而決勝於風簷寸莛者，居然利器之在手也。試言之，倘彈冠釋褐，而食祿天家，將見上思致君，下思澤民，手有所爲，鬪拜賡歌者，迄無虛日矣。何暇傍中書而誇脫穎，卽安富尊榮，而養優巨室，將覓食則膏粱，衣則文縞，手之所以持籌握算者，常覺豐盈矣。奚煩進試院而發新硎？若夫名未登於天府，身則困於蓬門，親老家貧，飄零湖海，故不得已而爲鎗手焉。其或起八代之衰，遠邁韓歐者，與則稱大手筆焉。若茲之手，不期其大，而必期其利，故操觚染翰，不啻偏師之直入，而可以攻堅，藉毛穎爲戈矛，渾洒無殊擊刺也。上軍下軍之列，手之利者，默操其券矣。其或從絢繡之後，而卒歸平淡者，與則稱老手筆焉。若茲之手，不冀其老，而必冀其銳，故志壹神凝，直欲先聲之奪人，而隱然中的，以察儒列行伍，揣摩不異行軍也。左拒右拒之間，鎗之銳者，預握其機矣。幸而因手獲利，恍若有策助，飲至之歡矣。在他人，或陶情於問柳尋花，或適性於呼盧喝雉，或快意於山珍海錯，或飾觀於錦衣綉裳，此恢恢乎游刃有餘，同鎗手之可樂也，而初非念不到此耳。不幸而因鎗致禍，又若有旗靡轍亂之傷矣。依律例遠則致之絕域遐方，近則使之離鄉背井，刑則加之桁楊桎梏，身則繫之縲綆囹圄，此鬱鬱乎引拔莫藉焉。又鎗手之可哀也，而未竟情極乞憐耳。要之名列刑書，法無可道，惟冀三省之典，如戴二天。事當敗露，罪莫能逃，倘開一面之恩，真同再造，嗟乎！羅法網，何殊代斲之傷，逾格優容，庶復藏刀之善，是今之走筆陳詞也，豈得已哉！

場中捉刀人，非及鋒而試者不能，然皆出於不得已也。少陵云：『不爲窮困寧有此？』吾深爲若人哀之！

蘇州王三鬚子有兩姪焉其阿二秀才來則飯之阿三童生來則不飯也

勢利起於家庭，至王三鬚子而已極矣。夫同一姪也，而有飯有不飯，則以秀才童生故，謂非勢利之起於家庭

哉。嘗聞蘇州有空頭之名，至閨門爲尤甚。若王三鬍子待其姪阿二，阿三是已。使王三鬍子而爲慷慨人也，則阿二飯阿三亦飯，胡爲阿二飽而阿三飢？使王三鬍子而爲慳吝人也，則阿三不飯，阿二亦不飯，胡爲阿二有而阿三無？則以秀才童生故，視其頭則雀頂焉，視其身則藍衫焉，視其足則皂靴焉。王三鬍子若曰：「凡所以輝耀乎門庭者，阿二也。若阿三者，青鞋布襪而已，何必飯？」見教官則老師焉，見知縣則父臺焉，見知府則公祖焉。王三鬍子若曰：「凡所以光耀閭里者，阿二也。若阿三者，惟老爺小的而已，何必飯？」惜也。阿二僅得爲秀才也，浸假而舉人焉，浸假而進士焉，浸假而翰林焉。王三鬍子方且撥屁捧臀之不暇，而奚止於一飯幸也。阿三猶得爲童生焉，浸假而僱工焉，浸假而轎夫焉，浸假而乞丐焉。王三鬍子又且閉門驅逐之不暇，而奚止於不飯。吾故曰：「勢利起於家庭，至王三鬍子而已極矣。」

文如抽繭剝蕉，其見先民軌範（繆蓮仙）

男負女約判

勸得自媒之恥，君子所譏，偕老之盟，世人不免。以禮自持，但願他年連理，爲情所引，遂致一度春風。楊柳陌頭之色，望眼將穿，梧桐雨裏之聲，柔腸欲斷。舊夢覺而已迷，名羞杜牧，新歡迷而忘返，行薄王魁。病思往事，未可言明，血染闌干，不堪回首。負心郎當墮入泥犁，癡心女庶略消怨憤，此判（吉惠）

負心人見之，能無省否？（繆蓮仙）

女負男約判

勸得藉地因緣，無非野鴛，後時懊惱，不是家雞。鶯聲燕語，早消烈士心胸，蝶亂蜂迷，爲見金夫面目。夜半聞敲

棋子往事休提，門前又放桃花，那人不在。方領溫柔，誓同衾枕，忽成羅剎，別抱琵琶。務將慧劍一揮，不使情魔再擾。此判（吉惠）

水性楊花，如是如是。（繆蓮仙）

老夫少妻判

勘得三十而娶，古禮爲昭，畢世不婚，人情何在？或驅車遠役，致羈跨鳳之期，或改絃更張，重譜求凰之調。思染鬢髮以媚內，無如明鏡笑人，欲加精力以求歡，全仗醫方助我。未能忘情，正值破瓜之日，卽曰善戰，已當遺矢之年。老新郎不堪強項，曲意逢迎，好女子何必含顰，一心順受。用問罪於且老，俾雪恨於婦娥。此判（言惠）

枯楊生稊，太過之象。（繆蓮仙）

少夫老妻判

勘得婦人無子，七出有條，童子何知，齊眉妄說。只緣迫其吉兮，標梅致歎，若能漸入佳境，食蔗何妨？良朋見面，錯來悲母之稱，鄰媪談心，羞聽娘行之語。未肯塗脂抹粉，固爾老成，若論齒豁頭童，難乎老醜。仙杵懸而無用，蚌珠結以何年。主持中饋，俾操井臼之勞，嗚彼小星，另覓閨房之樂，各無異言，斯爲允斷。此判（吉惠）

老夫工夫，亦可醜也。（繆蓮仙）

兄私弟僕判

勘得古有行之，推梨讓棗，此何事也？李代桃僵，窄襟短袖，固由冷容取憐，飲糟啜餼，未免篤倫太甚。白璧本有

微瑕，一誤再誤，狡兔那無三窟，何去何從？豈阿兄老而無妻，急不暇擇，抑乃弟幼而盜嫂，過以相償。總之私僕，尙非大德之踰，既屬兄弟，忝列同胞之愛，此判（吉惠）

妙語解頤。

僕妾爭寵判

勸得金屋藏嬌，人生樂事，後庭度曲，絕世風流。始也得隴望蜀，心則太奢，繼也逐北征南，力有不足。洞口桃開，無復漁舟問訊，爐中丹冷，空勞綉被熏香。此所以內外交疑，而爭端百出也。打草驚蛇，活孤孀徒自苦耳。守株待兔，喜菩薩善自圖之。家主不善於調停，鬪割敢貽夫後悔，此判（吉惠）

婁豬艾殺，所自來矣，慎之哉（繆蓮仙）

朋友相婁姦判

勸得朋友主敬，不出戲言，婁姦宜咎，向有成讖。乃把酒論文，竟作合歡之地，翻雲覆雨，頻牽巫峽之魂。情之所鍾，儼成狼狽，交相爲用，莫辨雌雄。此時顧影共憐，紅燈綠髮，他日回眸一笑，鶴髮雞皮。但依樣葫蘆，已經畫就，則尋常瓊李，儘可投來。祇宜守交易之公，毋許起欺凌之漸，此判（吉惠）

描摹殆盡（繆蓮仙）

宿娼吝財判

勸得一曲纏頭，豪情如許，千金買笑，豔事曾傳。芳心自賞，那堪狼藉鶯花，好夢初回，便欲較量升斗。喜被底春

深，得逢麗女，悔囊中金盡，又拜錢神。但將仇儷言歡，可以一毛不拔。若果銅腥怕使，何須此地頻來。卑鄙已甚，無賴爲尤，謂彼身充賤役，効力青樓，任他手握餘費，終身白木，此判（吉惠）

從此青樓多効力人矣。（繆蓮仙）作者與子，交最久，少時掉弄筆墨，戲作數判，便如老吏斷獄，明決精詳。筆仕後所至有政聲，孰謂風流儻中人，難入循良傳耶？（蓮仙又識）

代江西新城縣禁止鬧房告示

爲嚴禁鬧房，以端風化事。照得禮教以婚姻爲重，嫌疑乃男女之防，百兩盈門，方隆其儀於奠雁，三星在戶，豈極其化於關雎。雖詩詠宜家之子，亦著和門內，而禮嚴雜坐外言，寧遠入闈。中本縣初蒞新城，臺除舊俗，挽澆漓而敦古禮，維風化以正人心。訪知娶婦之家，爰有鬧房之例，事誠惡薄，未知昉自何年，習爲故常，尤覺甚於今日。樂酒無厭，竟永夕而永朝，不醉無歸，恆卜晝而卜夜，無論尊卑上下，盡爲入幕之賓，任憑遠近親疎，偕來不速之客。縱酣嬉淋漓之不已，即紛紜雜沓以何嫌，夫爲酒食而召親朋，以厚別也，乃入閨幃而忘形迹，善戲謔兮萃居一室之中，甚至同席而坐，笑言啞啞，居然附和同聲，婦子嬉嬉，未免外觀不雅。在三朝五朝之內，情或可原，至一月半月之多，法所宜禁。爲此出示曉諭，黜浮崇實，使男女別而各存廉恥之風，惟期合境凜遵，革故鼎新，俾婚姻正而其守敦龐之俗，特示（吉惠）

語極平和，不失爲風人筆墨，若出自幕客案吏，必不能少矜張矣。（兄寧文府）

粵游訪周又伯紀事曲

（醉花陰）琴劍飄零，歎如此望南交，行旌前指，端只爲嶺外覓栖枝。趁飢驅，逼歲暮，敢嫌遲，又早是個背鄉

井的離愁始。(喜遷鶯) 恁多年遠方遷徙，儘消磨少壯雄姿。今日裏奔也麼馳，遙望著四千里地，急忙的向水陸程途，強自支那。裏管雨霖霖，朔風正厲，颼颼響，冷透征衣。(出隊子) 纔離了浙西江右，早望見亂峯間烟樹迷，竭來嶺上將軍宅，誰拜山頭宰相祠？惟覺梅花香霧吹刮老風，又只見一帶淩江接綠涓，墨漲倫渦隱隱的韶關高峙，清波際更有那觀音岩，古洞偏奇，峽山寺舊屋層飛，五羊城仙人故址，珠江口裏閣參差。試向那會垣中，鎮海樓登高瞻視，暢吟懷歡更悲，抵多少，粵東名勝入新詩。(四門子) 呀！猛見了天涯好，反心先喜，想當初共嬉戲，釣游山水居同里。從別後萬種離思，這才是他鄉客，遇故知，異地相逢勝昔時，任光陰漸轉移，許坡翁年年嗟荔。(詠仙子) 看看看，看雙鬢絲，有有有，有七載盤桓，忘我爾。是是是，是縮三生香火因衣，不不不，不枉子錦袍憶讀。况况况，况南雄兩度隨，最最最，最堪娛觴詠亭西，今今今，今日裏枯坐空齋，回首憶。諒諒諒，諒承墊愛終提挈，從從從，從今轉怕說歸期。(尾聲) 願曲周郎，俺知己，須請教，郎戰步，是也還非，看這套小詞兒，做南游記。(繆良)

昔李笠翁嘗云：「譜曲者，有令人聞之費解處，便非絕妙好辭。」蓮仙此套，填得情景相參，如話如畫，吾家玉茗先生後，茲其嗣音矣。(湯小眉)

無韻曲 調寄此一半兒

目成心許已經時，謔語微調忽豎眉，低着頭兒燃蒂兒，太癡癡，一半兒佯瞋，一半兒喜。夜闌人靜漫疑猜，私避雙鬟綉戶開，月上花梢驀來地，坐郎懷，一半兒驚惶，一半兒愛。碧紗窗外露華凝，頰上紅潮酒暈增，雲雨巫山得未曾背銀燈，一半兒含羞，一半兒忍。風流生性說狂夫，密事無端漏阿奴，軟倚郎身片語無，悶葫蘆，一半兒嬌態，一半兒醋。(繆良)

柔情旖旎，娓娓動人，當令二八女郎，漫聲低度，以銀箏檀板節之，所謂製自錦心，播諸綉口也。（湯小眉）

登坑曲 調寄黃鸝兒

急轉小牆東，找毛坑，要出恭，只因腹有些兒痛。蒼蠅亂叢，黃蛆亂攻，兩條窄板身難動；臭烘烘，來時會卒，忘記帶烟筒。（許成杰）

前題 依體次韻

愛潔是賢東，不埋缸，怎出恭？宵來腹脹須熬痛。蟠龍內叢，虻蟲外攻，肚皮揉捺如雷動；急冲冲，和盤托出，一段竹連筒。（汪掄秀）

前題 依體次韻

褪褲去登東，聳尊臂，禮太恭，痔瘡掙出肛門痛。毛如草叢，烟如火攻，腿痠抖得鬚髮動；僕通通，尿流屁滾，好像倒錢筒。（繆良）

余館濡江時，許小憨戲譜此曲，汪醉侯與余和之，醉侯蓋調奈齋中無如廁池也。

集杭州俗語絃索樂府

無緣對面不相逢，神仙難斷瓜裏紅，時來遇着了酸酒店，騎牛撞見親家公。看這個師姑，摸這個奶，做一日長老，撞一日鐘。三個銅錢聞臭脚，一床錦被罩雞籠。做這隻狗，要吃這堆屎，開一扇門，自有一股風。一法通，萬法通，

兩片生薑一段葱。偷來是鐘，鑄來是鐘，爲什麼現鐘，不打下鍊銅？玉骨頭敲鼓昏琴瑟，還要記記敲在鼓當中。問我搖頭三不知，情人眼裏出西施，一日買到三擔芥，三笑徒然當一癡。讀曲肥琴猜骨董，魚龍雞鳳菜靈芝，彼一時，此一時，十年身到鳳凰池。這教做瓦引，尙有翻身日，只爭來早與來遲。人老珠黃沒藥醫，自飽不知別人飢。矮子不搖便是實，蜒蚰不動自然肥，蟻兒窠撞着楊辣子，支若帚對了破糞箕。清官難斷家務事，好女不穿嫁時衣，管將冷眼觀螳蟹，那有閒錢補雀籠。食便宜，折便宜，見了丈母叫阿姨。八個罈兒七個蓋，十根頭髮九根披。天宮雀兒飛，學生非是是區區，千不如來萬不如，混濁不分鯁共鯉，貪錢買了灌水魚。灶司老爺不識字，明欺項羽不讀書，一着虛，十着虛，三着不出車，滿盤都是輸。打呵欠，夜明珠，別人騎馬我騎驢。阿貓阿狗有稱呼，奴裏奴來該煞奴，走煞金剛坐煞佛，官到尙書吏到都。一文錢，逼死英雄漢，財上分明大丈夫。拳須大，脰膊粗，獻出西川地理圖。銀不起利，屋不起租，年年吃酒酒錢無。這教做檀樹包，銀使鐵箍，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娘吃酒二娘篩，不圖財禮只圖吃。上場粳（音色）子下場牌，饑齧舌，餓齧頸，金頂帽兒水草鞋。十八尊羅漢真厭物，大方伯棉花是賤胎，取得經來唐三藏，不須提起蔡伯喈。三歲孩童會念佛，八十歲公公難買。你捨得死，我捨得埋，太太死了壓斷街，老爺死了沒人抬。倚定門見呆打孩，門檻底下躡出個險道神來，奇哉又怪哉。一杯一杯復一杯，一催二催三四催，書中有女顏如玉，路上行人似碑瓦。罐不離井上破，好漢不吃眼前虧，門裏大，灶前威，他是何人我是誰？狗齧尿管空歡喜，貓兒笑假慈悲，羊血湯湯打天下，賜也何敢望顏回。天坍若沒有長人頂，上八洞神仙倒盡了煤，劈歷拍拉跌下一大堆，大家齊叫阿喂喂。百年難遇歲朝春，阿姨不上姊夫門，小娘兒家裏吃早飯，強盜頭上撮網巾。多管閒事多吃屁，半積陰功半養身，毛坑官兒皂隸隸，少年公子老封君。年三十買門神，搭桌兒揀戲文，蘇秦原是舊蘇秦，別個老婆窩不熱。可惜了人中樣子樣，中尊戴了箬帽做親親，那裏有一夜夫妻百夜恩，叫花子打出鉢集團，撇出黃金抱綠甌，脰膊上邊跑得馬，宰相肚裏好撐船。強中更有強中手，硬樹自有硬齒鑽，河

裏有鬼不洗脚，廚下無人莫托盤。有的不知沒的苦，車的不如削的圓。曲裏曲，彎裏彎，拔得蘿蔔地皮寬。恩報恩來冤報冤，頭兒圓團中狀元，狗屁文章密密圈，只教是只願文章中試官。一角之時四角安，莫管他家瓦上單，醬裏蛆蟲醬裏死，蒸醬要挖些鼻涕乾。心病還須心藥治，爲人容易做人難，女偷男，隔布欄，隔層肚皮隔層山。無痰不成瘡，無火不成痰，貪花不滿三十歲，就到三十三，還要犯刀劍。一馬休思配一鞍，好像三日守一灘，一日過三灘。賣嘴郎中沒好藥，太上老君不煉丹，待過了佑聖觀裏把雀竿。一箇牙齒痛，滿口不安耽，只好穿了皮襖等脾寒。一日新鮮一日舊，行船走馬打鞦韆，七碗跳不到八碗裏，小船總歇在大船邊。除了死法有活法，過了荒年有熟年，清官難逃猾吏手，和尙不趁道士船。人爭氣，火爭烟，莫把忠言當惡言。三個黃梅四個夏，九月團圓十月尖，有緣千里能相會，千里姻緣絲線牽。只怕的不是了髻顛倒顛，巧妻常伴拙夫眠。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陀子走過橋，三寸雀兒七寸嘴，十節尾巴九節焦。識得秤來沒肉賣，斫得樹倒有柴燒，少不顛狂老不板，少無膈症老無癆。伸頭一刀，縮頭一刀，剝了皮來當鼓敲，萬事不由人計較，世間好物不堅牢，人心不足蛇吞象，這山望見那山高，分明是矮子見了大氣，脖子好跌一交。好漢只怕病來磨，悶到頭來瞞睡多，著衣吃飯量家道，停鑼住鼓唱山歌。馱馱賣聲，籬肩頭破，沒老婆，夫妻本是同林鳥，雪白的公雞當不得鵝，有一日牛郎織女會銀河，討一個月裏婆，不管他背曲腰跛，喜湯他拖，沙綠布膝褲紅鞋子，好像紅嘴綠鸚哥。水不離波，秤不離鉞，瞎貓拖雞不放手，囉哩囉哩只哆囉，哩囉婆，也麼哥，慶賀新砂鍋。（湯語）

路馬行

車行直路馬行斜，三教原來共一家，見佛不拜見鬼拜，端午龍船端午划。漾却甜桃尋苦李，分開竹葉見梅花，歪嘴兒吹喇叭，吃魚吃肉瘦巴巴。搖頭格戰戰，隨口打哇哇，不管你娘的娘來爺的爺，大擔翻脂麻，也算你個雷

峯塔的大醬瓜。老來勤謹夜來忙。作惡還燒萬炷香。骨頭沒，有四兩重。鼻涕拖出丈二長。一番生活兩番做。三分顏色七分妝。仰面婦人存頭漢。癡心女子負心郎。蒲鞋頭裏過日子。划皮船兒載太陽。媽媽羊，跳過牆。光頭圖兒扁豆娘，惹出禍來老孫當。好似虞姬別霸王。陳搏一去不還鄉。一脚跨過錢塘江。莫管他家瓦上霜。只樂得分付梅花自主張。十日琵琶百日筭。三日黃沙九日晴。黃泉路上沒老少。公門裏面好修行。三年徒弟打師父。十科舉人成白丁。鄉裏獅子鄉裏跳。當方土地當方靈。擔個寒毛比大腿。只求卵袋離眼睛。賴學積起五更皮。膚燥癢。骨頭輕。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將在謀而不在勇。只說道武將提刀定太平。誰知錯認定盤星。瞎了夫人又折兵。誰家保得萬年興。做得夏衣水成冰。銅鏡眼裏翻筋斗。卵袋頭上繫麻繩。踢殺猢猻弄殺鬼。流來和尚朶來僧。老鼠尾巴生癩子。癩痢頭上撲蒼蠅。纏殺人，一根藤。麻雀兒撞着餓老鷹。火燒烏龜肚裏疼。卻原來，是半夜回來不點燈。一家女兒百家求。出門歡喜入門愁。快活不知日腳過。紅粉佳人白了頭。不會放屁連屎出。打下烏珠趁熱揉。這邊善，那邊羞。難洗今朝滿面羞。眼淚打出肚裏落。鼻涕如何往上流。千年田地八百主。前人田土後人收。勸君得好休時便好休。莫與兒孫作馬牛。男兒膝下有黃金。百夜夫妻似海深。常將有日思無日。未卜他心是我心。鷺鷥腿上來割股。黃連樹下去操琴。那籌兒，沒處尋。芥菜子，跌落在綉花針。彩雲易散玻璃脆。一日相思一日沈。問着郎中就有藥。他說道。地黃丸。咯火又滋陰。還要屁股裏吃人參。賣油娘子水搽頭。賣肉娘子齧骨頭。肚皮貼着背脊骨。眼睛生在額角頭。掩着耳朵吃栗子。數了和尚做饅頭。蛤蟆跳在戲盤裏。老虎起到屁股頭。行得春風有夏雨。吃了早上沒晚頭。菖蒲花兒難見面。桑樹底下不低頭。將打頭，李打頭。不打貓頭打狗頭。釘頭對鐵頭。不是冤家不聚頭。走了田頭，失了地頭。東倒吃羊頭。西倒吃豬頭。相打手下奪拳頭。七七都是道。簇簇起花頭。頭碰頭。有興頭。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鱗見鯨。都是頭。頭頭不了再添頭。直待君思與狀頭。一路榮華到白頭。這纔是富貴不斷頭。

雜綴杭諺，自然成文，其妙處正在參差歷落，氣不接而接，語不倫而倫也。此真天籟，稍以斧鑿痕求之，則失矣。（繆蓮仙）

燈謎 七言絕句詩

古人名 崔巍崔巍與天俱，崔巍之中有素書；川后安恬効靈順，代崇軒翥凌虛處。石崇海瑞山崇岳飛

乘輿湊洧沐恩波，七命信主入觀多；鸞序鴛行均幼弱，圖書萬國不差訛。車齊點雅侯朝文同

官銜名 洗硯臨池仿昔賢，陳編萬軸貯名山；轉嫌六籍皆糟粕，滴露研朱讀馬班。學士經魁尙書典史

醫生沒有橋兒抬，起課先生不發財；東宮手執黃旗跳，渾身濕透剃頭來。刑部郎中太子太保少詹翰林院待詔

縣名 有箇空囊無所剩，光棍一條赤而硬；任君誇富如劉通，只燒紙錢不燒錠。金匱銅山丹陽無錫

衡霄劍氣皮間射，照眼金光沙際呈；萬顆明珠來不去，一雙美玉種還生。龍泉合浦龍水藍田

詞牌名 十分嬌豔小吳姬，桃李叢中轉步時；猶憶朝來巫峽去，芙蓉被煖起身遲。百媚娘夢行雲有花回

戀綉衾

器用名 假途滅虢計空勞，在箇衣裳困得牢；却被小兵擒捉住，杖刑一下不相饒。不借軍墻服匿撲滿

戲具名 白簡嚴糾木強人，脫驂獨重喧喪文；心中只想家兄到，兄似機兮弟是雲。彈碁意餒馬吊雙陸

服飾名 具體而微不可穿，臆肱想是未完全；裏頭沒有重衣著，直到天池蒼莽邊。小衣中單半臂海青

食器名 御冬衣褐不飽求，龜子難辭釋米叟；善抱盜曾一相棄，獄名十八半經游。寒具不托冷淘牢九

素菜名 紅絨低引綉羅衣，寶鴨沈沈篆影微；爲整珠環抬玉手，假山堆裏看芳菲。金針木耳香曹石花

花名 青女來時深閉門，洛川誰弔宓妃魂；輕衫裁向西風裏，乍墮雲鬢賦有痕。拒霜花剪秋羅水仙花

玉簪花

果名 蓬鬢蒿簪百結裙，多緣操作未辛勤；試看樹底穿花鳥，豈待東方曙色分？
蘋婆林檎櫻仁墨棗

鳥名 萬難排解沒商量，人到窮途憶故鄉；我憶卿時卿憶我，曉妝應亦念張郎。
秦吉了相思鳥鸞鷲畫

眉曙光初動見封姨，色應東方位在西；樹影重重疑擁蹕，瑤池實蕊不成蹊。
晨國桑扈倉庚桃蟲 偷染櫻

桃一點紅遠山新樣本來工，送君南浦相思久，無米炊雞稱阿翁。
竊脂長離畫眉巧婦 垂老皤皤雪滿顛紛

然女伴恰隨眉，洞中羽客披簑衣，峯頂高僧杖錫還。
白頭翁雨道士千姊妹山和尚 葦作輪轅楮作箱，帽兒

戴上掉船郎，一生造化惟安命，曉日升邊色正蒼。
鬼東鳥信天綠黃頭鳥海東青 揀金水底持披沙，斤釜初

揮匠石家田父叱父教服靴，好乘夜雨撒菰蔴。
洵河鴛鴦啄木布穀

獸名 異人往往出單寒，妖魅相逢不敢干；爲問有誰齊項背，樂昌分後復團圓。
窮奇比肩辟形破鏡

介蟲名 淡墨高題姓字真，峨冠恰稱此垂紳；好期破浪乘風便，款乃聲中指去津。
黃甲望潮博帶橙掉

蟲名 幼與一壑試藏焉，讀盡陳編三百編；何以拈毫常苦滯，多緣經笥未便便。
蚯蚓壁蝨蠹斯蝙蝠

八駿圖中此最尊，微微銀漢剩餘痕；精心析及秋毫細，技女如何便結婚。
螞蝗蜘蛛蠹蛾蒼蠅

先生燈迷詩甚夥，以行篋中未帶爲憾。茲姑就記憶者錄之，吉光片羽，罕而愈珍，可與鶴防翁作並傳矣。（
繆蓮仙）

衡齋缺口召請

▲奏摺 一心召請披章上客，郎署參軍，尊榮儼列巍階，姓氏交通大府。黃封白簡，公然草野之臣，弊革利興，傑出布衣之士。嗚呼！赫赫聲名川上月，蕭蕭囊索鏡中花。如是席豐履厚之流，一類狂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

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刑名 一心召請申韓奧善，府縣家賓貫穿律例精通，刪改供招切當。三章約法，案頭一日無間，五等罪名，執筆千秋不易。嗚呼！擅居一席身難逸，博得十金鬢已斑。如是刑名，弼教之流，一類才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錢穀 一心召請蓮齋並峙，金席專司，批詞由土爲多，辦案災荒最苦。管收除在，分來眉目層層，與稅鹽牙，扣準科條種種。嗚呼！千思萬慮他人利，貯庫存倉自己空。如是持籌握算之流，一類精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書寫 一心召請雕龍居士，綉虎才人，英年薄擅文名，花縣初膺書記。感恩戴德，專工四六浮詞，吉社升綏，恆寫二三單帖。嗚呼！卑職大人何日了，老哥愚弟爲誰忙。如是恭惟敬啓之流，一類虛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號件 一心召請二柳命押，晚鼓公文，內登兩字頻敲，號簿終年增訂。存來副狀，戶婚田土皆知，摘到堂單，皂隸健軍並仰。嗚呼！書辦繕籤防弊混，差人匿票費查根。如是朝稽夕考之流，一類煩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徵比 一心召請累年板串，歷任徵收，理酸頸骨歸圖，立定脚根倒串。算盤一本，雨中滴搭同聲，銜鼓三搥，口內焦枯沒味。嗚呼！十萬條銀空付托，八千漕米費盤量。如是追呼聚斂之流，一類強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硃墨 一心召請職司標判，筆備丹鉛，文書案件雖多，賞罰權衡不寄。告條簽出，衣衫常染硃紅，批語謄完，頭面亦沾墨。嗚呼！仰差飾役千張票，蕩產傾家百姓愁。如是虎威狐假之流，一類駿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

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管總 一心召請衙門統匯，幕府總持粗知錢穀刑名，便理官私內外。握夾權柄，主人別有主裁，畫就葫蘆，公事還誇公辦。嗚呼！無非瞎估毛猜技，也作提綱絜領人。如有名無實之流，一類空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知賓 一心召請衣冠齊楚，品貌昂藏，既須吐屬風雅，又要禮文周到。叨陪末座，隨時接見官員，共坐私衙，遇事交通關節。嗚呼！一部縉紳常爛熟，四方賓客半知交。如是朝迎暮送之流，一類空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管賬 一心召請至親瓜葛，知己兄弟，專司賬目零星，總管銀錢出入。量柴數米，開門七字須知，挖肉補瘡，打算一絲不漏。嗚呼！串底踐頭多盡扣，支銷費用半虛開。如是東挪西掩之流，一類流氓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帶馱 一心召請平常積蓄，較量錙銖，賺來私囊多金，盤到官場重利。一年四季，腰纏不減毫釐，九扣三分，心計兼權子母。嗚呼！只要銀錢能富足，何愁棲托不堅牢。如是損人利己之流，一類剝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乾俸 一心召請上司舉薦，僚友吹噓，只願難撇交情，又苦無從安頓。投機置散，空支按季修金，愒日玩時，乾得逐年伙食。嗚呼！此際軒昂虛架子，半生吃著大來頭。如是無功受祿之流，一類贅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教讀 一心召請斯文朋友，道學儒生，家鄉西席曾爲，官宦東君亦就。楚人齊傅，堪稱咏著之多，一暴十寒，徒發參乎之歎。嗚呼！驕慢兒童稱弟子，淒涼几席坐先生。如是傳經課業之流，一類酸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

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官親 一心召請富家舊族，貴胄名門，遠從萬里而來，竟搏千財以至。四盤兩碗，餐餐飯菜充腸，溽暑祁寒，日牛皮靴套足。嗚呼！打倒算盤通廿四，不知何處是姻親。如是牽枝帶葉之流，一類黏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管廚 一心召請卑微子姪，親信家丁，也知中饋滷滷，須識大烹滋味。熟諳食性，何如廚下新娘？令冠人，渾似灶前老虎。嗚呼！海錯山珍頻細檢，肥魚大肉得偷嘗。如是烟熏火辣之流，一類膩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門上 一心召請尊稱堂上，鉅任門公，雖非啓閉勤勞，却是咽喉築鑰。捕巡哥弟，威風何用前程？書役指揮，呼應最爲靈便。嗚呼！菟羅一自依喬木，命連三分作富翁。如是上行下效之流，一類恢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斂押 一心召請大權在手，萬里勞形，少年自詡才能，幼學粗通文理。判行有稿，有事參贊其間，其案何詞，必得精明其卷。嗚呼！終歲精神雖韞，一朝陞擢列同關。如是得隴望蜀之流，一類豔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跟班 一心召請癡肥健漢，俊俏頑童，出門鞭鐙追隨，會客烟茶遞送。大頭闊膝，往來名帖先投，窄袖短衫，伺候臥房不禁。嗚呼！派日輪流供指使，貼身服侍効殷勤。如是一呼百喏之流，一類奔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馬號 一心召請幾年巴級，二等長隨，驛丞儼如同僚，廐卒居然屬吏。文書飛遞，往來馬不停蹄，芻牧勤供，日夜人難束手。嗚呼！願隨驥尾供驅策，博得新銜弼馬溫。如是執鞭求富之流，一類羈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

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管倉 一心召請荒廩庫守，糙穀監司，淒涼風雨倉廳，寥落往來朋輩。筓夫斗級，朝朝對面何堪？鼠耗蟲鑽，夜夜驚心不寐。嗚呼！眼看千倉終不飽，身勞萬斛也無功。如是蔗皮雞肋之流，一類冷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辦差 一心召請長途探接，行館調停，終朝送往迎來，逐日南舟北馬。安排妥適，也誇汗馬功勞，照料齊全。別有飛天手段，嗚呼！虛賬開消留地步，徧呼賠累派流差。如是頭顛尾趨之流，一類譁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幕隨 一心召請新來僕使，舊夢奚奴，無非按月長工，或止穿衣吃飯。相加青眼，二爺呼喚無漸，共伴紅燈。半夜茶湯尙備，嗚呼！欲想跟官求引薦，誰知失主轉徬徨。如是走前忘後之流，一類糜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重儻 一心召請尋常本領，二八年華，甘爲立幕青衣，權作抱衾紅袖。吏須差役，辦公悉聽傳呼，幕友官親。遇客代爲通報，嗚呼！對人奴僕徧稱主，投足衙門不見官。如是每况愈下之流，一類低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把勢 一心召請結交紳富，奔走衙門，浪游幾徧江湖。旅費常通車馬，攜來古玩，總稱秦漢商周，誇到交游。盡見提鎮督撫，嗚呼！逢人慣逞蘇張辯，結局終歸韓范貧。如是朝南暮北之流，一類陰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相士 一心召請天庭當聳，地角宜方，究心風鑑三分，挾術遨遊四海。眼前闊綽，窮官亦是財星，身上新鮮。賤役多成貴相，嗚呼！骨格毛皮都未識，也矜神相賽麻衣。如是指鹿爲馬之流，一類猜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

祕密言，此時今夜，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醫生 一心召請十全大補，六味滋陰，偶生疥癬無妨，便指膏肓已切。妄施藥餌，全然未辨君臣，僞托匆忙，實在有慚盧扁。嗚呼！除却人參無下筆，一單南貨是良方。如是杏林橘井之流，一類屈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星卜 一心召請精微速度，祕奧苞符，星象未究分釐，占卜漫誇河洛。人人有命，而今八字皆佳，句句無差，到底一爻不準。嗚呼！卿相巍巍，方造命，庸愚瑣瑣，竟窺天。如是談星演易之流，一類妄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地師 一心召請陰陽有準，吉凶何憑，任意指點牛眠，隨意口稱龍脈。天燈豎起，三年定卜陞遷，內宅移來，五子必加貴顯。嗚呼！新命一個圓燒餅，到處欺人騙下程。如是青龍白虎之流，一類欺魂等衆，惟願乘三寶力，仗祕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受此無遮甘露法食。

衞齋談口經歎孤

奏摺 體段軒昂，飛轎常抬起，意氣凌人，自號勤王事。親族賓朋，推薦多依倚，闕綽奇魂，來受甘露味。

刑名 應聘催裝，首席無推避，命盜頻仍，此照隨新例。案牘勞形，關係偏非細，辛苦冤魂，來受甘露味。

錢穀 交代紛繁，各顯精明技，倉庫錢糧，會計真詳細。放賑驅蝗，攪得心如沸，煩瘁勞魂，來受甘露味。

書寫 筆墨精良，未脫詩書氣，避人留心，休錯張和李。位置安閒，動筆無子係，瀟灑清魂，來受甘露味。

號件 某案何名，件件須詳記，別類分門，常把心思記。摘審懸牌，剪燭勞深夜，瑣碎忘魂，來受甘露味。

徵比 案卯飛單，仰喚承差隸，慮課湖租，催摘無遺利。串袋分場，氣薄循環遞，纏擾癡魂，來受甘露味。

碌墨 慎謹遵誠，各字當留記，傅比批差，碌筆龍蛇擬。公事雖明，修俸仍無幾，齷齪鬼魂，來受甘露味。
管總 熟悉官程，如是清龍地，詳稿移文，各把圖書記。似是而非，罪得多循倒，備伺使魂，來受甘露味。
知賓 駟馬高車，終日門如市，延入花廳，見面先施禮。庖代東君，細問來由事，酬應陪魂，來受甘露味。
管賬 起早眠遲，賬桌時時倚，滿壁排釘，簿子高懸起。按月清查，數日煩登記，瑣屑籌魂，來受甘露味。
帶馱 金盡牀頭，莫入官衙裏，只有財翁，個個皆揚氣。萬載而來，托足原容易，殷實幫魂，來受甘露味。
乾俸 體面推撥，敦請非吾意，掛得虛名，也列賓朋類。備肺支來，嫖賭終花費，安穩纏魂，來受甘露味。
西席 背井離鄉，設帳衙齋內，講藝談經，口舌皆焦悴。宴會稀通，不入諸賓類，抑鬱寒魂，來受甘露味。
官親 行李蕭條，昏夜投名刺，忝序霞華，留款登仙地。尺寸無權，假托官威勢，將就挨魂，來受甘露味。
管廚 廚下調停，酒食朝朝議，宴客開筵，忙亂真無比。指點羹湯，衣袖沾油膩，醉飽饑魂，來受甘露味。
門上 才幹勤能，凡事資商議，奉命傳宣，隨禮收常例。應接煩多，難說錢財費，響亮豪魂，來受甘露味。
僉押 用印僉查，耳目全交寄，請托營私，空手休提起。出入蓮幃，嬉笑無猜忌，安帖乖魂，來受甘露味。
跟班 倚立階前，摸着官脾氣，應對如流，頗善隨人意。轎後羣跟，馬上欣欣喜，奔走趨魂，來受甘露味。
馬號 日事槽頭，受盡腌臢氣，牝牡驪黃，識得調良意。住宿郵亭，來往供差使，馳驟疲魂，來受甘露味。
管倉 影隻形單，廣廈何曾庇，剝落門神，相對長吁氣。衣履灰塵，斗斛勞心計，寂寞閒魂，來受甘露味。
辦差 倚勢凌人，地保心惶悸，千里迢遙，往返行如駛。承值筵賓，對答偏伶俐，麻煩驕魂，來受甘露味。
幕隨 日倚衙齋，禮體休疎廢，送稿傳書，公事非兒戲。茶飯調排，逐件須經記，清苦積魂，來受甘露味。
重儻 托體低微賤，乃因窮使，奴裏爲奴，不入家人類。仰望爺們，只覺高難企，渺小卑魂，來受甘露味。
把勢 頂帽輝煌，名帖稱愚弟，大馬金刀，拉扯無邊際。全副精神，上下多凌越，機詐飄魂，來受甘露味。

相士 也具衣冠，略識之無字，五爵三公，趣奉忘廉恥。枯廟難棲，引薦他方地，惡濫游魂，來受甘露魂。
醫生 傳授名師，炫耀懸壺字，藥性湯頭，醫案開方擬。症候模糊，脈理全丟棄，假景壽魂，來受甘露魂。
星卜 壽妖窮通，至聖無論棄，八卦三爻，妄洩乾坤祕。欺惑愚頑，不值高明冒，聾瞶浮魂，來受甘露魂。
地師 手捧羅盤，舊向都非是，暮改朝更，詭騙施庸技。動土興工，不管錢財費，罪孽邪魂，來受甘露魂。
自皈依佛，當願衆生體解慕道，發無戀心。自皈依法，當願衆生休入衙署，作孽如海。自皈依僧，當願衆生統理
大暮，一切無害。(繆蓮仙)

原作偏面不全，且語多重複，予畔爲點竄，并增添十之三四，庶無滲漏云。(蓮仙又識)

四書集對

禮詩唯咨，毋市朝出歸。有無疾喪，迫嚴辟汙。自古而今，子路申根。狼戾虎賁，於止以成。疾視徐行，而立以趨。
皆趨獨居，而信以忠。以約雖令，王豹子羔。往見相窺，高矣小哉。魚鼈蛇龍，多怨寡尤。上也次焉，故藝而芸。獮也蠶
之所覆，奚冠栽者，樹之微矣。大哉不熄，益深則拜，不搜若是，其然徒義。近仁罪也，誅之諂也。鄙哉逝者，亡之臣也。
君哉歲也，時哉有圃，無田恭己，敬人夫聖。若民惡佞，悅賢夫舜。若湯風也，水哉效死，舍生清矣。濁兮爲盜，不偷魚
躍，鷄鳴請萊，絕糧其葉。則苗有李，以桑臭惡，色難父歿。子生色惡，才難象往。鯉趨以栗，于茅好色，仁言忠告，孝思
荷條，折枝適市，抱關遵海。馮河熊掌，燕毛令色，惡聲孽子，嬖人大宰。少師予知，吾惛不貳，有三聞一，得三諂笑。邪
辭長子，少童離母，出妻千駟，一雞一者。四馬鼓瑟，播鼗擊磬，鼓琴惡莠，揆苗一妾。九男棄甲，去兵放踵，及肩摩頂，
曲肱攬膂，脅肩蹙額，服膺形色。聲音麋鹿，犂牛赤子，黎民二女。一妻紅紫，玄黃學不厭，仕而優。行以告，坐而言。私
妻子，危士臣。燕人畔，齊民安。無慍色，不疾言。不遷怒，則寡尤。不百里，之一邦。爲營窟，反藁裏。凡民也，小人哉。仁者

靜，頑夫廉。有童子，無野人。盈天下，徧中國。子不語，人有言。欲貴者，而富之。有弗辨，不敢嘗。勿欺也，何畏焉。田野治，府庫充。苟完矣，求備焉。興滅國，體羣臣。不學禮，盡信書。無情者，有心哉。然後已，何必同。儉則固，簡而文。兼所愛，止於慈。願鴻雁，驅蛇龍。問管仲，舉皋陶。不援上，必自卑。朋友生，女子死。仁內也，禮後乎。爲其喪，謂之民。則民服，爲君難。不及亂，謂之荒。改而止，操則存。老吾老，親其親。焉用佞，惡得賢。物交物，才不才。有容色，不疾言。費而隱，著則明。教不倦，學而優。有喜色，無怨言。不踐迹，有放心。舉伊尹，師文王。可也簡，鮮矣仁。則不惑，而無疑。如神在，其人存。武王烈，太甲賢。強哉矯，恭而安。以四教，有九經。徵於色，聞其聲。湯放桀，舜相堯。非且異，是則同。良人出，賊民興。有弗問，無以言。補不足，乞其餘。疏踰戚，弱役強。亦助也，盡徹乎。非義也，不仁哉。無他技，有餘師。無莫也，有是哉。枉己者，傷人乎。要於路，遇諸塗。和無寡，德不孤。可以取，則不窮。居下位，服上刑。吾甚恐，我獨亡。謂之躁，焉得剛。述職者，食功乎。則篡也，而殺之。死傷勇，喪思哀。爰其正，謂之中。樂其樂，憂亦憂。不去也，則取之。素富貴，樂佚游。行寡悔，言思忠。惟送死，如事生。殆非也，獨何歟。於我殯，其人亡。動則變，安無傾。文勝質，實若虛。舉廢國，觀遠臣。不二過，有三愆。無禮義，好貨財。伯夷隘，太甲賢。在下位，敬大臣。則不眩，可以觀。而明酒，如探湯。必變色，皆失聲。予三宿，彼一時。勿欺也，奚僞焉。入於海，浴乎沂。有弗學，是不難。唯謹爾，其嚴乎。斯疏矣，則放之。蒲盧也，膾炙哉。使先覺，無後災。載華嶽，挾太山。言必信，貌思恭。難爲水，去其金。則勿取，又焉貪。鄉人讎，先生饌。敢問死，如事生。上好禮，我欲仁。在陋巷，雖窮居。焉用殺，見其生。寧爾也，傷人乎。無勇也，未仁乎。無齒決，不目迷。是篡也，則誅之。吾何執，我不能。無以立，有弗行。夫顛與，若季氏。則熱中，有寒疾。無傷也，有慟乎。先之也，久矣哉。事君數，與人忠。有餘力，無施勞。好馳馬，有牽牛。養弟子，待先生。猶禦之，固周之。訟獄者，討論之。赦小過，役大賢。衣夫錦，書諸紳。以知二，所就三。如歸市，將入門。楚人勝，鄭聲淫。舍館定，輿梁成。則誰敬，爲己憂。苟爲善，而親仁。弗措也，則取之。彊曾子，謂王良。陶以寡，肉雖多。三年學，一家仁。姓所同也，人皆有之。施於四體，執其兩端。原泉混混，維石巖巖。子曰忠矣，書云孝乎。可以無死，得之

則生。官事無措，人力所通。修其天爵，教以人倫。率西水滸，踰東家牆。取士必得，視民如傷。桎梏死者，斧斤伐之。或五十步，雖千萬人，有所好樂，莫不尊親。非不能也，可得聞與。以身徇道，舍己從人。言語必信，禮貌未衰。至則行矣，棄而違之。隱几而臥，踰牆相從。亦足以發，未之能行。可謂士矣。豈惟民哉。盡羿之道，與葛爲鄰。奢則不孫，富而無驕。孝思維則，經德不回。而無算者，欲有謀焉。禽獸繫殖，土地荒蕪。蟠肉不至，新穀既升。田野不闢，溝澮皆盈。昔者所進，今也則亡。楊氏爲我，子貢方人。無所禱也，可不慎與。昔者吾友，今此下民。吾爲此懼。王請勿疑。儲子爲相，管仲得君。未嘗飽也，而後食乎。忽然在後，毋以從前。故弗却也。猶恐失之。周公之過，回也不愚。行己有恥，取人以身。告夫三子，謂之一夫。奚爲後我，或敢侮予。苟爲不熟，既欲其生。居相似也，卿不同乎。自衛反魯，由鄒之任。焉能事鬼，不若與人。寇退則返，後來其蘇。以其所有，焉能爲亡。十日所視，四體不勤。吾不與也，人焉度哉。不若與衆，爲能愛人。可以假館，不能造朝。說而不釋，問之弗知。能盡其性，既竭吾才。事君盡禮，以友輔仁。工不信度，士而懷居。所求乎弟，不讓於師。賓不顧矣，君無見焉。爭地以戰，逆天者亡。出入相友，故舊不遺。衣服不備，飲食若流。及陷乎罪，或承之羞。毋吾以也，若己有之。賢者辟世，善人爲邦。睨而不視，過之必趨。何必曰利，莫如爲仁。威而不猛，動之斯和。吾何以助，爾所不知。王如知此，人皆信之。所過者化，其生也榮。綏厥士女，相維辟公。是亦走也，或曰放焉。布在方策，明其政刑。雖狎必變，又敬不違。遠不離道，曲能有誠。發憤忘食，好勇疾貧。遷其重器，館於上宮。無見小利，則亂大謀。不辱君命，以迎王師。可謂仁矣，必以禮乎。退而學禮，擇不處仁。不動而變，莫顯乎魯。今又倍地，故曰配天。變其轂率，範我馳驅。君誰與守，民具爾瞻。小人行險，君子去仁。必求壟斷，雖若邱陵。人而無信，我必不忠。而諸侯懼，則庶民興。雖少必作，欲罷不能。雞鳴而起，狗吠相聞。夫豈不義，然而未仁。敏而好學，進不隱賢。羣居終日，子生三年。故益伊尹，若禹皋陶。毀瓦畫墁，抽矢扣輪。吾將仕矣，子好游乎。以超北海，遂有南陽。爾愛其羊，君餽之粟。再斯可矣，一以貫之。樂只君子，嘏以富人。兵刃既接，弓矢斯張。事君盡禮，使民以時。以小易大，辭尊居卑。不如學也。

何以文爲。有父兄在，與朋友交，無恥之恥，知和而和，修我牆屋，設其裳衣，赫赫帥尹，穆穆文王，卒爲善士，雖有惡人，孰爲天子，或告寡人，兄弟既翁，父母俱存，舜爲天子，堯帥諸侯，斯害也已，其盛矣乎，達於面目，餓其體膚，無易樹子，寧有盜臣，敬忠以勸，和樂且耽，予所否者，彼爲善之，失諸正鵠，見乎蒼龜，修其天爵，察於人倫，言游過矣，管仲儉乎，瞻彼淇澳，放於瑯琊，必因川澤，若決江河，而注諸海，必觀其瀾，周有八士，民無二王，則何益矣，在所損乎，死生有命，出入無時，以要人爵，必有天殃，仲尼焉學，子路有聞，夔夔齋慄，喑喑宵讒，麻縷絲絮，干戈戚揚，譬如平地，曾爲泰山，未可與立，夫然後行，舍矢如破，取瑟而歌，友于兄弟，樂爾妻孥，若保赤子，如見大賓，以吾一日，加我數年，有答問者，而教育之何以不怨，時靡有爭，吾執御矣，或乞醯焉，可使制梃，將以毀鐘，知斯二者，則有一焉，非爲人泚，豈不爾思，人將拒我，王如用予，於斯爲盛，何用不臧，則遠怨矣，不藏怒焉，無日者也，惟耳亦然，動乎四體，思以一毫，各於其黨，不相爲謀，行不由徑，遊必有方，無違夫子，先酌鄉人，則苗稿矣，惟黍生之，處士橫議，隱居放言，非其罪也，毋自辱焉，太王王季，曾子子思，仁者無敵，罪人不孥，辟若掘井，可使在山，用之者舒，忠信重祿，以釜餽饗，與木石居，旣明且哲，若聖與仁，可謂孝矣，而不忠乎，忠信重祿，公卿大夫，不憂不懼，誰毀誰譽，爲臣不易，畜君何尤，舍館未定，居處不安，趙孟之所貴，仲子惡能廉，乞人不屑也，君子亦黨乎，久則難變也，壯而欲行之，足以有敬也，無乃太簡乎，得其心有道，反諸身不誠，非助我者也，而由人乎哉，是予所欲也，必子之言夫，君爲來見也，吾其與聞之，爲其多聞也，可以行焉，革車三百兩，童子六七十，然後知長短，不能成方圓，獨孤臣孽子，雖疏食菜羹，衛卿可得也，趙孟能賤之，斯可謂狂矣，若是其大乎，又不能養也，皆足以供之，而后嫁者也，則將摟之乎，得衆則得國，有士此有財，不與同中國，無專殺大夫，是予所欲也，每人而悅之，孳孳爲善者，郁郁乎文哉，因之以飢，僅不免於死亡，而皆去其藉，則不如無書，財聚則民散，本立而道生，人病不求耳，女安則爲之，非禮無行也，求仁莫近焉，斯可爲服矣，亦不足弔乎，其有所試矣，未可以言與，教者必以正，利之而不庸，則予忘之矣，莫我知也矣。

未有孔子也，其惟文王乎。而從心所欲，然後耳有聞。不知其仁也，無乃爲佞乎。斯無邪慝矣，必也狂狷乎。是乃仁術也，不以禮節之。必自小人矣，况無君子乎。人潔己以進，予及女偕亡。其有成功也，宜若無罪焉。皆古聖人也，有賤丈夫焉。惡是何言也。謔吾將問之。恭敬而無實，富貴不能淫，遲遲吾行也。望望然去之。無以賤害貴，將使卑踰尊。我不憾焉者，吾何慊乎哉。從大夫之後，自生民以來，雖存乎人者，何有於我哉。非以干祿也，是爲欲富乎。而不相泣者，無所用恥焉。臧文仲居蔡，夏后氏以松，皆將輕千里，足以舉百鈞。又顧而之他，不願乎其外。君子可逝也，聖人有髮之。吾見亦罕矣。人望而畏之，士誠小人也。子絕長者乎。吾未之聞也。女弗能救與人，有不爲也。予豈好辨哉。夫焉有所倚，則何爲不行。喪祭從先祖，佑啓我後人。季康子患盜，齊宣王問卿。不行於妻子，若殺其父兄。未有學養子，雖曰不要君。貧富不同也，驕泰以失之。猶運之掌也，不足於體與。恆存乎疢疾，以陷於死亡。其故家遺俗，雖孝子慈孫，罪不容於死，愛之欲其生。庶人召之役，弟子服其勞。上士倍中士，小賢役大賢。抑亦先覺者，當如後患何。遂收其田里，以御於家邦。是誠不能也，可以與知焉。是何濡滯也，若夫潤澤之愚而好自用，災必逮夫身。聞一以知十，枉尺而直尋。管氏而知禮，仲子惡能廉。肆不殄厥愠，退而省其私。苗而不秀者，木若以美然。使己僕僕爾，其心休休焉。居敬而行簡，修己以安人。則誠賢君也，其惟聖人乎。故謂之外也，若是其大乎。先進於禮樂，夫子之文章。夫誰與王敵，未知其孰賢。得見君子者，可謂大臣與。此其大略也，毋乃太簡乎。此之謂大孝，以是爲不恭。諱名不諱姓，事死如事生。是亦聖人也，將爲君子焉。亦不入於室，則往拜其門。受之而不報，來者猶可追。未足與議也，終不可諠兮。是不可磯也，又從而招之。是則可憂也，豈能獨樂哉。子張問十世，管氏有三歸。聞義不能徙，其言足以興。如彼其久也，以我爲隱乎。謂虞仲夷逸，若伊尹萊朱。何以爲孔子，莫若師文王。魯人爲長府，曾子居武城。非求益者也，其寡過矣乎。夫子何哂由也，周公豈欺我哉。陽貨欲見孔子，季氏將伐顓臾。仲尼不可毀也，伯夷之所築與。賢者識其大者，函人惟恐傷人。其待我以橫逆，若撻之於市朝。今乘輿已駕矣，必正席先嘗之。故太

王事蠶蠶，若孔子主癰疽，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謂大丈夫。八家皆私百畝，一朝而獲十禽，三軍可奪帥也，一言而喪邦乎？存其心，養其性，徵於色，發於聲，仁內也，非外也。君饋之則受之，禹吾無間然矣，舜其大知也，與？則吾未之有得，於人何所不容？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病無能焉。愛之欲其富也，忠焉能勿誨乎？何以能鼓樂也？奚暇治禮義哉？不能進於是矣，其如示諸掌乎？娶妻非爲養也，置君而後去之，仁者無不愛也，君子亦有惡乎？衆人固不識也，君子亦有窮乎？崇德修慝，辨惑，巧言令色，足恭，文獻不足故也，父母其順矣乎？可使爲之宰也，豈得暴彼民哉？我未見好仁者，子亦有異聞乎？何以能田獵也，不敢作禮樂焉，行義以達其道，當仁不讓於師，未能或之先也，然則彼皆非與？所損益可知也，必忠信以得之，竭力以事大國，匿怨而友其人，人不足與道也，吾未能有行焉，則爲容悅者也，可爲親愛之乎？養生死喪無憾，克己復禮爲仁，有諸己謂之信，無求生以害仁，斯可以從政矣，必也使無訟乎？言飽乎仁義也，而納其貢稅焉，賢者能勿喪耳，庶人豈敢往哉？親之欲其貴也，習矣而不察焉，惡而知其美者，愛之能勿勞乎？王何卿之問也，民無德而稱焉，而願爲之有室，不得受於其家，王由足用爲善，民欲與之偕亡，故君子有不戰，如窮人無所歸，吾斯之未能信，人皆有所不爲，爲不順於父母，而致孝乎鬼神，何爲其號泣也，庶幾無疾病與，去讒遠色賤貨，飽食煖衣逸居，未有能生者也，其何以行之哉？非直爲觀美也，又從而禮貌之。予私淑諸人也，子亦來見我乎？吾黨有直躬者，門人欲厚葬之，是聞也，非達也，雖得之必失之，惡用是駭駭者，始舍之，罔罔焉，今願竊有請也，吾未嘗無誨焉，今有璞玉於此，吾豈匏瓜也哉？卽不忍其毀，信無分於東西，民事不可緩也，天下莫能破焉，所以別野人也，豈爲厲農夫哉？民之不能忘也，我將有所遇焉，暴未有以對也，子盍爲我言之？君子義以爲質，小人比而不周，何莫由斯道也，不知所以裁之，敏則有功，公則悅，淡而不厭，簡而文，樂其有麋鹿魚鼈，禱爾於上下神祇，使有粟菽如水火，猶以杞柳爲柶棬，有諸內必形諸外，敏於事而慎於言，百官牛羊倉廩備，園囿汙池沛澤多，爾何曾比予於是，吾亦欲無加諸人，是猶惡醉而強酒，辟如登高，必自卑，學者亦必至於

穀，勇士不忘喪其元。魚鼈不可勝食也，牛羊又從而牧之。使老稚轉乎溝壑，壞宮室以爲汙池。則子君也我臣也，夫志至焉氣次焉。盡于背施於四體，本諸身徵諸庶民。曰視不勝猶勝也，盡棄其學而學焉。求水火無弗與者，於禽獸又何難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居之安則資之深。是君臣父子兄弟，無諸侯幣帛饗飮。是皆穿窬之類也，則與禽獸奚擇哉。不行先王之道也，是以後世無傳焉。曰士師不能治士，由工人而恥爲弓。相率而爲僞者也，亦可以弗畔矣夫。其間必有名世者，一鄉皆稱原人焉。人亦孰不欲富貴，水信無分於東西。人未有自致者也，我不識能至否乎。輔世長民莫如德，令聞廣譽施於身。饑餓不能出門戶，斧斤以時入山林。志士不忘在溝壑，小人之使爲國家，苟不固聰明睿智子何尊梓匠輪輿。見其禮而知其政，言不順則事不成。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般人以柏，周人以栗。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故曰爾爲爾，我爲我。如信君不君，臣不臣，非其道也，非其義也。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欲使樂政子爲政，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舊穀旣沒，新穀旣升。爲君闢土地，充府庫，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爲此詩者，其知道乎。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由此霸王不異矣。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與讒諂面諛之人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爲父子兄弟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先生四書集對，及俗語集對，均約有三千餘條，集隘不能盡載。今各錄什之二三，已足窺管一斑，嘗鼎一臠。

矣。(繆蓮仙)

杭州地名集對

官心街灣泥壩土橋湖墅山墩倉巷棚橋古蕩新橋火街炭橋馬街車橋五老巷三元坊黑亭子紅廟兒芭蕉街葫蘆兜紅門局白井亭草鞋嶺翁帽灘獅子巷貓兒橋大倉後小學前助聖廟興賢坊八仙石三聖庵柳營巷梅家橋珠冠巷玉帶橋棋盤山硯瓦街石屋洞草橋門元寶街金錢巷楚妃巷越王山十八澗六一泉三角蕩一畝田鬧市口斷河頭佛慧寺仙靈橋渾水埠清河坊鑿石巷打鐵關米市巷紫梁橋裏塘巷後市街六克巷千勝橋六和塔四宜亭十官巷六郡橋閣老街學士橋瓊花觀羅木營黃馬巷白鹿橋祖庵巷宗宮橋金門檻石牌樓朱霞街青雲街大樹巷小粉場雙井巷片石居四眼井千步廊塔兒巷霸子橋祥符寺淳佑橋相枝巷松毛場南城脚東河頭羊角硬狗毛灘紫雲洞白沙泉小娘街高士坊十字路八卦田高銀巷文錦坊黃泥嶺烏石峯梅青院柳翠橋倉基上餉部前灰塵巷垃圾莊東園巷北關門惠民巷過軍橋蕭山街餘杭塘九曲巷三撥營坎卦石井字樓清寧巷安樂橋百福巷萬安橋醋坊巷油局橋木場巷花市橋鐵線巷金箔橋雞籠山豬圈壩新塘上舊府前盔頭巷扇骨園威乙巷拱辰橋百福巷萬壽亭永福寺長慶庵水香菴珠寶巷胭脂橋蒲場巷葛林園七寶寺三台山八蟠嶺九曜山六官巷百歲坊茅郎巷梅家橋海會寺江漲橋同安里太平橋老東嶽賽西湖城頭巷湖心亭棲霞嶺登雲橋火藥局水燈橋豐禾巷好木菴林司後薛衙前豬婆街鼈子門姚園寺甘墩村扇子巷靴兒河肅儀巷美政橋狗急街燕喜樓石屋嶺銀洞橋春灰街拂塵菴祠堂巷教場橋白澤庵翠華亭禮拜寺歐犀橋倉河上館驛前豬頭巷鴨卵兜虎跑寺龍吟菴皇船廠御教場延齡埠流福溝木屐街茗帚灣莊船埠車駕橋多福街長壽橋夏侯巷皇甫園祖山寺天水橋地藏殿天后宮夕照寺初陽臺打銅巷湧金門竹竿巷荷

花池。絡絲局。管米山。談仙巷。道古橋。社壇橋。城隍山。保裁塔。渡子橋。三橋址。百井坊。丁仙閣。錢王祠。茶園街。菜市橋。蝙蝠洞。螺螄門。大和巷。小新橋。延定巷。保佑坊。燕子街。雀兒營。白馬庵。青龍街。水溝巷。金洞橋。高麗寺。滿洲營。孩兒巷。丈人峯。張御史巷。王狀元園。范郎中巷。李博士橋。胡打筲巷。稽接骨橋。城南古社。梅東高橋。神霄雷院。天漢洲橋。張記謝麻子。張陀園謝麻子庵。香餅臭蕩兒。香餅子園臭蕩兒。二聖庵。三聖廟。十字路。五字橋。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峯。北高峯。大麥嶺。小麥嶺。老絲莊。新絲莊。義井巷。義門巷。孝子坊。孝女坊。老龍井。小龍井。新馬頭。舊馬頭。多子街。多福街。旌德觀。旌功坊。嚴官巷。蔡官巷。成衙營。莫衙營。火把蠟燭花燈巷。火把衙蠟燭巷。花燈巷。木屐釘鞋泥路街。木屐衙釘鞋街泥路大街。苕帚管箕灰塵巷。苕帚灣管箕兜灰塵巷。扁擔刮鍋垃圾莊。扁擔嶺刮鍋街垃圾壘。大夾道巷。小夾道巷。東橫河橋。西橫河橋。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東新關。南新關。北新關。殺牛打豬賣魚橋。羊市馬市。殺牛街打豬巷。羊市街馬市街。油車鹽滷醬園街。茶坊醋坊。油車街鹽鹵缸巷。茶坊嶺醋坊巷。甘元帥。童元帥。倉元帥。皮元帥。老元帥。都城隍。省城隍。府城隍。縣城隍。小城隍。周公井。宗宮橋。范公塘。相公殿。伍公山。李公祠。蘇公隄。白公竹閣。方家峪。茅家埭。孔家田。岳家灣。豐家兜。景家街。褚家堂。滑家花園。

字字工切，後以數地名聯絡成對，尤見巧思。（繆蓮仙）

杭州俗語雜對

閣老，門生。分歲，拜年。花色，草包。撒野，妝村。搗鬼，叫魂。坐草，出花。喫醋，稱鹽。辛俸，卯錢。雪亮，風流。手辣，面甜。撞七洗三。水禮，山規。光棍，長槍。立幕，走堂。氣塊，膿包。酒甃，水龍。門眷，鄉親。痞子，瘟孫。捉冷，縫窮。短竹，長吹。爛料，蠢材。泥腿，火頭。短絛，長隨。假景，活形。睜閣，涼棚。坐桶立稍。飯綠，酒德。幕友，廉官。打網，張罷。水客，土娼。腦算，頭籌。接龍，跪門。

茶癡酒癆。豪客明公。孫話婆文。刮脊棉脾。笑柄談風。猶子如君。手藝肚才。掣肘牽頭。浪子冰人。牛奶醫腦。別說中央。腔肝火心灰。耳重頭輕。鼠窟雞姦。堂客幕賓。眼熱膽寒。房鬼室人。酸鼻苦心。出閣歸房。庚帖申文。逃席赴筵。參灶鬧房。詐死欺生。烏飯黃湯。辣手逢頭。暗閣明堂。客氣朋情。喝道跑堂。鱖溜蛇瘟。老辣寒酸。瘦馬禿鱸。月報風聞。市語行情。外教內行。量地拉天。冷眼熱腸。吃苦咽酸。弊竇疑團。接佛關仙。笑滾氣鋪。蝦米魚秧。月餅年糕。花臉木頭。水板火牌。敵國富合。家歡柴簞。掛竹竿驢。渾頭子躡脚鬼。拚背賊行脚僧。先出世後生家。沒藥解。趁湯推。腰裏響。脚底虛。喫烏鼻。沒青頭。大做小。雌趕雄。權老實。賈至誠。班鼓架。龜羅槌。兩頭馬。三脚貓。念急佛。請救兵。嫵燒文。變劈柴。掛炭筵。拖油瓶。殼裏老。樹頭鮮。望門穿。鐵壁清。乾失火。強遭痕。替死鬼。收生婆。活受罪。死要錢。官討飯。鬼打牆。小老鼠。活死人。武壇坵。鹽糊塗。昌九鬼。癩六公。背娘舅。馱姨夫。絆脚索。護身符。放慢線。扯滿篷。脚打鼓。口穿錢。使暗箭。拗空槍。門裏大。灶前威。小宮貨。老公錢。翻白眼。使黑心。泥菩薩。瓦將軍。開鋪面。蓋罈頭。有規矩。沒準頭。陪笑臉。拿訛頭。懊惱帳。歡喜錢。就地滾。望天駭。抱佛脚。懷鬼胎。陰陽戲。吉祥亭。入門訣。落場詩。胎裏素。眼前花。打痛腿。撓搔筋。苦中苦。難上難。打花鼓。撞木鐘。單綳子。獨坐兒。架子足。捧兒興。養瘦馬。趕老羊。留酒碗。甩醋瓶。強癩痢。騷鬚髭。瀝洒脚。泡茶頭。自弄自。人騙人。賣小座。納老堂。拜把子。馱旗兒。閒理會。熟商量。暴落難。假在行。捶釘子。打板兒。徹老尿。搗痛瘡。打耳插。拔頭籌。笨大伯。巧八娘。串水洒。失風茶。掃打鼓。坐針氈。有賣弄。沒淘氣。剝橘壳。齧瓜皮。丟眼色。抹面光。軟耳屎。硬肚腸。大出手。錯接頭。捧粗腿。放懶筋。吃獨桌。搭便船。倒廟角。爬山頭。歪擺佈。大推板。爛屁股。賤骨頭。鬼睫眼。賊橋頭。開鍋飯。悶碗茶。沒把算。弗識頭。上下手。前後肩。挑脚影。把頭行。背貼背。頭碰頭。小結梢。大排場。弄心鏽。蟠腸壺。開門雨。削山風。白蠟蠟。烏糟糟。小耳朵。老面皮。不是話。難爲情。大小姐。小老爺。耍牌子。撐棍兒。相思板。和合窗。半瓶醋。一包葱。齧耳屎。拔眉毛。荷葉瓣。棉花瘡。長梗白。闊板青。軒轅鏡。諸葛燈。隔壁富。轉灣親。討火種。告水荒。熱炒菜。倒栽葱。看家狗。煨灶貓。開心咒。倒頭經。留客住。報君知。蛇皮癬。鶴膝風。假托熟。啞

相知惡取笑，喜相逢。百日怯，萬年窮。踏腳跡，相面風。兩頭大，八面光。背板櫂，拉皮條。抹掉布，撞鐘槌。落鍋漲，出籠鮮。縮腳鼈，碼頭蟲。門外漢，梁上君。碗底槍，筆下呆。大開手，小出身。折臺脚，跳船頭。寡婦臉，大監形。小鼻孔，厚臉皮。落街走，隔壁聽。賠眼淚，修肚皮。札硬寨，坐軟監。苦三套，鬧五更。寒狗洞，關蠶門。放下水，船上風。流水口，發頭風。獨龍槓，二馬車。窮三擔，瘋千刀。雞頭暈，鵝掌風。跳老虎，拔回龍。果子戲，豆兒班。吃東道，好南風。果子樂，棒兒香。脚踏凳，頭行牌。牛吃蟹，魚化龍。假眼瞎，裝耳聾。長脚雨，頂頭風。水獺手，田雞皮。喫食戶，討飯坯。相屋脊，拜材頭。猜謎謎，通瞎文。遺腹子，漏胎兒。壞脾氣，惡肚財。嘴扁擔，撥空箱。紮火囤，坐水牢。三隻手，一把頭。蟹殼臉，狗嘴鬚。飯綠滿，酒興豪。偷屎賊，跟屁蟲。牛皮癬，羊鬚瘡。開口貨，頂頭錢。偷雞賊，倒馬郎。油炸鬼，火燒兒。溜打鬼，墮落僧。臭老鼠，賤駱駝。教書匠，賴學精。狗脊凳，牛鍼箍。嚙口痢，矢心瘋。老一擲，板三搖。喫雷素，燒月香。百脚槓，三眼鎗。放焰口，唱灘頭。帽兒戲，梆子腔。和合飯，懷腦漿。死麵塊，活油酥。歸房酒，上門茶。伸後脚，討添頭。講盤子，賣瓢兒。捨粥廠，討飯關。刮骨臉，蹬心拳。米換飯，菜作醬。孩兒臉，老人牙。賊劫賊，僧贊僧。嬌滴滴，腐滕滕。孩兒氣，阿媽腔。就地滾，插天飛。討債鬼，看財奴。耳屎軟，眼力高。櫻桃癬，楊梅瘡。亂牌曲，清吹班。眼孔淺，手段高。跳神肉，領魂雞。篩糠定，討鹽生。幫屌硬，見屎慌。說天話，唱海書。擎天柱，跨海梁。走馬到任，夜錦還鄉。一團和氣，兩袖清風。油炸羅漢，紙糊金剛。客中送客，親上加親。看飯餓殺，見錢眼開。拖長麻線，呵大氣。睜遍身荆棘，滿口胡柴。血食神道，葷飯秀才。摸奶掬刺，挑牙惹風。百步開漢，七世冤家。滿州官罩，蒙古帳房。入贅布袋，送喪鼓槌。搖外家，打爛泥棍。沒皮果子，就口饅頭。吃一把二凍，九護三隔壁。告狀同室操戈，倚官托勢。買盜扳賊，借老虎債。登吃蚤戚，因噎廢食。爲嘴傷身，省口待客。含血噴人，梢長膽壯。錢多色濃，飛簷走壁。破釜沉舟，拖人落水。調虎離山，喉下取氣。嘴上沒毛，六國七亂。十室九空，拖泥帶水。駕霧騰雲，出頭樣子。矮脚凳兒，渾身落井。衆手移山，打退堂鼓。敲敗兵鐘，心虛胆戰。吾敵耳聾，剝皮老鼠。開眼烏龜，黃葬卯發。丙落了晴，朋友氣概。弟兄文章，紅頭驢子。白脚貓兒，鸚哥講話。猴兒跳圈，散心蠟燭。沒脚

流星立地成佛，從井救人。棄車殺將，掛印封侯。紅紗罩眼，白布纏頭。棉花耳朶，縵紗肚皮。一庵神道，三代弟兄。攔頭一棒，開口八張。暗藏春色，明察秋毫。貓面女塔，狗頭軍師。猪多肉賤，馬瘦毛長。苦中作樂，忙裏偷閒。銅頭鐵額，玉面金鬚。甕中捉鼈，席上擒人。官久自富，事寬即圓。秀才造反，君子愛才。打落水狗，做殺火貓。臨崖勒馬，換水養魚。引狗入寨，放虎歸山。鴉飛雀亂，兔死狐悲。隔靴搔癢，穿衣乘涼。捉客陪主，相女配夫。船家燒紙，木匠帶枷。魚肉可嘆，雞犬不留。恩將仇報，男做女工。稀毛癩痢，貼骨疔瘡。自肉自痛，多衣多寒。好人難做，窮寇莫追。官打現在物，賣當時。吃桌看桌，行宮坐宮。出巷進巷，過橋拆橋。幹水功德，打酒官司。兩脚攔起，一氣呵成。三生有幸，九死何辭。開眼看賊，出口傷人。有名無實，同姓不宗。過房兒子，同堂兄弟。人老筋出，夜長夢多。摸着脾氣，套出口風。布袋和尚，羅帳夫人。將男作女，返老還童。立着官府，跌倒煞兒。抱頭鼠竄，滿腹狐疑。縮脚市語，高頭講章。面面相覷，步步不離。惟天可表，無地自容。阿奶拜節，老婆當軍。先朝耆舊，末代子孫。蓬頭獅子，瞎眼貓兒。長身大漢，老臉二官。求神拜佛，打爺罵娘。垃圾財主，糊塗官兒。喫空心酒，燒回頭香。暑風入臟，冷氣攻心。桃來李答，金賭銀還。撥空箱子，撮巧鐘兒。垃圾不吸，荒乎其唐。呼奴使婢，求爺告娘。冤哉枉也，古而怪之。扒床拉席，搖釘擺樁。量柴數米，穿金戴銀。頭昏顛倒，眼又離奇。淚痕滿面，怒氣傷肝。忘其所以，無可如何。吹彈得破，呼應不靈。活脚船兒，移星換斗。嗽嗽待哺，聒聒而談。見財起意，睹物傷情。一相情願，兩股意思。移星換斗，倒海翻江。大夥強盜，小本營生。一子百子，千真萬真。低頭服小，捷足爭先。癡人說夢，敗子回頭。裏外發熱，大小傷寒。天從人願，女掌男權。口牙不對，屍骨無存。忤逆道路，回覆招牌。天翻地覆，陰錯陽差。青樓妓女，白屋書生。隨嘴嚼舌，沒血養心。病真藥假，物是人非。念怕鬼曲，做打狗詩。六椽樓屋，八字牆門。開棹八齣，上馬三杯。剛說曹操，賽過周倉。分陰陽曲，留天地頭。昏頭六銃，照臉一槍。割出東道，引入西方。當着不着，自然而然。煞定板壁，夾緊籬笆。兄終弟及，父債子還。虛張聲勢，順帶功名。玉手不便，金口難開。置身無地，成事在天。明見萬里，疑判千秋。話中有話，人上中人。偷油耗子，撒屁蟲兒。經蒙俱戴。

童叟無欺。伸頭不出，頓口無言。設身處地，搔首問天。請君入座，對客揮毫。驚破苦胆，喫着甜頭。惹白虱子，做黑鱧頭。知法犯法，在家出家。獨立門戶，緊把程途。可發一笑，不待二官。殺命養命，傷官見官。夢中說夢，天外見天。乾糶知府，豆腐將軍。敲釘轉脚，踢斗淋尖。雞啼鵝叫，猴急馬惶。客人扯繯，老漢推車。捉生替死，假公濟私。破爛朝報，古老鄉紳。酒裏尋酒，官上加官。割靴鞦子，捨襪帶兒。紅顏女子，白面郎君。沒趣搭搭，無事端端。各樹旗鼓，獨占壇場。牽羊擔酒，走馬看花。一拱而別，八拜之交。十惡不赦，萬善同歸。魚龍莫辨，貓鼠同眠。朝作身段，秀才人情。桌椅檯檯，琴劍書箱。時來輻輳，人極計生。豈有此理，不必多文。趕赤脚兔，撈盡頭魚。磨穿鐵硯，打破砂鍋。隨緣度日，順便升年。千軍易得，萬夫莫當。多多益善，雜難無功。善笑自若，痛癢相關。大千世界，上六時辰。忠孝兩盡，福壽雙全。一言既出，三思而行。似困非困，未慌先慌。鑽鉛元寶，爛板洋錢。面北莫社，心照不宣。痰迷心竅，火燒眉毛。六爻八塊，小賣三鮮。十面埋伏，一體施行。免開尊口，但放其心。一長可取，萬惡無窮。搖鈴接煞，起鼓排衙。拿功運氣，止步揚聲。寒毛直豎，熱臉相衝。以耳爲目，爲嘴傷身。苦寒地面，鬧熱衙門。狗老扒灶，賊去關門。如雷貫耳，大雨淋頭。變生肘腋，挽起眉毛。皮外卵核，脚底毫毛。超增補廩，奪霸爲王。抱中庭柱，過獨木橋。當家和尙，壓塞夫人。無風起浪，未雨先雷。金山不老，水火無情。合瀉肚藥，喫安心丸。灰布羅漢，水墨鍾馗。相隨心轉，笑逐顏開。潑湯老鼠，划水烏龜。舌老神像，新鮮死人。同行嫉妬，大家歡喜。無恩可報，非錢不行。三軍未動，一將難求。拔刀相助，帶箭而逃。消開果子，出氣洞兒。無千殆萬，破二作三。初三十一，無千八萬。汗流浹背，屁出掩臀。死灰復燃，回光反照。無頭公案，獨脚衙門。開口黃蜆，沒頭蒼蠅。包牙不橈，頓口無言。垂頭喪氣，耀眼增光。一朝失足，十月懷胎。花臉和尙，草頭郎中心。無二用，事在兩難。豈敢不敢，自然而然而然。龍頭雜字，雞毛文書。不開眉眼，回報肚腸。同門姓氏，異路功名。骨頭生鏽，心血來潮。另起爐灶，不上臺盤。窮話富說，廣種薄收。衣冠禽獸，富貴神仙。探囊取物，脫貨求財。龍鬚板子，雞皮鼓兒。把持行市，出入衙門。小人故態，老生常談。聽四六句，看上下文。棋逢敵手，酒落歡腸。粗中帶細，死裏逃生。當場

出醜，拍案一奇。賊無空過，當不容情。惡人遠避，好事多磨。綠林豪客，黃花小官。烏龜丞相，青蛙將軍。三元場燭，一品朝冠。各乾門面，另立戶頭。收拾戲法，打開書箱。討飯沒路，食祿有方。望拜下風，指日高陞。私通外國，大開後門。妖言惑衆，善氣迎人。道猶未了，事不宜遲。倒頭羹飯，空心湯團。剃頭手本，開口脚包。天南地北，文東武西。爲今之計，從古以來。納頭便拜，信口胡言。一舉就會，再啣不難。還魂草紙，出氣香珠。沒皮朵子，撒屁豆兒。喫窖塔酒，聽磨盤書。均沾雨露，大發雷霆。放開眼界，咬定牙門。還魂茶葉，出氣烟筒。開長生店，游短命湖。拖人落水，引鬼上門。財多身弱，福至心虛。養家神道，開國元勛。三方吊照，六道輪迴。從頭至尾，如影隨形。了而不了，微乎其微。貴人多忘事，秀才不出門。大眼看小眼，輕拳還重拳。鼓樓上麻雀，飯店裏臭蟲。關老爺賣馬，姜太公釣魚。七歲養八歲，三家夾兩家。肥膊連着腿，卵袋大如頭。口口叫姑丈，眼眼看生人。生蠶作硬繭，老鼠攢冬瓜。慣走陳留郡，獨占太行山。和尚拜丈母，媳婦像阿婆。八仙齊過海，二佛不生天。尋着熟皂隸，空做惡冤家。懶人使重擔，強盜發善心。竇老兒告狀，張相公討饒。頭頂千斤瓦，脚踏兩來船。獅子大開口，雞兒不撒尿。直頭頸老兒，老尾巴綿羊。雌狗兒告狀，大蟲公討饒。行行出君子，處處有強人。唐伯虎古畫，馬老爺樣銀。亂搶把兒筓，假充童子雞。另起三間屋，難保百年墳。假充大頭鬼，活捉長舌婦。半勛對八兩，一紫蓋千紅。三年活兩歲，單日起雙風。趁熱鍋熱灶，動算刀真鎗。要吃無錢酒，只怕有心人。做鞋先做底，添酒不添肴。小吃大會鈔，賒賭現抽頭。在家十日好，喫酒三年窮。毛頭小夥子，多嘴老太婆。要知山下路，但聽口中言。賭錢輸極漢，失物怨求人。合着油瓶蓋，打斷飯碗頭。雨落天留客，時衰鬼弄人。能知天下事，難嫌世間財。寒從腳上起，惡向膽邊生。麻婆兒搽粉，瞎眼官收種。莫作堂前婢，先觀屋下郎。未歸三尺土，總是一家。有腿沒褲子，搓屌打索兒。雖無千尺線，只得一張皮。渾馬十八代，該死一千年。留得千歲貨，生個五方臉。惡事傳千里，荒年無六親。救兵如救火，吃飯不吃人。早婚添一代，遲到罰三杯。趁錢不淘氣，失物又經官。跟着大王走，請出令親來。成人不自在，做鬼也風流。麻油拌生菜，荷葉包刺菱。阿媽搗鍋蓋，外甥打燈籠。

豬頭搭腳爪，蚊子釘卵脬。萬般皆自命，半世枉爲人。做官莫做小，擒賊先擒王。躲在牀底下，暎在鼓當中。一身兼作僕，九子不忘謀。盲人騎瞎馬，小鬼穿破靴。老伯母搽粉，韃婆兒撒尿。看世間面上，在鄰舍腳邊。桑條小時扭，甘遮老頭甜。窮漢街頭舞，學生肚裏飢。另起三間屋，單吊一枝花。蝦米炒韭菜，羊肉蘸醬油。陰陽怕懷懂，買賣論分毫。闖入中軍帳，搖到外婆橋。舍命陪君子，無毒不丈夫。恨小非君子，怕死不忠臣。挨打倭蠻老，遇見真番人。想這好日子，躲過惡時辰。清明連夜雨，小暑一聲雷。熱粥難爲菜，冰湯不動爐。強如做買賣，各自顯神通。抹桌抹四角，撒屎撒滿街。銅鼓兒退熱，竹笛子傷風。物在人何在，面和心不和。兩子在和尚，六賊圍彌陀。肉麻當有趣，頭掀不聚財。所問非所答，能說不能行。落地僮一歲，發市喫三年。外甥多像舅，女兒來望娘。牙齒爛見骨，卯袋愁做屎。糖餅上刮屑，飯店裏回葱。眉毛先出世，肚皮貼着天。冷雨落脰頸，太陽曬肚皮。做官做御史，揀塔揀兒郎。大日月小日月，陰貴人陽貴人。懶道人挑籠擔，瞎婆兒彈琵琶。嚴嵩入孤老院，伯蘇過錢塘江。丁相公畫一字，閻羅王發三榔。空裏來巧裏去，買的少饒的多。陰貴人陽貴人，窮生虱晦生瘡。孫行者賣兒子，關老爺捋鬚鬚。若要寬先了官，教得會不做隊。喜雀叫媒人到，促織鳴懶婦。驚冤有頭債有主，人爭氣火爭烟。湖廣熟天下足，大王靈小鬼興。黃鼠狼同狗戀，張天師着鬼迷。來處來去處去，實則實虛則虛。窮保保富保保，官分分吏分分。水幫船幫幫水，家養店店養家。當面鑼對面鼓，上山索落山葦。缺牙老賣甘草，新麻子呼海蜇。只有千人做賊，不可一日無權。句句不忘嚴府，明明道着下官。雞連皮狗接骨，風掃地月點燈。一遭生兩遭熟，七不出八不歸。天不怕地不怕，男有心女有心。典家堂賣土地，牽爺娘拔祖宗。一代不如一代，三分只是三分。鬼裏鬼腿裏腿，主中主賓中賓。閻羅王開飯店，蔣老爺在鹽橋。接客風送客雨，垂燈喜仰燈財。烏鵲叫眼睛跳，黃梅寒井水乾。雄蒼蒼飛不進，雌老虎趕出來。山門前罵賊秃，毛坑頭跳加官。褪褲子撒響屁，搭桌兒揀戲文。聽見喫撞倒壁，現今窮又攙銅。高拱手低作揖，窮算命富燒香。長三尺闊八尺，踏萬戶走千家。生米煮成熟飯，饅頭大如蒸籠。好死不如惡活，見面勝似聞名。千不

合，萬不合；一着虛，十着虛。少所見，多所怪；一不再，二不休。井門圈當班指，燈籠壳做枕頭。六月債，還得快；一根藤，纏煞人。老契作爲故紙，新婚不如遠歸。一尺天一尺地，十錠金十錠銀。綠頭髮，綠耳朵。金獅子，玉豬兒。說真方，賣假藥。燒清香，吃苦茶。癡婆娘等漢子，養媳婦哭老公。上聞不見土地，有理打得太公。手對手，沒回手。頭磕頭，有興頭。夜明珠打呵欠，鵝卵石砌烟窗。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饒人處且饒人，取得經來。唐三藏，不須提起。蔡伯喈，諸葛不生。諸葛子，阿流仍舊阿流腔。常將有日思無日，未必他心是我心。多管閑事多吃屁，半積陰功半積身。踢殺胡孫，弄揆鬼，流來和尚來僧。非錢只當非錢用，惡人自有惡人磨。陰地不如心地好，家花怎比野花香。蛤蟆跳在戲盤裏，螺螄沿過草橋門。毛坑官兒狗好比，少年公子老封君。孩兒口裏討實信，女人面上做工夫。冬至餛飩夏至麵，上燈圓子落燈糕。媳婦牀事拍蒼蠅，癩痢頭上捉乾蚤。日間不做虧心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兔兒不吃窠邊草，惡龍難對地頭蛇。鬪鬪豬頭鬪鬪賣，大家馬兒大家騎。書中有女顏如玉，路上行人口似碑。一家飽暖千家怨，前人田地後人收。肚皮貼着背脊骨，眼睛生在額骨頭。清官難斷家務事，好女不穿嫁時衣。入門莫問榮枯事，上陣還須父子兵。行得好心有好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只有贏臉沒輸臉，莫把忠言當惡言。閑時做了忙時用，明中捨去暗中來。有事不如無事好，這山望見那山高。一番生活兩番做，三分顏色七分妝。雙膝跪在塵埃地，一身跳出是非門。買隻雞兒發利市，打翻馬子叫阿呀。蒼蠅不釘沒縫蛋，窮漢難養隔冬雞。單怕忘八打官話，只見和尚吃饅頭。財神老爺打孤拐，賣肉娘子齧骨頭。一世敗花三世醜，大娘吃酒二娘篩。吃了早上沒晚頭，行得春風有夏雨。東巖日頭西巖雨，上場麥子下場牌。問我先生討藥膏，後頭娘子戴珠花。老鼠尾巴生虱子，雞蛋壳兒當酒盃。十箇鬍子九箇富，一家女兒百家求。擔個寒毛比大腿，只求兜袋離眼睛。骨頭沒有四兩重，身子跳得八丈高。穿衣吃飯量家道，停鑼住鼓唱山歌。累堆疙少步滯笨，吾都阿打骨同狂。仰頭婦人低頭漢，癡心女子負心郎。七碗跳到八碗裏，小船歇在大船旁。矮子不搖便是寶，李郎會使又無錢。和尚不知道家事，巧妻常伴拙夫眠。死棋

川裏有仙者，紗帽底下沒窮人。此去好憑三寸舌，未可全拋一片心。流眼淚，觀流眼淚，有心人遇有心人。好看好看，真好看，不通不通，又不通。男僧寺對女僧寺，金魚兒趕銀魚兒。冲倒泰山不謝土，賠了夫人又折兵。聰明反被聰明誤，忤逆還生忤逆兒。來是人情去是債，你爲功名我爲財。三箇黃梅四箇夏，千日琵琶百日筭。強中更有強中手，肉上生來肉上痛。矮子隊裏跳長子，死人頭邊有活人。一市二運三風水，七坐八扒九出牙。不願文章高天下，只有自己沒別人。烏龜孫子木屐板，蒼蠅牛郎外套兒。君子落得爲君子，老爺原是舊老爺。公婆面前撒髒屁，男兒膝下有黃金。懶人那怕沒髒坐，野雞打得撲天飛。打得官兒罵得客，少無膈疔老無癆。喫的是雞頭雞脚，曉得你狗心狼肝。久病床前沒孝子，情人眼裏出西施。清官難逃滑吏手，和尚不趁道士船。難將我語和他語，道是無情却有情。左山靠山，在水靠水。要雨是雨，要風是風。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和上和尚，掛在梁上了頭了頭。買到江頭，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有怨報怨。有讎報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假則是假，真則是真。窮官兒強如富百姓，急驚瘋遇着慢郎中。酒在肚裏，事在心裏。錢落賭場，人落殺場。若無此輩，餓殺此輩。看得官兒不當官兒。近來者赤，近來者黑。久病成醫，久嫖成龜。頑妻劣子，無法可治。燒火剝葱，也算一工。夾雨夾雪，凍死老龍。無酒無醬，不成道場。懶和尚只求沒布施，醜媳婦難免見公婆。金命水命，走投沒命。詩經易經，各是一經。叫化子騎馬零碎，產婦娘撒屁孩兒氣。是親必顧，是鄰必護。如渴思聚，如熱思涼。風來風盡，雨來雨盡。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裏水不出，外水不進。今世無仇，往世無冤。若要俏，凍的裝鬼叫。沒得愛，買間破屋修。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有粥吃粥，有飯吃飯。種豆得豆，種瓜得瓜。飯來開口，睡來閉眼。賊出關門，屁出掩簷。堂上一叫，階下百語。眼看四處，耳聽八方。兵來將擋，水來土揜。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租地造屋，鏤釘入木。丈母愛郎，脫褲換糖。嘴裏搭腰，裏裏拔。馬子搗搗，篾兒撈撈。一向不見，鬚髭滿面。剛要做親，卵子轉筋。挨親不富，馘飯不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錢回生，無錢則死。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吃酒圖醉，吃飯圖飽。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說話不明，

猶如昏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江西人釘碗自顧自，夜半裏呼貓呼呵。算來有米，柴來沒飯；活不見面，死不送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討了晚娘，就有晚爺。日不掛牆，夜不掛屋；人來投主，鳥來投林。肉骨頭打鼓，昏懂懂；生白兒造反，糊糟糟。中了山客，不中水客；進得衙門，進得廟門。強盜畫喜容，賊形難看；閻王出告示，鬼話連篇。看這個師姑，摸這個奶，做一日長老，撞一日鐘。有這個和尚，沒這個寺；嫁出的女兒，賣出的田；豆腐水多，閻羅王鬼多；窮人氣多，小豬兒尿多。各家各法，各庵各菩薩；叫爺叫娘，叫屈叫地方。土地請灶司，灶司請土地；觀音齋羅漢，羅漢齋觀音。出門看天色，進門看臉色；東倒吃羊頭，西倒吃豬頭。教化子吃死蟹，雙雙好的，老道士放急屁，句句真言。高來碰額角，低來碰卵袋；後頭賣鴨蛋，前頭賣生薑。打的老虎殺，大家有肉吃；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難顯忠臣，家貧思孝子；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螞蝗住了驚鷄脚，無血也不放；蜻蜓飛入蜘蛛網，有命總難逃。筋出竹出油出，汗出屎出屁出；錢光鈔光衣光，帽光鞋光襪光。又會哭，又會笑；餓頭糕管一齊要，也不惱，也不噴；盤兒碗盞盞翻身，臘月廿五日謝灶司，要早不得早；大年三十夜買門神，再遲無可遲。公一碗，婆一碗，姑娘嫂嫂合一碗；新三年，舊三年，補補衲衲；又三年，吃菩薩，著菩薩，灶裏沒草燒菩薩；打老婆，罵老婆，手內無錢賣老婆。脚不定，手不定，胎裏做成老毛病；這邊羞，那邊羞，臉上掛片大猪油。

天然妙偶，層出不窮；從來俗語集對，未有若是其多者；然猶原本中什之二三耳，吾於此觀止矣。（繆蓮仙）

崑弋戲齣名集對

慶壽，加官，拜將，封王，參相，謁師，賞夏，思春，拾畫，題箋，訪友，送親，訪譜，激儀，辭閣，游園，醉簡，偷詩，送枕，尋巾，照鏡，挑簾，失笏，脫靴，折柳，採蓮，訓子，盤夫，剪髮，拔眉，教畫，套書，迎像，描容，歌舞，饑荒，寄簡，拾箋，看穀，搶糧，墜馬，趕妻，別業，扇墳，嫁女，請郎，拷火，送親，拒父，見娘，麻地，蘆林，失約，思凡，賣子，借妻，問卜，請醫，別丈，探親，送親，背笏，伏虎，趕蛇。

飆麥，視奴。餽藥，吃茶。告鵬，傲蕪。詫美，訪賢。刺虎，斬豹。殺嫂，別兄。醒妓，祭姬。寓狀，彈詞。打店，鬧莊。癡訴，醉歸。訪素，拷紅。潑水，點香。打洞，歸窠。殺惜，賣輿。潑粥，借茶。絮鬧，罵詞。游殿，鬧朝。落院，借庵。驚變，和番。打棗，噎瓜。投井，跳牆。水漫，火焚。書館，學堂。踏傘，藏丹。問路，搜山。驛落，過關。窺醉，裝瘋。下海，渡江。乞巧，詠情。投魏，追唐。埋玉，拾金。觀上，拆書。看榜，打牌。踏月，掃花。題曲，教歌。贈馬，追舟。赤壁，烏江。盜甲，借靴。跌霸，進施。亂箭，單刀。打虎，罵雞。三擋，七擒。盜骨，掘墳。放易，掃秦。打尉，殺監。點將，搬兵。挑水，檢柴。出寨，逃關。走雨，拿風。打寶，判部。擲劍，對刀。切脚，扶頭。出獵，回營。見鬼，降妖。入夢，離魂。旅店，病篷。塘遂，清羶。祭塔，滾樓。通試，功妝。上路，下山。盜令，追舟。常水，寄書。斬猪，刺湯。賣肉，偷雞。走報，逼休。獨占，連相。滾鼓，踢球。救主，尋親。諫父，別妻。議劍，聽琴。醉酒，吟詩。春店，秋江。戲叔，換妻。擊鼓，聞鈴。催試，勸農。賜鉢，補缸。假李，鬪醉。劉唐，華容。道姑，蘇台。賣橄欖，打櫻桃。鬧朝，失笏。搜山，打車。談劍，獻劍。約釵，鬧釵。醉易，放易。相梁，刺梁。

客中聽同人度曲，因囑小眉取戲齣名集對，坐談永夕，得若干聯，於以見物必有偶也。（繆蓮仙）

雜類集對

鶴慶，龍安。保定，延安。順德，思恩。安慶，嘉興。（以上府名）延慶，保安。（以上邑名）大邑，曲江。鉅野，大田。然海，平江。秀水，名山。靈石，秀山。曲阜，長沙。臨海，望沙。分水，合江。通海，夾江。石埭，金壇。鐵嶺，金陵。桐柏，萊蕪。桐梓，蓬萊。五寨，三原。三水，五臺。馬邑，龍門。鹿邑，象山。雞澤，魚臺。桑植，松滋。榆社，桐鄉。荔浦，大谿。大足，峨眉。仁壽，義寧。慈利，孝豐。彌勒，梓潼。清浦，黃岡。白水，清田。清水，高台。合浦，高陵。（以上縣名）李白，楊清。趙黑，衛青。魏絳，狄青。黃釧，白圭。白玉，黃瓊。朱冕，黃裳。柳榆，李棠。山倥，石崇。辛謐，丁寬。解縉，戴冠。洪範，武成。胡叟，安帝。胡小虎，薛野。猪皮，豹子。張猪兒，周鐵虎。白玉蟾，寧猪脚。韓麒麟，韓擒虎。周執羔，程元鳳。邢紅狼，沈士麟。鄭虎臣，蕭赤虎。杜黃裳，牛存芳。魚朝恩，陸

萬友，王十朋，晁无咎，梁有譽，李大有，張中孚，史萬歲，王千秋，孫萬壽，張九齡，梁積壽，李延年，江萬里，陸九淵，陳堯佐，張舜民，周必大，曹不興，王難得，蔣相如，牛僧儒，孫道夫，蕭穎士，陸秀夫，劉禹錫，傅堯俞，林興祖，張超宗，尚婢婢，紀孩孩，羅黑黑，張元元，墨鐵杖，楊玉環，楊弄玉，程咬金（以上古人名）燕燕，鴛鴦，寶瓊，瓊瓊，惜惜，憐憐，豔豔，香紫紫，青青，翠翠，紅紅，慶慶，安安，小小，柔柔，倩倩，娟娟（以上美人名）珊瑚，網，珍珠，船，癸辛雜志，甲乙刺言，詞林合璧，文苑聯珠（以上書名）三公子，耍孩兒，麻婆子，醜奴兒，下山虎，棲林鶯，接雲鶴，啄木鷲，搭錦絮，狼流沙，迎個客，賀新郎，耍鮑老，憶秦娥，劉潑帽，趙皮鞋，青衲襖，紅綉鞋，迎仙曲，朝元歌，紅芍藥，碧牡丹，梧桐樹，薔薇花，鳳凰閣，鷓鴣天，黑麻序，丹鳳吟，胡女怨，阮郎歸，醉娘子，小孩兒，一匹布，四塊金，太平令，孝順歌（以上曲牌名）寶劍，烘糞，牧羊，躍鯉，鳴鳳，飛龍，金雀，白蛇，白飛，金貂，八義，千忠，一印，玉簪，斂釧，琵琶，碧玉串，珍珠衫，麒麟，翡翠園（以上崑腔戲全本名）折腳鴈，秃爪龍，七星劍，一枝花，賓鴻中彈，寒雀爭梅（以上骨牌名）

南華爲湯二樓先生冢孫，小眉之哲嗣也，自幼孝友誠謹，迥異常兒，讀書能文，余習聞其佳，卜爲大器，詎意甫逾弱冠，以瘵疾亡，人共惜之，茲於小眉案頭，得其集對一冊，亟摘錄百餘條，以存其人，至於屬對工妙，妙出天然，則固繩祖武，饒父風，淵源於家學者深矣（繆蓮仙）

爲叔止嬌妒記

丁酉，余登賢書，戊戌歸閩祀祖，因燕宗人，少長咸萃，有族叔小宗香者，閩俗似小字行，非在庠者無表字，年古稀無子，執余手熟視曰：『吾與君自幼相愛，恆相依，長而兄仕於浙，相違三千里，四十年不復見，今幸未填溝壑，見吾姪如見兄。』兄雖謝世，有子成名，爲先人宗族光，兄可藉此瞑目泉下矣。如老朽者，且暮不可保，一旦淹逝，春秋執杯捲者誰耶？言訖淚如雨，余慰之曰：『叔雖老，精神若少壯，且狀貌不似老而獨者，家計又饒，盍置妾』

叔明然嘆，余心會其故，詳叩弟姪輩，咸云：『嬌奇妒且悍，叔無如何。』問曰：『余戲謂叔曰：『姪能使嬌自爲叔納妾，令叔有後，願叔何以策勳？』叔向余揖曰：『果爾子不但爲我之恩人，亦祖先之功臣也。余且戲酌相求，俟日後有弟，仍以戲酌酬。』余曰：『盛設不可少，戲酒儲以報祖先。』諸子姪曰：『談何容易，此良平所不能爲也。』余笑曰：『諸葛公自有妙算。』叔果具饌於公，所以辭語嬌，余令徧延親房，屆期酒半，叔問計。余云：『嬌性暴而無理，不近情，非可以口舌爭者，惟激怒之，令不能堪，自入吾彀中耳。』爰問諸子姪肯同心乎？皆曰：『某輩粗溫飽，寧利伯叔，有坐視其無後者？』余曰：『此賢子姪也，願君等能爲無賴狀乎？』皆曰：『能。』又顧叔曰：『叔能割棄小小計，不動念乎？』曰：『無所不可。』余且語諸子姪授之計，咸大喜。居數日，族子有假其盤盃酒具者，久之不返。嬌苦索之，應曰：『汝無後，身死百物總爲他人，有何急急耶？』嬌罵之，姪遽不遜曰：『老不賢，爾試回顧，有尾拂蠅蚋否耶？』叔伴怒，追責之。姪大譁曰：『死老魅，甘心受老潑，終日廂東坐待絕嗣，行見汝夫婦死室中一空矣。不如留餘情，春秋祀孤墳，冀汝一杯酒，丐汝殘羹剩飯，幸燒一陌錢，勿令爲山中窮餓鬼可矣。』且日後骸骨暴露，牛羊踐踏時，尙望我輩掩埋一二，何用聽老潑語，種毒根也？』衆大笑。叔聞慟而返，嬌忿甚，投於族長，族長不之涉。他日別房有欲取土築牆，率傭役掘坑於其門首。嬌曰：『汝喪心耶？吾費工平地，子寧患無土，乃掘吾門首？』曰：『圖便耳，汝死田宅貲財，尙屬有福人執掌，何斬一坏土？』嬌命叔出爭，叔曰：『渠言傷我心，吾終爲人守。徒費唇舌，無益也，不若聽之。』嬌招余剖曲直，余云：『嬌何見之不達也？若輩連結來，夫其口衆我寡，非我能折也。』嬌計竭，欲死於其家也。余曰：『頗聞彼久聚謀於尊長，幸嬌速亡，叔必棄家爲僧，是徒使若輩早得手耳。通族皆不善嬌所爲，定無爲嬌伸理者。』嬌大哭，三日不飲食，竟無過而慰焉者。嬌聲言欲買婢爲生子計，叔死，不從曰：『吾老矣，歲月有幾時？幸衣食無缺，優游終天，年可矣。萬一置妾，朝夕詬誶耳。既而傷夫婦恩，且速我死，何苦爲？』嬌曰：『此出我至誠，如不信，明晨往家廟設誓。』翌旦，詣祠焚香跪誓曰：『某夫婦無子禍及祖先，今

受人欺凌，將爲置妾，望先人庇廕，俾有子。倘新人至，或不容，祖宗在天之靈，其誅殛之！族子交譏曰：『吾且注目看，彼爭氣也，果有子，吾輩請踐行謝罪。』婦愛護若掌上珍，朝夕必祝曰：『安得驟長大，爲母報不平？』蓋始終不知其在人術中也。今叔婦皆沒，弟幸弱冠受室矣，可喜哉！此雖余謀，亦幸賢子姪肯共成之也。（徐忠）

無子之婦，多悍妒，妒而悍，則其斬宗絕祀也必矣，此誅殛之難道者也。彼婦以激怒之下，貽悔厥心，卒獲二子之報，亦幸矣哉！（繆蓮仙）

村居夢記

子夜夢一垂髫女子，獨立於假山石畔。向前叩問姓氏，笑而不答。口吟一絕云：『雲容冉冉薄千里，欲剪春衫可奈何。夜夜寒愁夜永，不勝情處惹情多。』予又近前詰問，仍笑而不答，復吟一絕云：『月作眉兒雲作笄，芳心脈脈小樓西。隨風打起銅鈴雀，問你雙棲棲不棲。』正徘徊間，忽聞人語嘈雜，遂驚醒，乃鄰巷之春聲也。

小小一記，饒有韻致，二詩尤清絕，似不食人間烟火者。此友人翼裕葦爲予言也。裕葦云：『向館於古蕩馬家埭馬雲階家，其尊人漢槎先生，爲香杭名諸生，工詩文，著作甚富，兼善醫卜堪輿之術。壯歲嘗游京師，入太醫院，鬱不得志，後以歲貢選教職，通報錄人至，遂於是日卒。其詩文近多遺忘，惟此記猶可追維耳。』（繆蓮仙）

梅夢記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蘇長公夢齋序語也。予謂夢固有之，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世皆傳趙師雄夢梅花美人，然梅古幹槎，絕不類婦人好女，得非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耶？吾母嘗言姪子時，夜夢一長老，折梅花入室曰：『惠汝男子之祥。』母醒異之，覺寒香猶未散也。是夕子遂墜地。夫張說之母夢玉燕，李白之母夢長庚，獨非夢乎？况老楓化為羽人，自無情而謂之有情，今子前身之爲梅，未可知而強爲之解，則惑矣。昔黃涪翁夢一女子，謂前身誦法華經，願後世作男子，且欲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卽吾後身也。噫！生死輪迴之事，不涉怪歟？顧人亦有言幾生修得到梅花，然則思不作梅耳，而梅反墮塵網，何自苦乃爾？子往時瓶梅詩，有莫笑古農癡鈍子，等閒相對話前因。又生日詩云：『記取當年事，梅花入夢辰。』之句，殆爲此賦也。要之事未可知，然以吾生平印之，不謂無因，吾貌古似梅，骨瘦似梅，性不喜熱，其落落莫莫，每孤寄於清霜冷月之下，似梅行止，宜水邊籬落，宜野寺寒山，似梅交游，雅慕孤山處士，鐵脚道人，何水部芳躅亦似梅。既似梅，則不辨梅之爲吾，與吾之爲梅，兩相忘矣。或者曰：『鄭燕姑夢蘭，夢有國香，子生夢梅，梅開百花頭上，皆吉兆也。』子但聽之，付之一笑。

巢阿孤芳自賞，其前生之爲梅可知。昔人謂幾生修到梅花，子謂梅花幾生修到巢阿耳。喻用齋嘗評云：『夢兆而生，在所多有，然巢阿之母夢梅，雖云吉兆，究不免一寒字。總巢阿半生而計之，而早見於夢矣。閱此記，又信乎巢阿有自知之明。』（繆蓮仙）

巢阿小記

世傳巢阿洗耳於澗阿之間，雖動以利祿而不顧，蓋自有其樂也。子恆慕焉。夫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亦猶碩人之考槃在阿耳。予家黃岡，介東西樵二山中，嘗夢至其處，依山而椽，臨澗而處，見夫山之葱蔚叢秀者，萬木也，繚繞變幻者，白雲也，潺湲潄出者，清泉也。予時或降于阿，或飲于澗，效巢阿洗耳，顧而樂爲歌，以適其志。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蘿荔兮帶女蘿，友巢阿兮洗塵耳，獨寤歌兮永矢而弗過。』又歌曰：『雲容容兮樵之阿，

風飄飄兮發浩歌。朝羅浮兮夕西樵，終吾生以徜徉兮，樂如之何？歌未開，聲出雲表，既覺，遂以夢境題其室曰巢阿。或又以予往來二山之均，卽地而呼曰樵阿，故人無不目予爲巢阿先生云。（趙古農）

先生雅入，乃有此雅志，成此雅號。（繆蓮仙）

恨恨生奇緣記

嶺南有某生者，問其姓字，自號恨恨生。負才落魄，氣矜隆然，與世多忤，恆以耕硯爲業，而不爲人所束縛。每課徒暇，則書空咄咄，悶極拂袖而起，詠：『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卽便走山谷間，登絕頂，學鸞嘯，下尋美人古臺，憑弔之以爲紅顏同運，薄命同憐，遂縱其所往，往則累日乃返。生之爲人也，弱冠時容止偉如稱美丈夫。友人拉宿妓樓，痛飲狂歌，豪邁自放，然發情止義，一歸於正。及游庠，屏絕聲色，有道學風流之目。遐邇慕之。一日田舍翁某，祇有一女，美而慧，年三五，愛如掌珍。飲聞生名，特延爲其女師，生固辭，不獲，俯就焉。時翁旁舍有樓，屹然當與書塾相望，樓有豔姬，年少長於翁女，恆招翁女往還。善笛能詩，見生略無畏避，生亦頗不自持，然終不敢犯以非禮。適翁嫗姪子，純跨郎也，戀翁鄰女色，美日來託吟詠，目挑之生，覺厲詞相拒，怨遂積焉。未幾，復來，浼生捉刀，生以其意在彼也，婉謝之。純跨郎潛向翁媒蘖，生短自是生快快隨解帳去。是夜不及抵舍，借宿友家，白以故，出杯酒共酌，飲下輒醉，漏三下就寢，恍惚與純跨郎遇，執其袂，拽至一處，重門大啓，直達階下，兩廡森嚴，旁列警役，仰視尊長，坐之辰上，思洩其憤，而以媒蘖之事上訴，須臾判語飛下，謂爾一介書生，不安義命，恃才骯髒，冒瀆嚴威，如准放回，毋干憲典。生遂巡趨出，友已俟於外，詢所謁者何神，友曰：『豈不聞成公綏之論乎？朱兵素帶，常塗之士，愛我家兒，皆無能已。魯褒又云：『大哉錢之爲體，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若此蓋錢神也，宜子不能以口舌爭矣。』生於是憤懣不服，自惟一生潦倒，皆錢神居間作祟，因自叩關，陳詞訟於上。

帝疏立就啓行，逆風而上，向南天關入。仰視宮闕，在縹緲中，若近若遠。旋進昊天門，足所履，皆軟全地，羣臣皆分班立，如鶴鷺行。生股慄不敢昂首，但聞仙樂繚繞，香氣氤氳，突天宮監與生接疏進呈。疏曰：「維大清國粵嶺以南，迂儒恨恨生，味死上言，九天上清元帝陛下，生誠惶誠恐，頓首稽首，竊以書生無罪，冒瀆其罪，且無辜訟神，罪加一等，顧不平則鳴，情或可恕。今有下界錢神，偏護執袴郎，諠呵及生，生用臚列，不爲神祐者，惟陛下其賜矜憫，少垂憐焉。粵自始生之年，至於弱冠，遭時不偶，賦命奇窮，鐵硯磨穿，青衫久困，壯年有室，寸舌代耕，仰事闕如，俯畜不繼，嘆慙屢獻，裹乏五銖，而錢神故進銅臭之夫，中阻桂香之路，巧試其通神之技，并施其死鬼之能，是以口燥舌乾，不獲揚眉氣吐，遭斯荼毒，若罔聞知，得不冒昧自陳，固應罪孽難逭。匍伏泥首，無任倉皇悚惕之至，謹此上聞。」疏上，帝覽訖，憫其遇，憐其才，立召錢神呵責之，使厚賜生阿堵物，俾得有賴。傳旨出，遣生歸，錢神亦唯唯而退。卽命判官移檄閩羅，查生祿籍，凡祿籍文人多窮，目不識丁者多富，此優則彼絀，鐵案難易也。錢神雖奉帝旨，生究不能與命爭衡。判官捧生祿籍，歸以白神，神以祿籍擲生，生覽默然，放聲大哭，忽覺時已日上三竿矣。隨別友歸，恨恨不已，自念貧貧茹苦，莫知所底。行至途窮，效步兵大哭，哭罷破涕爲笑，行吟澤畔，誦元叔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復歌離騷，抗懷千古，有才無命，如屈左徒者，皆從彭咸所居，亦自沈於水。值夜叉引生至水府，投見龍王於水晶宮，王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髻長垂腹，貌極嚴畏，詢生來此曷故。生盡訴其生平苦狀，五角六張，不見七青八黃，因問三閻何處，縱令九死奚傷耳。王知其出語不凡，非同世之胥溺者比，速令侍從扶出，命夜叉導其登岸，抵岸，生尙精魂未散，游蕩無依。俄至村落間，聞悲啼聲，漸次逼近，見老嫗攜少婦詩婢等，向里神哀禱，悲痛甚切。生叩其故於神，始悉三世孤兒，富貴巨萬，一時殞命，姑與媳計無所出者。神亦詰生以溘逝之故，忽附生耳作密語，欣攜生入富室，歷階而升，直抵內寢。有頃，尸復蘇，舉家欣忭，食以飲食，稍稍如故。生亦不自知魂之附其體也。亡何，搢床病絕，睨視少婦，如舊相識。目光髮黝，豔麗奪人，年過二八，談吐間，於書無不諳，婉謂

培曰：「爾母緣，卿染病不起，昨急從權，始逆妾歸者，卿知之耶？」生不語，默省前事，猶及記憶，因悟向時就館田舍翁家東鄰之女，即此少婦也。由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衣食之奉，盡爲生有。顧嘗於花晨月夕，思吟詠，與少婦唱酬，而江管花殘，不復能吐一俊語，嘻，奇矣！厥後生或間出，密訪前事，竟不可得，遂終身坐享其富，并偕嘉耦云。

巢阿與子同庚，而所遇亦略同。潦倒半生，落落寡合，幾至上天入地，無可告訴者。雖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然終虛無補於生前也。故其友人懺生梁上蟠跋云：「此生雖休，他生可卜，恨恨生不復存其故號者矣。訟錢得勝，詞亦通神，死便不貧，生復何益？只恐轉輪王不肯妙轉法華耳。否則再世金環，羊叔子之精魂，儼在一場春夢，江醴陵之班管安用乎？」（繆蓮仙）

擬趙師雄重到羅浮梅花村訪美人記

隋開皇中，有趙生者，名師雄，高士也。一日游羅浮入梅村，日暮忘反，適於林間酒肆旁舍，驀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趙生，生與語，言極清麗，芬香襲人，遂扣酒家門，共飲至醉，達旦起視，失美人所在，月落參橫，惆悵不已。後歸，思所以見美人，而不復得也。怏怏弗樂，因重訪焉。於時寒月當空，澄澈如晝，潛行山谷間。前望梅林，在隱約中間，寂無人心，膽爲怯，且行且止，默扶向路，處處誌之。俄聞疎影橫斜下，微有聲啾啾然，復前行不數武，童子從林間出，審視之，則前之綠衣而歌舞于側者。心少戀，遽詢美人何在，意若不喻其意，俯而不答，但啁啾而已。頃之，去不復顧，趙生追之不及。時夜將半，悽惋幾不自勝，亡何，轉身林外，徘徊雲街月地，一老媪輕盈縞素，來見趙生，詰生何以深夜至此，生具以告。媪曰：「噫，趙郎君復戾止耶？曠昔之夜，扣酒家門，相與酣飲者，卽媪弱息也。前因郎君醉臥，未及言別，而急於早自藏者，清畏人知耳。然以郎故，抱病未起，數欲遣人致書爲問，末由也。不料今復得邂逅，願以弱息得執巾帶，若何？」生顧之，引入，見美人胭脂淡抹，倚竹無言，矚則矚矣，而冰肌玉骨，殊有仙風。須臾

紙帳高眠，梨雲喚醒。趙生私念，恐又失美人所在，於是巡簷索笑。然美人終不可強留，詰朝握手，謂之曰：「妾與郎君，昔有夙緣，故復得見於此。今願諧矣，請從此辭。」生不得已，期以後會。美人指梅爲約，明年花開，郎當復來。言訖，縹緲若乘風去，迨後入憩是村，延佇久之。有詠詩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美人蓋九疑仙女之綠萼華云，至今尙傳其事。（趙璧）

前夢已幻，固屬莫須有，重訪更幻，聊作如是觀。（自記） 殷勤爲訪桃源路，前度劉郎今又來。（廖蓮仙）

妝樓記

梳妝樓距壽春北三十里，相傳爲趙宋女將金甯劉氏理妝所，卽世所傳下南唐傳奇是也。乙卯春，余游下蔡，升其樓中，祀玉帝像，劉之跡杳無可考。會土人云：「劉蒙人也，聘於高高爲宋營別部將，時與太祖被圍壽春，劉聞難將兵往救，兵潰身亦死。」當宋之末興也，豪傑紛爭，中原瓦裂，劉一閨閣姝，獨能撫長劍，敵萬人，此其志，豈當代羣賢所能下哉？惜非男子，故不能鼎足自持耳。迨夫圍主困，奮不顧身，擁孤軍，破強敵，卒使危者安之，死者生之，劉之節亦烈矣，功亦偉矣。雖分茅建土，廟祀而鐘鼓之，宜矣。奈何身喪南郊，史無紀載，轉令後世優孟而衣冠之，而節烈竟未稱誦於人口，何也？緣其事當周末，太祖爲將之時，劉之來爲夫，非爲國，故事雖見傳，而國史轉無稽考。若事出陘橋定鼎之後，劉有勤王破戰功，自必身繪凌烟，名垂竹帛，寧至落寞如今日耶？而吾更有感焉，劉不出，則壽春陷，城陷，太祖亡，胡得復有兩宋哉？是劉雖一女子，實關有宋之存亡，何以太祖定鼎後，竟置其人其事於不問也？雖然，宋祚久遷，妝樓猶在，今卽改易神位，過者仍名其舊，可見忠厚自在人心，事隔數百年，莫能磨滅。劉之名，不已與日月山河共垂宇宙者哉？嗚呼！五代紛馳，干戈擾攘，中間忠勇烈女，孽子孤臣，生前大節可風，沒後名標典籍者多矣。其或草莽英雄，志同時異，事未達於朝廷，名不載之簡策，幸有一二詞人，憐其湮沒傳

奇歌詠，昭彰後世，與青史諸人並傳不朽。此妝樓記之不可無，妝樓詩之不可不作也。爰爲詩曰：『樓閣參差翠
巖旁，美人曾此事戎行。我來大失登臨興，敬肅衣冠拜五皇。芳草斜陽綠滿坡，春光無那昔人何。只今剩有兒童
語，錦繡將軍小黛蛾。白戰仍還浩劫身，獨憐忠節沒芳塵。若教不出陳橋後，麟閣功勳首婦人。』
唐南事業已千秋，笑他逐虎爭龍輩，不及蛾眉尚有樓。

予於羊城市中，購得劉金定戎服佩劍小像，題此記於額，款書乾隆六十年乙卯仲春上澣八日，美斯氏記
於下。蔡官署之碧筠軒，圖章款識，姓字其名不可辨，旁有鐵硯生小印子，味其詞，深慨劉之有功於宋，而湮沒
不傳。登其樓者，幾莫知所自，爲之記，以發潛德幽光，意良厚已。予謂劉卽因夫園而奮身赴難，其節已有足傳
者，矧其功在社稷哉！奈何名僅見於傳奇也。遂附別集中，庶採風者或有所考焉。

珠江梅柳記

辛酉秋，予赴穗垣鄉試，同寓者程子香齋也。程雅好狹邪游，省城中故多烟月作坊，莫不流覽殆遍，而於珠江
春色尤屬意焉。然有所遇，輒勾留移日，不辨妍媸，同輩笑之，終已弗顧。知子選色必求備，每難當意，是以未嘗與
偕。一日聞西關外有地名沙面者，新來兩美，一曰雪梅，一曰柳鸞，皆色藝超羣，爲珠江翹楚。以其初入妓館，身價
未昂，程子舉以示子，子姑妄聽之耳。未幾，同往西關訪友，中途遇雨，呼小艇暫避，而程子意在梅柳，命榜人移棹
向西，子無可如何，亦且任之。時晚潮初漲，沿流而下，已報伊人室邇矣。遂艤舟登閣，鴉母延入客座，俄而珠圍翠
繞，以次出見，有二美者，姍姍來遲，半遮半掩，頗有羞澀狀。子意必梅柳也，詢之果然。程子顧子曰：『若可謂名下
無虛，今君不負此行矣。』子乃首肯，因議各挾其一，而二美意皆屬子，微露推程之意。程子亦心印，笑向子曰：『
君少年未婚，花林所歷，所謂兩美必合，何妨左擁右抱乎？』子口雖謙讓，心焉許之，於是呼酒張筵，樂而忘返也。

酒半，攜手入雪梅臥房，碧檻紅窗，繡簾羅幙，几案床褥，色色可人。壁間一聯云：『值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寫作俱佳，饒有雅人深致。室中管絃羅列，予度佳期一曲，梅唱絮閣，柳唱思凡，繼之，音韻繞梁，令人心醉。斯時羣美畢集，中有春桃者，色稍遜於梅，柳而姿態橫生，且喜其同以花名，促程子留焉。程子賦七律二章，予和之云：『名場試後赴歌場，鄉到溫柔醉亦鄉，才子本來多好色，好花如此况聞香。金樽泥飲情初洽，銀燭高燒樂未央。一曲嬌喉珠一串，賞音何獨是周郎。』衆香國裏，名葩鬥豔，爭妍第一家。柳底藏鸞歌乍囀，梅稍點雪玉無瑕。碧桃未放含春意，丹桂雖濃剩落花。我欲夢爲蝴蝶去，芳魂同繞綠窗紗。』次首隱寓雪梅柳鸞春桃名，第六句蓋以程子名倬桂，別號丹東，而今夕皆有與尋花，無緣折桂耳。詩成復入席暢飲，盡興而罷，相與來春桃房中，開燈吹煙，而譙樓已漏下四鼓矣。予別程子同雪梅，其歸柳鸞房中，促膝談心。二人問予年，予以弱冠對。固問知梅小予一年，柳大予一歲，三人年相上下，亦緣之巧合也。兩人知予未娶，曲盡綢繆，予見其舉止大方，無煙花中習氣，詰其失身之故，皆淚下。柳曰：『青樓薄命，感荷垂憐，既已傾心，願陳衷曲。我二人係某氏愛妾，同居頗相合，不幸夫培身故，慘遭大婦凌辱，屢欲投環，又以嚴密提防，無由得間。今賈妾等至此，自惟陋質，粗通翰墨，略曉笙歌，故入院以來，不乏名公推重，然性成疏懶，見登徒子，未肯逢迎，是以怨多而恩少，命誠如此，夫復何言！倘蒙不棄卑微，一邀青盼足矣。但妾兩人，鬱鬱不得志，恆與筆墨爲緣，月夕花晨，此唱彼和，聊以排悶，非敢言詩也。今遇知音，願求訂正。』隨各出一帙示予，書學簪花，詩成詠絮，不禁嘖嘖嘆賞。有兩人互成花月吟云：『花園碧檻月當天，月影離離花影妍，何處月明花正好，滿庭花放月初圓。花間步月三更靜，月下飛花一色鮮。遙想春江花月夜，有人擁月伴花眠。月滿樓台花滿林，花魂月魄兩陰陰。移花就月雲初散，戴月攀花露已深。月下花羞開並蒂，花間月喜照同心。願教月與花常好，花不飄零月不沈。』復加一酒字聯句，成一律云：『摘花釀酒月初來，借月分花入酒杯。酒熟對花邀月飲，月明攜酒賞花開。拈花弄月酒爲主，沽酒採花月作媒。我欠月前花酒債，坐花醉月酒邊陪。』

「稿中佳卷甚多，不能盡述。予不覺技癢，書一律於卷後云：『乍聽歌喉百轉嬌，酒香花豔夜迢迢。何期月暗來雙鳳，疑是春深鎖二喬。半醉半醒人已倦，雙棲雙宿福難消。有緣幸遇多才侶，不羨天邊度鵲橋。』吟畢風雨聯床，三人同夢，不知東方之既白矣。晨起流連，依依難舍。予謂梅柳曰：『二卿有此才貌，誤落風塵，翠館紅樓，終非結局。竹籬茅舍，及早抽身，縱此時柳搖金縷，梅如玉壺，不念梅子心酸，柳皺眉乎？』二人檢衽而謝曰：『妾等生不逢晨，早年淪落，倚門賣笑，入室含悲。每思跳出火坑，爭奈無人援予，君言及此，豈無一滴楊枝水，化作人間並蒂蓮耶？』余曰：『卿果有情，俟予明春畢婚後，定當竭力圖之耳。』二人喜甚。適程子挈春桃來促予歸，予重訂後期，牽衣惜別，兩人各以詩相送。柳云：『暫別何如且暫留，欲留仍別淚盈眸。難忘一夕鍾情話，差喜平生夙願酬。南浦綠波人去，西窗紅燭夜悠悠。奮飛憐我無雙翼，心已隨郎到畫舟。』梅云：『花發嬌枝占早芳，橫斜疎影淡梳妝。自甘冷豔浮溪月，誰把香魂聘海棠。粉面暫消新點雪，梅心猶鎖舊時香。評章幸藉詩人筆，自掃門前侍玉郎。』後予往來月餘，情好彌篤，忽爲仲叔拉予歸里，忽忽未敘別離之意，心殊悵然。明年子成室後，至省再尋舊約，而雪梅已病療亡，柳鶯移家江門，又爲大力者所得，杳不可見。嗚呼噫嘻！予與二女之情，僅止此耶？疇昔之事，爲歎幾何！願已浮生若夢，耶爰約略記之，以誌不忘云。（周友良）

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繆蓮仙）

鬼方記

元貞三年，上令鬼谷子先生爲鬼方令，先生受命歸家，向鬼母長跪而言曰：『兒今授令鬼方，不能朝夕侍奉，甘旨罪莫大焉！』母曰：『爾得爲鬼官，足慰我心矣，但恐兒做官來母做鬼耳。』先生擇日上，任公坐有討債鬼與討命鬼互相毆打，扭結至先生臺下。先生細決之，一係二鬼爭環，一係五鬼鬪判，盡是鬼名鬼姓，滿紙鬼話。先生

知原差弄鬼也，薄責以禁之。書吏皂快，皆鬼頭鬼腦鬼形鬼勢，時刻鬼摔鬼摔。先生見風俗之尙鬼也，因出示云：「鬼方令正堂鬼，爲禁約事，照得本縣新任鬼方，知鬼方之不軌，今除已往不究外，合行出示曉諭。倘有仍前不法，鬼混棍徒，許該坊地脚鬼，扭赴本縣，以憑究治，斷不姑寬。至須示者，鬼年鬼月鬼日給。」先生一道鬼告示，只不過一味嚇鬼。其俗不尙禮義，終日鬼搗十七，大鬼上天，小鬼入地，鬼裏鬼，無非搗鬼而已。所用者鬼銅錢，鬼銀錠，所喫者鬼蓮蓬，鬼饅頭。地生鬼荈草，人生鬼虱子，一切鬼魂，並無姓名，但有鬼綽號，舉止慌張者，急鬼，性情粗暴者，火鬼，見財起意者，貪鬼，見食亂搶者，餓鬼，賊頭狗腦者，猴鬼，短吁長吁者，怨鬼，一毛不拔者，慳吝鬼，一文不捨者，寒酸鬼，書霧騰騰，科場鬼，終日昏昏，矐銃鬼，指賣產業，房中鬼，收買玩器，古董鬼，推三阻四，摸索鬼，七竈八跳，輕脚鬼，慣弄虛虛，脫空鬼，遇事延挨，逡巡鬼，背後害人，刻毒鬼，暗中打算，刻薄鬼，巧言如簧，是非鬼，大言不慚，拉天鬼，逢人告苦，嘶窮鬼，到處爲家，逃荒鬼，說人笑人，尖酸鬼，無算無思，倒竈鬼，不顧前後，冒失鬼，不圖上進，下作鬼，東張西望，儉飯鬼，東撞西騙，白食鬼，目中無人，大頭鬼，身材短小，丁香鬼，服人使喚，鐵罐鬼，畫上招牌，蠟燭鬼，容顏憔悴，癆病鬼，志昏氣頹，雅片鬼，鼻涕眼淚，潦喪鬼，拖鞋拔跋，鴨兒鬼。至於面目可憎者，厭鬼，爛醉如泥者，洒鬼，偷香竊玉者，色鬼，打牌擲骰者，賭鬼。又有五色名者，青面鬼，黃甲鬼，赤髮鬼，黑水鬼，白日鬼，更有斧鉞不怕者，催命鬼，陪喪鬼，短命鬼，闖禍鬼，活見鬼。總之無端生事，鬼頭鬼，有意尋事，鬼弄人，竭力幫襯，鬼奉承，到處張羅，鬼打算。甚且鬼念鬆，鬼畫符，鬼瞎眼，鬼推磨，鬼過關，鬼打牆，使鬼計，裝鬼臉，做鬼勢，無一處不是鬼，無一日不見鬼，無一時不着鬼，弄得普天之下，鬼聲唧唧，四郊之外，鬼火燐燐，公堂之上，見神見鬼，私衙之內，着神着鬼。時年節下，跳神跳鬼。先生受了鬼吵，弄得愁魔病鬼，夫人懷了鬼胎，弄得蓬頭亂鬼。無奈去請焦面鬼王，與鬼母到鬼方，又不能勵精圖治。先生喟然歎曰：「昔蘇東坡嘗着鬼迷，何況我乎？吾力竭矣，惟盡王事死，願爲厲鬼，手執鬼頭刀，以殺此盜賊鬼，驅逐十萬八千搬沙鬼，必使鬼見怕而後止。」

李考叔先生鬼方記一篇，久膾炙人口矣，茲作本其意而變化之，亦多別趣，故錄於此。（繆蓮仙）

才魂記

才魂者，不知其姓氏，以其詩自云才魂，必婦人之有才而魂不散者也。崔慶臣爲廣州押衙，轄香藥網諸內軍，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君寧不悔？候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辨能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是否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竹公賞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廚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林輝）

巢阿云：『事奇謎奇，幽冥之中，往往有此，亦終不愧才婦之目。』予謂此記，妙寫得出。（繆蓮仙）

杭州府署祀皋陶神記

神名庭堅，生於曲阜，假地，賜姓假，爲顓頊高陽氏之後。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璽、數、檮、戩、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時謂之八愷，而神居其一。嘗佐虞帝舜爲士師，秉公執法，故一舉而不仁者遠。爵以秋伯，封之於皋，又言能高大堯之德政，是爲皋陶。淮南子曰：『皋陶清而爲大理，天下無虐政，厥後亦因官爲理氏焉。』面如削瓜，形同鳥喙，弼五教而設中，協五刑而民無犯者。嗣帝禹禪位，神陳知人安民之謨。帝禹以政治均平，皆神之賞罰得當，功績俊偉，薦之於天，且授以政。無何，神病卒，帝禹泣曰：『何天不欲治平天下耶？』命葬於六城之東，今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東都陂內，大家斯在，卽封神之子孫於英。六春秋黎、殷、假。

姓，乃神之後人，復分其支庶於邑。蓋潁川許州也。語曰：「聰明正直之謂神。」神生而邁種德，允宜俎豆百世，豈惟當日黎民懷之乎？吾杭祀神於府治之側，瞻拜者或昧神之所自來，司事某屬予一言記之，謹本前史，以敍顛末云。（繆良）

蓮仙多讀未見書，故能有此典核，枵腹人竊恐一言道不出。（古春張紹杓）上於數典鋪敘來，亦簡當老氣。（寧齋仲兒坤）

同安署西榮記

雲間張愛軒先生，吏而仙者也。早歲服官，宦遊西江者幾二十年，能文章，具經濟。今蒞同安任，未及三載，政清刑簡，俗易風移，頗著循良聲。署西偏構室數椽，苟完苟合，攸芋攸寧，案置琴書，庭栽花木，不減陶潛彭澤，潘岳河陽。公退之餘，宴息於此，或吟風弄月，或品竹彈絲。容膝爲安，潤身在德，仙乎仙乎！豈得僅以吏隱目之哉？夫高堂大廈，非不寬且閎也，畫棟雕梁，非不華且麗也。然而富窟於今安在？木妖祇足貽譏，風雅如先生，宜無所取焉。則此一室也，謂爲孟東野之射雕堂也可，謂爲趙貞固之彈琴室也，亦無不可耳。予嘗與先生令弟竹巖交，今年春，竹巖邀予來豫章，課先生之子若孫。比至署，先生適以公事越滇南矣。居半載，側聞先生之爲人，恆以不及謀面是感。令子因秋試將辭去，而先生猶未賦歸也。爲書數語，以記於室。冀先生他日歸來，如與予同坐茲室中，道殷勤，通款洽，促膝而談也已。（繆良）

才沼文淵，尺幅中情致纏綿，義意周匝，行文難得一鍊字，鍊不傷氣，家數得自介甫。（曹仙槲先生）此卽留意耳，然居停未曾謀面，如何落筆斯記？蓮仙最爲得體，勿徒賞其筆墨之工。（巢阿趙古農）

過古寺記

子一日偶過古寺，見二老儒，趺坐誦佛號，既畢，揖而進曰：「俗謂修行念佛，願得來生富貴，二公亦有意乎？」
一曰：「吾二人里塾中蒙師也，日誦訓蒙，晚間來此念佛。因吾輩前世不修，罰令今世坐館，備嘗諸苦，茲所修者，不敢求來生富貴，惟願不再罹此厄耳。」
一曰：「此公生前罪孽較輕，故志願稍奢。吾自揣罪孽深重，恐來生未必能遽脫此難。今之念佛，不過修坐一好館，教兩個好學生，願已足矣，其他非敢妄求也。」
子聞之，憮然（繆良）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入後用透過一層寫法，可憐可憐（開雲道士朱鶴年）得少佳趣（閱邱尼宏通）

公治長審鳥音記

公治長遭時不偶，與俗多忤，一日從衛至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爲哭？云：「兒出未歸。」
治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兒已死耶？」
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
遂鍛鍊而周內之，幽囚於縲紲之中，當世莫白其冤。
治長在獄六十日，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曰：「雀鳴嘖嘖啾啾，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牲牛折用，收斂不盡，相呼往來。」
獄主往視果然。夫子聞而喟然嘆曰：「非其罪也。」
村官悔悟，乃釋焉。由是脫離塵網，隱居深山窮谷間，日與禽鳥習，徬徨四顧，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恍若神會。
見夫鳳凰唳天，衢而高翔，曰：「美哉鏘鏘乎！如簫笙，如金鼓，是其鳴國家之盛乎？」
見夫鶴鳴於九皋，曰：「美哉昂昂乎！大聲也哉！引員啞，弄清音，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乎？若之何令其乘軒也？」
見夫秦鷹秋吟，曰：「美哉與鷗爲伍，以鶴爲兄，飢附飽颺，肆其搏擊，實鐵山之鷲鳥也，是其先亡乎？」
見夫雞初鳴，曰：「美哉膠膠乎！聞而起舞者，其志士乎？德未可量也。」
見夫鴻雁來賓，曰：「美哉嗚嗚乎！哀而婉，遠而益清，流離而劬勞，非哲人其誰能矜之？」
見夫有鸞雉鳴，曰：「美哉物之時也，其若此乎？」
見夫宛彼鳴鳩，曰：「淵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是其惴惴

小心乎！哀而不怨矣。」見夫交交桑扈曰：「此之謂和聲，夫能和則樂，樂之至也，其受天之祐乎？」見夫鶯鶯于飛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則宜遐福也。」見夫弁彼鸞斯曰：「美哉，猶有憾。」見夫羣鳥蔽天曰：「廣哉赫赫乎！秉陽仁而反哺，其孝弟之遺乎？」見夫眷令在原曰：「兄弟之親也，而猶有慚德，君子之難也。」見夫鷗鷺同盟曰：「美哉，潔而清閒，而習吾聞，巢父許由之德如是，是其天民乎？」見夫燕燕于飛曰：「美哉，大厦成而相賀，主人貧而不歸，其惟旺處之飛乎？猶有鷓鴣之遺風焉。」見夫羣雀鳴桑樹上曰：「美哉，其細已甚，安知鴻鵠之志乎？」見夫鵲上高城之絕曰：「至矣哉！知來則鳴，失時則起，先物而動，先時而應，其智者乎？然猶鳩踞其巢，無枝可依矣，君子居世之難如此！」見夫杜鵑啼血曰：「思深哉！其有不如歸去之思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傷弓之後，誰能若是？」見夫反舌無聲曰：「至矣哉！尚口致窮，括囊无咎，君子明哲以保其身，盛德之所同也。」見夫鶉之奔奔曰：「人無良，其能久乎？」見夫縣蠻黃鳥，止於邱隅曰：「德至矣哉！大矣！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嗚呼！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繆良）

借題寫意，揮灑自如，忘其有監本也。（橘堂王祖德）極摹季札觀樂篇，而筆調之錯縱變化，承接頓挫，無一不極其神。似尤妙於起處，無中生有，尋出證據，復借仲尼以實其言，是假是真，令人歎賞不盡。末段後結歸黃鳥一詩，杜工部云：「窮途仗友生。」蓮生不爲無指，其意深矣。（巢阿趙古農）篇中以鳳說起，鳳爲鳥中之王，體格極得。以下逐一將禽鳥說去，不言審而審自在，筆法妙無一同。且每說一鳥，有一鳥斷語，皆視此鳥以爲褒貶，寓春秋書法於含蓄中，真史筆也。（門生朱光宇）

放畫眉記

丁丑冬十二月，貴筑王晉堂於廣寧署齋，蓄一畫眉，飾其籠，美其食，懸之屋角，蓋欲聆其聲，以娛耳也。乃久之默然，且時時跳躍，狀若不受羈縻者。晉堂頗不悅，開籠縱之。既放，飛集屋耳，徘徊不忍去，轉疑墮而下。上其音，越日時遠颺。繆子喟然歎曰：『畫眉豈不能鳴乎？是不欲鳴耳。顧猶戀戀未忘其主，或者患舍此無飲啄所也。夫人當伏處衡門，風雨不蔽，饕殮不給，弗獲已爲謀食計，饑驅四方，有人焉羅而致之，爲人幕之賓，非不高其閨闥，厚其脩脯，然而困矣。獨居一室，寢於斯，食於斯，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花晨月夕可玩也，而莫與焉，佳山勝水可遊也，而莫與焉。雖欲自鳴，其得意，而何得意之可鳴哉！如虎之在柙矣，如驥之伏櫪矣，謂之名轡，名於何有？謂之利鎖，利又何存？束之縛之，曾未得自適其通者，殆與畫眉之蓄於籠以得食也，無異。設一旦主人病客之無能而縱之使去，於是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又未嘗不思閨闥之高，勝於不蔽風雨，脩脯之厚，甚於不給饕殮，而迴翔審視之餘，若有所眷戀者，誠以向之飢驅四方，原爲謀食計也。嗚呼！悲夫！語有云：『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士君子之寄人籬下者，當作晉堂之畫眉觀矣。故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繆良）

退之有感三鳥賦，此其嗣音（葩濟李世芳）末段只與前段一一比照，便見文法亦如璧合珠聯，結更餘波綺麗，頰上添花（門生林玉麟）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遜齋孫學勤）不堪卒讀（門生陳淮）

畫眉止於學署記

畫眉既放，越數日，王晉堂偕子過李葩清學署，畫眉在焉，詢其所自，不知適從何來，遽集於籠者。晉堂語之故，子又有感已。今夫畫眉其小者也，然而知所止矣。憶自蓄於署齋，籠非不雕也，食非不美也，主人非不賢且愛也。畫眉則終日默默跳躍，不受羈縻者，曷故畫眉忽作人語曰：『吾之託體也微，生無絕雲負天之姿，文采不足觀，

毛羽不豐滿。上之未能奮六翮，搏扶搖而至者九萬里，次之不能啣蘆以避矰弋，獨立於夕陽秋水間。徒以稻粱之謀，肅羽劬勞，拮据卒嗜，爲飲啄計，困於藩籬，雖玉鎖金籠，而性不自由也，實甚。猶記曩日昂昂自命，睥睨雞羣，屢蹈危機，漸懼不測，至受厄於如簧之舌者，不知凡幾。傷弓之後，無枝可依，始歎反舌之求思，欲出谷遷喬之終無其時也已。而載飛載鳴，畢之羅之，雖云擇木而棲，爰得我所，顧知來無術，化印難期，胡爲僅供耳目之玩耶？旨哉蒙莊之言，鶴巢集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吾惟休息於文章之藪，翱翔於翰墨之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斯可矣。」繆子曰：「知幾其神，知足不辱，畫眉有焉。」於是復退而爲之記。（繆良）

疾若飛隼，捷如落鷲，門鷄檄耶，鸚鵡賦耶，至筆端解語，幾爲畫眉寫生，其然豈其然乎？（遜齋孫學勤）此亦借畫眉小鳥，以舒胸中不平氣耳，閱者勿徒作畫眉觀，斯得其旨矣。（巢阿趙古農）

署齋芙蓉記

予館廣寧時，齋庭植木芙蓉一本，依於惜字爐之側，署中字紙，胥就爐內焚焉。故樹旁多文明之象，而少沾溉之資，其託根之地使然也。花開時，色頗慘淡，似羸瘦女子，久病初起，懶施朱粉，淒然若不勝衣者。予日徘徊其下，不禁仰天長嘆曰：「有是哉！花之被崇於文字者，歟？」蘇子云：「人生識字，憂患始。」夫賣字何能爲活，煮字未可撐腸，自悔識丁，誰憐呼癸，西來大意，只須面壁十年，南譎蠱臣，奚至投荒萬里，讀趙壹疾邪之賦，人奈囊空，原倉頡造字之初，鬼猶夜哭，此蘇子之所以有憂患乎？今芙蓉特柔枝弱幹耳，設當日栽於金谷，倚於銅山，灌以貪泉，培以糞土，宜偕羣卉而發榮滋長，爭妍取憐，豈不幸甚若之，何以文字爲緣耶？吾懼其薰蒸焦灼，或至憔悴以終老也，是爲記。」（繆良）

是花是人，滿肚牢騷，借題發揮，其起伏頓挫之妙，直可作古文一則。篇中以花之被崇於文字，一句喝入，發

出絕大議論，昂首長歌，唾壺欲碎。收筆如神龍掉尾，餘味不盡，純是古文氣息。往常見先生四六及五七言詩，早知其才情拔俗。今讀此文，更知其寢饋於古者深，真令白頭心折矣！（錦江趙大浣）寄託遙深，極沈鬱頓挫之致（掌夔陳和樂）

擬演連珠

臣聞天不言而行生著，聖無爲而事功成；是以居高以臨，四體仰承乎元首，爲政以德，衆星咸拱乎北辰。臣聞天清地寧，性命各正，春生秋殺，品物咸亨。是以堯舜率天下以仁，四方之向化者風動；文武安天下以恕，四方之奉令者風行。臣聞高卑位而百志寧，陰陽和而萬物得；是以上下一德，盈庭來喜起之歌；君臣一心，薄海際太平之會。臣聞戴天而當知天之高，履地而當知地之厚；是以歌功頌德，涓埃之圖報已微；食德飲和，汪濊之湛恩莫負。臣聞月暈而知其將風，緯潤而知其將雨；是以謀之於豫，禽鳥有先事之綢繆，相之以機，聖賢有因時之出處。臣聞天道好還，日中則昃，物極必反，月盈則虧；是以滿爲招損之漸，謙乃受益之資。臣聞丹鳳高翔，極乎千仞；元豹隱霧，窺者一斑；是以世俗少知音，寧罷彈夫流水，風塵無物色，甘肥遯夫深山。臣聞道高則毀來，德盛則謗至；是以人言可畏，崇侯嘗譖夫文王，讒夫孔多，武叔且譏夫孔子。臣聞燕雀不居夫危幕，鴻鵠奮志乎高翔；是以三軍之帥，志遜匹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臣聞麀鼠飲河，惟斯滿腹，鷦鷯巢樹，不過一枝；是以慾壑難填，鄴通之銅山可晒，貪泉匪爽，季倫之金谷何爲？（繆良）

擬連珠體者，古今不下數十家，似此音韻天成，連仙自堪與古頡頏也。（巢阿趙古農）

程香翰嗜洋烟百詠詩序

夫天下之嗜好不一矣，曾嗜羊棗，文王嗜昌歜，屈到嗜艾，其明徵也。然猶曰此一人之獨嗜，非衆人所共嗜。且所嗜者，黃而甘之，長而安焉，自首而不知其故，於嗜之所以得，所以失，究未播之篇章，公諸同嗜也。吾友程君香翰，善嗜人也，幼嗜學，日取經史膏腴，咀嚼其中，弱冠卽出其醞釀，發爲文章，見賞於學史萬和圃夫子。長復嗜書，偶有揮灑，顏之筋柳之骨，無不酷肖，於右軍籠鵝帖尤欣嗜焉。沈酣久之，得其神髓，創爲抄書拳書，傾動一時名士。今更以餘閒，嗜詩，嗜洋烟，管手著嗜洋烟詩百篇，覺世余披讀之，覺始詠洋烟，則菽粟也，膾炙也，醇醪飲也。故嗜之一日，不再食，則飢燒之覺香脆之皆備，每隨量之多寡，要以醉爲度也。自公卿大夫及士庶人，或賓朋之宴會，花柳之尋歡，莫不朝饔夕殮，後品而嘗之，相邀以爲戲，如程君言，洵足樂也。繼詠洋烟，則砒霜也，鴆毒也，斷腸草也。故嗜之骨毀而形銷，久且神枯而氣喘，倘一時之有缺，則立瀕於危亡焉。任貴介公子，僕隸胥徒，雖田園之蕭索，家室之飢寒，莫不夜眠晏起，時伏枕垂涎，阼而視之，相依以爲命，如程君言，洵足憂也。噫，世之嗜洋烟者衆矣，無不自知其得與失，然於其所以得，所以失，卒鮮道之者。程君詠之，得則字字沁人心脾，失則語語驚動魂魄。程君香翰，誠善嗜人也，故有味乎其言之。天下嗜銅臭而不知烟香者，惡足以讀是詩；嗜烟者而不知骨腐者，惡足以卒讀是詩。余故亟表之，以公同嗜。如曰程君是詩，特欺世之言耳，洋烟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此程君之學所以立也。洋烟可以蕩滌邪穢，消融渣滓，此程君之學所以成也。且洋烟有鎗鐵之錚嶸，金銀之朗輝，竹管之勁直，花氣之飄揚，此程君之書與詩，所以鐵畫銀鈎，葩流秀發也。洋烟之嗜於程君，固有得而無失也，則又後世之所以知程君，而非余之所敢知也。（王兆麟）

序嗜洋烟詩，兼嗜香翰之嗜學嗜書，文用一筆雙鉤之法，而烟之爲得爲失，亦復了然心目間，讀此文可以想見香翰之爲人。（繆蓮仙）

錢數峯水中梅影詩序

聖如杜老，名花失詠海棠，豪若劉郎，令節不題糕字。披地倚天之作，體物爲難，湧泉垂露之思，繪形匪易。神傳阿堵，盛中晚豈尙辭華，狀積盈箱，宋元明競誇才藻。逢驛使而一枝遠寄，著墨無多，寓孤山而三百徐栽，聯吟不少。標新領異，居然色相之俱空，盡態極妍，果也丰神之酷肖。正恐鑄鏡之過刻，造物何堪。如憑研鍊之彌精，化工亦倦。蓋水中梅影詩三十首者，問命題之姸雅，創自侯芭，思叶韻之謹嚴，和由錢起。名爲處士，前有王而後有盧，步繞耀仙，旣生瑜而又生亮。味得於醜醜之外，惟二人未許參三品，起於迹象之先，知一時罔應無兩。幽情獨寫，非從健步移來，逸趣橫生，都向清溪望去。新機乍引，爭窺玉骨之橫斜，異境忽開，恍見冰肌之浮動。不卽不離之際，嬌韻偏流，若近若遠之間，全身畢現。紙上之寫生欲活，幾誤蝶尋箇中之索句皆香，頻勞蜂採。洗盡紅羅綺語，字字斷金，剛除翠羽陳言，編編奪錦。疑入山陰道上，千巖萬壑而移情，信游金谷園中，繡閣雕臺而錯彩。訪柔姿之欲訴，神且銷魂，驚險韻之能工，鬼還破膽。他日行吟驢背，清景十分，斯時上下波光，靈台一片。梅剛熟後，穎悟超則觸手生春，水正來時，真機活則憑心結撰。發纖濃於簡古，合瘦清鮑俊之長，按沉實於高華，豈島瘦郊寒之比。王曾器宇，題詩莫問和羹，宋璟風流，作賦翻同豔體。把卷而臥逢高士，臨流奚待尋梅，含毫而坐對美人，返照非關捉影。穗石欣然絕唱，久付鈔笈，韓江快獲奇觀，速煩奇剽。刊入文公祠內，行行鸚鵡之牌，攜將曹娥廟中，語語外孫之句。（異志清）

絕妙好詞（繆蓮仙）

壽蓮詩自序

蓋聞靈根託地以生，嘉卉因時而茂，謂之君子，合傍端溪，太華峯頭，十丈移來，縹緲古松臺畔，千枝擁出，嬋娟波影涵虛，雲華流素，曉妝澹澹，玉骨亭亭。冰雪肌膚，神人降自姑射，衣裳縞素，仙子家住羅浮。帶雨迎風，容華四

照沐日浴月，儀態萬方。宛解語兮可人，羌無言兮自得。香生年夢，涼透丁簾。庚杲之嘉客聯吟，添毫潑水。蘇昌還芳魂結契，留贈玉環。挺秀不凡，羞其百花生日。鍾英非偶，剛逢六一誕辰。爰開避暑之筵，用效長齡之祝。霞文寫幃，錦字成聯。證色相之俱空，一輪寶月。出淤泥而不染，萬朵飛雲。僕以麓才，謬依儉府。夙有茂叔愛蓮之癖，愧乏靈運作賦之工。爲酌一樽，問碧藕千年，何人並壽。并成四韻，紀寶蓮千葉，與佛同生。（任昌詩）

文如出水芙蓉，鮮翠欲滴。（繆蓮仙）

豔體詩自序

暮春三月，偶被情牽，瞥眼花天，正當月夜。一枝桃葉，呼到渡頭，幾點梅花，尋來笛裏。柳絲繫我，難停去住之驄。月魄依人，長照牢騷之筆。情見乎詞，意可逆志。爰爲豔體十絕，因時紀事，寫髻華也。借意命題，繪花魂也。多愁多病，總離愛也。賦恨賦別，寄閒愁也。畫意凌空，將老此烟波也。粉痕消瘦，將悟夫色相也。或聽笛於江干，或呼酒於橋畔，暮春有意，愛月無端。向知己而說生離，感人生而追舊夢。未知身世，憐得許多，祇此齒牙，欲書數片。（劉雲）

只數語耳，情恍迷離，殊覺豔情滿紙。故趙巢阿評云：『情生文耶？文生情耶？情文相生，莫名其妙，讀之令人作十日思。』（繆蓮仙）

貞女降乩詩自序

陸馥華自號激塘女史，吳縣人。父九洲先生，老諸生，以賣畫自度。乾隆四十九年之南昌，病瘧死時，馥隨寓也。馥少小讀書，花光自寫，長成學畫，柳影輕皺。淡掃娥眉，恥黛痕之綠，貧安荆布，陋衫摺之華。不幸鳳去蕭寒，文君早寡，墟虛桃醜，伯道無兒，新詩雖已詠三星，弱息仍歸依二老。樓空而春風自惜，不斷啼鴉，鏡破而明月難圓，暗

辭野鶴。思芟紅豆，永絕情緣。悲檢青衫，都沾淚蹟。此馥於十九歲嫁同里吳培雲秀才，百日而寡，歸依父母，拒聘辭婚之略也。悲哉九月，痛也三秋，婺星早墜於門閭，慈雲遂虛於華屋。荒墳鬼唱，已傷鴛翼之分飛；寶悅人遙，更慟萱花之俄萎。熒熒燈火，悄逢老子之衣；子囊箱，緩易鄰姑之米。典釵爲活計，何殊吳市吹簫賣畫作生涯；同向章江鼓柁，萍蹤蕩蕩，青眼無人，薪水空空，黃金浪費，三千白髮，困倒機雲，二十朱顏，勞承炊汲，撫纖纖之指，可嘆如錐，窺韓輅之容，還驚似鬼。百歲難期於生我，八日竟脫於塵墟。是時也，欲同殉九泉，桐棺誰買？欲藁葬四野，竹簣難求。捧抱靈燈，一尸苦寄，拜陳麥飯，五夜興悲。真覺地府無情，天關莫叩也。蓋恨命終如此，寧須惜命而還鄉？念身自何來，遂願賣身而買柳。蜂謀蝶使，鬪溢於破屋荒廬；白鏹青蚨，充積而裁衣合襯。一坏黃土，墓草未生，百兩青車，鈿珠竟嫁。自分奴顏婢膝，潔司炊爨之煩，豈肯玉玷花污，浪作風流之態。嗟嗟！入門一拜，儼然錦寒花營，把袂齊迎，俱是歌衫舞袖，中燒烈焰，知誤入陷節之坑，大肆狂呼，遂奮觸當軒之石。桃花噴雨，梅蕊飄風，魂渺渺而迎空，魄惘惘兮其逝。自是調雲倚月，鬼錄不登，吸霧餐霞，仙班可繼。東湖垂柳，卽是鶴居，南浦寒波，任飛鶴馭。此日烏絲碧管，敢求闡隱之新詞，他年白雪黃沙，同讀寫生之絕調。詩云：『石藩一觸碎珊瑚，花影飄香月影孤。乾淨身還真萬幸，敢將幽怨訴天衢。黃沙白草悵東風，臥老梅花五尺紅。如紙桐棺自安穩，幾多馬革裹英雄。』薛蘿烟冷塞門荒，一綫沙隄接綠楊。春老三村村畔土，桃花香帶女貞香。不堪回首望吳門，淒絕靈台月下魂。別有數行兒女泥，鴛鴦枝斷七郎坟。』（吳郎行宅）（陸馥華）

有才如此，薄命如斯，何辜於天，至於此極？附刊茲集，聊當精衛之填海耳。（繆蓮仙）

葬花小序

邇來樸被看雲，竹筇紀雨，鶯同求友，雁悵離羣。又或沈醉綠園，品題紅瘦，金迷紙醉之地，雨絲風片之天。卿其

可人，花如識我，何至有傷心冷落，寄慨飄零者哉？矧滿地綠楊，未離遠志，小山叢桂，尙賦幽居。表芳草之情，送君南浦，辨仙原之路，證爾迷津。訂金石而豔骨寧摧，問胭脂而美人不死。泥添梅雨，燕子雙雙，夢噴梨雲，鶯兒一一。執意江郎，有怨楚客，多騷，蓉裳與蕙帶同飄，玉盃共金魚並葬。然而生成薄命，誰蕪返魂？一夜東風，落殘紅雨。前身明月，怨入青山，露泣珠啼，烟消粉腿。菱渺盧唱，俱爲恨別之聲，剩水殘山，盡是相思之淚。以子弱質，憑吊天涯，面壁十年，風流一日。浮雲富貴，參破禪關，華屋山邱，枉書花片。同傷暮景，情之所鍾，斷送花魂，誰能遣此？爾乃玉樹生埋，奠欠三杯之酒，仙曇偶現，香溫一徑之泥。問兒女與英雄，彭殤一致，等春冰與朝露，代謝何常？猶記病證玉樓，竟成宿織，雖無絳雪，難起死生。始歎牽蘿莫補，倚竹徒寒，抽盡蕉心，灑來鵲血。誰續五絲之命，終沈半面之妝，陷上紙錢，飛滕王之蛺蝶，客中杯酒，掩君子之芙蓉。懷汝者，不忘姊妹之名，誤汝者，無乃君臣之樂。一枝衰豔，十里消魂，遂至烏夢難回，塵心已燼。綠珠樓墜，空餘金谷之園，紅線歌殘，剩有迷香之洞。聊裁尺素，敬酬一杯，字不滅於心香，黛應懺夫意，葉是空是色，散來天女之時，無樹無臺，遠在神山以外。文非似者，僕本恨人，笑契拈花之微，論豈燦花之等。惜春風而寄意，感流水以寫心，點染六朝，綠愁紅怨，峭寒三徑，冷杯殘。悵離別於桃葉，桃根，寄閒愁於蓮心，蓮子扶邀月姊，共扶元若，而歸，妒殺孟婆，強逼雲英，以嫁。

美人黃土，命薄如花，才子青衫，情深欲泣，每讀一過，殊覺哀豔動人。趙巢阿評云：「此必情有所寄而作也，字字口裏生香，句句言中有物，其敷用意，迥不猶人，自是君身有仙骨，信夫。」（繆蓮仙）

東城三友序

世之言友者，概可知矣。不過同門共事，聲氣勢利，酒肉嬉游，相爭逐而已。觀其形則是，叩其心則非，始鮑管而終張陳，其所謂友，非予所謂友也。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有一定，而朋友獨加之。

交二字者，蓋必氣同道合，如盛引針、針引線，相引相接，無張陳迹，並無管鮑迹也。可以予所交東城俞二湖隱，豪俠好客，困於境而能不爲境所困，因與歷論古、今、上下、弁詢其生平所交益友，則舉繆君蓮仙其入，繆固余交也。由湖隱重奇矣。蓮仙居於東城，與余齋近，因與歷論古、今、上下，詢其生平所交益友，湖隱外有李大淡哇其人，李固東城知名士，由蓮仙得之，則又奇之奇矣。三子者，與予歷論古、今、上下，爲予生平之益友矣。獨是三子年齒相若，詩文氣韻，又復相將，其爲友也宜。可笑兩鬢將斑，如予者，與蓮仙雖有舊，然亦未嘗同門共事，聲氣勢利，酒肉嬉游，相爭逐，而三子成樂與友，殆非友友之乎？抑有所爲友友之乎？謹序以問三子！

子與三子訂交三十餘年矣，相知以心，終始如一。今湖隱久客京邸，淡哇召赴玉樓，而予復浪跡天涯，惟笠生尚棲遲里閭間。回憶聚首東城，歷論上下古今時，已杳不可得，讀此不勝悵然！（繆蓮仙）

繆蓮仙南樓夢話序

夜顛生平無他好，好看書，不好日間看書，好夜看書。家人謂日夜倒置，目予爲顛。因自號夜顛。予既好夜看書，故所看書，恆喜近夜間事，如一切古怪陰幽往蹟，類於夜譚者，無不閱。平時看書率過半夜始寢，其次則酒後，顧從麴生覺睡方，次日必憊甚，老母以爲憂，於是多去酒而就書。家中藏書數篋，閱既遍，時從友人借觀。友人知予癖成無所吝，予因得以看書爲免睡，去酒九年於茲矣。今年適館東沈家，而故人繆蓮仙亦下帷鄰，將周宅，一日以所述南樓夢話見示，事大奇，本傳載之詳，予不更贅。茲於近夜展閱，時已酒餘，倦而隱几，身方化蝶，從莊子游，忽書然一聲，心駭目張，惕然而醒，則燈光昏昏，如一粒豆，人聲悄然，帷帷輕動，秋蟲絮響，泠然入目，挑燈顧影，如真有一紅裳女子在目，予是時大恐，心怨蓮仙不應以是冊裨我也。急解衣就枕，蒙被而臥，竟夕歛魄，不能成寐。早起還自疑，因提一解曰：「事不奇，不足使予心動不安寢，向所看書之能引予睡者，陳言耳。雖然，夜顛欲引

睡而看書，今反以看書而驚睡，烏乎可？』遂還之蓮仙，卽以端委爲之序，並附所和紅女子原韻詩入歡句，呈政蓮仙，均作夢話觀也可。

靈活矯變，能令閱者神竦。（繆蓮仙）

繆蓮仙年譜序

繆君蓮仙，石交也。恂恂嚙嚙，未嘗以言智先人。及讀所著述，崇論宏議，如米聚山，如石成羊，明火耀輝，非徒振其樹而已。往歲自編年譜一冊，屬予序之而未暇也。今序郭君石泉譜，敢忘君哉。夫譜以傳信，不容假借一辭。今君尙未爲國家建奇勳，樹偉業，徒以此抑鬱株守之况，特書不一書，毋乃家修而未可廷獻歟？不知不然也。同里錢嶼沙方伯，汪芴坡中丞，咸於未遇時立譜，迨身都通顯而一行綴下，前與後若合符節，則知此日之孝親恭兄，卽他日之信友獲上也。此日之食貧勵志，卽他日之家謨奇勳也。此日之披帷冷坐，抱膝長吟，卽他日之名垂竹帛，功著旂常也。君與郭君，殆將繼嶼沙諸前輩，而爲之後先輝映歟？若然，則年烏可以無譜？譜烏可以無序？予用是不揣愚昧，書於簡端。（王台）

予年譜一冊，非敢自爲譜也，不過記平生大略，俾覽者知予所歷之苦境，信乎無奇節耳。乃笠生碌碌，以嶼沙諸前輩爲比，毋亦擬不於倫乎？姑錄於此，則以笠生之言爲遊戲也可。（繆蓮仙）

繆蓮仙尺牘偶存序

往時余與俞湖隱論詩，則推繆君，繼與陳平山論文，則又推繆君。繼與許亭史論尺牘，則取古人所作，涵泳而咀含之，見其清思逸致，雜以談諧，聲音笑貌，躍躍紙上，不禁擊節歎賞，獨不及繆君。繆君亦未嘗以尺牘示予，絕

不知其工尺牘也。今年春，亭史滯跡山右，平山春官失意，寂處里中，湖隱新了母艱，復以他事附舶北上。繆君燭手一册相示，予讀之，恍如數年前與亭史對讀女人尺牘，擊節歎賞。時繆君於湖隱最相密契，册中多有往來手札，亭史平山僅僅識面，讀尺牘因益想其詩與文。特諸君散處一方，落落如晨星，不可復合。其處里閤者，如子與平山，暨繆君，多齟齬落拓，爲流俗人所笑，此則感慨係之者矣！（李紹城）

低徊往復，文生於情（繆蓮仙）

繆君蓮仙雜俎序

士患名之不立，尤患立而不傳，然立名猶可竊而得之，傳則非可強而爲之也。夫在我果有可傳之實，則傳與不傳，姑且置之，而自無弗傳。恆見立名之士，操帖括之學，以噉名於世，死之日，卽泯泯焉，吾深惜其等螻蟻也。則何如適吾之性，寫吾之情，時而有懷欲吐，借赫號不律以達之，揮短篇，賦長句，皆本其情性之所寄，奚事噉其名哉！顧吾粵罕有同志者，近忽得之武林繆友蓮仙，蓮仙前有文章游戲初編之刻，予耳其名，未之遇也。越十餘年，蓮仙復刻二編，重見其書，跡其人，始知入粵七載。丙子夏，聞寓五羊北城隆阿寺，去予家咫尺，遂特訪焉。未幾蓮仙又以就聘惠陽神江衙齋，別去僅三月，辭回便道入羅浮，數日旋返穗垣，過予小齋，白其行止，順袖生平所爲雜俎示予，予卽歎賞不置。如蓮仙者，豈噉名之士耶？而名之傳必矣。迨閱其年譜，生自內戎，與予同道，同遇亦同。青衫襤褸，青氈冷煖，亦復相同。弟其走數千里來粵謀生，予則坐困吾耕，足未踐百里之外，跡微不同，要之其窮無不同也。然則世有與蓮仙同者幾人哉！且雜俎中盡愁結之語，多情種之言，大半皆吾意之所欲洩，而若代爲子發者，斯又奇矣。是蓮仙有致窮之具，復樂與予爲窮友，其虧未易瘳矣。予不大爲蓮仙灑窮途之淚哉？然又思之，蓮仙來止五年，欲去其窮，不果於去，反被粵之士，留其名而傳之，其幸耶？其不幸耶？他日蓮仙歸

詩也。蓮仙工於詩，窮於遇，戊辰游濡，相見恨晚，稱莫逆也。讀其詩，驚天耶？泣鬼耶？殆兼而有之，而何以侘傺若斯也？則以其不善怡人，也不善怡人，其窮也固宜。客有相詰者曰：『洵如子言，怡人必諧媚而後可，昌黎諧媚者流耶？而何以怡人也？』予曰：『昌黎所怡之人，豈猶是近今之人耶？』客曰：『然，第昌黎所怡之人，既非近今之人，宜乎昌黎之大有所遇也，而昌黎何以窮也？』予拙於對，因憶昌黎答李翊書曰：『勝於人而即可取於人者，宜也，勝於人而不必取於人者，遇也，遇不遇，或晚遇，皆天也。』蓮仙詩，驚天泣鬼，宜爲有目者所共賞矣。云胡不怡，特以有目者，非可且暮遇耳。蓮仙顏其集曰：『自悅。』讀斯集者，宜因其詩，求其品於學，毋令蓮仙致慨於只可自怡悅也，是爲序。（汪掄秀）

予與醉侯一見如故，賦詩飲酒，相得甚歡。今彈指十年矣，異地相思，定有同情也。錄此序，以志知己之感。（繆蓮仙）

繆蓮仙詩序

海外有木焉，花如人面，見人蚩蚩而笑，一笑卽墮，子惡知笑者之不爲花病耶？古稱青裳，可以忘憂，然第曰忘而已，未必能除也。魏武帝欲藉杜康爲遣愁物，而文選所傳樂府二章，皆沈鬱頓挫，類有憂者在，武帝固不當有無如何之處，豈詩體宜爾耶？抑所謂詩能窮人也？詩莫盛於二南，而憂心冲冲，肇端采薇，怒如鬪飢，著於汝墳，右軍云：『當其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况牢騷骯髒，有迫於境遇者哉？物不得其平則鳴，而古之善鳴者，首推離騷，雖其詞或過，要爲詩之遺意無疑也。予嘗觀古今人詩，見和平恬淡，崇洪精細之作，心竊賞之。顧如獨好悲歌慷慨之音，嘗謂作詩者，不盡窮而窮者，乃益工，以故詩之名不窮者，不得與窮者爭，其或窮而未至於甚，是天所以配其詩也，是使其詩不得附於屈子諸人後也。是將沈溺淫泆，玩物喪志，而背於風人之旨也。不知者顧惡而逃

之夫逃之則直不爲詩計而已，且逃之亦未必免於窮也。天生是人，既已使之處境轉軻矣，將屈抑埋沒，極之無可如何而止，然後詩乃足傳。不幸而仰首一鳴，號號然使熟視無睹者，得羣加指摘，而賢者亦因是以憐吾之窮甚，非箠瓢自樂，不廢嘯歌之意也。予友蓮仙繆君，讀書有年矣，自其少已工吟詠，顧生平處亨之日少，用是發爲詩歌，多抑塞磊落。予嘗一再把玩，不嘆其境之窮，而益信其詩之大有造也。夫詩則匪特蓮仙學之，蓮仙學詩而能境於詩，會將天昌其詩，故斂其精光，舉平日發揚蹈厲之氣，盡出而揣摩於詩，又以詩可言志也，於是可歌可泣，驚疑駭愕之事，他人處此，或拔劍斫地，或推胸起立，而蓮仙淡然泊然，與筆墨爲緣，令人讀之，蕭然以恐，悄然以悲，不覺其破涕爲笑，酣嬉淋漓，以至於此也。則豈非詩之正聲，而又合於古作家之意者哉？蓮仙爲詩，恆自秘匿，謂不足以侑世也，因名其集曰『自悅』。予謂君詩，直自寫胸臆耳，於世人何預？然而城頭清角吹之，則牧馬悲鳴，塞上秋笳聞者，亦令人隕涕。何地無愁，何愁可解，而慨當以慷，聊欲比於嶺上白雲，吾知張衡四愁之篇，且有相繼而知者。蓮仙幸益自淬厲，以克副乎窮而後工之言，毋使人疑天阨詩人也。虛無之野，廣莫之鄉，聿有化成，以飲以食，爲我招中山君，指先生之靈而告曰：『能從我游乎？蓋三呼則諾。』

淡畦子益友也，別未十載，而墓木已供，每讀此序，聲淚俱下，錄之以誌不忘。（繆蓮仙）

繆蓮仙藕花盒詩集序

丁丑夏月，予適避暑荷池傍，一小舟隱藕花下，讀周子愛蓮說，朗吟昌黎花開十丈藕如船句，不覺詩興勃發。有頃，吾友蓮仙袖其書集示予，審其自題集曰『藕花盒』，誌地歎抑誌所嗜也。且蓮仙者，豈果青蓮後身爲謫仙耶？不然，何殷於蓮不置也？於是三覆其詩，內自題小影云：『藕花開我欲仙，信乎蓮仙才不以窮達易其瀟灑之致，故雖東西游走，淪落不偶，而隨遇紀游之作，悲愁抑鬱之語，莫不情見乎詞，予則不能不代爲浩歎。

也。夫以蓮仙之才之遇，不獲一當路者爲之手援，而顧使其糊口四方，屢有彈缺之歎，喚奈何矣！假置蓮仙於廊廟間，安知不鼓吹休明，上鳴國家之盛耶？然而世無有知之者，飛卿所謂今日愛木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也。予於是爲蓮仙惜，惜其遇不足以展其才焉。雖然，蓮仙之遇，苟非若見其甚，予又惡能與蓮仙結文字緣，樂數晨夕乎？今則幸遇蓮仙，讀蓮仙詩，如憩藕花盃，閉道凝思，頓使我服清涼散也。至其詩之真切，無粉飾，一宗老杜，一類香山，時或做宋人得意之句，語皆從肺腑中流出，不必鉤深索隱，自令人歎作絕焉。予無庸爲蓮仙贊。昨予讀蓮仙雜俎甫畢，既序而珍伏之，茲又特序其梗概，俾歸璧云。（趙古農）

予之詩，雖不足多，予之遇，非巢阿不能寫得如此親切也。（繆蓮仙）

繆蓮仙四十壽序

夫或通於後，塞於後者，何也？曰：運使然也。運之有通塞，猶物之有盈虧，盈通於此，虧塞於彼。彼蒼之心，若不使用，有所虧塞，彼且就其一身一家之計，而賢豪之才智不出也。夫賢豪者，知其然，亦苦心勞志，百折不回，以受彼蒼玉成之至意。同郡繆君蓮仙，立品敦行，工詩能文，名噪浙之東西，凡操觚之士，咸奉爲正鵠。今歲己亥正月十三日，爲繆君四十誕辰，諸同人進臺而告曰：「我君其觴繆君乎？」又進而告曰：「繆君守青氈，未通顯，吾幾無以佐觴政。」予曰：「異哉！諸君欲以通塞定繆君乎？夫通塞不難知也，通而塞，塞而通，無通之非塞，無塞之非通，如謂塞而不必可通也，吾爲繆君悲矣。然自四十至五十，朱會稽、高渤海，始以知名，揚播兄弟，並年過六十，登台輔，韋賢七十年代，蔡義爲相，八十以應揚顯，九十以賢良召，古今奇遇，史不絕書，以視四十之繆君，直翩翩一少年人耳。安知數年內，不先會稽、渤海而顯，坐高堂，騎大馬，功施社稷，名勒鼎彝，爲當代不次等之人哉？目前阮、蔡，如浮雲之於二曜，春風遞過，而熒熒浩浩之光，不且升而恆乎？予故曰：「通塞不難知也，繆君之塞而通，尤不待著蔡。」

可必也。『命曰：『善，可以觴繆君矣。』遂書以遺之。』(王臺)

予今年又踰五十矣，天涯潦倒，故我依然，有負笠生期望者，不已多乎？錄此以誌予愧。(繆蓮仙)

王笠生詩集序

予與王子笠生，神交十餘年矣。幼同里居，笠生名已藉甚，私心惴惴，懼不得當，不敢投一帖請謁。後僑居城東，笠生復就館同里，去敝廬不數武，蓋幾幾可以相合矣。予又塵務倥傯，終歲出入里閭間，絕不知城東有笠生其人者，坐是蹤跡益落落不相值。今年春，於友人齋頭，見笠生詩中有一篇，頗及鄙人，深加獎許，讀罷驚嘆。向徒謂鄙人懷笠生，不知笠生之念我更深也。即振衣過訪，握手相見，歡若平生，因得讀笠生諸所為詩，并屬予點定。予惟古之為詩，所以抒寫情性，不必有所師法。今則必取漢書以來為宗，笠生固深於詩者，其諸自寫性情，而兼法古人者，歟？予雖不敏，亦樂得而步其後塵也。第不知當日拙作，笠生肯選為我點定否？語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予與笠生，深有以樂傾蓋矣，即曰：『首可想也。』因不辭蕪陋，而任其役。笠生名臺，字春熙，杭之仁和人。(繆良) 筆勢排蕩，滿腹精神。(小虎廬昌祚) 情至文生，清言見骨，蓮仙與笠生相得益彰，所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巢阿趙古農)

俞湖隱憐我集詩序

杭之市，五方之所雜處，百貨之所環集也。其人似不與儒術相近，間有一二，超然無市井氣者，則惟身入市之中，心游市之外，如古之膠鬲百里奚諸人，所謂隱君子者是矣。若俞湖隱，殆其人歟？湖隱名文，字錦章，杭之仁和人。家貧服賈，自童時即游於市中，性好儒術，每以不十年讀書為恨。居恆敦孝友，尚氣誼，一時名士咸願交之。幼

工丹青，兼解音集，旁及書數。堪輿，星相雜技，罔不通曉。既壯，尤好爲詩，吐屬皆極風雅，嘗攜憐我集一冊，問序於予。展卷讀之，深信其爲市中之隱君子也。予與之交數年，覺意致蕭疎，胸襟高曠，竟以貧故，嘗從賈人子游。予謂市而隱，雖市何害？集曰：「憐我，」蓋節取其自所爲窮愁，幸仗詩憐我之句而名之。夫乞憐於詩，則其不受人憐可知矣。不受人憐而以序乞予，蓋深異夫世之以市道見者也。市中有如此人，市中增色矣！（繆良）

人患不自立，雖涸跡市井，何浼焉？况其與蓮仙交，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者，湖隱交信得人矣。（巢阿趙古農）一起以膠鬲諸人比喻，中敘其大本克敦，復多藝而好爲詩，尙得以市人目之。末就憐我二字，生波作收，筆致尤是繚繞。（小秋馬夢經）

郁小呂詩序

予與郁子小呂，訂交四閱寒暑矣，顧相交以心，不以迹。小呂服賈平湖，居鄉之日恆少，卽一返棹歸，又日治家政，未暇一再把晤。而子亦以館事羈縻，艱於過從。是予與小呂，衡宇相望，不二里許，幾同吳頭禁尾，可望不可卽矣。然則向所言相交以心者，不且虛而無據乎？雖然，否否，虛者有以實之，實之者何？蓋小呂之詩也。夫詩以言志，言者心之聲，詩在是，心亦在是。予日讀小呂之詩，卽日與小呂論心寫心，尙何有於見不見之迹哉？小呂敦氣誼，工書數，爲人敏捷，雖百工技藝之末，管弦奕博之微，罔不精曉。善作畫，尤工於詩，每一相見，詩輒盈卷，庾新鮑俊，兼而有之。丙辰秋，哀成一帙，屬予點定。予不佞，詎敢肩此重任，然竊幸小呂之以心相許，予卽亦得相印以心也。爰不辭而謬加贊見，閱既竣，謹誌數語於簡端。（繆良）

縝密以粟，絕不矜才使氣，而起伏照應，無一不備，竊意其下筆時，先已成竹在胸者矣。（巢阿趙古農）

吳省香詩序

予今秋適館城東周宅，於有斐軒下榻焉。夜多奇夢，且夢所游之地，或則瓊樓玉宇，或則貝闕舞宮。所遇之人，或則鶴髮童顏，或則明眸皓齒。所見之物，或則珍禽異獸，或則瑤草琪花。及覺歷歷在目，正低徊間，適東隣吳子香來訪，袖省香所作近詩見示，展讀之，乃恍然曰：『噫是矣！疇昔之夜，栩栩夢魂，殆先歷省香詩境中耳。不然，所游之地，所遇之人，所見之物，何其大類省香詩耶！噫是矣！』讀竟，遂述子夢，爲省香詩序（繆良）

作詩序，先自述夢一通，大奇大奇（東渠吳森） 心花勃生，天花亂墜，尺幅中，吾意是江郎之筆法爛漫也。（巢阿趙古農）

吳省香詩後序

往歲省香因吾友見予，憫儻自喜，心識爲風雅中人。後予與省香居停適相近，遂樂數晨夕，知其騷壇好手也。學既富，亦頗力積詩，輒盈卷，去秋挾一策下問，予嘗序而還之。以借觀者夥，竟忘去，今憶存什之三，復問序於予。予既惜其遺珠過多，又幸其未遺者，皆照乘珠焉。重爲之序而還耳。且告之曰：『此珠之夜光也，光再露，彼欲竊唾餘，而窺伺驪龍頷下者，踵相接矣。予胸中縱有記事珠，其可無季康子之患乎？』省香笑而漫應之曰：『唯！』隨手拈一珠字串去，偏亦說得光怪陸離（陶士崔佳） 著墨不多，別開生面（巢阿趙古農）

馬狎鷗無題詩序

予多文字交，未若市井友二，二者孰是一爲薛子青蘿，一爲俞子湖隱。淡以成，久而敬，視翻雲覆雨者，霄壤隔矣。然二子身列市井，而予得與之交，且交之深，又未嘗非文字之緣，蓋二子隱於市者也。薛子工詩，善書畫雜藝，俞子技猶是，予輒以市中二難目之。孰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日薛子偕其友馬君狎鷗來寓，謂予曰：『此吾

同居市井而爲文字者歟。俞子湖隱亦嘗爲莫逆交，喜吟詠，積詩數尺，子盍序之。『子受而讀焉，且爲之序。因愛其詩瀟灑，又復倜儻，意致一如薛子俞子，遂訂交，交亦深。庚申冬，更出其所爲豔體詩一帙，屬序於予。予惟詩之作也，比興爲多，上之如三百篇，次之如屈子離騷，下之如玉溪生溫飛卿韓冬郎王次回諸人等，大抵托美人香草，以自抒其悲怨，要不必以綺語爲才人病也。馬君負不羈才，落落寡合，溷跡闌閭，其悲怨何讓古人豔體詩。一帙所自來也，予操是說，走詢薛子俞子，二子同聲然，則予與馬君諸公，謂爲市井友也可，謂爲文字交也，亦無不可，是爲序。』

凡作詩文，必先看其來脈。蓮仙操一代作手，其隨意拈來，俱成結撰，亦即是最用意處也。（巢阿趙古農）

汪醉侯詩序

從來嗜酒者，未必皆能詩，而工詩者，未有不喜酒。晉之陶淵明，唐之李太白，卓卓者，獨有千古，外此指不勝屈矣。蓋酒以悅人心志，詩以道人性情，非學足於己，而神全於天者，不能兼善也。歲戊辰，予游瀟江，獲與汪子醉侯交，一聆其名，而知汪子之善於飲酒也。及接其人，言論丰采，倜儻不羈，知非風雅中人不及此。詢其酒量，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有淳于髡之風。子初未讀其詩，已預識汪子之善於賦詩矣。交年餘，若平生歡，往來於月夕花晨，恆飲酒賦詩以爲樂，殆所謂學足於己，而神全於天者歟。凡所以悅心志，導性情者，殆亦斬至於古之淵明太白歟。客臘汪子嘗序予所作詩，今年春汪子又以其所作詩問序於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爰弁數語於簡端。至其詩才之工，固一句亦佳，一字亦佳，亦如酒量之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也。若汪子者，可謂能兼善者矣，是爲序。

二者不可得兼，醉侯二美兼具，偏遇蓮仙妙筆，代爲之傳，一序而三善備矣。（賜峯王懋德）醉侯詩酒俱優，况又得蓮仙序出，筆情委婉，結構自然。（我泉汪大魁）以酒陪出詩字，處處照應完密。（勒齋吳奎）

趙巢阿抱影吟草詩集序

影者，形之對也。然則形在斯影在，形去斯影去矣。抱影者何能與此終古乎？予友趙子巢阿爲番禺名諸生，嘗梓所爲古文行世。尤工韻語，著有抱影吟草詩集若干卷，問序於予。予惟巢阿之詩，猶之巢阿之影焉耳。夫人生祇此百年，忽有忽無，忽見忽隱，有形以驗影，影固宛然，無影以求形，形如先敵，而能以詩爲影者，則不然。且夫詩何爲而作也？道其情性，寫其生平，非卽其人之影而何？巢阿顧抱此區區者，與爲終日，是其詩在也，如其影在也，其影既在，其形有不常在耶？故巢阿雖或同此人生之百年，自有其不朽於千萬年者，誠以其詩之影故也。曷不觀夫天地？天地一影耳，影之中萬象畢現，人縱不能極天地之量，倘一見夫影中之形，形色而有不天地者，其誰予願巢阿抱影長吟，以予爲終日者，與爲終古也。

只說立言不朽耳，意本尋常，從抱影二字生情，波譎雲詭，起滅無端，極文心之巧，文筆之妙。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文亦應律如是觀。（鮑流李世芳） 議論風發，異境獨開。（門生馮渙）

破涕新談自序

僕本恨人，遭家多難，每懷往事，淚涔涔下也。年未三十，瘦腰過沈，愁鬢將潘。嗚呼！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荏苒光陰，有如駒隙。天之生我，豈徒令沈愁落莫而老耶？夜窗悶坐，爰憶笑話新談，輯筭如左。疇蓋亦無聊之極思已耳。（繆良）

題目甚佳，文更惜墨，如金少許，勝人多許。（蓮士夏娛） 故語中有無限感慨。（門生高泰元）

藕盦花藏書總目自序

予夙有書淫之癖，奈家貧，不克多有所蓄。幼時，惟守先嚴龍光府君藏書數冊，視若珍寶。後薄游冀北，晨食江南，每過書肆，輒低徊留之，不能去。度其價廉，而可以力致者，雖冬日典裘，暑天易扇，弗恤也。以故飄零琴劍而外，覺斷簡殘篇，猶足以傲執紉。但得之良難，失之恆易。予富貴視若浮雲，功名等之敝屣，獨此區區者，常懷鄙夫之患。因彙所存書籍，錄成總目，以便考稽，并示將來知予之苦心，且得窺先人之手澤，不致輕棄而散佚之，則幸甚矣。若夫富埒五車，坐擁百城，尤中心好之，願以俟諸異日。

予生平亦有書癖，凡遇少見之書，不惜厚價收回，如獲異寶，此則蓮仙同嗜也。但不免爲貧所迫，復售之以易斗儲者，年來鄴架，幾以視蓮仙所藏，予又愧赧無地矣。（趙巢阿）

草堂記事詞小序

予家居時，嘗過郁小呂草堂，適鄰姬數人至，見予所書柱聯，相與笑指款字云：「此非作文，章游戲之繆蓮仙乎？真才子之筆也！」時予聞之，爲汗顏者累日。未幾，飢來驅我，囊筆游豫章，所無遇，旋入闕入皖，輒落落寡合。今老矣，滯跡嶺南，又七閱寒暑，流離轉徙，幾無安硯所。歲丙午夏，僑寓羊城薩阿寺，復著文章游戲二編，煮字撐腸，已與沿門托鉢者等。予贈住持依山一聯云：「論文公有點頭石，寄跡我如行脚僧。」蓋謂此也。後館某處，忽忽不樂，悵觸舊懷，喟然歎曰：「予落花半生，名場蹭蹬，奔馳萬里，旅况蕭條，實命不猶，亦固其所。乃一枝枯管，東塗西抹，止爲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欲得一青眼，如曩日諸姬者，不數數觀。予深悔二編之出，又徒增世人一覆瓿物耳。雖然，予猶冀曩日諸姬，再得一見而贊歎之，亦何恨乎？知己之寥寥也。」友人湯心盾和予詩，有知心人在鬚眉外之句，豈無謂哉？爰綴小詞，調寄蘇幕遮，以志感懷云。其詞曰：「草堂間時戾止，偶見鄰姬接袖同來，此入戶爭看楹貼字，笑指行間，款是蓮仙氏。說文章原勝綺，子聞慚感真無似。已歎文章如戲耳，多謝閨人極口呼才子。」

『繆良』

感慨中饒具風流之致，吐屬雋永，耐人尋繹。（黎肇修）知音者芳心自同，不期於巾幗中得之，人患無知已，而得之佳人，尤韻事也。（巢阿趙古農）

蘭臭集自序

予於丁丑夏，滯跡羊城，屈指浪游八稔矣。二三知己，魚雁頻仍，所積既多，懼其散失。因憶每思舊友取書看之，遂手所抄錄彙成一集，暇時開卷，庶幾如對古人。後有繼者，將次第編入，名曰蘭臭，繫之以詩，非侈結納，非涉標榜，蓋不忍忘同心之言云爾。詩云：『離羣賴有信音傳，簡牘搜探細自編，雙鯉書多如丙穴，五羊客久到丁年。停雲莫繼班荆樂，舊雨重教展卷聯，所謂伊人宛在，清樽落月對斯篇。』（繆良）

好友如此，誰不願交？先生者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予於先生亦云。（范流李世芳）

書畫管窺自序

予與書畫，夙有嗜痂之癖，然家貧不能藏蓄。又以草茅下士，既未見御府之圖書，亦莫觀巨家之墨寶。惟於友朋媼媼及市廛庵觀中，得遇前人直跡，往往低徊留之，詳加辨正，記其大略。每值風雨晦明，閉門寂坐，凝神一想，如懸心目前，不惟悟入書畫之趣，且可以神交古人。噫！萬物無常，靜觀自得，挾此一編，其較諸珍藏收蓄者，所得不已多乎？跡既拘墟，見聞不廣，題之曰『書畫管窺』，紀其實也。（繆良）

簡潔明快（石帆劉祺）足見癖如嗜痂，可目爲書畫癡。（魯山王岱錯）

爾爾集自序

吾人握三寸不律，日事塗抹，自問亦殊可賀。奈櫻此塵俗，往來慶弔之類，在所不免。諺云：『秀才人情紙半張，』惟此爲出手貨耳。偶於酬應之下，錄存什之一二，分類彙爲一編，庶覽者有以知筆墨之爲苦海也。因本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語名集云（繆良）

隨手掇拾幾語，亦自有致，俱非浪費筆墨者。（南池吳爲壯）

自悅集自序

予自幼失學，及長，稍知涉獵經史，然吟詠一事，茫如也。數十年來，遨遊吳越、齊魯、燕閩、粵豫間，流覽名山大川，卽景生情，因情生感。而半生閱歷之境，不能無言，遂率爾操觚，不過借打油訂餃伎倆，自攄胸臆而已。每脫稿人，輒非笑之，知方痛飲狂歌，欣然自得。因取只可自悅怡之意，名于集云（繆良）

情至文生，文人樂事（靜山王廷祿）直書辭達而已（雪亭丁成雲）

摘錄自悅集詩自序

此冊詩，乃予稿中摘出一二，自以爲言稍雅馴者。己酉放榜後，悶坐無事，援筆錄之。適友人孫又其見而攜去，呈請尊人愛白先生點定。先生素稱予能文，今又許予可與言詩。竊念予不才，落落寡合，而先生獨過爲獎賞，豈以人所共棄者，先生故取之歟？謹序顛末，爰誌知己之感云爾（繆良）

閒雲一片，在意舒卷（梁堃王崇）

一螺吟草自序

子所作詩，已訂有自悅集，及寧靜別墅初稿矣。歲壬子夏，假館同里姚宅齋中，懸額署以一螺二字，蓋節取歐陽公舊稿偶自錄，滄溟之一螺句。適館時，值予重訂是集，遂引其端曰：一螺吟草，以紀地也，亦取其有似予草稿也。（繆良）

一螺二字，匪夷所思，取以顏齋，并以名其詩集，實獲我心。（巢阿趙古農）

文章游戲自序

仙吾知其游戲神通，佛吾知其游戲三昧，吾儒獨無所游戲乎？雖然，吾儒則不得以游戲著也，可游戲者，其惟文章而已。陶唐氏之文章，仲尼氏之文章，道也，戲於何有？經緯之文章，謨訓之文章，所以載道也，亦戲於何有？文章而我得縱其游戲，游戲而仍名之爲文章，惟吾黨風前月下，澆書擲劍，情往興來，更唱迭和，不辜古人，不薄今人。方且手忘筆，筆忘墨，烏知所謂文章？烏知所謂文章游戲？夫文，文采也，文章法也，文采章法，果燦然斐然，則仙之吐蜂噴酒，戲也，佛之彈指須彌，戲也，而此風前月下，更唱戲和，謂非戲乎？詩有之，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游戲而歸於文章也，戲之正者也。以几案爲戲場，以筆硯爲戲具，可以破悶，可以忘倦，爰集風前月下，情往興來之作，目曰文章游戲，以悅觀者，觀者其予我否？（繆良）

向予初編之刻，卷首載曹仙樾先生序一篇，次即載自序一篇，卷末載崔陶士跋一篇。嗣因此書通行，坊賈射利，翻刻不少，或有崔跋曹序者，或有將崔跋移作序文，而并去曹序者，所有予自序一篇，皆妄爲刪去。至於書中，甚多錯謬，殊可深恨。茲特取初編自序，復刊入三編，俾今之覽初編者，見無子自序一篇，載在曹序之後，皆翻版也。（戊寅夏日自記）

振筆直書，文稱心，心稱手，如吮而出，一片南華吾境，應是蓮袖得意之作。（巢阿趙古農）

神來之筆，莊叟見之，定當心許爲文字之交。（瀛濤道士江本源）

墨痕一縷，化作烟雲。（松

森釋源桂）淋漓痛快，暢所欲言。經生家那得有此空靈手筆。（胞姪然謹識）

蘇鏡飄畫桃竹跋

美人與佳人同乎？曰不同。美人以色言，有色而無德，不害其爲美。佳人兼德色言，無德而有色，不足謂之佳。桃灼灼，美矣，所惜者輕薄，竹娟娟，美矣，所貴者清貞。故桃之美，美人也，竹之美，佳人也。惡得同？（謬臨）

妙論亦是確論。（繆蓮仙）

孫秋水清溪雜吟跋

往子浪游冀北，旅食江南，經蒼溪，過雪上者屢矣。見山水之清絕，未嘗不低徊留之，然一棹往來，常限於晷刻，不能作平原十日游，至今猶耿耿焉。同里孫文秋水道人，嘗客於此，著有清溪雜吟一冊，辭旨清麗，語前輩而賞之矣。而其考古論今，探風問俗，尤有古竹難遺意。予愛而讀之，恍如身在雲夢間，轉歎昔之身游，不若今之臥游也。異日倘至冀北城，至江南，當假是編作鄉道，縱舟餘不溪，一訪三島金鰲，諸名勝道人，其許予否？偶摘集中句，綴戒二絕云：『爲愛溪山特地來，白雲松徑任徘徊；從今合喚孫秋水，花底朝朝屐破苔。疎快書堂占一區，竹林深處足清娛；平生最有烟霞癖，寫盡溪山人畫圖。』（繆良）

筆簡而老，其小小結構，固是跋語體裁。詩有唐音，時一諷詠，齒才尙有餘味也。（湘圃黃模）

九華山人游記跋

予游粵七年，丙子夏，落魄將歸，始見山人於羊城旅邸，蒼顏皓首，望而知爲神仙中人。讀其文，挹其言，論丰采，

又癡癡不倦，知爲學有根底者。惜行有日矣，未能深窺熙養冲和之蘊，異時九華山頂，不昧前緣，或庶幾一再遇之。(繆良)

蓮仙游學數年，予恨相見之晚，遇出九華游記，質正，承跋數語，風神駘宕，文如其人。予得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何幸如之？(復堂裘俞) 此跋語不滿百字，而頓挫跌蕩之神，遠祖龍門，近希六一，固以少許勝人多許也。(舟山黃其勤)

汪我泉鋤月種梅室跋

我泉汪君，淡如曠如，梅花比其性情，明月方其懷抱。嘗取自鋤明月種梅花之意，顏其室，亦足以見平生梗概云。(繆良)

室頗佳，非蓮仙不足以形容其妙，合觀之，二美具矣。(長人韋體仁) 文亦淡如曠如。(其五朱世昌) 淡而彌永。(門生梁成趙)

周李侯寄巢跋

人生如寄耳，蘇子云：『寄蜉蝣於天地，殆若鷓鴣之巢蚊睫。』初不必問其所寄之大小何如也，然則宇宙間，何一之非寄，亦何在不可以寄哉？周子季侯，寄跡凌江官舍，卜署西偏之數椽，聊以寄託哉，顏其額曰寄巢，時予亦客寄於此，既因寄所寄而爲跋云。(繆良)

一寄字生出許多寄來，尺水輿波，蕩漾無盡，凡人生斯世者，當作如是觀。(相國湯君本)

沈香白黃庭經摹本跋

往子至友人王笠生書齋，案頭見香白沈君之文，頗佳，予嘗目爲今之休文。一昨笠生攜香白黃庭經摹本示予，予驚起曰：『沈郎技至此乎？』予年過壯歲，浮沈筆墨中，幾二十年，拉雜成文，精湊成詩，都無是處，而塗鴉於之技，更始謂黑猪矣。香白翩翩年少，美秀而文，然絕不自恃，而特勤跋學，其所造曷可限量。行見片紙隻字，雙鉤勒石，爲世寒責，獨此臨本乎哉？予且慕感書之，以誌予快。（繆良）

後起之彥，未嘗無人，眞覺前賢畏後生矣。（穀人吳錫麒）

沈香白阿彌陀經臨本跋

積雨兼旬，悶填胸臆，晨起盼望新霽，值王子笠生着屐來訪，袖中出沈子香白阿彌陀經臨本見示。秀潤清挺，爽人心目，反復再四，愁懷爲之消釋，其排悶物也。予向聞香白工書力學，凡所臨摹，不下數十百本，此吉光片羽耳。異日雨霑久坐，愁來牽予，當招我笠生，乞香白法書一二本，爲予遺之。笠生香白，其皆許我否？（繆良）

開得妙，悶得緊，忽有此物消遣，安得不快？（嘯岩楊自新）以雨起，以雨收，是筆法照應處。（小山沈桂）

要言不煩，自然中肯。（釋弁龐騰蛟）

孔生憲淳時藝跋

予於壬申甲戌，兩閱南雄州試童子卷，自壬申科試，案首劉君學鏗而外，如孔生文，目中蓋僅見矣。孔生年甫十六，一試冠軍，亦以案首補甲戌歲試，博弟子員。今年秋來學於予，試課數藝，均卓犖可觀。側聞雄州脫榜有年，若劉君及孔生者，當作此郡中破天荒也。因兩人皆予所得士，故喜而書之，以示孔生。（繆良）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予於孔子暨劉子，有厚望焉。（冊出黃其勤）

湯雨生劍人緣傳奇跋

從來劍術傳自仙家，在昔神功歸於俠士。慨上方之在握，任四鯨之跳梁，翻教兔脫。虎狐得假，雞鶴強同，安得有須劍人者？手提三尺，能殺人，能活人耶？若夫濁富清貧，古今共歎。富而能雅，世罕其儔。况載詠項，繼人不爽，恩仇分於頃刻，忠孝萃於一門。而閨閣才媛，尤垂青眼。卒至神仙成眷，屬富貴足交游，一戰功成，不生緣合矣。雨生家承忠孝，身列戎行，關人事之離奇，洩胸襟之鬱勃。異日出其偉略，掃彼妖氛，胥視乎此。此一册也。謂爲雨生之傳奇也可，謂爲雨生之自寫照也可。并附四絕云：『我亦西湖舊釣徒，年來嶺表泣窮途。飄零一劍憑誰賣，長鍊空彈事事無。曾入羅浮未遇仙，此身端不受人憐。却金我輩還閒事，祇惜今無季布賢。落拓天涯也壯游，平生心事付吳鉤。青萍豈獨酬知己，不斯樓蘭不肯休。除却閩中卓識終，吾儕青眼屬誰何？移封倘得西湖長，富貴神仙不羨他。』（繆良）

就事論事，警拔不羣，詩更借題發揮，感慨無限。（季侯周紹英） 英氣勃勃。（門生陳經田）

康若洲家藏花卉冊頁跋

予與丁丑春月，滯跡循州，獲晤康林康君若洲。君工書善畫，一日出所藏友人蘇鏡颿花卉冊頁見示，寫生妙手，神似徐熙。每頁各係吾宗以莊題詠，又復一字一珠，可稱雙絕。閱竟漫書數語，以志烟雲過眼，無非香火前緣，亦見若洲之賞鑑非虛。其筆墨之佳，皆蘊結於所好，而流露行間也。鏡颿名景蕃，常熟人，以莊名臨，山陰人，嘗游幕嶺南者，并比之。（繆良）

簡貴耐人玩味。（曉岩黃增）

葵扇銘

汝骨硬而人不汝愛惜，汝懷雖坦，人或嫌其偏板。汝揚仁風，人反訾汝播弄以爲功。嘻！炎炎之日，人汝求，歲寒之候，汝汝留邊幅，決裂歸不流，非汝之休，惟汝之咎。（方仰周）

趙巢阿云：「字字貼切，句句闢照，肖人乎肖物乎？抑自寫其胸臆乎？借題發揮，何妙乃爾！予謂此文，得此評，盡之矣。」（繆蓮仙）

蠟石自然瓶銘

石乎何形，胡爲而類於瓶？瓶乎弗肖，胡爲而通其竅？北中空洞而虛無，蓋又名之爲花觚。天生自然必有用，何妨持作怪石供，方不成方，圓不圓，一卷黃潤堪養泉，有時或配以黃菊，吾謂此石能免俗。（趙璜）

此中得少佳趣。（王右提）自然脫俗。（繆蓮仙）

烟室銘

量不在高，有癡則名；交不在深，有錢則靈。斯是烟室，惟吾類馨。橫陳半而黑，斜臥一燈青。談笑有癡仙，往來無壯丁。可以枕瑤琴，論茶經。無忠言之逆耳，無正事之勞形。常登嚴武牀，如在醉翁亭。鬼子云：「何戒之有？」（周有良）

鴉片盛行，粵省家置烟室，寢食於斯，銘之以寓勸懲，然而戒者鮮矣。俗呼有癡者爲鴉片鬼，又呼夷人爲鬼子，此物來自外洋，故未用鬼子二字映合云。（繆蓮仙）

錢室銘

人不在高，有財則名，學不在深，有貨則靈；斯是錢室，惟吾德馨。楡根滿庭綠，蚨影一房青。談笑少窮儒，往來多白丁。可以焚古琴，悖常經。無書聲之亂耳，有銅臭之隨形。家肥富田廬，屋潤廣園亭。主人云：『何愁之有？』（繆震）

郭況金穴，鄧通銅山，當時則榮，而今安在？此銘似嘲似諷，使守財奴見之，得毋啞然曰：『寒酸子亦識此阿堵物耶？』（同懷弟具識）

書室銘

師不在高，有勢則名，功不在深，有竅則靈；斯是書室，教人寧馨。柳橫半窗綠，燈照一牕青。交友聚寒儒，喫葷師祭丁。可以對彈琴，假正經。無笑語之亂耳，無樂事之勞形。幽居惟敝廬，孤宿在涼亭。主人云：『何異之有？』（良）

起十六字感慨無窮，中數語皆馬永結句尤爲尖卓。（受業王熙載）極有趣，可以解醒。（味和張德全）

湯雨生瘞齒銘

嘉慶十八年三月朔日，齊昌都尉湯公雨生落齒一，貯以甃瓶，裹以紅帛，命公子綬銘瘞之神光山。友人徐青爲詩祭之，李光照志其域，崇行爲之銘曰：『惟我都尉，七尺昂昂，視未茫茫，髮未蒼蒼。齒牙搖動，山崩其傍，芽於八月，脫於世六。曰非毀傷，致藏山麓，山神守護，魂魄依屬。石久而泐，齒獨鏘鏘，金久而鑠，齒獨慳慳。此齒年壽，』

與金石爭，忠孝骨血，人士不蝕。幽澗寒岩，松雲夢月，古石岩嶠，苔不敢髮。（顏崇行）

小中見大，擲地當作金石聲。（繆蓮仙）

東方朔偷桃圖贊

若箇老賊，真要不得，偷將王母熟蟠桃九千年，向瑤池側。如斯饕餮誰得如如斯妙手誰可師？我觀其面，似曾相見，我核其名，東方曼倩。（趙古農）

王石提云：『字字欲活，真寫生手，其恢諧不減曼倩也。』予謂曼倩見之，應大譁曰：『吾舌爲巢阿偷得耶？』（繆蓮仙）

東坡先生笠屐圖贊

人道笠屐圖，誰識似髯蘇？或識是髯蘇，識者乃其廬。東坡之身走千里，黃州儋州惠州游遍矣，一身之外何所存？一笠一屐何足論？那知落屐亦無有，偶然得自田間叟。村童村婦及村人，彼何爲乎狂笑狂吠忽驚走。（趙古農）

一片神行，文章化境。王石提云：『此贊若是坡老見之，定當首肯。』信然。（繆蓮仙）

自題荷鋤小影贊

者謂白眼看誰？未老公然一翁，赤脚能行天下，素身而知山中。腦薄不宜紗帽，骨賤無分朝衣，書劍飄零賣盡，撇翁且荷鋤歸。說道歸耕何田，但種梅花鋤月，平生下拜美人，不管頭顱積雪，無罪有罪非罪，無名有名非名，已

斷七情犯客，完全三柳先生（劉華東）

性情閱歷，具見於斯，此卽朝雲謂坡公滿肚皮不合時宜也。（巢阿趙古農） 予重先生名，屢訪不晤，今讀

此贊，如見其人（繆蓮仙）

自題行看子贊

嘉慶乙亥孟春，過訪李子文園，屬爲予寫行看子。文園近時之虎頭也，經其筆者，無不酷肖。及袖歸，朋舊締視之，無識子者，卽自鏡亦無類子者。因口占一截，戲文園曰：『二三分似七分無，朋舊相看不是吾。乞與暇時添一筆，畫些衣襟任人呼。』旣而思之，安見其不肖者之無不肖耶？夫大造生人，自無形著有形，不知形而繪人之形，我知其不繪物之形也。且子屆知非之年，中間消長不一，或如穀之豐，或如沈之瘦，而欲求肖於文園之筆乎哉？矧將傳之子若孫，雲仍愈遠，更茫不解其肖與不肖者。顧特患子若孫，不克肖子耳，而行看子之肖與否，又何論乎？巢阿士因自贊之曰：『爾形則槁，爾髮則燥，爾頭則童，爾目則空。爾髮漸白，尙可搜摘爾齒，曾折，憤乃剛然。爾性何愚，徒讀父書，爾情何癡，透骨相思。體節不媚，爾甘廢棄，名姓不揚，爾胡猖狂。非僧非俗，大會一粟，仰天大笑，窮途慟哭。爾生不辰，已五十春，梅花再世，明月前身。馬牛任呼，惟爾知吾，誰別真僞，相對虛胡。』（趙古農）

本來面目，自有肺腸，熱血一腔，窮愁萬種。中有自嘲語，自傷語，自慰語，自勸語，其大旨不外牢騷二字盡之。（荷糖方仰周） 梅花再世，明月前身，自贊已確肖矣，又何取乎行看子也。（繆蓮仙）

蜉魚燈贊

死枵其腹，何尙負氣，僅存其皮，何爲懷刺？掉尾不能，能不喪志，利口猶存，得毋所忌？汝甚熱中，焚身容易，嘻！曷

鼓其光，毋近功苦之勞，縱薰其肪，效靈歌舞之場，雖負饑名，庸何傷（方郁周）

人耶物耶？一是二趙巢阿評云：『不專於賦物，而賦物惟工，更巧於自嘲，而自嘲酷肖，其筆之尖利，如吮而出，神乎技矣。』可謂善於形容（繆蓮仙）

石櫟贊並序

石何爲乎名櫟？石之形生而似櫟者也。櫟如係之以石，櫟之實，實則爲石者也。夫櫟以香動人，故名香櫟。櫟而石，則冥頑不靈，僅一卷耳，似無足貴。然吾正於其類乎櫟者，不以香而以形，因把玩之，摩挲之，又從而側視之，斜置之，務極乎櫟之情狀而後止。復爲之配以檀座，列几案間，黃潤而澤，堅瘦而醜，遙望宛然，是石非石，非櫟而櫟，久而益有喜也。昔坡仙得怪石供佛，印米顛遇奇石稱丈人，意有所鍾，神與之契，安知非爲石所使耶？此石櫟也，恨蘇米生不同時，未獲見之，見則必奪而去，不知以何物易我，抑且幾番下拜矣。顧又幸蘇米不及見，得以朝夕撫弄，恆與寢食修。然則世有癖石如我者乎？無寧起蘇米兩先生與之品題，庶不負此奇賞，而范物之生，是使獨不致沒於澗泉蹊徑中也。爰爲贊以贊之曰：

以石爲櫟耶？其質堅其體剛，以櫟爲石邪？其形肖其色黃。苟卽謂之其不類，嗅之惡其無香也，是未究乎櫟之美，而漠視乎石之良。斯之蔚然深秀，天然若奉者，知爲識者之珍藏。千百年後，其形不朽，使無有詠之者，意將還之彼蒼也（趙古農）

體格氣息，純乎大蘇，何其酷相似乎？（方荷蕩）一頑石耳，自巢阿品題之，誰謂石可泐耶？信乎巢阿有石癖，斯石之幸也（繆蓮仙）

嘲鏡

夢筆生花 前集

作離氏之二童謂壽光子曰：「異哉子之與世俯仰，炎炎涼涼，捷於響應，而不遺餘力也。夫世人之富貴榮顯，於汝何與，而乃爲人寫照，毫不假借，奚汝之不憚煩耶？抑天性之溺於勢利，而好爲是察察耶？曾見子之與人遇也，苟有暴稱驟賸，持梁齒肥，子則爲之吐氣揚眉，或而賢奸雜進，尸素可恥，子則顯其輝煌，朱紫推之，膏粱子弟，衣履翩翩，豔冶閨人，爭容取憐，願盼所及，本屬偶然，亦莫不急爲慕其驕恣淫縱，盡態極妍，泊夫時運不齊，榮華莫守，憂愁懊喪之狀，憔悴老病之候，彼方薰旁觀之包羞含垢，而子則故爲之出乖弄醜，彼雖不予怨，然視視齷齪，乍對子而顏愈厚矣。夫人苟有念舊之意，哀憐之交，一旦而見故人之淪落，陌路之窮愁，是必慨歎今昔升沉，輒爲之追憶，既往之豪華，不忍奚落其目前之蹭蹬。乃子憫然不顧，若記辭爲栽者培，傾者覆，以從事，將毋自詡爲萬物不能逃其形耶？噫！吾猶未敢謂子爲明無不照也，子徒明外而不明內者耳。慨自世道日澆，人心不古，藉勢乘權，豈乏衣冠禽獸，屯遭轆軻，不少節義冠裳，賢士不形喜怒，烈女不屑爲容，子苟以貌取人，以皮相主，不過爲富貴者揚氣，使鬱抑者增怛怛耳！縱復屢照不疲，烏見其無所不明哉？」壽光子曰：「如二子言，將無二子之明，果有勝我者乎？請盡言之。」二童子曰：「吾自與主人俱來也，肚胎應麓正之苦，不乖同氣，容照妙虛靈之用，詎俟濯磨？觀人如見其肺肝，察物莫逃於毫末。」曰：「其龍章鳳姿，鵠面鳩形，虎頭猿臂，蜂目狼聲，趾高氣揚，袖竹俗情，或好楚言吳語，或分早發晚成，物雖管我以萬狀，我方視之於無形，莫不窮中驗達，安者知傾，子雖顛植自喜，我則渺小如星，若較以鑿議之精，視子之欣戚隨時者，安能與吾輩爭衡哉？嘻！顏子之外，徒有孔方之圓容，觀子之中，則遜孔方之露通，和光同塵，復歸於蒙，人將棄子，爲臭銅乎？」（方仰山）

其嘲處說出一番道理，使鏡無從置喙，又安見其能解嘲耶？日近長安遠，惟其是而已矣。才子之筆，滑稽之文，不朽之技也。（飯牛趙古農） 外則和光同塵，內則察察爲能，宜其見嘲於童子也。（繆蓮仙）

酒解

禹惡旨酒，惡其溺也。惟酒無量，不爲酒困，知其節也。沈湎往返，亂性傷生，非酒能溺人，酒原以合歡也。古今如衛武監史之戒，劉伶李白得酒之豪，豈若後世日浸於釀甕之中，竟不顧父母之養者？眼光撩亂，昭其傲也。趾高氣揚，昭其蕩也。倚醉逞力，昭其戾也。笑言瑣瀆，昭其傲也。全無廉恥，昭其詐也。質之杜康，杜康不任咎也。謂此五者，何以治之？指其掌。（劉雲）

趙巢阿云：「解得透，不以不解解之，結語尤足以解頤，可爲沈湎於酒者作酒戒。」予故喜飲，年來事多拂意，心境不佳，飲少輒醉，非但不溺於酒，而且惡酒，因書此以作座右箴。（繆蓮仙）

七夕辨

事有日沿日久，習而不察者，誠不可以不辨。粵俗閨秀，每爲乞巧之會，由來舊矣。然往往於七月初六夜，設瓜果香燭達旦，予蓋疑之。宋代民間，已有習用七月初六日爲壽辰者，而太平興國中，曾下詔仍用七日，且名爲七夕。然則用六不知所始，稽唐以前，并無聞焉。大約起於五代也。夫旣謂之七夕，七者日之七也，夕者日之夕也，則初七之夜明矣，何得先一夕而行之耶？且諺云：「七月七，」未聞七月六也。曰七夕，未聞七朝也。此顯而易見，固不俟辨而判然者。乃粵俗牢不可破，是猶子之所歎，觚不觚之意也夫？

理明詞達，節短者長，大有昆刀切玉手段。（繆蓮仙）

送窮辨

客有詰予者曰：「子豈有窮氏之苗裔耶？何長此終窮也？子今年五十有一矣，卽不能如買臣之富貴，寧未聞伯玉之知非乎？吾憶子自幼而壯而老，所歷之困頓，往者已不可諫，乃至於天涯淪落，轉徙無憑，憂讒畏譏，動輒

得咎亦甚矣。其至今尙不知變計，屈強猶昔，非窮之戀子，實子之招窮也。子自揣生平，其一智窮，人謀未洩，子早見幾，雖黃滿口，不合時宜。其次學窮，人逐名利，子守殘編，枵腹從事，心無悔焉。其次文窮，人思弋獲，子好從吾畫眉深淺，能人時無，其次命窮，人席豐厚，子生不辰，家傳清白，傲骨嶙峋。其次交窮，人皆側媚，子獨孤高，以怨報德，肝胆徒勞。子一身而叢此五窮，始有鬼物憑焉。今者丙子除夕，子亟效昌黎所爲文以送之。『子捉襟露肘，納履見踵，攢眉太息，起而謝曰：『吁！客之爲子計者，用意良厚。雖然，子不敏，性剛才拙，罔識忌諱，與物多忤，機巧益疎。倘去此五窮，轉覺我失其爲我矣。鬼如有知，能拊掌揄乎？故不可以不辨。夫子之志，沉默思過，終日如愚，事人以直，無詐無虞。子之學孜孜不倦，樂與人謀，就正有道，從善如流。子之文只自怡悅，藉以忘貧，不知不慍，何咎於人之命，惟天所賦，罔致怨尤，人發我樂，患身不修。予之交，經經不信，人曰鄙哉！彼卽我棄，未嘗去懷。是予之五窮自窮耳。於人無與，於鬼更無與，可以送爲。且子闕人多矣，智足自衛，彌縫甚工，狡兔三窟，優游其中。學貴知務，根柢可刪，周旋世故，何祿不干。文以娛目，胭脂買多，譬拾青紫，非芥而何。命原獨造，終日營營，惟利是務，捷足先登。交宜投分，黃金必需，飲食徵逐，載詠印須。人之有是五者，因與予大相徑庭也。卽欲送之，鬼能舍似膝投膠之子，而轉向冰炭不相入者，以託足耶？客休矣。予未得爲韓子之徒，予竊願爲孔子之徒焉。昔者予嘗聞諸孔子曰：『君子固窮。』』(繆長)

借五窮以自解，讀者卽可想見作者之識之高，作者之學之進。(補堂王祖德) 此文卽將昌黎所送五窮鬼作監本，却無一語入其窠臼，恰其牙慧妙能獨開生面，辨得爽快，覺有韓文送窮於前，不可無蓮仙此辨於後，後先輝映，必傳之藝，言於此，歎觀止矣。(巢阿趙古農)

李林甫論

南海游菽園構一亭，額曰聽塵，索予作十則，黏之座右，以供平子絕倒，此其一也。

聽塵主人問於青門子曰：『李林甫腹中藏刀，猶腹藏鱗甲，皆喻言之妙歟？』青門子曰：『非也，其刀乃屠人成佛時，放下之刀，昔西方如來，大興佛教於彼方，人皆有善無惡，屠人既成佛，屠刀藏於佛所，鋒芒盡斂，與金剛同。唐玄奘與弟子豬八戒，輩往取經，八戒見刀大惡之，謂往者實赤吾族，因竊之歸東土，欲鑄鼎象魍魎，使人不逢。不意林甫一見，哄以千金易，八戒利其多金，遂墮計中。林甫得刀，陰藏諸笑類間，不還，故時人亦謂林甫笑裏藏刀云。八戒由是與林甫隙，玄奘師徒各人，數及林甫爭於人庭廣衆之前。林甫堅不吐，以刀轉而納之腹中，或曰林甫腹中有刀，或曰林甫腹中藏刀，以此。林甫懼八戒，喉孫行者，似竄進牛魔王腹中故事，日夜思一網打盡，玄奘師徒亦恐爲林甫中傷，猛然一悟，遂學屠人放下刀，特一聲佛號，向西方大刀頭矣。師徒既去，林甫大喜，於是築台演刀，諱之，自偃月台。凡欲謀害人，必夜登臺，出腹中刀，摩厲焉。久之刀爲厲，從林甫腹中判出，林甫因七孔流血而死。』聽塵主人駭然曰：『然則其刀復歸佛所否？』青門子曰：『聞之流落蜜甜村。』（林輝）

此論與前才魂記，俱從嶺海謄稿本錄出，係南海明經林君輝號青門所作。予前於坊間叢書中購得，而未梓者，惟此論記，皆近游戲，故選入以博一噱（巢阿趙古農） 妙想天開，真堪絕倒（繆蓮仙）

文字比富貴論

客有飽於文字，而死於遇者，輒曰：『惜其不得志於造物焉。』予聞而解之曰：『異哉子之貪也！而反謂造物之吝耶？造物之於人，悉有以玉而成之。第其玉成之也，重則以文字，而輕則以富貴，互相消長，有其一不能兼其二，此大較也。子不觀於富貴之子弟乎？其始之出就外傳也，非不巖然頭角，有鮮食美衣，以養其氣體，無飢寒困頓，以損其聰明。師傅皆華國之彥，指授竭日月之長，宜夫天下之才一石，彼將得其八，而希其力無難矣。而乃尋

行數里，不啻咽礮吞針，面命耳提，不能發費振贖。一丁不識，捫腹枵然，彼豈不思廁身翰墨之林，誇耀當世哉？奈造物之所與者，在此不在彼也。若夫窮巷之士，謀生殖則無貲，使於謁則不屑，褐衣蔬食，積學不休，洗發其平日文字之胸，則筆削可以作賞罰，著述可以滿五車，品題洩萬物之精華，吐屬挾風霜之氣概，宇宙莫限其思慮，鬼神莫測其端倪，詎不縱橫馳驟一世哉？是造物者，陽絕之以富貴，陰實奉之以文字，而不許富貴之子弟所能分贏餘也。二者之得失，其輕重長短何如耶？客曰：『子之言似矣而未也，古今來豈無擅多才，享大位，而其文章亦卓卓表見於當世哉？奚獨於吾而吝之？』子曰：『噫！子誠貪之尤者矣。自開闢以來，非無一二聖哲才藻之士，而兼富貴者，如周公旦，漢之武侯，魏晉六朝之曹陸沈范其人。然千百年不數數見，是蓋天縱之而不爲限量，而非吾與子所易幾者也。下此，則千金之產，一命之榮，適如醫卜星相僧道之流，熟千百字，卽可以給衣食，斯固恆人之命限，而不可以多求者也。吾子何過望於造物耶？』客曰：『雖然，子之重文字而輕富貴，將毋有恃文字驕人之病乎？』子曰：『非也，造物於是二者，固錙銖而較之，稱量而出之，子又不見夫世有棄舉業而謀生計者耶？東詩書以鬪於進者耶？一日熟於持籌，則一日荒於誦讀，一日深於仕宦，則一日絕交於篇章。盈虛消長，息息相因，不寧惟是，富貴如浮雲，則是所輕在富貴也。多文以爲富，則是不以富爲富，而富在文也。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則是不以貴爲貴，而貴萬卷也。一字值千金，是一字爲重，千金爲輕也。遺子以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是知鑿金之用易窮，而一經之用無盡也。古人已有定論，又何疑子謬爲輕重以驕人歟？』客曰：『子辨則辨矣，寧不慮以文字取憎富貴之門哉？毋多言。』（方仰周）

論得透快，東坡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也。（趙巢阿） 空談驚座，大爲文墨人吐氣。（繆蓮仙）

